多學學學

招貝才進置 這不是農曆新年的揮春。而是一個驚心動魄的鐵拐俠盜故事。有人為了招財進寶而不擇手段。但也有人為了維護正義而與歹徒們誓不兩立?



885

遊俠傳奇故事」偵騎「今期已告終結,本故事刊載以 來期期高潮掀起,深受各地讀者喜愛,名作家朱羽君,在 下期起,繼續再爲本刊撰寫精心巨著:」追「」這是一部 以最新科學間諜鬥智爲題材的小說,全文充滿驚險打鬥動 作,詭異神奇,曲折迂廻,保証令你閱來拍案叫絕,大嘆 觀止!由下期起開始連載,切勿錯過。……

招財進寶「是今期刊出的巨型」鐵拐「故事,呂偉 **良三俠爲了應付一羣想發大財的狂徒鬥智鬥力,展盡奇謀**

因爲他們爲了發大財想出了一個瘋狂的大計劃,實屬駭 人聽聞!三俠在故事裡遭遇到他們歷險生涯中從所未有的 厄境,終於憑着逾人機智、英勇不凡身手克服困難,大功 告成!在他們輝煌英勇事件裡又再添上光采的一頁!

下期裡,我們將會精選一篇巨型小說紅粉殺手故事之 二:,血海雙魔「刊出,本文作者爲靑年名家李天行加盟 本刊後第二部巨著,李君是位尋幽探秘愛好者,構思精密 , 行文流暢, 下期定當令你一新耳目, 大開眼界!

招財進寶(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個世界上的人整天都 在爲招財進寶而忙個不了。有人爲了發大財而 想出了一個瘋狂的計劃,可惜他們却遇上了三 個最强的對手——三俠。於是互相展開了一塲

督 印 人:羅 威

編:羅 斌

鬥智鬥力、驚險刺激的生死戰 …………… 馬

嘉49

出版者: 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 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HONG KONG

毒 連 環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四▶

應41 英雄無價(奇俠司馬洛故事) ◀一▶

殘鈎重出世 武林浩劫臨………… 高 皐59

春 秋 筆 (新派武俠傳奇小說)

斷 劍 殘 鈎 (俠義傳奇故事) ◀三▶

滿天陰霾湧 遍地荆棘叢………… 臥 龍 生 6 7

騎 (遊俠傳奇故事) ◀續完▶

驚濤衝石壩 鐵腕捉奸徒……… 朱 **377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白玉老虎 龍83 驚心動魄夜 生死一髮間………… 古

鐵骨冰心

虎頭釘虎虱 龍潭發龍威…………」蕭 逸94

方世玉血戰將軍府(武林軼事)……希 華38 李小龍擊倒拳王奥巴(珍聞秘事)…海 要57 摔角冠軍向拳王挑戰(拳壇新訊)…雲 山87

定閱價目

7-13 NEW ST. 2ND FL

一年港幣\$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儒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武侠世界

第88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毎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_ 鐵骨冰心 \ 為名作家蕭逸的最新著作, 是佳視繼」射鵰英雄傳「後即將推出的一部長 篇電視劇。

_ 鐵骨冰心 [¬] 全文長達一百萬字 [,]故事發 展曲折離奇,人物描寫細緻,細緻之處是電視 所不能表達,先看原著,再看電視,對故事人 物會有更深的認識。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只售 \$3.8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 H488261(十線)

尼斯賭場 出現怪客

嗎? 十三年時間,獨力建造一座宮殿,你相信 」林愛莉故意引起阿生的興趣。 「如果有人告訴你,有一個人花費三

瞪住一列古舊的巴黎屋頂。 阿生這時候正坐在一家酒店的露台上

至法國。 不容易。阿生當時正嚷着要趕快離開門黎 不管到什麼地方,總之要離開巴黎。甚 巴黎和倫敦一樣,想找新的建築物並

阿生爲什麼討厭巴黎?

包括他最親密的師父呂偉良在內 阿生從沒有把他的心底事告訴別人

身上 或者法國,只是担心又有新任務降臨他的 常了解他的心事。阿生並非眞正討厭巴黎

就設在巴黎;阿生是一名特警隊員。 案而飛到巴黎來的。因爲國際特警總部 他們三個人是爲了交代「特種部隊」

但是,呂偉良和林燮莉夫婦二人都非

既然討厭,爲什麼以偏要到巴黎來? 的狂想宮。

他 就是阿生有任務在身,以致一直沒有機會 嚷着要飛離法國。所以林愛莉正企圖說服 這一次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了,但阿生又 惜每次到法國,要不是爲這爲那

阿生聽了林愛莉的一番話,竟然無動

我剛才對你說話?」

令

十三年的時間,獨力建造了一座宮殿。是 陳舊的屋頂,「你說,有個儍瓜,化了三 」阿生怔怔地,仍然望住那些

眞人眞事。 「是的。你相信麼?這不是神話,是 」林愛莉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石匠,更不是雕刻家,却是一名郵差。」

鐵拐俠盗傳奇故事

招貝

山與羅亞河之間的高基寸一也了一些地方值得一看,例如位於法國亞爾卑斯些地方值得一看,例如位於法國亞爾卑斯 交代清楚了。因此,他們隨時可以離去 現在一切已成過去,阿生亦已向上級

會一遊 的故事轉告她丈夫,呂偉良也恨不得有機 提及這是值得一看的奇景;後來她將聽過 當林愛莉旅居加拿大時,就聽她父母

林愛莉忍不住問他。 「你有沒有聽到

「他不是傻瓜,不是建築師,也不是 「那個傻瓜是誰?

「郵差?」阿生果然開始感到有些興

宫,裹面包括有回教的清真寺,以及印度的三十三年光景,完成了他夢想中的狂想 「是的,一個鄉村郵差,用他生命中

> 的個性,故意頓了頓。 式的佛寺寶塔等等。此外還有……」林愛 利用了阿生的好奇,求知慾特別强

阿生果然又急不及待地問。「你說他

是個鄉村郵差,到底有沒有攪錯?」 點也沒有攪錯,他實實在在是個

郵差 ,法國近代歷史也有記載。」 一個郵差,憑一對手和三十三年時

力?こ ,建造了……嗯!到底他建造了多少地 「我倒不知道它的真實面積,總之

驚! 你去到看看,就會明白,而且包保你會吃 呂偉良在這時候也走到露台上來,插

去參觀過狂想宮之後,你就會覺得他偉大 嘴說道: 「剛才你說他是個傻瓜,但當你 阿生反問道:「我們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相顧一笑。 「你想什麼時候去?」林愛莉問。 什麼時候去?」

「那麼,就在今天吧!」林愛莉笑了 「越快越好!」阿生說。

,今天就南下。」 呂偉良也笑道·「其實我們早已退了

阿生這才明白,他師父早已準備好一

房

許多旅遊社都會臨時在各大酒店把旅 他心情頓感開朗。

客們組織起來,爲那些沒有參加遊覽團的 個別遊客挑選一些臨時觀光節目

織的「狂想宮觀光團」 呂偉良等人,就是參加了一個臨時組

這觀光團的成員只有二十餘人,嚮導

是法國人。年約四十七八歲左右,很有經

事情林愛莉都支吾以對,所以在南下途中 爲旅遊社帶二至三團人到狂想宮觀光。 嚮導叫湯廸,據他說,每個月他最少 阿生因爲好奇心特別重,他問及許多

嚮導一樣,往往加鹽加醋的,說得阿生更 加爲之心動! ,阿生就極力爭取機會去接近嚮導湯廸。 湯廸很健談,但也很誇大,就像許多

前的奇景吸引住了。 等到達了目的地之後,阿生果然給眼

還要吸引遊客? 是人工堆砌的,但它爲什麼比起凡爾賽宮 據嚮導說:每年到這兒來觀光的各國 那無非什麼蓬萊仙境,一 切都只不過

年開始,法國文化部將它列爲法國歷史文 遊客,最少超過五萬人以上。由一九六九 物之一。 了普通遊客之外,還有不少專業人仕,他 每年由外國跑到這兒來參觀的人,除

?那簡直就是一項罕見的奇蹟! 藝術家以及精神病學者。 們包括了著名的建築師,學者,雕刻家, 一個人的力量,如何完成這奇偉的建築物 參觀過狂想宮的人一直都在懷疑,以

的力量,是否真的可以創造一切? 邊想,法國嚮導的話是否可信?憑着個人 呂偉良等三俠,一邊看,心裏也在 其實,當時所有加入參觀行列的人

都像他們一樣想法。 抱着考古,印證的心情而來;例如建築師 每年不遠千里而來的專業人仕,也都

> 是按照建築學常規而自行塑造的,但若干 年以來,一直沒有變形和崩潰 要研究那些奇形怪狀的結構 這些都不

信差。 以及其爲人等等。結果證明席伐確是一名 」席伐的故鄉去,研究此人的歷史背景 仍令到舉世知名的建築師爲之驚嘆不巳! 考古學家也曾跑到狂想宮的「創造者 有六座盤旋樓梯,至今

享年八十八歲。 席伐生於一八三六年 ,終於一九二四

年

開始,着手興建狂想宮,至一九一二年完 形怪石則達二十萬塊以上。 成,歷時三十三年之久,共用去九萬三千 根據法國嚮導說:席伐於一八七九年 超過三千五百包水泥和石灰,奇

給 雕刻,花欵繁多, 難觅會懷疑嚮導口出「狂言」 「誇大」! 如果只憑內眼所見,任何一名遊客都 因爲,眼前所見數以萬計 構圖複雜 ,令人目不暇 未免太

樣 沒有任何懷疑了 到他的故鄉去會晤席伐的後人,便再也 ,仔細研究這兒的每一件大小作品 如果每個遊客都像考古學家一 再

的成績平不而已。 根據席伐的後人說 ,他年青時代求學

往往爲此而廢寢忘餐。 席伐喜歡狂想,愛看遊記以及雜書

白宮;有淨濘的石雕巨蟒寶路;有阿爾及利亞的方 塔;有阿爾及利亞的方屋,也有華盛頓 因此,眼前三俠他們所見到的狂想宮 有回教清眞寺的尖頂,也有佛寺的 ,也有在埃及王



恬靜的庭園石龕。 陵的守衞神,有萬馬奔騰似的瀑布,也有

C 5

生動物,例如猴子,野狗,熊,鹿,象等 • 水中動物則有海獺,鱆魚等等。 在動物之間,却滲雜了一些牧人與農 其中有個石窟,洞穴內有各種水陸野

席伐的用心可能强調「人與動物應該

獵哲人」阿基米德和偉大的羅馬帝主「凱 大的高盧守將」費沁哲托里,「偉大的希 和平相處」。 !此等名字都被席伐刻在牆上。 洞外有三個巨大的石像 ,他們是「偉

等等。 , 句與格言,例如:「黃金就在你的手上」 「有志者事竟成」,「人生自古誰無死 此外許多雕刻之上也有席伐刻下的名 『難』字」

,席伐順手檢返家中。上一塊石頭絆倒。這塊石頭生得形狀古怪 途中寂寞,其人又愛狂想,偶然一次給道 餘公里的路 席伐任職信差時, ,往來於鄉間各處送信,由於 每天最少要走三十

性起,索性先收拾在一起,堆放於道旁,石頭回來,越檢越多,堆積如山。他檢得 晚間黃昏時份才用手推車將奇石載返家中 此後他每天都檢了一大袋古古怪怪的

時起,席伐便想到獨力堆砌一座「狂想宮 來消化這一堆的奇形怪石。 當時隣居們無不竊竊私議,其實由那

了弄餐宵夜給他吃之外,無能爲力去帮助 ,晚上要用燭光帮助照明。他的妻子除 他有時工作至深夜,每天只睡了五小

他。因此,他的工作實際只靠自己一雙手

詳細計劃,更無所謂藍圖。 確是想到什麼就動手去做什麼,事前沒有 從現場上所見的一切分析 席伐當時

雕細琢,絕不馬虎從事,每一件事都是精但是,儘管如此,眼前所見,盡是精 考古學家也相

밂

信一 怪怪的奇石,所以席伐只是充份「就地取 而巳!但是水泥和石灰却化去了他當 切是由席伐 現在環境顯示,高基村一帶極多古古 一個人獨力完成的

材 傻瓜!可不是嗎?試問一 信差的十年工資。 也許有不少人像阿生所說:他眞是個 個人生存在世界

自然是無法理解的。 神和力量。以現代人的現實眼光與心理 日,加上十年賺來的薪金,還有本人的 上有多少日子?不過數十年而已 但是,他竟用去自己生命中有數的時

纫 價 ,然而席伐化去三十三年光陰和他的 他所得到的,到底又是什麼? 現代人凡事都講現實,什麼都得講代

可憐的傻瓜」! 難怪遊客之中,不少人都在叫他是「

一連串的研究,\$P\$\$P\$本等,他們經過理學家,還有精神病學者等等,他們經過 極之配合他的性格 精神不健全的人;反之,他的所作所爲 但是,不遠千里而來的考古學家和心 0

石雕之中又刻上他喜愛的「金石良言」 席伐既然是個富於狂想的人,在他的

> 看透了 就充份表現出他個人的哲學思想:對人生—其中有一句:「人生自古誰無死」,這 一其中有一句··「人生自古誰無死」 人。 得,席伐確有他可愛的地方;他同樣留名 標中的事,沒有利用別人,更沒有損害別 想中的事,沒有利用別人,更沒有損害別 想中的事,沒有利用別人,更沒有損害別

事 方法就是做一件罕見,而且能留存於世的席伐覺得,唯一可以令人不忘記他的麽,萬一人死了,是否一切都宣告完結? 一死,正是「來也空空,去也空空」 說得明白 席伐認爲人生總難免 ! 那

世人看到他的名字,他的天才和智慧!

更難的就是:他能用他的方法,讓後

但他的成名令到無數人死於戰火之中

拿破崙也是法國人,同樣聞名於後世

那麼 缺乏了應有的學識。 走政治,做大事,抑或成爲學者?可惜他 那麼, 他少年時不喜歡上學,又富於幻想 ,他有什麼方法可以完成上述願望? 他只有就他所能想像得到的

但

時至今日,

世人只能從歷史中知道他的

切。

席伐同樣是法國人

,也許在世人的

心

七十八歲了 以及一個怪模樣的石龕。那時他已達高齡 妻兒墓旁,建造了一座奇形怪狀的教堂 到;因此,他趁住自己有生之年,在他的 座確是罕見的石雕狂想宮,終於面世了 所能做得到的,去完成他的夢想,於是這 此外,席伐對於他死後也算是想得周

大的!

的方法應該是最可愛,最乾淨

也是最偉

;若以「留名於後世」而言,席伐所選擇目中,知道的人較少,也算不了什麼偉大

身之地! 時,才完成他爲家人與自己而做的死後葬 先後又再歷時九年,直至他八十七歲

傑作,難怪學世的雕刻家,藝術家和建築

練,竟能用雙手做出如此令人驚奇的藝術

傻瓜,實在是個天才,

因爲他從未經過訓

上的精細雕刻,內心讚嘆着席伐不

·但不是

阿生正在觀看着自然殿東面四支石柱

而覺得他實在令人懷念!

阿生不敢再嘲諷席伐是個傻瓜

,他反

師都不遠千里而來。

那四支石柱完全一模一樣

一面還重

龕之內,與妻兒共處一起。 ,他的遺體至今仍在他自己一手建成的石 也是石龕完成的翌年, 席伐終於死了

面和旁邊的精雕細琢而成的奇石高牆相連重叠叠地,支持着數以噸計的石雕,與後

人至今仍然沒有忘記他! 只要到過法國的遊客,都有可能被嚮 也許他確實完成了他的最後願望,後

了宮中一切奇形怪狀的石雕之後,逐漸覺 導総 通到 這 兒來 憑 吊 席 伐!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看過

不平凡! ,現在出現在他面前的,一切都變得如此的石,笨重的石,經席伐加工,堆砌之後用手去觸摸之下,的的確確是石——堅硬 阿生真懷疑那是一些馬鈴薯,但經他

耳畔傳來兩個人的低語聲。 阿生正待將視綫轉移到另一邊 ,突然

甚至可能不知道阿生就站在這邊 聲音顯然來自石柱的後面 其中一人說。「數目有多少?」 ,說話的人 0

「價錢似乎太貴了。」 「你要幾多我都有。」另一人說

會爲之驚嘆不已,就像剛才你看了席伐的 石雕一樣,讚不絕口!」 「一點也不貴,一流的貨色,包保你

「有貨辦麼?」 當然有。」

象;會不會是毒品的交易? 阿生的腦海中立刻出現了海洛英的印

對方在邊談邊行 繞過石柱到這邊

阿生機巧地,由石柱的另一邊繞過去 他本來無心窃聽別人的秘密,但他本 小心地迴避。

事,他總不能袖手旁觀。 身却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對一切犯法的 雖然由於阿生年青的關係,有時會對

喜愛冒險生涯,憎恨罪惡的青年來說,對 間的意氣而已;尤其是對一個像阿生這麼工作感到厭倦,但是,那只不過是一時之 剛才那一番對話,他又怎麽能够故作充耳

語氣好像是買主的 再聽下去,似乎又不是毒品交易那麼 人說: 「你身邊可

C 6 有貨辦帶來嗎?」 「可否給我看看?」

遞給了與他併肩同行的買家。 於是賣家由口袋中摸出了一些東西

西 着他,阿生看不見他們的面孔和手上的東 他探首往柱後張望,可惜買賣雙方都背向 事情發展至此,阿生再忍受不住了

約四十餘,他是出賣「貨物」的人,衣着 十分光鮮,一隻手正放在口袋中。 從他手中接過貨辦的人,年約三十許 從背影和側面的印象,棕髮的男子年

的一些物件。二人正倂肩慢慢地走向植了 花草的園地。 金色的頭髮,正全神貫注地,瞪住手中 阿生的好奇心越來越大,到底他們在

作何種交易? 如果不是非法的,又何必如此鬼鬼祟

爲雙方距離拉遠了 阿生逐漸聽不清楚他們的談話聲,因

邊,舉起胸前掛着的相機,先偷拍了兩 像一般遊客一樣,若無其事地埋首於相機 可疑人物的背影。然後慢慢地倒後一 的鏡頭中,獵取眼前的景物。 阿生靈機一觸,不再躲在石柱的另 個

那兩個人。 其實阿生的目的,只是希望靠近一些

出現之後,匆匆走開了 但是,那兩個人十分機警,發覺有人

監視,但這時候,呂林夫婦却找上了他; 原來他們跟嚮導約好的聚集時間到了 阿生失望之餘,正想對他們展開跟踪 一個旅行團都有團員的自由活動時 0

易。

事物之後,團員可能憑他們不同的志趣,間,那就是當嚮導介紹過若干主要的觀光 參觀不同的事物,因而四散

到候令 之前,跟他們約好一個時間和地點,到時 往別處繼續觀光。 因此,有經驗的嚮導就會在團員分散 各人齊集於此,然後回程,或者改

阿生把剛才所見告知呂林夫婦二人。早把他找着,然後一齊趕往集合的地點。 呂林夫婦二人担心阿生大意,所以趁

林愛莉聽了

,半開玩笑道··「你又想

阿生又說:「但是,我們未必可以再找到 惹麻煩? 「如果命該如此,我也沒有辦法!」

那兩個人。」 沒有理由找不到他們的。 呂偉良道:「他們一定是遊客,照計

又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交易?」 林愛莉也說:「對了,如果不是遊客

什麼似的,反問道··「他們為什麼要在這 種地方交易?」 「嗯! ·慢着 -」阿生突然想到一些

但呂偉良就說道:「不!未必如此簡 「避人耳目!」 林愛莉毫不考慮地回

答

單 單的,最主要可能是其中一人,被有關方 面監視,所以, 阿生道·「師父說對了 他們才迫得跑到這兒來交 ,不會這麼簡

可能在那兒登上其他旅遊車。」往集合地點去,」呂偉良道:「因爲他們 「無論怎樣也好,現在我們應該先趕

> 停了十多輛大型旅遊車,分別屬於許多家 不同的旅遊公司。 於是三俠匆匆趕到停車場。那兒最少

一般來說,嚮導們爲了方便起見

,多

數以停車場爲集合地點。 三俠這一團人,差不多到齊了,嚮導

剛好正在點名。 阿生放眼四望,目的自然是爲了找尋

那兩個可疑人物。 未見那兩個背影。 但是,停車場上,雖然有一些人,却

而已! 了背影之外,只可以憑衣服和身形去判斷 阿生沒有看見過那二個可疑人物,除

場上另一輛旅遊車離去。 人還未走,也許稍後時,他們會乘搭停車 從時間與環境判斷,阿生認爲那兩個 但是,三俠這一團人到齊了

他們是非走不可的。 ;但嚮導表示,這兒沒有空着的營業車來 改乘另外自付費用的車子離去,然後歸隊 嚮導湯廸叫各人立即上車回程,阿生 他們也想過了,必要時三俠留下來

此兜客。 也就是說:他們如果現在不走,回頭

客的 要找車子離去難之又難! 所有到這兒來的車子 ,都是只載雙程

上絕不容許他們再多管閒事了 三俠無可奈何,惟有隨隊離去,時間

,仍然念念不忘 在車上,三俠對那宗「神秘的交易」

尤其是阿生,他越想越覺得可疑,到

地,是由於獲得法國政府的悉心栽培 尼斯所以成爲地中海最著名的渡假勝 0

奪可觀的旅遊生意,决定奉行「遊客至上 的宗旨。 法國政府存心要與地中海沿岸國家爭 因此尼斯的一切,幾乎盡為遊

許出租給遊客的風帆。 滑浪板等等在此活動。 准商業性,經常性的交通工具行駛;只准濱區,政府指定為旅遊區,海面之上,不 首先是面對地中海的連綿數十里的 ,遊艇,水上單車 不海

是想那樣就有那樣 遊客在此,只要肯化錢 ,的確

到了夜間,一切並未變得黑暗,反而此渡假的人來說,的確是心曠神怡的! 七度录与一层上,四對碧海蒼天,對一個來你心愛的飲品,面對碧海蒼天,對一個來

切完全是政府爲遊客而悉 別設計的燈光配合下,變爲更動人 神秘的綠光,街頭上的石像與噴水池在特 那路旁的花草樹木背後 心設計的 ,透出柔和 1:這一

遊客們如果想找娛樂,任何一家旅店

,就地教導你如

學地租到 何去潛水。一切潛水設備,都可以輕而易

就提議去海底遊覽,呂林夫婦二人也沒有 中之一而已。所以到達尼斯的第二天,他 切運動都喜歡,潛水只是其

快沉如 醉於香港夜景,目的只是到澳門賭個痛 不少日本遊客到香港來一樣,他們未必 許多人到尼斯渡假是另有目的的

起由香港到澳門更方便。 近便是舉世知名的豪地卡羅賭場;而且比 尼斯的地位也有些像香港,因爲它隣

左右的車程 由尼斯到蒙地卡羅,大約只須半小時

巳趕到豪地卡羅去下注。 因此,不少遊客日間到了尼斯,晚上

於要在當晚就去。 蒙地卡羅是世界聞名的賭城,尤其是 三俠也準備到那兒去觀光 但却不急

响亮了 子 自從荷里活影后嘉麗絲姬莉嫁給雷尼埃王 爲妃之後,摩納哥這小國的名字,就更 其實摩納哥這小國在世界地圖上也小

得可憐, 甚至可以說:只可以在法國地圖

尼埃王子 國人的「彈弓」! 妙!也可以說:摩納哥的存在,完全是雷 的祖先在「捉字虱」方面裝了法 與這個袖珍的小國的關係非常微

人之時。也無疑說,只要摩納哥任何一位合併時間,應該在摩納哥的統治者後繼無 原來兩國祖先曾訂合約,規定兩國的

地併吞這小國。

可奈何! 「儲君」的?法國佬自嘆上當之餘 但是時到今日,摩納哥幾時試過沒有 ,也無

多。法國政府因此而感到啼笑皆非! 像香港人到澳門一樣方便,甚至更方便得 法國本來禁賭的

流。 進貢」,另一方面,也不必國民的收入外 模龐大的賭場,一方面希望遊客們在此 哥,法國政府於是便在尼斯開設了一問規 爲了避免法國國民大量賭欵流入摩納

但是,這與法國政府基本禁賭政策豈

價,也就等於付「入場劵」而已! 入「會」只須付出約等於港元三數元的代頭通知,一切只不過是手續問題,他們要 入內耍樂的。但是遊客們會獲得嚮導的口 屬於「俱樂部」型式,非「會員」是不准 因此,目前的尼斯賭場,在名義上是

由嚮導引領下,進入尼斯賭場一遊 呂偉良等三俠抱着觀光心理,當晚也

臨此,總可滿足。 撇開博彩不談,單以一開眼界的心情

客來說,也感滿足! 燦爛,氣象萬千。就是對不喜歡賭博的遊 豪華,金碧輝煌。尤其是晚間,更見燈光 間以意大利花崗石建成,門面裝飾得氣派 尼斯賭場位於尼斯市的商業中心,全

進貢」賭場的話,賭場豈非賠本? ,以免賭客變成了觀衆,坐着不走,不 場內有巨大的舞台,但台下沒有椅子 --

> 歐洲人的性格有關,較大的注碼却是來自 這可能由於年來經濟不景,也有可能是跟 無法比擬,但是下注的銀碼却未見巨大, 就場面的豪華而言,澳門的賭場自然

」一樣,「保持娛樂性」! 當然也不會狂賭,所以他們正如澳門賭場,試問又如何可以輸大錢?不「追」下去 下了注自然希望博一博,但博不到就收手 是贏不了三俠大錢的,他們一不狂賭 次輪盤,結果都輸了 不抱任何贏大錢的希望。賭博之下,既然 「經理部」贈以入場內賭徒的「金石良言 但無論如何 ,賭場

賭場之際,阿生突然怔了一怔! 三俠知時間差不多了 ,正擬離開尼斯

以往的默契,呂林二人也曉得必然事有蹺 生有。因此,阿生儘管沒有說半句話,憑 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决不會無中 呂林夫婦二人曉得阿生的性格,他是

首先是一度金光閃爍將阿生的視綫吸

而然想起了「狂想宮」中的可疑男子。 ,燈光之下,滿頭金髮閃爍,阿生不期 那邊一張賭桌旁邊,坐了一個金髮男

青的一個。」 低聲說道:「可能就是其中一個」 呂偉良會意地問:「是不是他們?」 阿生一邊留意着那人的動態,一邊在

「是買家麼?」

過去小心看清楚。」 「是的,看身型和髮型都很似。讓我

假勝地,所以阿生如果重逢那二個可疑人呂偉良也知道這是遊客最喜歡到的渡 物其中之一,亦不足爲怪。於是,當阿生 是個 人;他若非「二世祖」之流的富家子,就得此人絕不似是個在事業上獲得大成就的

他們前後只站了三數分鐘,那傢伙已

,想不到

,他口袋中還有這許多大額籌

離去後,他也偕同妻子若無其事地走了過

於他在「狂想宮」中是在後面見過這人一

阿生是故意繞到那男子背後去的,由

,那印象亦只有由後面望上去才覺得是

赤 ,但他們似乎若無其事。 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 ,都會面紅耳

一來他才可能進一步確定也是否就是「臣直希望此人站起來,甚至走一段路,如此 想宮」出現過的疑人。 阿生所期待的時刻終於來臨了,他 他面前的籌碼終於輸光了

覺得他正是那個「買家」。 同之外,對方的一舉一動與輪廓,阿生也 阿生小心地由後面觀察,除了服飾不

的豪客而已,此時此地難怪引來這許多羨

他身邊有個女伴。女件棕髮,碧眼

其實他並非什麼明星,只是出手闊綽

一舉一動,就像看電影明星一樣。

事實上這時候許多人也正是注視着他的

但呂林二人却在前面留意那金髮男子

否

緩總有相 內彈型女郎講的都是法語,儘管如此 肉彈型女郞講的都是法語,儘管如此,聲了聽聽他說話時的聲音。可惜他與身邊的 阿生剛才站得十分接近他,目的只為 似的地方。

的棕髮男子「交易時」時,是講英語的 呂偉良走過來問阿生道。「肯定是他 在「狂想宮」中, 他與那個四十餘歲

是其中之一部份看熱鬧的人

這張賭桌上賭的是一種撲克遊戲—

是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原因吧! 渾身熱力四射,穿得極之暴露,這大概又

這張賭桌四周圍上了不少人,三俠也

麼?」 時我沒有見過他正面,所以很難確定。」 「有九成相似!」阿生說:「由於當

下注較小,最大的就是目前最吸引各人的

與澳門賭場所見者一樣。但一般人

下注的人分別賭「庄贏」

,還是「閒

影 ,根本就沒有確實可疑之處。 說話間,金髮男子已摟住那健美女郎 林愛莉道:「算了,也許只是捕風捉

他似乎還要加注呢。」 阿生一邊注視着他們 ,一邊說道:

呂林二人站在對面,混在其他人 袋中取來了不少大額籌碼,兌回現金。但事實上那人並非兌換籌碼,却是從

> 三俠與不少人都目賭金髮男子輸去了不 他們難免都感到有些意外,因爲剛才 三俠看得又是一怔!

休息吧,我要跟踪他。 阿生對呂林二人道: 看情形他要走了 「你們先返酒店

於是他也迅速跟出。 阿生說完,對方已雙雙步出了賭場 輛計程車將那金髮男子和女郎載走

輛車子在後面節節進迫 阿生立刻登上了另一輛展開追踪 阿生坐在街車裏,無意中發覺有另 0

覺那車子的速度奇快 所乘坐的街車。 自己的安危,放心不下而追來,但後來發 阿生起初還以爲是呂林夫婦二人担 ,轉眼已越過了阿生 心

當那車子掠過阿生身邊時

,阿生才發

那當然不可能是呂林夫婦二人。 覺那是一輛黑色的私家車, 之後,正小心翼翼地 街車司機在接受了阿生的 阿生仍然不以爲意。 ,對金髮男子展開 而不是街車 「超額車資

跟踪! 促的汽車刹掣聲 就在 處街口附近 ,突然傳來一陣急

阿生所乘坐的街車,速度也隨之減慢 汽車輪胎與馬路面的磨擦聲,令

街車司機對阿生說: 「前面似乎發生

的黑色私家車又出現在街頭之上 黑色私家車橫在一輛街車的前面,阻住 昏暗的街燈照耀下,只看見剛才出現 「開上去看看吧。」阿生對司機道

阿生認得街車之內坐着的,正是他要

跟踪追查的金髮疑人。 阿生看見黑色私家車內跳下二名男子

在賭場中被人一直釘梢 被刦的對象正是那金髮疑人,他可能

這是一幕街頭截刦活劇

分左右撲向街車後面,他立刻意會到

阿生本來可以不理,但他却叫司機立

,只見一人

生來意不善,手一揚,隨口吆喝了一 已將金髮男子的車門拉開;另一個發覺阿 阿生的反應快得出 阿生離開街車,飛奔衝前, 奇 只見他身形往 聲

前倒下,槍擊才「砰」然一响 聲尖叫! 夜街頭上火光一閃,迅速又傳來了一

向他吆喝,開槍轟動的大漢 發出尖叫的聲音並非阿生,而是那個

方的企圖却顯而易見 原來阿生事前計數到對方有槍 ,但對

手之時,阿生才感到對方原來有槍在手當阿生聽到了一聲吆喝之際,對方 而且正學槍向住他這邊發射 ,對方揚

可能木然不知所措,但阿生絕對不是一個換上了一個平凡的人,在這一刹那間

平凡的人 • 事旣到此,惟有爭取第一時間制此,阿生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他已人,而且有着極高深的武功。

C 8

大部份是觀光客的行列中。

呂偉良是個善於觀察別人的人,他覺

陣高貴的男仕化粧品氣味

旁的人,包括了阿生在內,都可以嗅到一 光鮮整齊,髮型新潮而不凌亂,站在他身

步至兌現的櫃枱

看樣兒他只不過三十餘歲,衣着十分

面部勁踢 勝,別無抉擇之餘地!於是他急急往前倒 ,雙手支地,雙腿反彈豎起, 較準對方

C 9

也未想得清楚,便先給阿生踢得口鼻血直 什麼他還未扳動槍掣對方即先倒下?他想 人也倒跌地上,手槍無聲墮地。 那持槍大漢的腦海中正一片糊塗,為

另一名持槍大漢也爲之進退維谷,他旣不 知阿生的來頭,更不知道此時應該怎樣做 車中的金髮男子固然看得驚愕,就是 本來他們打算左右夾攻,從金髮男子

連人帶車開走。但現在他根本沒有這種可 私家車擋住去路,他還可以挾持街車司機 個阿生,要不是前面被他們所駕駛的黑色 只有匆匆後退,退出了 的身上刦去鉅欵,想不到中途却殺出了一 他發覺阿生原來已奪得一支手槍時 金髮男子的街車

逃返原來的私家車去。 阿生這時正在金髮男子那輛街車的另

邊,見狀正待追上去。

走。 匆匆衝前,奪進黑色私家車之內,瞬即開 阿生回過頭來的時候,一條人影,已 但是,街車上的男子却叫住阿生 0

在黑夜的街頭上 的另一輛街車時,金髮男子的街車也消失 當他回到停在較後路旁的,由他召來 阿生又氣又急,却又無可奈何! 0

目覩一切,亦覺驚魂未定一 收了阿生「超額車資」 直至阿生回到了他身邊,他才問道: 的街車司機

> 探麽? 「先生,你可是警探?」 阿生苦笑一下: 「原來尼斯有華裔警

司機道•「你還要追踪他們麼?」 阿生又叫他開車

,你仍有獎金。」 「是的。」 阿生又說: 「如果追到那

街

還沒有回來,於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 阿生回到酒店時,發覺呂林夫婦二人 但是,另一輛街車早已渺然 阿生只好令司機將他載返酒店去。 街車司機於是加油。

如今,必須向總部報告。 ,叫接綫生替他接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接到巴黎去的,阿生覺得事到

槍 他連絡。因爲他手上有一支來歷不明的手 長途電話通知尼斯市的同僚趕到酒店來與 ,此事自然要向尼斯市的警方交代。 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答應阿生,立刻以

時間已過了午夜,是凌晨時份了。 X

呆呆地想得出神! 今天晚上的事情確實有點奇怪!例如 阿生站在窻前,瞪住海傍一帶的夜景

結果連「多謝」也收不到一句。 金髮男子差點兒被刦,他爲什麼不報警? 阿生救了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

了。 的 是結識對方的大好機會,結果却換來無數 問號,加上以前留在腦際的,變得更多 阿生似乎打錯了算盤,原本他以爲那

是他跑過去開門 一陣敲門聲把沉思中的阿生驚醒,於

> 在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事來了,阿生就是沒有想到除了他們之外 也有可能是國際特警組織派駐尼斯市的同 ,還可能有來自第三方面的人。因爲他實 可能是呂林夫婦二人回到酒店來了

門開處,既不是呂偉良或林愛莉,也

樣子非常之兇悍!

可惜當他發覺情勢不對時,已經太遲了! 推門入來,阿生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 握槍的人一直嚴陣以待,雙目像禿鷹 阿生很少如此失策的,他太大意了

以他也只好乖乖的擧高了雙手,動也不敢阿生憑經驗,看得出這傢伙非常認真,所

久之前,由別人手上奪來的。 的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手槍一 一那是他在不

熟悉,心裏不由自主地震盪了一下 搜身的大漢小心地看看搜出來的手槍

在電光石火之間進行,所以阿生看不清楚過去的人,由於當時環境昏暗,而且一起

不是國際特警人員。 出現在阿生面前的 ,是二名彪形大漢

其中一人握了一支手槍,另一人强行

一樣盯質阿生。

他的右手食指一直沒有離開過槍掣,

阿生被另一人搜身,取去了他收藏着

又看看阿生,阿生現在才發覺那眼神很 「蓬」的一聲,阿生先推了一拳。

抹,只是舌頭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血液是什阿生的咀角在流血,但他不敢用手去

他幾乎可以肯定下來, 眼前毆打他的

他的樣相

負責向阿生搜身的人說:「不錯,正 「是他嗎?」 持槍的人問

持槍的人於是向阿生間道。 「你是什

阿生說道: 「這句話,應該出自我的

搜身的人一手握槍,一手又待揮拳 口 但在門後的人喝止他:「不要再打他 你準是活得不耐煩了

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一 先讓我來問個明白。 阿生苦笑道:「沒有什麼好問的,我 「我看未必如此簡單・ ·」門後持槍的

大漢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頭虫之流,無非相發點橫財而已! 「遊客。」阿生說・「兩位想必是地

我們走吧。」 「你想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也不難,跟

到頭骨一陣劇痛,眼前一黑,人也昏了過 阿生還來不及分析他們的用意,已感 那大漢向阿生旁邊的人打了個眼色

對方是有備而來

到窗口,吹起一聲口哨。 單包裹起來,再用尼龍繩綑綁 | 裹起來,再用尼龍繩綑綁;另一人走只見二人分工合作,一人將阿生用床

旁邊停了下來。 黑暗街角駛來了一輛卡車 直至酒店

由窓口拋了出去。 酒店房間中的二名大漢 合力把阿生

他們像演雜技一樣,阿生在不知不覺

也沒有,車子迅速開走。 , 一些香响

匆 匆離去,但却無法及時跟上阿生,因爲,明知阿生是爲了追踪那個可疑人物而 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尼斯賭場

有個人糾纏住他們 那是一個女人。

的去路,一忽兒向他借錢,一忽兒又指二那女人酒氣薰天,攔住呂林夫婦二人 人扒去了她的銀包 ,弄得夫婦二人,啼笑

帶到警衞室去分道理。 賭場的警衞員很快就趕到 ,將三個人

導帶到這兒的,但這時候嚮導却不知到了 處去了 呂林夫婦二人和阿生本來是由一名嚮

却硬指二人是扒手。 呂林二人力證他們是遊客 ,但那婦人

爲表清白,願意接受搜身 警衞員終於把嚮導找來了,呂林二人

來就是喝得太多了 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因爲那女人本

如此一 鬧,呂林夫婦二人便給她阻誤

起呂林二人,一邊向二人道歉, 婦人交給警方。豈料警員來到,她却逃 事情本來了結,但賭場方面覺得對不 一邊將醉

離開了尼斯賭場。 經過一番擾攘,呂林夫婦二人才可以

> 兩杯 原來嚮導剛才也是到了酒吧那邊去喝 ,想不到這邊却發生了這許多事情

道阿生巳經出了事。 現在他們在酒店門前告別,仍然不知

有個嚮導在旁,實在不便明言,只好放棄了。但回頭想想,時間隔了這麼久,加上因為他們只知道阿生追踪一名金髮疑人去 了原意, 下裏巡視一下,看看有沒有阿生的下落 呂林夫婦二人原本想截一輛街車到四 先回到酒店去。

這種場合

道 「晚安」。夫婦二人然後登樓去 小賬給嚮導之後,彼此即互 0

隣房的阿生早已回來了 就在他們向茶房取過門匙時,已知道

間 但是裏面毫無反應。 便先到阿生的房間去敲門 因此他們登樓之後,未返回自己的房

怪 又吃驚 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了一 個眼色,又奇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編號分明的格子裏。 間房間都有一條鎖匙,每一條門匙都放在 照計茶房絕不可能會擺烏龍的,每一

據門匙上附着的編號 須將門匙交給茶房;茶房內的職員也必根任何一間房的旅客外出時,習慣上必 放回架子上的小格去。 (也就是房間的編號

道某 因此,茶房只須望望某一小格,便知 一間房的人客是外出或在內 0

生每當有事發生的晚上顯得份外清醒。 ,阿生自不例外;但他們却又明白到,阿 他們估計阿生這時候還未上床 呂林夫婦二人也明白年青人往往貪睡

床 但爲什麼沒有聲响? ,亦未睡着才對

擊 阿生的安危,想不到剛入來就被人迎頭一首先進去的是呂偉良,他急於要知道 ,還好他是個極之機警的人,尤其是在 夫婦二人越想越驚,急忙推門入內

的 份外覺得刺耳 一聲淸脆的金屬互撞之聲在黑暗中响起 呂偉良及時揚起手中鐵拐杖 「錚」

打 聽聲辨位,打得絲毫不差。 呂偉良也知道處境危險 立刻連消帶

急急後退,甚至揚聲召來侍役。 莉已竄了入來;換上了其他人,他們 那人剛叫出來了「喲」的一聲,林愛 可 能

以她不但冒險衝入,甚至還順手將門角的但林愛莉却担心到她丈夫的安危,所 燈掣往下扳了一下。

房間裏登時大放光明

勢 ,那站在門後的人已發出了一聲吆喝 呂林夫婦二人還來不及分析眼前的形與此同時,有人米馬里里

同時揮動着他手中的手槍。

偉良的一人這時正彎下腰來,捧住小腹 漢,二人都持有一支手槍,只是較接近呂 夫婦二人只見房間中原來共有兩名大

以將他們一併帶走。

脅他們,呂偉良早巳採取行動 名大漢繳械。 要不是門後有着另外一 名持槍大漢要 ,將他身邊 還

要接受對方搜身。 但是現在,他們動也不敢動 下

呂偉良終於忍不住問

道

們只是來找人的。 反問道:「你們爲什麼要摸入這兒來?」 呂偉良覺得他問得出奇。說道•「我 「我正想問你,」持槍向他搜身的人

難免心慌意亂 是何方神聖,但見不到阿生在這房間內 呂林二人一時之間實在也想不透他們

最正常的想法,眼前這二名大漢可能

是「金髮疑人」的同黨 一人的想法。 這也是當時呂

人反噬! 他們以爲阿生的跟踪失敗了 ,反而被

長遠,因爲目前他們的處境非常之危險! 持槍的人問·「你們來這裏找誰?」 然則,阿生分明是被人帶離了酒店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已無法想得那麼 「一個中國人。」呂偉良又故意說道

「你要找的人叫什麼名字? 「也許我們找錯了地方。」 你們並沒有找錯。」那人又問

阿生?那豈非等於自認是阿生的同黨? 在愚不可及;可不是嗎?爲什麼要認是找 對方旣然可以將阿生帶走, 在這一刹那間,呂林二人覺得他們實 當然也可

一口氣,深呼吸一下之後伸伸腰 被呂偉良反擊了一拳的人,這時才舒 出口的 0

拳。時會利用這優勢向他報復 利用這優勢向他報復,例如歐打他幾 呂偉良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那人隨 他挺挺胸膛,含恨地瞪住呂偉良。

嚮導問起阿生何往,呂林夫婦二人只

C10

爲他們隨時會被殺。 縱然如此,呂偉良也不打算反抗,因

突然之間又有人敲門 林愛莉也在爲她丈夫担心

其中一名大漢去開門 房間裏四個人都難免有些心情緊張!

夫婦二人還以爲是酒店裏的侍應生 另一個將呂林二人驅至一角

但門板上傳出的响聲很有秩序。

門開後,又有幾個男子進來,他們互

怨

很懂得利用機會,只要稍有可乘之機,他 相招呼,原來是自己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是江湖中人,他們

乘之機,反而越來越處於下風! 絕不放過,但至今爲止,他們不但毫無 相反, 「他們是什麼人?」進來的人向持槍 對方越來越佔有優勢。

在這裏搜索,他們二人就闖了進來。」 人說·「我打完電話給你之後,我們正 「我們還未清楚他們的身份,」持槍 指住呂林夫婦的人

,似乎是首領。 最後進房的人之中,有一個是中年人

邊又問呂偉良·「你可是中國人?」 他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二人一遍, 呂偉良點點頭。

呂的?」 那人想了想,再問道:「閣下可是姓

,渾身爲之一震! 驚奇之餘,呂偉良忍不住反問道: 在這一刹那間 ,呂偉良彷彿觸了電似

閣下是那一方面的朋友?」 中年人道。「如果我沒有猜錯,你一

> 定就是呂偉良先生和呂太太!」 持槍的人立刻插咀問:「你原來認識

他們?怎麼不早些說?」 我們互不認識,但我聽過他的

父 大名。」中年人又說:「他是呂阿生的師 我看見這根鐵柺杖才想起的。」 室內的緊張氣氛頓然鬆弛下來

惡意。 洲若干地方,三俠都曾經與黑道中人結過 ,誰曉得對方又是什麼來頭? 但看那中年人的神態,他們似乎並無 呂林夫婦二人並不敢過份樂觀,在歐

取出了一份國際特警的證件。 槍收回;中年人也開始探手於口袋之內 持槍要脅住呂林夫婦的人,開始把手

生呢?」 人抱歉地說道 這時呂偉良忍不住立刻就問道。「阿 「對不起,原來是一塲誤會,」 中年

是 方面於不久之前通知我派人到這裏來;但 尼斯市的負責人。阿生曾致電總部,巴黎 紹道··「我叫雅倫湯信,是國際特警組織 「我們也正在找他,」中年人自我介

失了踪。於是剛才用電話通知我。」 「當我們的人到達這裏之後,發覺他已經 湯信指指室內二名特警隊員,又說:

我們便覺得事有曉蹊!」 入來見不到他,窗門打開,床單不見了 剛才以手槍指嚇呂林二人的特警隊員 「酒店方面表示阿生在房內,但我們

而來又是一連串的担心! 呂林夫婦二人想不到驚魂甫定,緊接

走了 毫無疑問,他

一無所知。 同時亦可以想像得到:對方的擴人方

看 **呂林二人,開始在阿生的房間各處看**

進來時,房內已是一片凌亂,分明被人搜 被人用床單包裹起來,帶離此地。」 索過,床上欠缺一張床單,這表示他可能 最先到達現場的特警隊員說·「我們

門打開,表示他們可能由這裏將人運走, 少許血漬,也許我們的同僚受了傷!」 中年人以經驗的口吻忖測着說:「窻 另一名特警隊員補充說:「地毡上留

告知湯信等人。 呂偉良將賭場中遇上「金髮疑人」 的

所以酒店方面也就一無所知。」

告知了巴黎總部方面。 原來阿生在長途電話中已將當晚的遭遇 湯信也將巴黎總部轉來的口訊說出 ,

人一,以及雛開賭塲之後,召街車追踪「狂想宮」以至尼斯賭塲兩度週見「金髮疑 疑人」的整個過程。 阿生向巴黎方面報告的,包括了由

派人到酒店來與他連絡 總部在長途電話中答允即晚通知湯信

他輕易便將呂偉良的名字說了出來。 位高手的象徵就是一支鐵柺杖。所以剛才 得阿生有個武功高深的師父呂偉良;而這 聽過阿生的大名,也從組織的刊物中,曉 湯信是尼斯市的特警負責人,他是已

呂偉良也早已心感不妙,他偏偏在賭

-阿生一定是被人擄 場中又來不及制止阿生。

婦糾纏住,鬧得天翻地覆的,好不氣人! 要不是那醉婦纏住他們,他們必可及 等到他想追出賭場時,却又被一名醉

曾經做過一些什麼事。 亦勢必可以召來另一輛街車在後追去。 時追出,就算他們不及坐上阿生的街車, 只要他們追及阿生,自然就知道阿生

一面,彼此不致完全失去了連絡! 人也可以返回酒店來,相信總可見到阿生 就算完全追不上阿生吧,他們夫婦二

自那醉婦身上 呂偉良越想越氣,一切問題似乎皆出 0

二人準備離去時出現? 那醉婦爲什麼早不出現?偏偏在呂林

當時的情形告知了湯信 湯信聽了,也覺得這可能是唯一的綫 呂偉良忽然覺得她十分可疑,於是將

索,於是帶同各人趕往賭場。

半醉瘋 穿針 31

一盆冷水照頭淋下來,阿生自頂至踵 阿生在噩夢中醒來

開,頭髮又被人用手抓住 ,渾身皆是水漬。 他正感到渾身疼痛,眼睛還來不及睁

吆喝 「小子!不要裝死了,」耳畔有人在

他的視綫受到影响。 阿生勉强睜開雙眼,眼前一片模糊! 眼簾上有水珠,加上燈光的影响,令

他伸手在眼睛面頰之間先抹一把

是 ,那雙手也給人綁住了。 他想搖搖頭,這樣也可以把水珠摔掉

得緊緊的,他的頭部根本無法動彈。 部份,無奈他的頭髮被人扯向後面,抓

「你是什麼人?」身邊有人問。

「爲什麼要把我抓到這裏來?」 「我先要知道你們是什麼人?」阿生

阿生的頭髮差些兒被人扯落了, 「小子!不要賓主不分,現在是我問 那人惡騰騰地說。 痛得

是什麼人?」 阿生只好試探的口吻道:「你以爲我

頭,」那人又說:「是不是德國佬請你做 「你有種與我們作對,大概總有些來

你們到底在說些什麼?」 「德國佬?」阿生聽得莫名其妙,

你雖然狡猾,但我們有辦法查出你住在那 一家酒店,可見我們亦非等閒之輩!」 「別裝蒜了,」身邊有人插咀道 9

阿生想了想,反問道·「你們所講的 「你終於承認了,」那人說,「他到 ,可是一個金髮男子?」

「我連他的名字還不知道,又怎會知

道他在何處?」阿生說,「我想你們完全

的目標一致 _ 要不是你,德國佬現在巳在我們手中。」 阿生說, 「我只是愛管閒事,並非什麼保鏢 「誤會?」有人憤怒地哼了 「請你們先放開手,也許我們 學

> 手仍舊被繩子綁住。 抓住阿生頭髮的人放開手,但阿生雙

最少站了超過十個人。 阿生這時看得比較淸楚了 一個上了年紀,頭髮斑白,戴了金絲 ,他的面前

都站着,只有他坐在沙發上。 阿生無法確定這是什麼地方。

眼鏡的人,可能是這班人的首領,其他人

意思?」 白髮男子問 燈;阿生甚至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他只見四周窗戶皆下了簾,室內亮了 「你說我們目標可能一致,這是什麼

的錢?」 阿生道:「你們的目標,可是在乎他

生一眼,「你原來想在他的身上打主意 你這傻瓜!」 「誰希罕他的錢?」白髮男子瞪了阿

「爲什麼你叫我儍瓜?」阿生决定裝

「如果你想封德國佬的錢,那你應該

爲你的失敗而感到僥倖。」 「這是什麼意思?」

名男子巳將一叠鈔票遞了過來。 那是一叠二十元面額的美鈔。 白髮男子笑了笑,把手一揚 ,身旁一

恍然大悟! 聽聽這白髮男子的語氣,綜合起來,立即 阿生思前想後,再觀看眼前的形勢

鈔票的?」 於是阿生又冲口而出: 「難道他是印

自然都是偽鈔,」白髮男子又示意各人, 將阿生解綁,然後讓他看看那叠簇新的美 「他有什麼資格印美鈔?所以他印的

鈔。

綻 。 給他的一叠美鈔,幾乎完全看不出什麼破 分析偽鈔十分到家。但是,眼前白髮男子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對於

國際刑警組織」所出版的「內部刊物」 特殊技能訓練,而主要課本則是一本由 阿生在受訓時,須要接受分析偽鈔的

些供「圈內人」參閱的刊物,絕不能公開 ,更加談不上公開發售了 所謂「內部刊物」,意思是只刊登

那本內部刊物所載就是「偽鈔與假證

性的參考書刊 爲警長的辦公室之內,必須收藏這本永久 長對它絕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每一名身 這刊物很有名堂,許多國家的警察首

將被發現的「樣本」,迅速送至巴黎近郊 出現;只要有新發現,各地警方立即就會 的聖克羅「國際刑警總部」。 目前世界各地不斷有偽鈔以及假文件

不相同,但兩者之間有經常性的連系。 ,它與阿生所服務的 「國際刑警組織」是世界知名的機構 「國際特警組織」並

際特警組織」 長均應邀參加。其中不少嘉賓則屬於「國 創刊五十周年紀念時,許多國家的警方首 證件」這本刊物在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慶祝 因此當一九七三年十月, 「偽鈔與假

;不過前者是公開的,後者則是秘密的。差不多,同是爲了對付罪惡的世界性機構,可以說是姊妹機構,但兩者之間,性質 「國際刑警組織」 與 「國際特警組

> 是各地警方的世界性連絡機構,目的是保 持一種經常性的連系。 再詳細分析一下 「國際刑警組織」

以第一時間知會巴黎總部。 的,涉及世界性的案件 只要某地或者某國參加 ()。以後凡是該處發生有關刑事方面,該處的警方自然而然就成爲它的「 ,該會員就有義務

本交到巴黎聖克羅的國際刑警總部 行為,各地警方如有新發現,就必須將樣世界各地兌換,所以是屬於世界性的犯罪 例如 「僞鈔」 的發現,因爲它可以在 0

然後分類列成表格 的問題,都須要專家的詳細分析 過的同類偽鈔又有何分別?: 刷等等,到底「假」在何處?與以往發現括該張鈔票的紙張質地,製版,油墨與印 即交到中央化驗室,由專家仔細分析,包 國際刑警總部於收到該新樣本後,立 **竹,化驗,** :諸如此類 ,化驗

姆斯特丹市製版 上述工作完成後,立刻送往荷蘭的阿

刊物的出版機構總部就設在阿姆斯特丹市 ,它就是「基辛氏印刷公司 因爲負責印刷 「偽鈔與假證件」 這本

國際特警組織」 織方面立刻以第一時間將印刷精美的 送交各國警方 十六開度的印本完成後, ,以及與該組織保持極密切連絡的 --國際刑警組織的基本時間將印刷精美的印本中間將印刷精美的印本

及金融機構。 供應給它的基本訂戶——世界各地銀行以應之外,基辛氏印刷公司還可以將新印本 上述機構由國際刑警組織免費供

以防該印本落入歹徒手中。 須受到國際刑警組織的嚴格審查和監視 該十六開大的印本屬於「活頁印刷」 不過「基辛氏」的每一個基本訂戶必

物爲「照妖鏡」,因爲它對每一張僞鈔以 及每一份假證件,都作出最詳細的分析。 與假證件」一刊物中,留作永久性參考。 以便隨時可以加插入早期完成的「偽鈔 ,由國際刑警組織交由各地警方保存, 警界人仕稱「偽鈔與假證件」這本刊 該刊物分兩類,第一類屬「保密性質

生受訓時所讀的是「英文版」。 寄交其「基本訂戶」。 第一類分以英、法兩種文字出版。阿

第二類屬「參考性質」,由「基辛氏公司

物,所以對分析僞鈔十分到家。 出版。歐美各大銀行都是它的長期訂戶。 第二類分以英、法、德以及西班牙文 由於阿生在受訓時期一再細閱過該刊

拿上手便知道它是眞是假。 就以二十元面額的偽鈔而論,阿生一

背後的白宮圖案。 主要關鍵不在乎紙質和印刷,而在於

偽鈔背面的白宮圖案之上,右上角是

還有許多分出眞假的竅妙 例如·真鈔紙質較厚,偽鈔較薄。 當然,除了上述最顯著的分野之外

睛的密聚同心圓綫條漏印,二是下唇大部 在放大鏡之下,破綻最少有兩處:一是眼 美故總統傑克遜的肖像表面很似,但

此外偽鈔上的美國財政部鈐記亦有破

不是星。 在放大鏡底下竟然只是一點點的白點,而 綻,就是鈴記裏小形圖案紋之中的星星,

大有全部學過的印象。 翻閱「偽鈔與假證件」這本刊物,但他却 說阿生沒有這種耐性),所以不可能常常 首長,也沒有機會坐在辦公室之內(應該 阿生的記憶力好極,他雖然不是特警

懶得去看一眼,否則一定分得出眞與假。 因此,偽鈔到了手,除非阿生連看也 對方那白髮男子交給阿生的一叠新美 但是現在阿生却呆住了!

僞 ,經他再三仔細翻閱之下,竟分不出眞 分辨眞鈔與假鈔須要有許多基本技巧

仍然有些麻木。因此他無法知道印刷上的 ,手指的觸覺即爲其中之一。 但是阿生雙手被繩索綁過之後,至今

乎稍爲薄了一些。 凹凸情况。 他再將鈔票放到燈光下細看,紙質似

阿生一邊分辨手中鈔票的眞偽,一邊

是賬欵的一部份。」 又問·「這些都是你們得到手的脏物?」 不是賊脏!」白髮男子說:「

「是你從金毛虎邦裏贏來的?」阿生

也就是眼前這班人所指的「德國佬」。 所說的「金毛虎」自是指那個金髮男子 「不是我贏的,是他輸給賭場的。」

找 白髮男子說道。 「金毛虎」算賬,是因爲他使用僞鈔。 阿生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這班人要

但是阿生又有點不大明白,尼斯賭場

室內客人交換着眼色

僞鈔,何不當面揭發或報警? 是政府批准開辦的,既然發覺有賭客使用 於是阿生說。「你們應該在賭場內採

目光中沒有人不懷疑。這也難怪,像

每個人都沒有講過半句話,但每個人

取行動,何必多此一舉?」 「你一定以爲我們是尼斯賭場的人

白髮男子說。 白姜男子道:「是的,除了尼斯之外 阿生反問道:「難道還有第二間?」

阿生爲了增强他們的信心,又說:

「你要什麼條件?」白髮男子問。

還有第二間。」

「地下賭場?」 「不。」

我們不是由政府保護的,你可明白?」 阿生當然明白,地下賭場亦即香港人

阿生同時也明白到「狂想宮」內所目

原來那宗交易並非涉及毒品,竟然是

「你真的有把握抓住他?」白髮男子

「是的,」阿生以肯定的口吻回答

經他一喝,室內又靜了下來

但白髮男子顯然是首領的地位,他的

難怪各人忍不住笑的,以阿生這時的

白髮男子却喝止各人。

「酬勞?」室內的人都笑了起來。

「我要酬勞。」

算由悶葫蘆裏走了出來。 阿生雖然受了不少苦難,但至今亦總

你們的人也是行家,想不到……」 全無關,目的只在乎他的錢,當時我以爲

「現在你如何賠償我們的損失?」 「嘿!你這笨蛋!」白髮男子含怒道

你們把他抓回來如何?」 人不能及時捉住德國佬,現在就讓我去

」阿生說,「問題只是德國人可能已經逃

「你們是地頭虫,我一定逃不了的

成問題,但你有什麼保證?」

白髮男子喝止各人,又說:

「價錢不

說,「你們不相信麼?」

「這是什麼意思?」阿生有點生氣地

忍不住笑了起來。

幾乎阿生還沒有說得完,室內各人又

所稱的「大檔」。 「差不多了。」白髮男子道•「總之 「蒙地卡羅?」 我的擺佈,保證有好收穫。」 以懷疑的目光盯實阿生。 說話沒有人敢違反。 地位,那裏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可以滿足閣下的願望。」 只要你們合作,以及答應我的條件,保證 有本事把那個德國佬抓回來? 的目光都有所表示 的心目中更是藉藉無名之輩,誰敢相信他 阿生這把年紀,又是個中國人,在這班人 「先談好價錢,商量好連絡方式,一切聽

他說:「你們攪錯了,我與德國佬完

「道理簡單,」阿生道:「我令你們

替 的 「你有這種本領?」

止。」 離法國。但,無論如何,我也要抓到他爲

「你有什麼把握?」

「我有把握,但無法提出保證;如果

你對我仍有懷疑的話,何不問問你兩個手

兩個好漢。」 「就是曾經持槍準備刦持德國人的那

大姆指說·「他確是好身手!」 ,其中一人面頰通紅,但是另一人却豎起 白髮男子把視綫移向二名大漢的面上

子說道:「但是,這仍不能保證你得心應 「我也知道中國功夫厲害!」白髮男

國際特警隊員身份,相信對方一定深信他阿生心裏想••「如果讓對方知道他的 有此力量。」但是他又豈能透露自己的身

很好的保存方法之一。 人的證件集中一起,交由酒店保管。這是 阿生本來有證件,但呂偉良早已將三

心

知道這點。 敗露·但現在聽對方的語氣,對方顯然未 要對方捜出國際特警證件,阿生早已身份 若非如此,阿生的房間曾被搜索,只

。因爲我畢竟是局外人,你們一定了解這家,你們不該爲了街上的一塲誤會而殺我家,你們不該爲了街上的一塲誤會而殺我 一點。旣然你們到頭來遲早要放我 阿生乘機又說:「如果要我信口開河

他想了又想,終於說道:「讓我們先 白髮男子果然有些心動! ,你暫時好好地休息!」

C14

生帶走,轉進一間房內 他又打了一個眼色,有二名大漢把阿

阿生剛踏進去,就被人將鐵門反鎖起 房間裏只有一張床,彷彿囚室一樣。

男子心裏仍有懷疑,所以不放走他。 萬一對方是爲了起清阿生的底子,情 他還摸不清對方的心意如何,但無論 ,至今爲止他還是安全的。也許白髮

况就可能變得嚴重。 時間上的拖延,對阿生來說,有利亦

阿生失踪,一定會設法營救 有害;有利的一點,是呂林二人如果發覺 0

段時間去查出阿生的真正身份。 萬一對方果眞査出了阿生是一名國際 對阿生不利的,就是對方可能利用這

他們的領導人會作何感想? 特警的話,那麼,對一個犯罪組織來說,

阿生想到了這裏,總難免覺得有點担

然在床上躺了下來。 也沒有一個,如何逃走?最後,他惟有顏他往四壁巡視了一番,這間房連懲門

特警隊負責人湯信的陪同下,來到了尼斯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尼斯市

他却認得呂林夫婦二人。 賭塲經理還不曉得湯信是什麼來頭

來報復,示意警衞人員戒備 湯信不但看得透澈,也明白對方的想 經理還以爲呂林二人帶了這許多人前

,於是遞上一張店片一

上面印有姓名

銜頭以及辦事處電話號碼的咭片 咭片不是湯信的。

E 他們的身份絕不會公開 湯信笑道:「明白我意思嗎?」 國際特警是個秘密組織,若非迫不得 這名字在經理人的眼中十分熟悉。 咭片上所印的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

察局長,然後由他來證明我的身份。」 問 却猜不透湯信的意思。 我是要你先撥這個電話找到警 湯

「是局長介紹你來的?」經理怔怔地

警局局長不可能留在他的辦公室內 正在官邸作元龍高臥! 信笑道— 賭塲經理看看腕錶,已是凌晨時份 善意的笑。 ,大概

震,下屬們對他怕得要死一 翹起的八字鬍子,渾身肌肉,生氣時像地 經理想起尼斯市警局局長的扮相一

血淋頭。 有些地方不合規格,經理就被他罵得狗 有一次他帶人來到賭場來作例行檢查

到 話去吵醒他,後果如何?不難可以想像得 有過那次的經驗,如果這個時候打電

探先生麼?」 因此那位經理惟有問道: 「閣下是警

警員證件就行了。」 是警探,又何必勞煩你打電話?只要出示 「不!」湯信仍在笑着說,「如果我

「局長的朋友!」 「然則閣下是

好了 ,何必驚動局長?」 「在下有什麼可以效勞的 ,儘管開聲

下落,就是曾經在這裏出現過,喝醉了酒湯信道。「那麼,請告訴我一個人的

屬誤會,可否讓我在此道歉算數?」 感到受了委屈! 「我果然猜得不錯, | | 經理又說:「這件事實

要事非找那女子不可。」 「事情並非你想像得那麼簡單,我們另有 湯信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搖搖頭。

這個時候,你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她?」 「那麼,請借用電話。」 「老實說,彼此同是我這裏的賭客

「隨便用好了, 別客氣!」

字,他才吃了一驚-經理仍不以爲意,直至湯信叫出了一個名 湯信於是撥了一個號碼,身旁的賭場

局局長彭美拉。 原來湯信要找的並非別人,正是警察

還以爲是下屬打來的 彭美拉果然在睡夢中被湯信吵醒,他 0 ,氣得在電話中呱呱

就改變了:「老朋友,什麼事?」 但當他知道原來是湯信時,語氣立刻

,當地警方,必須借重國際特警組織的力的負責人,每當一些重大罪案無法破案時 湯信?主要是由於湯信是國際特警組織中 老朋友」,但彭美拉爲什麼如此「敬重」 湯信並非彭美拉的上司, 須借重國際特警組織的力 也算不上

要低聲下氣。 因此,彭美拉儘管不高興,這時候也

忙,局長先生。 湯信在電話中說: 「我要你帮我 一個

聽到彭美拉這麼客氣。 麼儘管吩咐就是。」許多人連發夢也休想 「老朋友何必講這些客套說話,有什

湯信又說··「我要知道一個半醉瘋婦

在夢 「你說什麼?」彭美拉還以爲自己尚 ,「請你再說一次可以嗎?」 一個喝得半醉,曾在尼斯賭場間事

的瘋婦。我急於要找到她。」

她是誰,以及在何處可以找到她?」 「老朋友,別開玩笑了,我怎麼知道

「尼斯賭場。」 「你以爲誰會知道?局長先生。」 她在什麼地方出現過?」

「我正在你所講的地方。」湯信又故 「你應該先往那兒查查。」

意問: 「你以爲我應該先找誰?」 ·找最高負責人,當然是夜班經

理

「可惜我不認識他。」

底帮帮我的忙?」 「爲什麼不提及我的名字?」 對了,經理剛來了,你可否澈

的手中;那位值夜班的經理已心感不妙! 是湯信時,立刻就傳出一陣震耳欲聾的臭 果然,當彭美拉在電話知道對方已不 湯信於是將電話交到他身旁賭場經理

那兒發生,你一定要想辦法辦妥。」 經理只好在唯唯諾諾中掛了綫。 他最後以命令的口吻道。「事情在你

不會輕易了結。 經理挨了一頓臭罵之後,也明知此事

> 「記得那個喝醉了酒的女人麼?」 他把警衞員領班召入辦公室,問道。

是怎麼一回事一 領班說·「經理,她走了。」 領班看看呂林二人,心裏已明白到這

她?」 生氣地說道:「你可知道, 怎樣可以找到 「我當然也知道她早已走了。」經理

問問酒保也許知道。」 「我只知道她時常在酒吧那邊出現

領班匆匆退走。 「快把酒保叫來。」

三分鐘後,領班陪着酒保入來。

妮,是個過氣的脫衣舞娘。」 的女人,所以他進來就說。「那女人叫芬 酒保已從領班的口中知道了經理要找

「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麼?」

經理問。 「有辦法的,我有她的地址。」酒保

慢。 早已知道事態嚴重,所以,絲毫也不敢怠

話。」 工作就爲她介紹,所以我有她的住址與電 ,道:「她曾託過我,如果知道有合適的他把一個地址由小記事册中撕了出來

當然不會去追求她的。」經理又對湯信說 「現在閣下還須要我做些什麼?」 湯信笑了笑·「你已經帮了我很大的 「不必多作解釋了,那半老徐娘,你

幹什麼行業的?」 湯信回頭又問那酒保··「芬妮目前是

酒保苦笑聳肩。「我也不知從何說起

,總之她給酒精所害!」

思! 「但是,我相信,這不是出自她本人的意位貴賓。」酒保也望了呂林二人一眼說: 吧?」湯信望望呂林二人,示意着說。 「是的,她太過份了,不該騷擾這兩 「今天晚上發生的事,相反你也清楚

些錢,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 的時候,又患上了酒癮,只要有人付她一 「有可能的,一個女人到了人老珠黃 「你是指芬妮可能受人利用?」

能對賭場的名譽有損!」 說 「這件事最好不要張揚出去,否則可

白他的意思。

出來開門。 芬妮頭上頂住一個冰袋,搖搖擺擺地

來意;但當發覺呂林二人時,就呆了一陣 !可惜這時候各人巳經入屋。 她的酒氣已經過氣了,但頭仍在痛。

清醒地說道。

各處展開搜索,看看有沒有其他人。 但是,屋內只有芬妮一個人。

「非常感謝你的帮忙!」湯信對酒保

經理人仍然不知湯信的來頭,但却明 酒保唯唯而退。

當她發覺湯信時,仍未猜得透對方的 「什麼事?我並不認識你們。」芬妮

湯信帶來的特警隊員,已分頭到屋內

他們兩位?芬妮小姐。」 湯信指指呂林夫婦二人。「你可認識

「扒過你錢包的人,你怎會覺得陌生

?」湯信笑道。

表演脫衣舞,想不到你的演技也不錯!告 那只不過是一塲誤會,何必如此認眞?」 然消失,直瞪住芬妮說·「我以爲你只會 「不要演戲了,」湯信面上的笑容頓 「可能是另有其人。」芬妮又說。

訴我吧! 「我不知你說什麼。」芬妮道。 誰主使你上演那幕鬧劇?」

什麼?」湯信指指呂林二人。 「誰叫你纏住這兩位?目的又是爲了

° 芬妮道。 湯信對他的助手說。「她既然如此頑 「我已經解釋過了,那只是一塲誤會

芬妮看見數名大漢分頭散開,窺向屋 你們動手吧!」

內各處,急忙問:「你們幹什麽?」 然後送你上法庭。」 湯信道·「我們要搜查你的犯罪證據

們沒有搜查令,怎麼可以亂搜一通?」 芬妮還以爲對方是警探,說道:

警方人員。」湯信故意笑了笑。 「芬妮小姐,你又攪錯了,我們並非

「那麼,你們是什麼人?」

沒有。」 果你不說實話,我担心你連報警的機會也 「猜猜吧!」湯信又說:「不過,如

要送她上法庭,忽然又出言恫嚇! 她眞猜不透對方是人還是鬼,忽然說 芬妮弄得昏了一陣!

找出來了一個占土型手提箱。 此外,還有一個人造皮的大手袋。前 這時候, 有一名特警隊員由芬妮的床

者顯然不是芬妮之物,後者呂林二人也見

她身邊,不久,那個大手袋中的小錢包便好妮在賭場中曾指證呂林二人曾靠近 那是芬妮之物

也因此而阻延了他們離開賭塲的時間。湯此而困擾了大半晚;後來雖然證明無事, 信也深信, 幣的小錢包。呂林夫婦二人當晚就曾經爲 許多女人的大手袋之內另有一個載硬 其中必有人在幕後主使芬妮這

奈何 現在芬妮的面色也不好看,只是無可

名特警把手袋交到湯信手上,湯信

當住芬妮面前搜查。

二十元面額的簇新美鈔,以及若干法郎 湯信仍不以爲意地問・ 裏面是一些廉價化粧品,另外有二張 「誰給你這許

「我爲什麼要答應你?」 旁,雙手交加放在胸前 芬妮把臉別

這手提箱是誰的?」湯信又問

「什麼朋友?」

「這又有什麼關係?」

的東西 大有關係,因爲我們現在就要看看

「你說什麼?」

「你們沒有這種權力!

對這門手藝十分到家,可否讓我一開眼信回頭又對呂偉良說道:「我知道,閣 「那你回頭向法庭告發我們好了

是保險箱型,用的是號碼鎖 呂偉良瞥了那個占士邦式手提箱

C16

呂偉良是個開鎖專家,所以才乘機有此提 刊物中知道阿生有個師父,又知道他師父湯信既然從國際特警組織的內部通訊

是略施小技,手提箱便應聲而開

呂偉良也明知湯信存心考考自己,於

信封 和貨辦之外,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一個長 湯信發覺手提箱之內,除了若干文件

一十元面額的 長信封之內載住一叠直版新美鈔,全

的兩張美鈔再取出來 的人,立刻順手將剛才由芬妮手袋中找出 湯信與呂偉良等人都是警覺性十分高

那一 一張美鈔與手提箱內找出的,原來是一 結果憑鈔票上的編號,可以知道芬妮

因此湯信說·「原來是你男朋友收買 ,他在何處?」

綫索。」湯信說,「但我十分同情你這種「本來我無須問你,這手提箱內自有「我不知道!」芬妮不高興地說。 理由見死不救!」 風塵女子,明知你男朋友要吃官司 ,沒有

新的二十元面額的美鈔。 湯信能成爲尼斯市的特警組 」湯信一邊仍在瞪住手上的一叠簇 使偽鈔是十分嚴重的罪名 織負責人 你可

「大概不會錯吧!」湯信仍在鑑辨 「僞美鈔?」芬妮怔了一怔 以對手上的美鈔很易引起懷疑

當然與阿生一樣受過極嚴格的訓練。所

芬妮氣得呱呱大叫! 「那該死的傢伙!狗娘養的殺千刀!

湯信的助手在手提箱的文件中,找出

「芬妮,你的男友可是叫達奇?」 湯信瞥了那些咭片一眼,立即就問:

叠人名咭片。

「是的。」

我看我亦不必再隱瞞了。」 「不錯。」芬妮又說。「事到如今 「他在一間公司做經紀?」

半哄着說,「坦白的告訴我,可是達奇叫 你阻止這對夫婦離去?」 我們會替你在警方面前講好話。」湯信 「那就最好不過,因爲你不知者不罪

少要纏他們三五分鐘。」 元美鈔,叫我詐醉纏住這二個中國人,最「就是他!」芬妮道,「他給我六十

個小數目啊!」 「我也不清楚,總之六十元美鈔不是 「目的爲了什麼?」

找到的兩張。 「就是這些?」湯信揚起從她手袋中

吧找續,換了一些法郎。」芬妮想想又問 •「剛才你說這是僞鈔?」 「是的, 這裏只有二張,另一張在酒

錯吧! 「不錯。」湯信說,「我想大概不會 酒吧的收銀員爲什麼看不出

較薄之外,幾乎沒有破綻!我是半個專家 但同樣有可能上當 ·」芬妮半信半疑。 湯信苦笑道:「這是新貨,除了紙質 ,收銀員自難發覺它

芬妮呆在一旁!

湯信又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達

存心靠害。」 箱帶在身邊。現在聽你說來,這傢伙分明 他對我說趕住去找個朋友,不方便把手提 這兒來取回他的手提箱。」芬妮又說。「 「你根本不必找他,天亮後他自會到

在這兒等你的男朋友來嗎?」 明!」湯信看看腕表,道:「我們方便留 「是的,這是重要賍物之一,他很聰

只是多此一問! 「當然可以。」芬妮心中也明白對方

以想像得到 來的。從剛才湯信和他手下的行動,便可 就算芬妮說不可以,他們還是要留下

索。 提箱中的其他文件,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綫 市警方取得連絡,一 趁住還未天亮之前,湯信一邊與尼斯 邊命助手細心檢查手

阿生的安危,也沒有轉回酒店休息 至於呂林夫婦二人,因爲急於要知道 0

閒事, 憤然將阿生擄去。 的遭遇;只道這是「僞鈔黨」因阿生多管 由於他們不在現場,自然不知道阿生

,他應該是一條好綫索才對。 然則,達奇旣然與偽鈔黨的人有來往

看他過去有沒有案底。 之後,立即設法查出達奇此人的記錄 ,立即設法查出達奇此人的記錄,看 尼斯市警方偵緝人員接到湯信的電話

一外洩,天亮之後,達奇未必會「依約而面是手續問題,另一方面,則担心風聲萬個是手續問題,另一方面,則担心風聲萬 湯信所以要及時知會當地警方,一

邊也等着警方的電話通知 因此,湯信一邊在等達奇送上門來,

找不到達奇的記錄。 尼斯市警方在有過刑事案底的檔案中

找出了達奇的居處。 但是,他們終於在交通犯規檔案中 於是他們立即通知正呆在芬妮家中等

候的湯信等人。 達奇 積信達奇,四十二歲,業

達奇的記錄。 經紀,本國人……」 湯信記下了地址,要求警方也迅速派 警方一名探員在電話中向湯信讀出了

先把芬妮落案,錄取她的口供。 衣探員,也剛好到達了芬妮家中,依手續 人趕到該處去。 這時候,由尼斯市警局派來的二名便

亮了。 前屋後展開重重包圍,而時間也差不多天 湯信和呂林夫婦等人趕到達奇住所門 ,警方巳悄悄把附近街道封鎖,在屋

除非幹早活的,否則,這時候誰也不願離 照計這個時間,人們都在憇睡之際

一名探員對湯信道·「探長在那邊請

位探長他當然認識。 雙方見面後,决定立即就展開行動。 湯信認識尼斯警局中大部份警探,那

於是由那位探長先帶人去拍門。 一名婦人很久才出來應門,但却不肯

開門!

令 那位探長表明身份,還聲明有入屋手 她的丈夫正是達奇。 但婦人只答應叫醒她的丈夫。

達奇知道是警方人員,立刻穿上衣服

由後門溜了出去。 但是,湯信早巳帶人在那兒「恭候」

這時 達奇在湯信等人的押解下回到了屋內

拳脚交加。 分可疑,就不到犯人閉上咀巴,否則便是 的習慣,就是對待疑犯時,只要對方有幾 這時警探亦已破門而入。 全世界的警探似乎都有一個不約而同

的躁暴對待。 達奇也想不說話,可惜抵受不住警探

頭! 眞言,否則,你未押上法庭,會先吃盡苦 探長亞力警告達奇說: 「除非你句句

意。」 的來龍去脈,只知道那是一宗賺大錢的生 達奇哭喪着臉道。「我根本不知道他

,對嗎?」亞力問。 「換句話說,你早已知道這是偽美鈔

在尼斯賭場,換過籌碼。結果,全部過了 不錯,也先後利用芬妮使用過,我本人也 佣金十分可觀!」達奇說,「我看過貨辦 「是的,一個德國人要我代爲推銷,

湯信插咀問道。 「你所說的德國人,是什麼樣子?」

歲。」達奇回憶着說,「他住在一家第一 「金色頭髮,衣着光鮮,年紀三十餘

> 流海濱酒店,我們已約好明天再見。」 「你們怎樣認識的?」亞力探長問 「朋友介紹。」達奇說

亞力又問:「你朋友叫什麼名字?」

這是什麼時候了?」 「也許在他的家中。」達奇又問: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快要天亮啦!」

朋友伊凡 濱豪華旅遊酒店。另一組人則去找達奇的 刻採取聯合行動,分頭出發,趕往一家海於是尼斯市的警方與國際特警組織立

宅單位中,沒有家眷。 達奇又說,伊凡與黑道中人有來往 根據達奇的口供,伊凡獨居於一個住

有關左道旁門的門路甚多。 識了同道中人芬妮,近來更由於在賭場中 達奇則因爲本人嗜好杯中物,因而結

魯格,經過一次接觸之後,由於利之所誘 輸去一筆公欵,不得不找伊凡商量一下。 達奇已經急不及待。 達奇只知道那個金頭髮的德國人叫克 伊凡於是介紹那個德國人給他認識。

見面,完成第一宗交易。 因此,那天晚上他們就約好了在賭場

易引人注目 賭塲是遊客最多的地方,所以比較不

以。 或者讓達奇以經紀身份從中賺取佣金都可 他可以大量供應。彼此採取合作方式, 達奇不妨「小試牛刀」,如果認爲滿意 克魯格表示,他的「貨品」是一流的

員。 小量偽鈔之後,會試到尼斯賭場掉換籌碼 。結果,竟能順利瞞過目光銳利的賭塲職 但達奇仍不放心 達奇利用代公司收到一筆欵項,購下

身。 克魯格。當時達奇一方面担心克魯格這位 林夫婦二人形跡可疑,知道他們正監視着 「財神爺」有難,另一方面也担心惹禍上 後來他們在賭場之內,無意中發覺呂

般 計」。叫芬妮到賭塲這邊來,教她如此這 ,便悄悄的到酒吧那邊,對芬妮授予「妙 當時克魯格剛好離開了賭場 左思右想,無計可想之下, 靈機一 同時阿

二人無限尷尬的鬧劇。 鈔的酬勞下,便上演了那一幕令呂林夫婦 着,看情形他們也剛想離去。 於是芬妮在接受了三張二十元面額美

生也跟了出去,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則仍在

匆匆雕去。 伊凡住所門外時,剛好有一輛藍色私家車 說過了前因之後,回頭再說警探開抵

達奇心裏一凜,立刻對他身邊的探員 「伊凡就在前面那車子裏。」

道: 汽車,再次加速開動,跟踪而去。 覺那車子形跡可疑,現在聽了達奇這麼說 ,負責開車的探員立即把準備停在道旁的 其實押住達奇開抵現場的探員早已發

這時候,前面那輛藍色的房車之內

似乎坐了幾個男子。 天色已放亮,街道上一切景色 ,都可

以看得一清二楚,因此車內的情形亦約略

方 人員經已趕到 伊凡命不該絕,剛剛開始吃苦頭,警

阿生見到的白髮男子原來就是黑社會 此外阿生也在一間房間之內被找到

情形表示車內可能有人掙扎,而其他人則藍色房車內的人,似乎顯得有些混亂?這蓋奇與車中探員由後面望上去,前面

有的窻戶皆落了簾,顯得一派神秘

警探又在無綫電通訊稱·那兒二樓所

亞力未抵現場,巳指揮若定,部署好

宇的二樓。

從旁制服反抗、掙扎的人。

切。

憑剛才一刹那間的印象,以及現在離

可見

於對立的地位,所以警方猜錯了。 查理不但沒有與克魯格合作,反而處

立即通知總部,查那藍色房車的車主是誰

他首先從無綫電中知道車子的編號

,以確定疑人的眞正身份。

同時又通知總部,加派人手馳赴現場

克魯格。 也因此警方無法在現場上找到德國人

伊凡

員,那正在掙扎中的人,正是他們要找的 遠看上去的髮型判斷,達奇告知身邊的探

於是探員不動聲色,在後悄悄跟踪

包圍,封鎖隣近一帶街道。

開戒備!

在警方心目中,以爲綁架伊凡的人,

警方人員巳全副武裝,開至現場一帶,展

因此,當亞力等人趕到現場時,大批

了酒店。 但是,伊凡自問至今仍不知克魯格已遷出 來,目的亦無非爲了查出克魯格的下落 查理知道了,所以今天早上派人去把他抓 伊凡是認識克魯格的人,不知怎的給

,亞力探長和湯信都希望利用他找到克魯 但無論如何,伊凡是一條有用的綫索

部來電,查出綁架伊凡的藍色房車竟然是 可能就是克魯格的偽鈔黨。但是,根據總

名黑社會人物所有

格的當,損失頗大! 查理承認他開設的地下賭場上了克魯

計,數目可能非常可觀。 ,只是他們知得較遲而已!如果進一步統 其實尼斯賭場也同樣受到極大的損失

他帶來的二十元面額的美鈔 時,先換了一筆數目的籌碼,當然是付出 克魯格的方法十分簡單,他進入賭場 一假的 ,不

身邊又有個如此美麗動人的女伴,所以並 未引起任何懷疑。 由於他身上的衣着光鮮,出手闊綽

結果他輸了!

警方終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控制了 屋內各人雖然有槍,但事情來得突然 些疑心,但仍找不出僞鈔的破綻 下一步他用偽鈔換來更多的籌碼 由這時開始,地下賭場的出納開始有

額的美鈔,地下賭塲中人即使找不出破綻不過由於克魯格所用的盡是二十元面 ,亦已及時提高了警覺了 等到克魯格離開賭場時,他表面上是

額籌碼,離開時再以輸餘的籌碼換回現金 ,數目亦多達三十萬元左右

輸了。因爲他先後換來三十五萬美元的大

也就是說,克魯格表面上在地下賭場

找換部換回現金。所以地下賭塲的人,即部門,加上克魯格利用那個女人到另一個 之內,輸了十五萬元左右。 二十萬美金。因爲他們收入的三十五萬元 使提高了警覺,仍防不勝防。結果損失了 但是 ,由於地下賭場有兩個找換籌碼

個闊客出現,仍然不以爲意。 翌日,地下賭場老闆查理知道昨夜有 全是僞鈔。

新鈔,送去檢驗。 但手下們旣有所疑,也儘管將收入的

十五萬元全屬僞鈔。 結果,查理接到專家的報告,證實三

查克魯格的下落。 查理十分生氣,暗中四下裏派人去追

動。 賭場。因此,那二名手下惟有獨自駕車追 踪,至人跡罕見的僻靜街道,然後採取行 人馬還未趕到,克魯格已與女伴離開尼斯 斯賭場發現克魯格的踪跡,可惜他們大隊 直至到晚上,查理的二名手下才在尼 可惜「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偏偏

查理在尼斯市的黑勢力,要查出阿生這陌 生旅客的下落,自是易如反掌的事!這就 又遇上了阿生。 後來查理聞報,立刻展開追查。就憑

先遁,於是派人到後門看守。但是,當各 克魯格,所以亦同往。 大旅店,那是海濱旅遊區。 克魯格昨天晚上就退了房,以後一直未見 情會有變化。 在綁架伊凡。 備,通知探長亞力。於是各人知道有人正 組探員已透過汽車上裝置的無綫電通訊設 人進入酒店之後,才在管房部知道,原來 邊利用車上無綫電話,通知探長亞力 湯信担心風聲洩漏,克魯格可能聞風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因爲見過德國人 探長亞力正與湯信等人趕往一間豪華

的黑社會名流。

根據警方的紀錄,查理算得上是當地

那名黑社會頭子叫查理。

各人撲一個空,正感失望之際,另一

罪有佐證,就會抓他入獄。

無所不爲。警方一直在留意此人,只要

此人無惡不作,開娼包賭,販毒走私

C18

地區。據報,伊凡被三名大漢押登一幢樓 行動」 跟踪的警探仍奉命「只許監視,不准採取 亞力探長等人,這時已接近被監視的

直至後來綁架伊凡的車子停了下來,

物的二樓。

穿上了避彈衣的探員,率先攻入那幢建築

一切部署妥當之後,亞力一聲令下

沿途警方人員一直保持連絡,以防事 亞力率領各人乘汽車趕往市區。

> 奸 的

> > 「偽鈔黨」,也許與當地黑社會朋比爲

至此,探長亞力又認爲德國人克魯格

,各人不及反抗。

上着 他知道事情不妙,自然是三十六着,走爲 是阿生被查理派人綁走的來龍去脈。 看情形,克魯格消息一定十分靈通, 但無論如何 但是,克魯格爲什麼匆匆撤出酒店? ,看來一定不會是伊凡和

本地人」 們消息如此靈通的話 達奇二人向他通風報訊的 事情發展至此是只算是告一段落 尼斯警方一 現在亦告雙雙落網,如果說他 邊公佈此事,以防其他市 ,他們應該先逃跑才 ,因爲這兩個

不

值得大驚小怪!

調

元美金 民收入爲鈔:一 ,以便追緝克魯格歸案 尼斯賭場經統計後,損失竟達三十萬 邊要求市民提供更多綫索

的女人 更大數目的籌碼。然後分批由那個不知名 入大額籌碼,未輸光便佯作輸光了 克魯格用同一樣的方法,以假美鈔換 ,從另一 櫃枱換回現金。 , 再換

現金,總數已達三十萬元 等到他們最後離去時,又換回多一批 但賭塲收到的偽鈔,總數却達五十萬

有收入偽美鈔? 元。 爲什麼克魯格用籌碼換回現金時,沒

的櫃枱 ,爲了方便場內賭客,設有多個找換籌碼 道理十分簡單,主要是由於賭場方面 ,而彼此相隔頗遠

來。 碼,下次換回鈔票時,他永不會到這櫃枱 因此他使出去的便是偽鈔,收回的是 例如他用偽鈔在東面一個櫃枱換入籌

> 中把僞鈔一一揀了出來 當。直至到警方通知他! 。直至到警方通知他們,他們才從賬房 由於這種偽鈔足以亂眞,賭場自然上

派員兼程趕到尼斯市來,以便協助進一步 查這宗龐大的驚人偽鈔案 設在巴黎的總部,均已接獲報告,紛紛 偽鈔案在世界各地常有發現,本來就 特警組織與「國際刑警組織」分

大 ,二因這是最新發現的一樣本」 於是,克魯格亦順理成章地,成爲國 但是這一次之所以例外 ,一因數目龐

際刑警的通緝犯! ,呂偉良等三俠回想起「狂想宮

<u>__</u> 個中年人 中所見 ,當時與克魯格在 一起的,還有

只是個「買家」 如果根據阿生的口供 他從棕髮的中年人手 ,金髮的克魯格

批發商」而已! 上買入這批僞鈔,然後南下推銷 然則,克魯格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名

會過面的人,大有可疑。 毫無疑問,在「狂想宮」內與克魯格 那麼誰才是「出品者」

道他是什麼樣子。 除非有機會再見到他,否則阿生根本不知 可惜阿生當時並未見過那人的正面

面重視 負責印偽鈔的人。 格抓住,然後才可以追捕「出品者」 無論如何,阿生這份口供大受有關方 同時他們也深信 ,只有先把克魯

暫時被發現的偽鈔 , 只有二十元面額

界和金融界等等 件」的活頁印本,送交世界各地警方以及 本送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市的 「基辛氏公司」的基本訂戶 去,以便爭取時間趕印成「僞鈔與假證 國際刑警組織立刻以第一時間,將樣 包括銀行

認識克魯格,是由伊凡從中介紹的 會中人伊凡 但是伊凡只說他和克魯格是在一間酒 一方面,尼斯市警方加緊盤問黑社 。因爲根據達奇的口供 ,他之

吧中邂逅的 由於當時二人談得投機,伊凡就被克

個能與最多生意人來往的經紀 魯格加以利用。包括介紹克魯格認識達奇 因爲當時克魯格表示,希望迅速認識一 在這次事件中,伊凡自認所獲的好處

力迫供,但被湯信勸止了 紀達奇合作順利,保證給他更多的好處。 並不太多。但克魯格答允他,假如他和經 探長亞力又想用最陳舊的方法-警方對伊凡的口供半信半疑。

這兩個人也沒有 阿生和湯信認為,以目前階段,扣留,却勸亞力探長把伊凡和達奇二人釋放。 特警隊長湯信和阿生再三商量過之後 什麼用處

輕將他們放走?」 不循常規,但他們是重要證人 亞力道: 「我也知道你們國際特警辦 ,豈可輕

法管判以重刑,索性來個順水推舟。 中唯一的辦法。老實說 信你們解此二人上到法庭,也不可能令 阿生却說: 「探長 ,克魯格未落網 這是毫無辦法之

「你的意思可是一 」亞力彷彿明白

「基辛氏公司 我們好嗎?」 了阿生的意思 欲擒先縱!」阿生道。一一切交給

什麼高見?」 亞力沉思片刻 回頭問湯信・「你

擲。 湯信說道•• 「事到如今 ,惟有孤注

决定 **長說。「但我必須先向局長請示,好冒一次險,希望有奇蹟產生。」 好吧,旣然你們也這樣說,** · 才可以 亞力探

也召了進去 探長亞力進了局長的辦公室裏去了 不久,亞力出來,把湯信和阿生二人

而是介紹一個人給阿生他們認識 但他們並非討論 「這位卡西先生是美國 「放走犯人」 的事

,另一立是专家大: 國人是最受國際特警組織重視的隊員阿生國人是最受國際特警組織重視的隊員阿生 ,另一位是特警隊本市負責人湯信 各人寒暄一番自所難免 「這位青年的大

助破案。 是帶來可供參考的資料給當地警方 交換當局警方已搜到的資料, 是帶來可供參考的資料給當地警方,然後地,必有美國財政部密探出現。他們通常 凡是有偽美鈔出現的地方, 必要時還協 絕不例

批疑犯的資料 這次據卡西說 ,他與助手兩人帶來一

裏尼斯警局中來 這批資料稍 後將 由 卡西的助手送到這

就是涉及他們的過去,以及目前的職業 期滿出獄後,行動一直受到監視,資料 這是過去曾經入獄的「僞鈔專家」 ,中

則移居外國 這批專家有些仍居於美國境內 ,有些

至就在法國居住 若照記錄所示 「偽鈔專家」 甚

資料對尼斯市警方確實很有用

阿生有他自己的見解 阿生認爲,現代印刷技術精湛 ,再不

是以前那 以前罪犯想印刷偽鈔幾乎毫不例外地 一套。

必須 「專家」協助

諸印刷,整個過程可能需時甚久。將眞鈔上的圖案小心繪圖,製版, 「偽鈔專家」通常須要極大的耐性 ,然後付

分色,製版以至到影色等。 根本不必什麼專家,最新式的自動攝影 但時至今日,如果歹徒够聰明的話 過訓練的印刷技工,幾乎就可以完成整個價錢去購買優良的器材設備,一至兩個受分色,製版以至到彩色精色,只要付得出

同樣地感到更易從事他們的犯罪行爲! 人類的生活雖然越幸福,但犯罪的人也 人慨嘆道·科學既進步

生年紀最輕,論資歷,論職位,又那裏輪前說了出來。尤其是眼前這班人之中,阿己之見,他並沒有當住這班同道中人的面 ,這只不過是阿生私心底下的一

因此阿生惟有坐在 聽聽卡西

卡西表示先要向三名近年移居法國

各人在等待卡西的助手

他不准釋放達奇和伊凡。

彭美拉認爲放走他們亦未必有用 ,索

就不必 家的管 阿生和湯信也無可奈何 轄地方 ,如果要驚動巴黎總部 因爲這是人

阿生知道彭美拉的决定後,便與湯信

管到他們的頭上來。 爲國際特警的地位是超然的,沒有人 感到驚奇,但却沒有能力將他們留下 美國財政部密探卡西 和彭美拉都難免 ,沒有人可以

我們應該怎麼辦?」 離開警局之後,湯信問阿生。 「現在

理由懷疑那個女人也是被利用的人,一個是被克魯格利用的人,正因為如此,我有放走伊凡和達奇亦未必有用,因為他們只放生伊凡和達奇亦未必有用,因為他們只 女郎也許仍在本市,或者法國境內理由再把那女郎帶在身邊,旣然如 如果女郎 那麼,我們即使找到了她 再把那女郎帶在身邊,旣然如此,那如克魯格的罪犯,在危急關頭,沒有 只不過也是被克魯格利用的 ,試問又有何 ,但是

麼意見呢! 湯信束眉道: 「可不知總

阿姆斯特丹和巴黎。 「總部只派人來將爲鈔樣本分別送往 麼意思?」

此案,变 印 印行的偽鈔肯定不限於法國境內。我們又「但是,這是國際性的案件,歹徒所此案,交由尼斯警局和法國警方去理。」

> 你的辦事處去。」 豈能袖手旁觀?·」阿生又說· 「我要先到

> > 的通訊設備與巴黎方面取得連絡

總部的接綫生知道是阿生,立刻接到

總指揮室,找着主管與他談話

阿生這才知道這一次事件的一

項新發

二人坐上了湯信的車子 「好的,歡迎之至!」 駛往尼斯市

表面亦往往加以適當的掩飾 一般都是保密的。地址既不公開,甚至 國際特警組 織派駐世界各地 辦事處

;那只不過是「國際刑警組織」的責任

這次與「國際刑警」同行的特警隊員

去,並非爲了送出爲鈔樣本給特約印刷商展,原來總部人員所以趕到阿姆斯特丹市

區的一家商行 例如眼前阿生所見到的 , 只是市中

眞相

到荷蘭去的目的

,是爲了了解一件事的

本訂戶

,突然要求該公司

補發

「僞鈔與假」的一個基

據報:

「基辛氏印刷公司」

證件」判物中的數頁精印內

容

上面我們也介紹過了,凡要訂

関「偽

商行後面就是尼斯市國際特警隊的秘

密辦事處所在 阿生跑到這裏來的目的 ,是爲了利用

面取得聯絡 辦事處的無綫電通訊設備,與巴黎總部方 阿生覺得這次事件中, 國際特警方面

,任何有關於這方面的事物,「基辛氏公必須經過國際刑警組織的小心審查。因此鈔與假證件」不定期刊物的訂戶,其資格

鈔樣本」 全世界的警方都能知道這種新發現的 將鈔票樣本送往特約印刷商,以便及時讓 着重形式,做的大部份是連絡工作,例如 不應該與「國際刑警組織」行動一致,而 必須另行想辦法破案。 因爲「國際刑警組織」方面 一般只是 「僞

的人去做 過去這種工作只留待 0 「國際刑警組織

來的人員 到了阿姆斯特丹去了。 但是這一次, ,竟也陪着他們「國際刑警的人 由巴黎國 際特警組織派

 \vdash

同 上的任務, 。 爲什麼這次竟然一齊行動 ,但國際特警組織的人員多數負責行動 根據以往 **垣次竟然一齊行動** ,與「國際刑警」 一般習慣,兩者之間性質雖 之間保持聯絡

> 公司」調查,亦與此事有關 這次國際特警隊所以派人到 「基辛氏

織的主管部門

」均不敢大意,必及時通知國際刑警組

見的發展如何?」 巴黎總部內的主管問阿生• 「尼斯那

他又對主管說。「美國財政部已經派 阿生據實說了。

「你對此事有興趣麼?」主管人來了,我看這裏用不着我們!」 主管很客氣

的餘地麼?」 的問阿生。 「這是我的工作範圍 阿生在長途電話中說 ,難道還有選擇

先生的意見 主管笑道·「我們只是尊重你上司任 ,他認爲你正在渡假,叫我們

,就利用這

C20

他太好,就是巴黎總部裏的高級領導人也 對阿生非常之尊重。以一個如此有名堂的 世界性機構而言,要成爲他們的一員,已 經絕不容易,更別說受到他們的另眼相看 阿生心裏自然明白,他的上司固然對

和胆色去换來的。 殊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是用生命, 阿生的師父呂偉良時時提醒他:一個 但是,阿生却也知道這份榮譽的得來 智慧

失敗! 人的成功絕無倖至,如果驕傲就只有快些 因此阿生在電話中表示,他的假期隨

奉召回到國際特警的工作崗位去。 的「巡迴特警」,在渡假旅遊中仍須隨時 時可以中止。 其實以阿生目前的身份 ,已成爲變相

趣,那時這支國際特警部隊中,就會平白意做的事,他可能從此對特警工作失去興 失去了一員猛將! 的個性,如果一旦强迫他去做一件他不願 只是他的上司任如重深知阿生這小子

特警會合 便主張他先飛阿姆斯特丹,與正在該市的 現在那位主管既然聽了阿生的心聲,

之間互有關連亦未可料 阿生覺得這是另一項發現;也許兩者

於是阿生回到酒店去。

呂林夫婦二人,正在酒店露台上晒太

待地問。 問: 「他們答允放走伊凡和達奇二人呂偉良見了阿生之後,立即就急不及

> 坐牢。」阿生又說,「但這件事可能有另 項新發現,我立刻要飛往荷蘭。」 「不!局長認爲無濟於事,决定送他

「荷蘭?」 呂偉良問:「荷蘭那一處

又說, 「我們遊過的阿姆斯特丹市。」阿生 「總部人員正在該處調査。」

你自己去吧,我們不想去。」 「嗯!」呂偉良沉思着說,「那麼,

阿生說,「我到那裏總部一定清楚。」 「你們在這裏等我,還是隨時連絡?

現在看見他這麼興奮,心裏自感快慰。 呂偉良最怕看見阿生工作情緒低落, 羅去玩玩,但最後一定回到這兒來。有什 此他對阿生說:「今晚我們可能到蒙地卡 麼事你可以在酒店接綫生那兒留言,隨時 但是,呂偉良却有他自己的見解。因

店保管部取回護照和證件等物…… 。他檢了一些十分簡單的行李,又到酒 於是阿生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收拾 「我明白了 !」阿生說。

真假難分 天衣無缝

神貫注地,看着一本雜誌。 當呂偉良與阿生談話時,林愛莉正全

是十分罕見的事。 她沒有插嘴,亦未表示任何意見,這

誰?:」 說道:「你以爲眼克魯格在一起的女人是等到阿生走了,林愛莉才對她的丈夫

「我怎麼知道?」呂偉良出奇地瞪住

他妻子林愛莉 林愛莉道••「是個準明星。」

「是這裏告訴我的,你瞧!」林愛莉 「你又怎麼知道?」

順手把手上的一本雜誌遞了過去。

呂偉良果然看到一張無上裝艷照刋在

她拍了 根據其中文字的描述,此姝名叫花莉 那健美女郎裝胸作勢,讓攝影記者爲 輯無上裝艷照

絲。 文中又稱·這是每年 「康城電影節」

「康城電影節」之所以聞名於世,主

讓記者們爲她們大事宣傳一下。 此。於是有志於電影事業的女郎,紛紛趕 要是因爲每年舉行時,各地製片家雲集於 到這裏來亮相。較大胆的,便剝衣脫裳, 康城距離尼斯不遠,大概只須一小時

左右的車程! 呂偉良說道•「花莉絲可能只是個藝

名。」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條很好的綫索

那兒去?」 」林愛莉說完又問·「剛才阿生說要到 原來剛才阿生跟呂偉良說話時,林愛

莉正留心閱讀雜誌中關於「肉彈新星花莉 絲」那段文字。聽不清楚二人說了一些什 麼。呂偉良便告訴她道•• 「阿生要到荷蘭

「那麼 ,我們就到康城去吧!」 林愛

莉說 「到康城去幹什麼?」呂偉良原本另

有他的打算。

一下這家雜誌社。」 林愛莉指指雜誌的內頁:「先去訪問

「你以爲負責替花莉絲拍照的人會知

「有此可能。」

張尼龍躺椅。 林愛莉把那本雜誌摺了起來,離開那 」呂偉良沉思着。

用處,但我們最好先找湯信 呂偉良說:「你所提議的,也許有些 °

「找他幹嗎?」

們更多的方便。」 「他是國際特警,行動上可能帶給我

以尊長的壓力加在他頭上。」 「他長大了,他有他的主意;我不會 「爲什麼不把阿生帶去?」

佈好了。」 林愛莉聳聳肩·「好吧!一切聽你擺

一次的合作之後,他對三俠更具信心! 湯信非常敬重呂偉良,尤其是經過這 於是呂偉良步入房間內,致電湯信

且 店會見呂林二人。 很快就要起程,所以答允回頭就會到酒 呂偉良所以不阻止阿生,主要當然是 湯信也知道總部要阿生到荷蘭去,而

性分道揚鑣。 因爲這是巴黎總部派出的任務。 ,也不一定有把握找出頭緒來,所以才索 另一方面,呂偉良覺得這次到康城去

匆忙的情形底下,許多例行手續難以完成阿生先到警局去見彭美拉,因爲如此 當湯信趕到酒店時,阿生早已離去

但在警方的協助下,自可例外!

湯信 湯信之後,把電影雜誌上的發現,告訴了 回頭再說呂林夫婦二人,他們會見了

心此行沒有結果。 但湯信知道了林愛莉的企圖後,却担

者們?」 出風頭,她們的幕後背景,又豈會告知記 他說:「一些女星的目的,只不過出

,我們只有各做各的。」 林愛莉道••「旣然你不同意我的見解

肯放人,否則,我們監視此二人,必會有 在達奇和伊凡的身上,可惜,胖子局長不 湯信道•「我反而覺得,焦點應該放

能更大!」林愛莉說。 「但是,我覺得找到花莉絲,收穫可

的玩偶,你找到她又有何用?這時候他們 也許已經分手,各行各路。」 湯信笑道:「如果她只不過是克魯格

們也惟有各行各路,且看誰有收穫。」 「既然如此,」林愛莉笑笑說••「我

有時很頑固,想到一定要做的事,有時連 呂偉良也無法阻止。 呂偉良也知道他妻子的個性,林愛莉

最後呂林二人只好暫時與湯信告別

都可 以順手取得一些招徠小册子。 在尼斯市各大酒店的櫃枱之上,遊客

,吸引遊客參加臨時組成的觀光團。例如 「遊蒙地卡羅」 這一類小册子目的是宣傳隣近的名勝

其中尤以「遊康城」的最多,每一間 「遊康城」等等。

旅店都可以隨處見到五彩繽紛的傳單,小 册

常是一早由尼斯出發,晚上回程,費用不參加這一類「觀光團」所費無幾,通 過數十港元代價而已

跑到出租汽車的公司去。 酒店或者旅遊社主辦的觀光團;而是首先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並不參加這一類由

便,但却可以連同司機一齊租用 法國的租車公司雖然不及美國那麼方

英語的司機一齊租下 這一次呂林夫婦二人就連同一名會講

司機和嚮導。 這位法國中年人無疑是身兼兩職

無可觀之處。

看在小賬份上,他們的服務態度幾乎

可以保證「一定良好」! 呂林二人的目的不是觀光,只爲了找 因此,當汽車開入康城時,司機亦只 -找那本雜誌的一位記者

好按址先找到雜誌社之所在。 汽車只行駛了一小時左右, 有如在九

龍天星碼頭到元朗去,時間與路程都是差 不多的,可以稱得上十分的方便吧! ,呂林夫婦二人却心裏納罕 林愛莉用他們的方言對她丈夫道・「 但是,當司機把車子開入街道去之後

麗風光」完全不符。 既狹窄,眼前所見亦與雜誌中所見的「美 我們可不是被人拐帶吧? 呂偉良也心裏生疑,因為車外的街道

他們只好一邊提高警覺, 一邊由呂偉

良問·「這就是康城麼? ,先生。」司機嘴裏答,眼睛

却一直望向車外

告知了司機。現在司機就要找到那地址 因爲林愛莉早巳將雜誌社印上的地址

遠 而是事實上, 不大對勁,那並非由於他們習慣了多疑,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總覺得事情有些 眼前所見,比想像中差得太

得多采多姿! 無論電影或者雜誌,例必把康城描寫

景區,必有其吸引人的地方。 而事實上,一個可供開影展之用的風 但是,這横街窄巷似的街道,根本亦

知在何處。 光」,「詩意的海灘」.....等等,更加不 至於銀幕與圖片上所見過的「美麗風

免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在這種情形底下,就是任何人也都難

然則,司機又是那一方面的人? 會不會是司機別有用心?

計在正常的情况下,不會出亂子。 榻的那間酒店的「服務部」介紹的,照 至於這家租車公司,都是由呂林二人

得絕不平凡! 看似平凡的事,往往在他們的身上立刻變 他們這種愛管閒事的人,在普通人心目中 但世間事有時很難說,尤其是像三俠

主動出擊」,會不會都給歹徒事先偵知了 ,於是,佈下天羅地網,引他們入陷阱之 最近在尼斯發生的事,以及林愛莉

夫婦二人正在胡思亂想之際,車子終

於完全停了下來。

指指那邊。 「這就是了,先生!」司機回過頭來

車外的路旁,果然有個招牌。 呂林二人從幻想中回到了現實,發覺

招牌是那間雜誌社的。

然後才來找他們。 停車位,他必須先找地方停好了這車子 司機示意二人先下車,因爲這裏沒有

呂林二人只好先下車去

門後面。 雜誌社辦事處就在行人道上一度玻璃 林愛莉打開手上的一本雜誌,核對過

地址無誤,這才入內。 有個女人過來招呼他們。 「兩位想訂

人。」 **閱雜誌麼?請到這邊來。**」 林愛莉立刻更正道•「不 我們想找

夫婦二人・「找誰?」 「找人?」對方有些意外地 ,打量着

雜誌,指指圖片一角的名字 「就是這位記者先生。」 林愛莉打開

有什麼事嗎?」 「噢!你說夏里斯?」那女人說,

道。 那女人又緊張起來•• 「很重要的事!」林愛莉很認真地說 「你們是夏里斯

什麼貴親?」 林愛莉道•• 「不!不是親友,我們只

是他的讀者。」 只有帶他們到二樓去。 「請跟我來。」那女人想了想

「這位是採訪主任,夏里斯是他的人

C22

你跟他談好了。」那女人指指一個大鬍

辦公室後面,吸着烟斗 那大鬍子就坐在一間辦公室內,一張

他擺擺手,示意着說:「兩位隨便請

林愛莉問 「我們想認識夏里斯先生。他在嗎?

件

在打量着二人,心中忖測着二人的真正企 「他剛出去了,有什麼事?」 「我可以等他。」林愛莉又問・「他 大鬍子

留下等他。」大鬍子道 什麼時候回來?」 除非你說出爲什麼,否則你不可以

他的拍照天才!」 呂偉良插嘴道••「我女朋友十分欣賞

的,又打量了林愛莉一遍。 林愛莉給他看得有些難爲情,但呂偉 噢!原來如此! 大鬍子自頂至踵

良却在心裏發笑。 呂偉良很少在這種場合跟他妻子開這

一時之間找不到更好的藉口,也看得出 林愛莉心裏也在賣她丈夫太輕佻。 其實呂偉良亦非單單是爲了開玩笑

可不是嗎?旣與夏里斯非親又非故

他的妻子在發窘

報章雜誌都是公衆傳播刊物,最容易 如果他們不能說出一個很合理的藉口

也難怪人家不合作,因此呂偉良情急之

型 下,也只好暗示林愛莉要找夏里斯爲她造

他才會說這是女朋友。 他妻子,人家又可能作另一種想法,所以 但是,假如呂偉良對大鬍子直言這是

,請你跟我來。不過,你要答允我一個條大鬍子終於說道:•「好吧!中國小姐

鬍子步出他的辦公室,一邊問道 麼條件?」林愛莉一邊跟隨着大

子又說 「好的!」林愛莉輕輕一笑,「如果 「拍好的照片,讓我們利出!」 ,「當然,我們會付酬金給你。

拍好了照片,你們有權利登。」 呂偉良也忍不住笑了。

作沉默的抗議。 林愛莉輕輕捏了她丈夫的手臂一下

大鬍子走在前頭,根本未注意到二人

的表情與動作 他一直帶着二人走到街上。

住問道。 最後站在行人道上等街車。 「夏里斯先生在何處?」林愛莉忍不

些美女造型 「海灘。」大鬍子道,「他在海灘爲

揮,截停了 一輛汽車由那邊駛來,大鬍子把手一

的那一輛,並非「白牌車」 呂林二人定神一看,竟然是他們租用

在路旁,大鬍子却以爲這是「白牌車」 在附近兜圈,想不到看見呂林二人正站 原來康城也有不少的白牌車,供一些 原來司機四下裏找不到停車位 ,正駕

這是呂林二人由尼斯租來的汽車,吩咐司

汽車駛出了海傍之後,頓覺開朗。 如今呂林二人的觀感完全不同了。

片中所見的景象。

松垂柳,將馬路一分爲二的翠綠草坪之上 三列汽車併排前進的大道中央,植滿了青 ,種植了七彩繽紛的奇花異草!

邊則是風光明娟的海灘。

司機在大鬍子的指示下,開到了一處

段由對面的酒店管理。因爲競爭的緣故 栽地建成樓台的,林林總總,令人目不暇 所以每段設計不同,種滿花草的,別出心

令人心情舒暢!

間酒店對面的海灘。

現在各人坐了上去,大鬍子仍不知道

那條大道美麗得有如畫圖,每邊可供 原來眼前的海傍大道,才是電影和圖

馬路兩旁又是二列花卉矮叢,然後才

仙境一般,心情傾覺開朗! 呂林夫婦二人置身其間,彷彿進入了

灘頭一望無際,分成一段一段的,每

每家酒店門前幾乎都有一個露天茶座,供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年青法國人,胸

「準明星」充排場。

大道一旁是併排着的花園洋房,另一

撇開享受不說,單在視覺方面, 已經

遊客在彩色洋傘下觀看海景。 馬路的另一邊,是競爭劇烈的酒店

呂林夫婦二人在大鬍子帶領下 ,來到

> 他四周嘻嘻哈哈的,令人羨煞! 前和肩上都掛滿了相機,鏡頭和測光錶等 ,一羣只穿上了比基尼式泳衣的美女,在

都找他造型,包括先後成名的碧姬芭鐸, 以及顏芝狄堅遜等等。你們來得不大合時 ,今天他太忙了,怎麼辦?」 ・」大鬍子笑語呂林二人,「許多大明星 林愛莉故意嘆口氣,說道。「只好等 「他就是夏里斯-令人羡慕的小子

下去。」 呂偉良對大鬍子道•「可否先介紹我

們認識他呢?」 「可以的。」大鬍子於是走過去。

他 , 樂得大鬍子呵呵大笑! 呂偉良沒有想錯,他老早想到大鬍子 一些少女包圍着大鬍子,竟然當衆吻

既是採訪主任,他一定得到夏里斯的尊重 於他是夏里斯的上司。 ,由他從中介紹,總好過其他方式。 現在那些美女向大鬍子獻吻,也是基

夏里斯見到了上司來了 ,果然暫停攝

林夫婦二人。 於是大鬍子趁此機會,介紹他認識呂

跟他說了一些什麼,他竟然答允了 結識閣下,如不見棄,可否同進晚餐?」 「有空賞面麼?我們由尼斯來,專程爲了 夏里斯有些猶疑,但大鬍子附耳不知 呂偉良趁住握手之際,對夏里斯道:

很爽快地問。 「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夏里斯

!」呂偉良說。 「一切由你决定,我們對康城太陌生

終於說道。「就請兩位到那兒露天茶座等 夏里斯看看腕表,四下裏張望一番

我,大約半小時左右我就可以完事。 爲她們拍照去了 他又旋風似的

,攢入美女羣中

大鬍子撚鬚微笑,道. 「我眞後悔結

我先陪你喝杯咖啡。」 他又拍拍呂偉良肩膊。「來吧!朋友

何止喝咖啡,呂偉良担心他賴到一齊

本來呂偉良並非吝嗇的人,多一個與

不到答案。 少一個花費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但問題他是夏里斯的上司,呂偉良担

> 立刻獲得侍者的熱烈招呼-三人横過馬路,到了那間酒店的茶座

夫婦受到另眼相看 是個「頗具權威」的人物,也因此呂偉良 看情形大鬍子不但是這兒的熟客,還

道 「兩位來自尼斯?」 大鬍子好奇地問

麼?

呂偉良又說道。

「你覺得

香港好玩

「家宅」

林愛莉當然比呂偉良更加担心大鬍子

露出馬脚。 「是的。」 呂偉良在心裏盤算,以防

「住在尼斯?」

「還在那兒住過。你呢?」 「去過香港麼?」 「是的。」 「中國人?」 !只是遊客。

一年前到過一次,我有個朋友在香

在那麼猖狂! 星加坡,刼匪雖則未致絕跡,也不致像現 他們對歹徒太過容忍。如果學台灣和呂偉良搖頭嘆息道:「那是英國人的 「聽說台灣對刦匪絕不容情 ·」大鬍

子睜大雙眼道, 「他們動輒槍斃!

冲晒。

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一切有法理根據。」呂偉良解且罪有應得才判死刑;輕者亦判入獄或者 「不!必須經過審訊 ,認明有罪,而

審判,認明無誤,才把他們置死 暴力刦匪,都是三年前落網的,經過反覆 林愛莉又補充說。「最近槍决的三名

呂偉良和林愛莉坐在汽車內,要跟踪夏里斯。

太殘忍了吧!」大鬍子道 呂偉良說。「如果像年前你在香港週 「本來亂世用重刑,這是好事!但是

刦時一樣,萬一你反抗,後果如何?」 ,他們可能殺我!」 大鬍

「閣下罪有應得麼?」

呂偉良半開玩

港一家英文報紙做編輯。

L...

「噢,原來如此!」呂偉良恨不得他

又何必憐憫他們?」 **呂偉良又說,「但歹徒不跟你講理** 「對了,閣下只是遊客,何罪之有? 「不!我有何罪?」大鬍子道 你你

「嗯……」大鬍子無言以對

測光表等物放下,伸着懶腰,深深地呻了 他滿頭大汗的,逐一把相機,鏡頭 不久,夏里斯來了。

啤酒,他呷了一口。 侍者替他取來飲品,那是一杯冰凍的

呂林夫婦二人正考慮着應該如何開口

,大鬍子問道:「夏里斯,你拍了多少美

割下這把大鬍子

說完又他格格大笑。

元的美金旅行支票,數百元港幣, 人刦去一個金手表和一個相機,還有千多

就是未

一口氣!

「我在九龍繁榮的遊客區,給二個年青

「不錯,就是治安太壞!」

大鬍子道

好的一卷菲林先讓你拿回去交給黑房技師 豐富,如果你急於一飽眼福,我可以把拍 女的照片。」 夏里斯會心一笑,道:「收穫非常之

,讓我先走一步 大鬍子看看腕表,乘機說道··「好吧 ,反正,我也出來得太久

呂林二人正是求之不得,輕輕舒了一

大鬍子終於走了

白對方的用心何在,但他們却佯作不知。 眼色,以呂林二人的機靈與反應,自然明 他臨走之前,還跟夏里斯交換了一個

腔問林愛莉·「小姐 等到大鬍子離去了之後,夏里斯才開 ,過去有過演戲經驗

林愛莉道。「閻下一定以爲我是個發 這一回却輪到呂林二人會心一笑了



着明星夢的女人!!」

林愛莉 林愛莉笑道:「我這把年紀不但太老 「難道不是麽?」夏里斯意外地瞪住

而且也沒有演技!

果你有興趣,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 「不!一點不老,你有成熟樣子的美 夏里斯打量着林愛莉道。「如

夫在枱下輕輕蹴了一脚。 呂偉良立刻又插咀道•「夏里斯先生 林愛莉正待直率地回答他,却給她丈

並非爲了拍照而來此找我。」

反問道。「請問二位是什麼人?看來二位

「對不起,我也不大清楚!」

夏里斯

位小姐的外型和條件,應該有機會的。 ,你真的有辦法介紹她進入電影圈?」 「是的,我認識不少影業鉅子,以這

絲小姐而來,希望你能帮了我們!」

夏里斯道:「你們想我怎麼樣帮忙你

不怕告訴你,我們只是專誠爲了了解花莉

呂偉良望望他妻子,說道。「是的

得一位花莉絲小姐吧?」 的?! 夏里斯又問道:「你們怎麼會懂得來找我 林愛莉未答反問•「相信你一定還記

珍妮·花莉絲,我爲她造過像。」夏里 「噢!原來是珍妮介紹你們來找我的

偉良說。

如她與那一些男友來往,以及其他。」呂居處之外,還想知道她的一切私生活,例

「很簡單,

我們除了想知道花莉絲的

次却是充滿了失望! 但是,林愛莉仍然問道••「你應該和 呂林夫婦二人又交換着眼色一 這一

知道花莉絲的一切?

「除非你真的一點也不知道

否則你

夏里斯道••「然則你們爲什麼一定要

府也請華人做警探?」

呂偉良開玩笑地反問··「原來法國政

問道:「你們可是警探?

夏里斯又以另一種目光注視住二人

她,請代我問候!」

斯忽然又問:「她近來好嗎?如果再見到

我不知道她的住址。」 她有連絡的,請問她家居何處?」 「嗯……」夏里斯支吾片刻,道••「

邊却在瞪住呂林二人。 「沒有。」夏里斯又呷了一口啤酒 「你們沒有連絡?」林愛莉又問。

知

個朋友,時間差不多了。請問是否須要 他忽然又看看腕表,道:「我約好了

了你不少寶貴的時間

「那就算我找錯了門路。

對不起

阻阻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也許對方已知道「偽」 爲這位中國小姐造像?」

핾 非常機警,旣不會把他控制的車子開得太出租汽車司機可能是看錢份上,顯得 ,也不會開得太後。

,可機才問呂偉良••「現在我們應該怎樣 直到夏里斯停車於一幢海濱別墅門前

的渡假地方。」司機說。

「那邊是一帶海濱別墅,是富貴人家

看來我們必須與湯信取得連絡。」

林愛莉沉吟道:「也許你的想法對了

呂偉良回憶起夏里斯在酒店門前的露

處?

呂偉良向司機間道•「這條路通往何

邊問司機,一邊留心那邊的動靜。 「你可知道那兒有電話?」呂偉良一

司機表示附近有電話亭,於是,呂偉 這時候,夏里斯已離開他的汽車,進

崇崇的去打那個神秘電話,覺得這個人一 天茶座中,言詞閃縮,再想到他剛才鬼鬼

良吩咐林愛莉與司機去撥電話,他獨自下

事甚爲接近,必須趕緊通知湯信。 生命有危險,但呂偉良覺得他們忖測的 正因爲他們身份特殊,隨時會惹來麻 林愛莉担心呂偉良在這兒人生路不熟

國警方一定時常有連繫。 煩,但湯信是國際特警組織人員,他與法 林愛莉終於在司機的引領下 ,去找電

話

人

「泛泛之交」,這點絕對相信。

由此可見,夏里斯說他與花莉絲只是

影的圖文之中,通常執筆爲文的,另有其 **發現,但是,她記得其他由夏里斯負責攝** 極盡吹捧之能事。

同時在夏里斯親自執筆的文章中,也

林愛莉最愛看電影雜誌,所以才有此

如此艷麗動人,難怪這許多女人喜歡找他 —把一個並非十分美麗的花莉絲,拍攝得 ,夏里斯固然顯出了他本人的攝影技巧一

在那本刊登花莉絲半裸照片的雜誌上

呂偉良徒步走向那幢沿住海濱建築的

這兒一帶全是一至二層高的建築物,

是石柱支撑,另有石階直落海灘。 海這一邊,均離海灘數呎以上,下面則全 但每一幢必隔相當距離。 由於預防潮水的關係,每一幢別墅面

露台,七彩太陽傘豎立其中。此情此景, 一切暑氣都會消失! 每一幢別墅面海這一邊,都有一個大

之際,却發覺露台之上出現了一些人,其呂偉良正待繞到屋旁,觀看屋中情景

召來侍者。 「不要緊!」夏里斯隨即把手一揚

記入他的掛賬單之內。 呂偉良爭先付賬,雖然夏里斯叫侍者

夏里斯是這兒的熟客,可以記賬的

业要的麻煩。 参票」涉及花莉絲,許多人都担心自己惹

林愛莉問·「珍妮·花莉絲可是她的

手間去,請呂林二人先行一步。他們就此 他通常是每月結賬一次。 呂林夫婦二人離座,夏里斯說要到洗

氣地先去找汽車 林愛莉越想越氣,呂偉良叫她平心靜 毫無疑問,這次呂林二人一無所獲 -他們由尼斯租來的

呂偉良說要去打個電話跟尼斯方面的

子撥電話的所在。 良則回頭走向酒店一角一 於是林愛莉先離開那露天茶座,呂偉 **一**那是可以入角

斯 然發覺正開始撥動電話號碼的人正是夏里 原是不足爲奇的事,但奇就奇在呂偉良竟 透過玻璃門內望,那兒已經有人佔用 這是公共場所,電話最多人應用,這

是來此打電話。

他撥過的每一個號碼 呂偉良透過那度玻璃門,清楚地看見

說了一些什麼。 但是玻璃門掩上,呂偉良却聽不到他

迅速閃過一旁,避免讓夏里斯見到他。 呂偉良心裏既然對夏里斯生疑,於是

有司機的租賃汽車。

但是,當呂偉良走到電話間門前之際

夏里斯佯稱要去洗手間,想不到原來

他打電話給誰?

稍後時間亦必有警探找到閣下這裏來。」

,總好過告訴別人,因爲我知道

我也無話可說,因為我根本對她一無所

正正的走進洗手間去了。 夏里斯由電話間出來,這一次是眞眞

呂偉良沒有再撥電話,匆匆離開酒店

去找林愛莉。

停車於馬路一旁,等候着呂偉良。 **賃的汽車,他們正在酒店門前的石階下** 這時候,林愛莉已找到那位司機和租

開前一些,他快要由酒店出來了。」 「我們須要跟踪一個人,請將汽車先行 司機雖然不大明白,却也聽命。 呂偉良登上汽車之後,立刻對司機說

林愛莉問:「是湯信的主意麼?」 「不!只是我的主意。」呂偉良把剛

爲我是企圖來康城出風頭的女人。」 面連絡,因爲看大鬍子的表情,他大概以 才的情形告知了他妻子。 林愛莉道。「也許他只是與雜誌社方

記下的不符。 第一頁,裏面刊登了雜誌社的電話與地址 ,發覺那兒登出的電話號碼與剛才呂偉良 呂偉良取過她手上的一本雜誌,揭開

關的人取得連絡,但是呂偉良思前想後, 撥的電話號碼,並非撥回他辦事的地方。 當然,夏里斯有可能與其他業務上有 也就是說:剛才呂偉良看見夏里斯所

出來,然後步向停車場。 越來越覺得此人可疑! 不久,呂偉良果然看見夏里斯由酒店

呂偉良告訴司機••「我就是要跟踪這

司機會意。

個人。 」

,便一直被呂偉良的監視 等到夏里斯把車子開出了停車塲之後

眼鏡,穿泳褲。 中一個是夏里斯,另外有一男一女。 男的赤裸上身,披着大毛巾 ,戴太陽

衣,身裁十分健美。 女的也戴上了太陽眼鏡,穿比基尼泳

極了,夏里斯。

一個女子的聲音插咀道••

「你做得好

女郎外型極似就是花莉絲。 疑那男子就是德國人克魯格。但那個健美 呂偉良從頭髮的顏色中,沒有理由懷

的,那是在尼斯賭塲之內。 人尚有若干距離,但呂偉良是見過她本人 克魯格的頭髮是金色的,但眼前這人 雖然刊登在雜誌上的照片與花莉絲本

却是滿頭棕髮。 至於他的正面,呂偉良也由於角度關

係 ,根本看不到。 呂偉良立刻閃到露台底下的石柱去

那是最易藏身的地方。 儘管如此,呂偉良仍然担心,他担心

的不是本身的安全,而是担心對方講法語 露台的時候,却有些意外,因爲對方竟然 ,他可能一句也聽不出頭緒來。 但是,當他攀上石柱上端,極力靠近

全部用英語互相交談。 「……你可知道他們的身份?夏里斯

面目示人。

克魯格如此不妙,他更加沒有理由以本來 外,還可以染髮,尤其是以目前的情勢對

直言 ?」這分明是披毛巾的男子說的。 夏里斯道•「我不清楚,他們也不肯 ,但肯定不是警探。」

男的還是個跛足的人。」 「因爲那一男一女是中國人,而且 「你怎會這麼肯定?」

奇怪了 「嗯!他們怎麼會找到你的身上來? 「我想,可能是由於我們的雜誌刊登

> 要找我眞是易如反掌!」 花莉絲小姐的照片,雜誌上有我的名字,

不敢說,立刻打電話給你們。」 「是的,我一發覺情形不對,什麼也 夏里斯邀

功地說。 「夏里斯,你的確機警,而且非常够

喝一 朋友。」男子似乎在倒酒,「來!我們先 杯。」 「慢着!」夏里斯忽然又問・「克魯

格先生,到底出了什麽亂子?」

回頭我再告訴你吧!」 「嗯 -」那男子猶疑一下,道••

,那麼,另一個自然也是花莉絲,呂偉良 想不到現在露台上的人果然是克魯格 呂偉良呆了一陣!

因爲現今科學昌明,除了可以戴上假髮之 並未看走了眼。 呂偉良對此根本沒有感到任何驚奇 爲什麼克魯格的頭髮已不是金色?

他們可能是同黨麼? 但是,夏里斯怎麼知道他們在這裏?

此問克魯格,克魯格又不肯詳細告訴他發 什麼事,看來又不似是同黨。 不過,聽剛才夏里斯的口吻,既然如

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又聽

克魯格以詫異的語氣問•• 談話聲是由碰杯聲傳出之後不久開始 「夏里斯,你

C26

把車子的速度緩慢下來。 夏里斯似乎還未發覺被人跟踪

「富貴人家的渡假聖地」!夏里斯亦開始 現在車子巳開入出租汽車司機所講的

爲她揭開了心中的疑團罷了。

點,只是想不到後來她丈夫竟在無意間

林愛莉離去時心有不甘,也是基於這

從旁證實夏里斯一直對呂偉良他們說謊。

,以至夏里斯親自執筆隆重介紹,均可

從花莉絲的無上裝裸照以彩色插頁刊

「是花莉絲較早時告訴我的。」 夏里

C27

是我們的朋友,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花莉絲看得出克魯格不大高興,她說 「這件事還未發生之前,夏里斯旣然 「是的,我只担心你還將這裏的電話

號碼和地址告訴了別人。」克魯格道。 「你放心吧,我只告訴過夏里斯。」

而且對朋友一向忠心耿耿!可惜你們似乎 直未當我夏里斯是朋友。」 夏里斯道••「我是個守口如瓶的人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未清楚,但肯定不會是一件好事。」 忽然又反問道。 「然則,你以爲是什麼事?」克魯格

夏里斯道••「你們的事我雖然至今還

」夏里斯有點不高興地說。 「如果我已經知道,根本不必多此一

「好吧!」克魯格道•「請跟我到專 我會慢慢告訴你。」

乎也開始懷疑對方的態度。 「爲什麼在這裏不可以?」夏里斯似

格開始由露台往屋內走。 呂偉良也覺得有些奇怪,左隣右里與 「很簡單,我担心隔牆有耳!」克魯

有可能只是一個藉口而已!如果他如此小 台上眼前也沒有人。所以「隔牆有耳」極 此最少相隔二三丈,而且,那些隣居的露 ,就連剛才那一番話也不該說

呂偉良越想越覺不妙,立刻翻過露台

的欄干,竄向屋旁。 透過玻璃館內望,呂偉良看見不尋常

克魯格手握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手槍

對住了夏里斯的胸膛。

夏里斯舉高了雙手,站在屋內一角

應用 徑」手槍,東南亞許多國家的警方,都喜 早兩年經已面世,首先在歐洲大陸,廣泛 改良而成的。前者一九三一年面世,後者 歡採用這種手槍,它是由「華達PP型」 這是一支「華達FFK型,點二二長型口 呂偉良對軍火有點認識,他一望而知

的英國製手槍。是「史密夫與韋遜」廠出 探之外,軍裝警員所用者則是點三八口徑 長五吋,可一次過連發六响子彈。 品,簡稱「S&W」。重一磅八安士,管 香港亦屬東南亞地區,但除了部份密

,但點二二口徑比較易於收藏。 兩者比較,自然是點三八口徑的厲害

置諸於死地! 格只須扳一下機掣,就隨時可以將夏里斯 但無論如何,以眼前這種距離,克魯

們。 簾子,隣居看不見屋內的情形。縱然如此 ,萬一克魯格開槍,槍聲極有可能驚動他 別墅兩旁雖然有窓門,但此時都下了

到 ?.像克魯格如此聰明的人,他應該早巳想 萬一槍聲驚動了隣居,後果將會如何

你們。」 你何必這樣?我只是一片好意,前來通知 呂偉良這時又聽到夏里斯求情說:

> 片好意,但可惜你知得太多!」 克魯格嘿嘿地說••「我也相信你是一

夏里斯道·「如果你殺我,對你們也

道我們躲在這裏。」克魯格又對花莉絲道 「你去把所有的窗和門都緊閉。」

動他們,他們亦勢必報警查究。」 「我會把擴音器放大,播出流行而熱

會查到這兒來的。」夏里斯說。

我會好好處置的,你放心吧!」 斯,那輛汽車的確是十分重要的綫索,但

之聲正朝這門後走過來。 台的門。他可以清楚聽到一陣女人的步履 呂偉良在心底盤算過了,以目前這形

關緊了。呂偉良倚在門旁

-通往面海露

他死在不明不白之中。 心念一動,呂偉良便以救人要緊,義

起來! 有人突如其來,登時嚇得花容失色,驚叫 上,還未上栓之前一刹那間,想不到外面 那扇門往後推動,此時花莉絲剛剛將門掩 木容辭,鐵杖出手,看準了時機,用力將

魯格爲之方寸大亂。 杖,一時「嘩啦啦」連聲响,足以令到克 出之際,回手朝住玻璃窓門狠狠地擊了

「但是,最低限度再也沒有別的人知

夏里斯道••「即使如此,槍聲仍會驚

情的音樂爲你送行!」克魯格道。 「但是,我的車子停在外面,警探總

這時候,花莉絲已把大部份的窻門都 克魯格笑道•「謝謝你提醒我,夏里

勢,如果他再不設法救夏里斯,就只有讓

呂偉良早將算好忖準,趁住嬌呼聲傳

方寸大亂,不知所措 事實上任何人在這種情况下亦會爲之

如驚弓之鳥的克魯格,根本就想不到。 彿有人破窗而入,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有 這邊花莉絲突然驚叫起來 ,那邊却彷

未必有一支鐵拐杖在身邊。 人的心理,也只有他才做得到。因爲別人 呂偉良所以要如此,也是看準了當事

外的玻璃窻門 只有鐵拐杖才可以迅速擊破了三呎以

住窓口開了一槍。 內的克魯格但聞其聲,不見其人,慌忙朝 **懲門剛剛才被花莉絲落了簾,所以屋**

這邊。 伸出鐵拐杖擊破了窻門 這是呂偉良想像中的事,所以他只是 ,人仍然留在門前

槍聲响過了,呂偉良才冒險衝了入屋

,但被呂偉良一手抓住 他沒有計算錯,花莉絲剛想轉身就走

的地方幾乎絕無僅有。 她身上實在穿得太少,三點式的比基

以她的半裸身軀作爲擋箭牌。 但呂偉良這時已抓住花莉絲的一把秀髮 克魯格槍咀回擺,正待向來人發射

間,夏里斯也被嚇得呆住了 前後還不足十秒鐘光景。在這電光火石之 由呂偉良開始採取行動到現在爲止

否則可能錯殺花莉絲 現在連克魯格也獃住了,他不敢開槍 他不敢動,以免死得不明不白

呂偉良狠狠地揪住花莉絲的一把秀髮

老子會先殺死你 ,吆喝着說。 「叫他快些放下手槍,否則

良的語氣中却可以領悟到他充滿了敵意! ,因爲呂偉良是躱在他背後的,但從呂偉 花莉絲連呂偉良是怎個樣兒也不知道 「這是你最後機會,快些快些?」呂

偉良充份運用了心理戰術。 因爲如果讓對方看淸楚了形勢。旣知

匹馬的話,後果就難以想像了一 道他手上不但沒有槍,而且只不過是單人

尖聲呼叫,叫克魯格放下手槍。 面也真的担心克魯格在慌亂中開槍,於是 花莉絲一方面受到皮肉之苦,另一方

却匆匆後退。 他退進了一間房間之內,然後迅速將

克魯格沒有開槍,但也沒有放下手槍

將花莉絲順勢朝住夏里斯站立的位置用力 推,同時對夏里斯以命令的語調說道:• 呂偉良還未淸楚克魯格的用心,一手

樣被推倒向夏里斯的懷抱中。 住呂偉良那一股餘勁,花莉絲有如人球 「夏里斯,看管這個女人。」 夏里斯第一次從噩夢中驚醒過來,憑

夏里斯差點與花莉絲雙雙倒下 呂偉良竄向房間門口,傾耳細聽,房

內一片雜聲,大概克魯格正在收拾細軟,

力敲房門,撞擊的「隆隆」有聲。 呂偉良存心要拖住他,於是以鐵拐杖 克魯格果然在房內又急又驚,隨即向

住房門連開了兩槍。 幸好呂偉良早巳料到對方必有此一着

上 而子彈只可以穿過門板,射向走廊的牆 所以,一直只躱在門旁的水泥牆壁之後

氣力有限,還是無法掙脫夏里斯的掌握! 制在手中。她雖然極力掙扎,但到底女人 呂偉良回頭看看,夏里斯已將花莉絲 呂偉良一直在盤算着克魯格的下一步 兩彈落空,房間內沉靜下來。

悄由窻口逃之夭夭! 假如他由房內衝出,呂偉良一定給他

行動,他可能由房內突然撲出,也可能悄

會,呂偉良就可能首先在他面前中槍倒下 爲對方手中有槍,只要稍爲給他喘息的機 迎頭一杖,務求以第一時間將他擊倒,因

不但呂偉良遭殃,還有夏里斯亦勢必

基此理由,呂偉良必須全心全力注意

對方再佔到優勢的話,後果難以想像。 房間中的一動一靜,不能稍爲疏忽。 另一方面,呂偉良也明白到,萬一讓

因此,他猛打着手勢,示意夏里斯致

花莉絲亦有改變局勢的能力、最低限度也 如何是好?如果他放開花莉絲去撥電話 有可能逃走。 良的意思,只是他這時正控制住花莉絲 夏里斯反應算快,他終於明白了呂偉

因爲在此之前,他確實希望從花莉絲和克 魯格身上得到一些金錢上的好處 然希望自己能將功贖罪,以報答呂偉良; 但是,夏里斯這時旣然大澈大悟,自

結果他不但未得到任何好處

連性命也丢掉了!

法;這辦法可以防止花莉絲逃脫…… 夏里斯靈機一觸,終於想出了一個辦

爲花莉絲而傷腦筋! 連伏在門旁的呂偉良也感到奇怪 夏里斯果然可以去撥電話,而無須再

可以,但是一定要一些簡單的工具,例如

呂偉良是個開鎖專家,他無須車匙也

一枝髮夾,或是一條鐵綫之類。

可惜呂偉良眼前就連這些簡單的工具

弄開;要把車門弄開,自然需要車匙。

,他要弄壞汽車的機件,必須先將車門

三點式泳衣却被夏里斯把握在手中。 的蜷縮着,躱在沙發椅背後。而她身上的 什麼不見了花莉絲? 呂偉良回頭一看,發覺花莉絲赤條條

的地方,一時間固然找不到繩索,而且也 失爲毫無辦法之中的辦法。因爲這是人家 夏里斯的辦法雖則接近下流,但亦不

速回到了花莉絲的身邊去。 呂偉良已經不止一次地,冒險朝房間 現在夏里斯終於通知了警方,他又迅

裏望入去:•他是透過那些彈孔內望的

知道他意欲何爲。 由於呂偉良一聲不發,連夏里斯也不 突然間,呂偉良由正門飛奔而出

他所見,肯定克魯格不久即將逃離此地; 於呂偉良那一份勇敢,已深爲敬佩! 能巳由窻口爬出逃去。但無論如何,他對 呂偉良所以急急衝出門外,是由於憑 夏里斯以爲自困於房間裏的克魯格可

剛才他自困於房間之內,除了更衣之外,

要的自然是交通工具。 如果當一會兒克魯格須要逃走,最須

兩輛汽車,一輛是克魯格的,另一輛是夏

因此,呂偉良忽然想起門外停放着的

是夏里斯的汽車。 呂偉良曾跟踪過夏里斯,自然知道這

是夏里斯的車子。

還好有一輛汽車的車門尚未鎖好,這

也沒有在身邊。

電池的綫路截斷。 呂偉良先將車頭蓋打開,再將接駁乾

看着克魯格逃脫之外,還能被他射殺! 無法將車門弄開,就只有另外再想辦法。 一個完善的辦法來。否則,他除了眼光光 在這有限的時間內,他必須快些想出 克魯格的車子鎖得很好。呂偉良既然 然後他再去設法弄壞克魯格那一輛。

出之前,完成一切。 車門弄不開,車頭自然也弄不開

因此,他必須趁住克魯格未由屋內衝

用這車子逃走? ,就可以將鎖匙孔填塞;只要對方無法把 呂偉良心生一計,只要利用樹木枯枝 無法弄壞機件,試問如何阻止對方利

枯枝或者雪條棒之類。 鎖匙插入 但是,現場之上却找不到細小的樹木 ,同樣發生阻延作用。

法來,他匆匆走下沙灘,用手帕包來一 t,也匆匆走下沙灘,用手帕包來一大情急之下,呂偉良又想出了另一個方

盡傾入內 他將那車子的油門旋開,然後將沙粒

持槍衝出 就在這時候,大門開處,果然有個人

C29

腰急竄,避過了對方的視綫。 呂偉良沒有猜錯,克魯格果然挽住一 呂偉良看得清楚,立刻躲在車後,彎

個手提箱,朝住停車的地方飛奔而來。 唯一令呂偉良猜不到的,就是克魯格

題口爬出

然則,他是否在衝出房門時,殺了夏

才並未聽到槍聲由屋內傳出來,這還是唯 的康子裏,照計他一定見到二人的。但剛 足以令到呂偉良稍爲放心的。 當時夏里斯和花莉絲二人正在房門外

找一個有利的位置先躱一陣。 呂偉良在此時此地無暇多想,他匆匆

好不過;無奈到今爲止,連警車聲也聽不 報警電話之後,能及時派人趕來,眞是最 假如警方接到了夏里斯的緊急

却是空置無人的。 富人的別墅,只有渡假時才住了人,平時 也許是隣人怕事,也有可能附近盡是 更奇的是:剛才最少也先後响過了三 爲什麼左隣右里沒人出來查看?

呂偉良明白,他這車子不會走得太遠 克魯格登上他自己的汽車立刻開動。

路 克魯格此時有如被追殺的狼,明知走投無儘管如此,呂偉良仍不能現身,因爲,因爲油管遲早會閉塞。 ,勢必盡其所能反噬

> 法國警車聲與香港稍有不同;香港是 就在這時候,警車聲終於傳來了。

「嗚嗚」的响個不停。 但法國警車一高一低,响得甚有節奏

似乎香港有些救傷團體的十字車,也裝

爲油箱裏的汽油根本不能用。 車子開得越快,一定也停得更快!因 克魯格於是把車子開得更快。

横停在路中心。 果然,克魯格的車子剛駛出公路,就

汽車。 事 ,克魯格巳離開了那輛「突然死火」 克魯格巳離開了那輛「突然死火」的警員們可能還弄不淸楚這是怎麼一回

急奔逃時,才厲聲喝住他。 直至警員們發覺他挽住一個手提箱急

此只有止步,棄械投降! 巳去,再不投降就只有死於亂槍之下,因 警車追上去,車上的警員也開槍示警! 克魯格雖然有槍在手,但他明知大勢 但克魯格充耳不聞,繼續逃走,於是

破偽鈔黨 減發財夢

克魯格落網了

帶出來,交給到達現塲的警方人員。 夏里斯把花莉絲由露台下的石柱陣中

,躲在面海露台下的石柱陣中。 ,在克魯格未衝出之前,先把花莉絲押走 原來夏里斯也想到留在屋內的危險性

到屋內搜索時發覺四下無人,才在那靠近 直至警方人員在呂偉良的陪同下,回

海灘的地方,把二人找到。

然後才成行,這樣就拖慢了步伐

國境,雖然最後他仍有可能被捕。 或者西班牙等處,相信仍有機會逃離法國

護照,偕同花莉絲一齊逃亡!

遲了逃亡的時間,以至有現在這收塲!

他認識,也許還好些。 的安排。若非夏里斯介紹花莉絲這尤物給

當湯信趕到康城時,克魯格和花莉絲

呂林夫婦二人無意中立了一功。夏里

會死得不明不白,甚至還會讓克魯格在殺 還好在呂偉良隨機應變,否則夏里斯

撓,拖垮了克魯格! 但是現在就由於呂偉良諸多困擾與阻

,却找到一些未用去的

克魯格本來打算逃離法國, ,先行染髮,再要設法取得假護照

克魯格承認正在找門路,企圖購得假

可惜他太過小心,也可能是花莉絲拖 他們最後的目的地是瑞士。

克魯格沒有埋怨任何人,自嘆是命運

經巳落網ー

塲驚險塲面就不致出現! 斯只好向二人道歉,若非他轉彎抹角,一

死夏里斯之後,提前逃走。

,有的只是一些真美鈔,都是他從賭塲克魯格那個手提箱中,搜不到半張僞

如果他及時橫渡地中海,進入意大利

這時巳接到林愛莉的電話 國際特警組織,尼斯分處的隊長湯信 ,乘直升機趕到

由警方會同國際特警隊聯合偵訊。 克魯格與花莉絲二人被押回尼斯市

本案的,他們就是由美國派來的財政部密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人最關心

悉克魯格落網,匆匆趕來,目的自然是要 查出一些印製僞美鈔的人。 以卡西爲首的美國財政部密探們,聞

識了一個棕髮中年男子栢特。 是一名小商人,在巴黎路邊茶座中偶然結 柏特自稱有門路介紹他做一宗保證可 克魯格在尼斯市警局供出 ,他本來只

原來是買賣偽美鈔。 賺大錢的生意。 後來克魯格知道柏特所講的賺錢生意

團,以掩人耳目。 於是雙方約好一齊參加一個臨時旅行

價還價以及「看貨辦」。 他們就在石雕的狂想宮中旅遊時,討 也就是說:阿生當時在狂想宮中所見

,絶非過份敏感 尼斯市警方已知會巴黎警局,追緝一

個叫柏特的長髮男子歸案。

齊飛到了阿姆斯特丹市 阿姆斯特丹市是荷蘭名城,呂偉良與

阿生與巴黎總部派出的人員哈利,一

三俠曾遊過此地。 不過阿生這次到這兒來,却非遊覽 一件事。

而是爲了偵查另 這件事可能與偽鈔黨有關。

一刋物的「基辛氏公司」收到一個基本 首先是由於負責印刷「僞鈔與假證件

訂戶的特殊要求,要求補發數頁有關「偽 與假證件」的內容。

巴黎總部的小心審查。 物的基本訂戶,必須經「國際刑警組織」 前文我們也介紹過,凡是訂閱上述刊

巴黎近郊聖克羅的國際刑警總部,密切連 對每一個基本訂戶的要求,亦必須與位於 因此,「基辛氏公司」的行政人員

這次國際特警隊既然插手追查偽鈔案

,追到阿姆斯特丹來。 他們就憑「國際刑警組織總部」的資料

辛氏公司高級行政人員費曼,首先與阿生 等人會面 該銀行即要求基辛氏補發內頁的基本 負責印刷「偽鈔與假證件」一書的基 ,將一間銀行的名字說出。

訂戶之一。 原來該銀行就在意大利。

意大利某銀行米蘭市分行的來函原件

由費曼交給阿生等人過目。

用的「偽鈔與假證件」一刊物中數頁不愼 遺失,請求基辛氏公司補發。 原函大意稱:該公行所收藏以作參考

特丹市的途中,哈利已給阿生看過了 關於該信的副本,在航機飛往阿姆斯

險庫中,取出了一本十六開本的厚册子。 偽鈔與假證件』一刊物麼?!」 阿生現在就問費曼•「我可以看看 「當然可以!」費曼由他辦公室的保

加插進去的緣故。 這是活頁精製,因爲隨時有新內容要

次,因爲這是規定的課本之一。 阿生在受訓時期已經看過這刋物不止

C30

只想知道,米蘭銀行所失去的頁數的內容 他現在所以要費曼取出來再看,目的

些頁數是來函中要求補發的。 費曼也明白阿生的意思,逐一指出那

四二式」的樣本在內。 竟然包括了「第十二類,A欵,編號四 阿生發覺該銀行要求補發的內頁之中

該內頁中,逐一揭出其中的破綻所在,讓 「訂戶」知道分辨眞與僞的重要關鍵! 根據記錄,二十元面額的僞美鈔,先 該類偽美鈔面額是二十元的,專家在 「四四二二」號樣本是一張僞美鈔

後被發現有許多種。 認爲模仿得十分似樣的僞鈔之一。 一年首先在瑞士蘇黎世被發現的。也是被 編號「四四二二」的一種,是一九七

造五元的,又不僞造百元的。 麼歹徒偏偏要偽造二十元面額的? 旣不僞 如所周知,美鈔面額有許多種,爲什

化算! 使用者難以出手,太小面額的,又太過不 其實道理十分簡單,因爲太大面額

人僞造,但爲數不大。 當然,太大或太小面額的偽鈔仍然有

鈔總額,高達二千七百多萬美元。 年報指出,在上個會計年度中被破獲的僞 這數目相當於該局過去十年前在一年 根據美國財政部調查局的一九七三年

中破獲的僞鈔總數的七倍。 至於因印製及運送偽鈔而落網的歹徒

元,甚至五十,一百的,但數目有限。的最多,十元次之,偶然亦有發現一些五

會照數全收然後存入銀行了。 入銀行之後,由銀行出納員發覺。 當然,如果收入者早巳發覺,他就不

鈔黨可能有關,决定先到米蘭市一次!

阿生既然認爲這次「失竊」事件與僞

米蘭銀行「失竊」文件,表面看來並

通常偽鈔的最後發現,是被收入者存

他們都知道阿生的來頭。

他們非常尊重阿生的意見

聖克羅國際刑警組織總部的人在着,但是

警。 通知當地警方,再由當地警方知會國際刑 一般情形是••銀行發現偽鈔票之後

本以及一切詳細資料,交化驗室專家仔細 分析。然後送交阿姆斯特丹市的基辛氏公 國際刑警總部收到報告之後,搜集樣

版,精印成「偽鈔與假證件」一刋物中的基辛氏印刷公司專家們立刻將樣本製 活頁,分發給萬多個基本訂戶。

監督。這也是國際刑警總部與基辛氏公司 一份,一切必須受到國際刑警總部的嚴密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數量絕對不能多出

他們的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防止落

中數頁內容? 但是現在,米蘭銀行爲什麼失去了其

現的二十元面額美鈔的破綻。 頁,正是由於它詳細描述了一類最新發 歹徒極有可能針對專家列出的破綻 阿生所以注意到其中被認爲最可疑的

否與此有關? 而加以改良。 然則,最近在尼斯所發現的偽鈔 ,是

> 面展開詳細的調查。 爲了要實地了解「失竊」情况 阿生所以主張到米蘭市去 但是,文件涉及偽鈔樣本。就絕不簡 ,向銀行方 ,目的也是

總部都同意阿生的見解。 經過一番請示之後,巴黎兩個組織的

郊。 他們的總部,分別設於巴黎市中心區與近 國際刑警組織」與「國際特警隊」在內。 所調兩個組織的總部,就是包括了「

胡麥等,一行三人,又匆匆由阿姆斯特丹 阿生與哈利二人,會同國際刑警代表

他們的目的是米蘭市

利的一個大城。 米蘭市,位於意大利北部。屬於意大

·在此之前,巴黎總部方面已分別通知了 際刑警組織和國際特警隊派駐該市的人員 阿生等人到達該市之後,首先會晤國

以阿生等人的行動比較方便。 意大利是該兩個組織的成員之一,所

阿生等人幾乎沒有休息,就匆匆趕往

該銀行去。 但是,辦公時間已過,銀行已經關門

在所有破獲的偽鈔之中,面額二十元總數亦多至二千三百多人。 哈利雖然是由總部派來的,此外還有 阿生首先感到懷疑!

T

也許經理級人員未走。 但阿生認爲辦公時間只是剛剛過去, 哈利道·「看來只好等明天。」

門,辦公時間已過,未必表示銀行中的人 這也屬於一種常識,通常一間銀行關

止 某一規限的時間內關門休息,但內部工作 仍在進行,直至該日的清核工作完竣爲 由於銀行業務繁複,所以銀行雖然在

,所以堅持要進去求見經理。 門警以辦公時間已過,拒絕任何人入 阿生是個具有多方面知識的特警隊員

阿生在無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召來

當地高級警務人員。

然仍在他的辦公室內。 高級警官透過電話連絡,銀行經理果

內 阿生在電話中道明來意,終於獲准入

經理將阿生等人接待到他的辦公室去 銀行內大部份男女職員均巳下班。

,寒暄一番。

「這是閣下審到荷蘭去的信件吧?」 阿生出示一份影印副本,問那位經理 經理只瞥了一眼,便點點頭·「不錯

,這正是本行的要求。」 由於剛才在電話中說過了,所以現在

意 亦無須多講,那位經理亦巳明白各人的來 有件事大出阿生意料之外。

那位經理又說道••「很抱歉,可能阿

信。」 姆斯特丹方面,仍未收到我發出的第二封

出了第二封信給基辛氏公司。」 「正是。」經理道:「我們昨天又寄 「你是指基辛氏公司?」阿生問、

「第二封信說及一些什麼?」阿生又

,是一時疏忽,把這件事間大了,勞煩各 經理苦笑聳肩·「剛才我所以要道歉

此都爲之愕然! 位白行一次,眞不好意思!」 阿生與哈利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彼

阿生道•「難道這是一塲誤會?」

會而已,事實上那數頁文件並未失去。」 該如何向閣下解釋才好!這的確是一場誤 各人又是一怔! 經理尷尬地說:「此事我眞不知道應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阿生這••「請你詳細些告訴我們好嗎

我只以爲失去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件 要求補發一份,大不了只是付錢!」經 「我事前未預料到事態會如此嚴重,

那不是一份普通文件・」 阿生道:「經理先生,你似乎忘記了

櫃中找回,這才知道只是一塲誤會。」 理又說••「但後來,我們在閣樓一個檔案 「是的,我也曉得它非常重要·」經

生却在沉思-哈利和胡麥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但阿

閣樓清理文件時,發覺那數頁報失的刊物 ,於是我立刻寄了一封信往荷蘭。可能信 經理又說道。「昨天,當一個職員在

未到,你們人已起程來此。」 阿生道··「是那一位職員發覺的?」 「職位呢?」 「他叫安東尼。

「一向行爲良好!」 「服務記錄如何?」

高興地說••「你們還懷疑一些什麼?」

生道,「請你原諒!」 「反正來了,順便看看又何妨?」

塲,令到那位經理無法拒絕,

絕非圖書室之類。 鋼櫃,裏面分別存放了各種客戶的資料 阿生開始感到事態可疑!

上。 各人回到經理辦公室。

因爲他是這間分行的負責人。 經理雖然有些不耐煩,但也無可奈何

這家銀行的總行則設在羅馬。

「當然可以,不過 ·」經理有些不 呵

各人登上閣樓,那是一列存放文件的

失的文件忽然會在此發現? 阿生問: 「是不是每一個行員都可以 首先是••這兒旣非閱讀室,爲什麼報

經理又說,「下了班之後,我們才將它鎖 「是的,只要是在辦公時間之內。」

阿生又要求看看曾經向基辛氏報失的

阿生又問:「可以帶我們參觀一下閣

他的客氣,加上當地一位高級警官在

登上這兒來?」

阿生小心視察那幾頁會經報失的文件

最可疑的地方。 阿生問道••「這些文件,通常存放於 其中有摺叠過的皺痕 「偽鈔與假證件」一刊物中的數頁。 ,阿生覺得這是

竊後,移到我這辦公室來。」經理又說, 「以前存放於資料室,但自從發覺失

意拿來閱讀的,對嗎?」阿生道。 「職員們如要參閱,可以向我借用。」 「換句話說,以前是每個職員均可隨 「是的。」經理說道,「這是參考書

之一,出納員爲了避免收入僞造鈔票,及 旅行支票等等,必須時時參閱這裏面的資 阿生又問道•「職員可以帶返家裏去

麼?」

不能把它帶離銀行半步。」 在銀行裏閱讀,任何人,包括我在內 「當然不可以,」經理說, 「只限於 都

「我想見一見你剛才提及過的安東尼

安東尼巳經離開了銀行。 !」阿生説,「他是否巳下班?」 經理把他的女秘書召入經理室,據報

业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要了安東尼的住

女秘書辦公的地方,就位於經理室門 女秘書退出了經理辦公室去。

能互通。 當經理室房門關上了之後,聲息就不 中間有一度半透明的玻璃屏相隔

外

的通話機。 唯一用以連絡的,就是放在他們桌上

通話機是案頭按鍵式那一種,剛才經

理把女秘書召入來時,也是利用了此機。 ,却未完全掩閉 現在女秘書離去後,房門雖然已經關

那些音响,十分輕微,但阿生却聽到 一些音响傳了入來。

似乎有人在撥電話。

阿生陷於沉思之中! 誰?當然是坐在門外的女秘書。

生才抬頭看看她。 直至到那位女秘書再次推門入來,阿

她很漂亮,但年紀肯定在二十五歲過

羅露寶烈吉妲,在世界影壇之上享有盛譽 意大利女人有一股成熟美,例如珍娜

實非偶然的事。 女秘書問經理,她家中有些事,是否

可以現在就走?

經理看看腕歲,這時候應該讓她下班

門外她的座位去收拾一切,然後下班。 阿生靈機一觸,也向哈利示意,要暫 於是在經理的同意下 ,女秘書又回到

要向經理調查,所以沒有跟他們一齊走。 阿生答允稍後再與胡麥取得連絡。 國際刑警代表胡麥因爲還有許多問題

口 阿生走後,那位經理似乎悄悄鬆了一

經理問胡麥··「那中國人可是你的同

事?胡麥先生。」 胡麥道。「算得上是同事,因爲彼此

服務機構雖則不同,但性質相同。」

C32

「嗯!然則他是

「國際特警除?」 「他是一名出色的國際特警隊員。」

「我似乎未聽過這名稱。」

「無論如何,我總覺得他未免太過嚕 「它是一個保密性的國際組織。」

嘅 「這是他的職賣,請勿見怪!」 」經理道。

什麼?」經理很不高與。 的申請亦已撤消,請問你們還在懷疑一些 「失物旣已找回,我們向基辛氏公司

「坦白告訴你,我們所懷疑的,就是

此事可能與偽鈔黨有關。」 「僞鈔黨?」

難分,天衣無縫!」 「是的,最新發現的偽鈔,簡直眞假

,我們這裏並未發現僞鈔。」 「嗯!」經理呆了一呆,又說:「但

是 方一定會告知我們,可不是嗎,警官先生 胡麥望住身旁的一位高級警官。 「當然未發現。如果發現了,本市警

晉組織成員,自然會以第一時間通知巴黎 高級警官道·「是的,我們是國際刑

亂眞,你們這裏的出納員未必發覺,」胡 們發現而已。經理先生。」 於沒有一些偽鈔在本市流通,只是未被你 胡麥又說。「所謂未發現,未必是等 經理道:「這是什麼意思?」 「剛才我也說過了,最新的偽鈔幾可

麥又說:•「稍後時間,基辛氏公司會把新

我也失去了信心!」 經理苦笑搖頭。「聽你這番說話,令

綻的地方,因此,我們的嚕囌,希望你原 鈔的印製者,極有可能參考了其中露出破 樣本之後,你會相信,我並未誇大。新僞 胡麥道••「收到基辛氏公司精印的新

經理到此,再也沒有埋怨。

大概已走到了街口。 阿生和哈利二人離開銀行時,女秘書 阿生只憑記憶中的背影追過去。

啊 的興趣。這也難怪,意大利美女天下聞名 玩笑地問:「閣下原來對女人也有這麼大 哈利一邊與阿生併肩走着,一邊半開

工作的時間。」 阿生道:「別開玩笑了,現在仍然是

行快一些,別失去了她。」 「是的,追女人也是我的工作一部份

走入另一條橫街 哈利覺得不似開玩笑,不敢怠慢,也 阿生步履加速,急奔了幾步。 這時候,女秘書在街口轉角處拐了灣

發覺那舊樓只有三層高。 他立刻走到那建築物的對面行人道上 阿生看見女秘書最後登上了一幢舊樓

哈利走到他身邊。「怎麼樣? 「你可知道這是什麼街道? 「我不懂,但可以問警察。」 「不要問警察,他們未必知道什麼是

國際特警隊員。」

阿生道·「麻煩你去撥個電話 「那怎麼辦?我不懂意大利文。」 「撥給誰?」

「可能胡麥還未走,叫他帶同那位警

「好的,找不到電話,我可以立刻跑

步趕回銀行去。」 哈利沒有說錯,這兒距離銀行不太遠

只須走幾分鐘。 哈利感到奇怪,阿生的視綫則一直盯 哈利剛行轉身,阿生又把他叫回來。

住二樓一個窓口 「什麼事?」哈利回頭問阿生。

也 一併帶來!」 阿生道••「把安東尼與女秘書的住址

哈利唯唯而退。

阿生始終留在現場監視

「剛才你究竟在電話裏說了一些什麼

她有點氣急敗壞地說••「我在電話中不敢剛進門的女人正是銀行那位女秘書, 安東尼問

說得太多,因爲他們仍在着。」

「他們?誰?」

「警察?

「警察。」

說•「我們經理仍在接受警方問話。」同小可!」女秘書盯住那靑年人,關心地同小可!」女秘書盯住那靑年人,關心地

頭霧水。究竟怎麼一回事?」 尼苦笑着說。「至今爲止,我仍然聽得一 尼苦笑着說。「至今爲止,我仍然聽得一

件?」 「告訴我,你是否悄悄帶走過一份文 女秘書吉蒂問。

「你是指那份偽鈔樣本? 對了,就是其中數頁。」

你佯稱在檔案中無意間發覺數頁失竊的文 「你可以騙過經理,却瞞不了我。當 你怎麼知道我會將他帶返家?」

件時,我巳開始生疑。」

本無須跑上閣樓檔案室去,對嗎?」 「因爲我查過你當日的工作記錄

「安東尼,不要再瞞騙我了

「我一直未知此事如此重要,直至今 「好吧!」安東尼面上紅了一陣,垂 「爲什麼你早不說?」

嚴重。」吉蒂道。 天警方找到我們經理這裏來,才知道事態

警麼?」 「不是經理報警,只是國際刑警由荷

「失物無意中尋回

,難道經理還要報

蘭飛來。」

「國際刑警?」

理,所以我才把你找來。」 特警隊人員在內,現在他們仍在查問着經 「是的,據說其中有國際刑警和國際

「當然有我才會急於找你。」吉蒂又 「吉蒂,他們有沒有提及我?」

「他們要我查出你的住址。」 「你有沒有照辦?」

他們豈非連我也監視起來,」吉蒂又說: 「我所以急急通知你跑到我這兒來,就是

「當然要照辦啊!傻瓜,若非如此

担心他們立刻派人去找你。」 「他們找我幹什麼?」

還會問起我來?」 「你做過的事,應該心知肚明 ,怎麼

非法的事。我借用那樣本,也只是爲了滿 「吉蒂,你相信我,我並未做過任何

足我叔父的好奇心! 「你叔父?就是你時時提及,自小把

你養育成人的叔父?」

會牽涉如此重大!」 一口氣,又說:「我事前未想到 「對了,就是他。」安東尼輕輕地嘆 ,此事

吉蒂的年紀比安東尼大了一至兩年左

難怪吉蒂一直爲他傾倒! 右 ,但表面看上去仍然十分相觀。 安東尼像個拉丁情人,十分英俊,也

吉蒂不但漂亮,而且世故,所以她內

是所有喜歡安東尼的女子之中年紀稍大的 先縱」的策略。 心儘管非常喜歡安東尼,也採取了「欲擒 因爲追求安東尼的女子太多,吉蒂却

輕地放過。 現在是個大好機會,吉蒂自然不肯輕

個。所以她必須出奇制勝。

東尼面色蒼白,抖聲問道。 「吉蒂,你看,我應該怎麼辦?」安

辦法帮帮你。」吉蒂道。 「坦白告訴我有關的一切,也許我有

「只要你肯帮我,以後你說什麼,我

都完全聽從你的。」

「那你快些從頭說起。」

與我住了幾天,你也知道,他是我半個父 「首先是叔父最近由法國回來看我,

人。」

規,我自小沒有父母,他從小把我養大成

爲什麼要你偸文件? ,我都聽你講過了 。但是,他

以 西 誰也不可以拿走,在銀行中參考則可「但你一定知道銀行的規矩,那本東

悄把其中數頁拆下 ,偷偷帶回來。」

「是他要你這樣做的?」

意,是暗示我最好能滿足他的好奇心!」 麼一本罕有的刋物,但由於不是銀行職員 ,恐怕這一輩子也無法一開眼界。言下之

鈔與假證件』 刊物。唉!」 到我還未將它還原,經理就取閱那本『僞 吉蒂道●「是的,當他發覺失去了數

到你 發,因爲他以爲職員們大意錯弄了!想不 頁之後,叫我寫信到阿姆斯特丹去要求補

有弄毁它,也未取走,結果還是原物送回 有什麼不對?」安東尼瞪住吉蒂。

什麼會如此大陣仗!」 「你以爲他們會找我麼?吉蒂。」

,所以我才會急急叫你離家來此。」

給我叔父害死!」 「唉!」安東尼抓着頭皮,「這回眞

「不是偸,只是借用

「正因如此,所以我才迫不得已

「是的,他說他知道我們銀行中有這

「是的,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想不 「於是你便冒一下險!是不?」

「我只是爲了滿足叔父的好奇心,沒

吉蒂道·「我也猜不透,事情到底爲

「既然要了你的住址,遲早也會找上 問

她毫無羞愧地,當住安東尼面前更衣 吉蒂走到寫前,將簾子落下。

因爲這機會她不知等了多久 突然有人敲門 但是,安東尼那有心情?

安東尼有如驚弓之鳥地低聲問道•• 「

衣服再穿上 她走到門邊,低聲問。 「讓我看看。」吉蒂迅速把脫下了的

吉蒂有如晴天霹靂,她想不到事情會 「開門,我們是警探。」門外人回答

道

發展得這麼快 她打手勢向安東尼示意

正在更衣。 吉蒂一邊拖延着說•「請等一等 安東尼急急往後門走出去。

尼把後門掩上,她才開門 一邊她留意安東尼的行動, 直至安東

的上司-張面孔在吉蒂眼中都十分熟悉 [孔在吉蒂眼中都十分熟悉,包括了她進來的除了當地便衣警探之外,有幾 銀行經理在內

當然更少不了那位米蘭警局的高級警 此外還有阿生等人。

官

在這兒的麼?」 那位警官問•• 「吉蒂小姐 ,你可是住

「是的。什麼事?」 吉蒂佯作驚奇地

「沒有。」 「你有見過你的同事安東尼麼?」

「你不久之前寫給我們的住址可是眞

實的?」警官問。 「你是指安東尼的居處?」

抄給你們的。」 「當然是眞實的。我依照職員註册表

不到他。」 警官道:「但是,我們在上述地址找

「這與我何關?」

逃過我們的合法拘捕。」 「我有理由懷疑你悄悄用電話通知他

「我沒有這樣做。」

我可以在這裏搜查一下嗎?」

「當然可以。」

警官於是指揮各人在屋內搜查 他們當然不可能再在這裏找到安東尼

阿生發覺有後門,立刻與胡麥等人由

直追落街。

但是後街靜得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該想到這兒可能有後門。」 「這次上當了!」胡麥說,「我們早

阿生曾吩咐哈利在前門守候,但當阿 阿生沒有答他。

生與胡麥二人繞到正門時,哈利巳不在那

警局與國際特警隊等單位連絡的。剛才他 這位高級警官是負責代表當地米蘭市

電話,立刻通知總部派探員到這兒來。 正和胡麥在銀行經理室中,接到了哈利的 一方面,警官又從銀行裏把經理和

C34

阿生於是立即通知正在屋內搜查的一

知各人 個單位去找銀行職員安東尼。 阿生與他們會合後,把心中的想法告 。於是警官當場指揮探員到隣近一

處,同一街道的另一幢樓宇之內。 警方因爲找不到安東尼,才决定登樓 至於安東尼的住宅,就在不足一百碼

原來阿生所監視的只是吉蒂的香閨

找吉蒂 子似有妬意地,說出安東尼可能就在吉蒂 至此,身爲銀行經理的意大利中年男

的香閨中 原來銀行經理也是吉蒂的追求者,可

惜吉蒂心中另有所屬·

了警方立即採取行動。 手把蔥簾拉上,更覺事有可疑,於是促成阿生想起剛才吉蒂曾出現過蔥前,動

員哈利也不見了。 但現在不但未找到安東尼,連特警隊

後來奉命在門前監視的一名警員說••

哈利曾獨自繞到後面去觀察形勢。 看來哈利大有可能在繞到後面去的時

去。 向他跟踪,另一可能却是被安東尼挾持而 候,發覺安東尼由後門逃出,於是悄悄地

出了亂子不足爲奇-因爲哈利身上並未携有手槍等武器

間上來不及。」 我們,最少也應該與門前的警員連絡。」 阿生為他的同事辯護,道。「也許時 胡麥埋怨道。「那傻瓜,他應該通知

落 用無綫電,通知各巡邏車,注意哈利的下 警官爲防發生意外,通知總部,分別

一輛街車離去。

哈利並未被人挾持。

梯落來。 小心地加以觀察。豈料就在此時,哈利竟到那舊樓可能有後門,所以繞到後面去, 然見到一名年青人鬼鬼祟祟的,匆匆由後 阿生沒有猜錯,他只是機警過人,想

是否安東尼。 哈利未見過安東尼,自然不敢肯定他

國際特警隊隊員,於是經驗告訴他,此人 但是,哈利到底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

十之八九就是逃避警方搜捕的人。 再審察一下形勢,時間,地點等等

似無猶疑之必要。

於是他立刻展開第二次的追踪。

第一次他只是與阿生一齊,追踪銀行

得太過緊,他來不及通知任何人,否則就 會讓疑人逃脫。 但這一次似乎更爲重要,可惜形勢迫

逃去。 搜索的警方人員注意,而及時制止安東尼 哈利本來可以揚聲高叫,以引起登樓

但是哈利沒有那樣做,道理最少有以

肯定對方身上是否懷械。 萬一他大聲叫,對方可能迫於無奈 第一,他身上沒有武器,同時也難以

最終的目的,所以他不動聲息,只有悄悄 員,工作經驗不差,自會想到,破案才是 惟有先拔槍殺了他再說。 第二,他是一名由總部派來的特警隊

現在他發覺安東尼溜過大街那邊,召

的街車,展開追踪 哈利豈敢怠慢?他也召了另一輛過街

,用生硬的英語跟他打話。 街車司機可能以爲他是外地來的遊客

直至到哈利告訴他,他是外地來的警

些名稱還很陌生,所以只有用「外地來的 方人員,司機才打醒精神。 哈利知道許多人對「國際特警隊」這

警務人員」代表了自己的身份。 這也難怪他,因爲若要詳細解釋,只

怕對方不但未必可以聽得明白,萬一生疑 , 先把他載去警局, 那才真的費時失事! 哈利也示意司機停車。 現在前面一輛街車巳停了下來。

上一幢新樓。 他離遠看見安東尼匆匆下車之後,登

哈利付了車資,然後到路邊一個電話

亭去打電話。 他本來想先致電當地警局,然後叫他

們設法通知阿生等人。 但是,哈利還未接通電話,已有一輛

警車在電話亭外面停了下來。

制服,他還可能嚇得一驚 哈利正感到愕然,若非對方都穿上了

的哈利先生?」 這時一位警長問他••「你可是法國來

找尋一名年約三十餘歲的法國人 知道所有巡邏中的警車都接到同一命令, 「哈利?噢! 什麼事?」哈利根本不

見來,我的上司在找你。」 「如果你就是哈利先生,請立刻到這

「不必撥電話了,哈利先生,請用我 「哦!原來是他!」 「龐貝警官。」 「你的上司是誰?」

後電通話系統,終於與那位高級警官取得 們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話系統。」 哈利於是登上警車,透過了車上的無

以防安東尼再次逃脫。 叫哈利與警車上的警員在現場展開包圍, 批警方人員趕到了現場來。 另一方面,龐貝高級警官立刻通知大

阿生等人知道哈利的情况之後,立刻

的警方人員入屋。 哈利担心打草驚蛇,所以不准現場上

他勸諭各人只須小心戒備,切勿採取

塲 ,他們才重新部署。 直至到阿生與龐貝警官等人趕到了現

幾條街道嚴密封鎖,任何人暫時既不准進 入這地區,也不准離去。 龐貝警官親自指揮警方人員,將隣近

然後阿生等人才與龐貝警官率先登上

非富則貴的人,若非爲了「國際聲譽」要 地一位高級警官,自然知道這兒住的都是 他才不會冒這種「危險」 新樓是一處高尚住宅區,龐貝既是當

萬一只是捕風捉影,萬一毫無所獲,

些有錢人反控! 到頭來龐貝可能被免職,更可能被那

但是,國際刑警組織以及國際特警隊

一冒的。都是大有來頭的人,他這個「險」是值得

變得毫無頭緒。 現在各人登上那幢新樓之後,忽然又

兒 ,却不知道他進了那一個單位。 因爲哈利只知道疑人安東尼登上了這

這兒每一層有兩個單位。

面共有十個單位。 整幢大厦只有五層高,也就是說:上 每個住宅單位也千多二千呎的面積。

最低下一層是車房。

些有錢人的咀臉十分難看,也絕不合作。 甚至有些根本不開門。 當龐貝警官帶人逐戶拍門查問時,那

,反索入屋手令。 即使開了門,他們也不准警方人員入

障,但對歹徒來說,却起了若干「保護」 作用;反之,對警方來說,阻碍了工作效 這可能是自由世界中對人權的起碼保

率 它的大條道理,否則,警方人員萬一可以 擅入民居,豈非變了「警察世界」? 但無論如何,法律上的規定 ,必然有

司作進一步的請示。J 他們說:「看來我也無能爲力,只有向上 龐貝警官變得一籌莫展,頹然對阿生

安東尼承認「盗竊文件」罪名,立刻肯定 了他就是一個問題人物。否則,他何必逃 阿生從被警方拘捕的吉蒂口中,知道

未必都是眞話。 由此亦可見,安東尼對吉蒂所講的

如果他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只爲了「

」才對 o 滿足叔父的好奇心」的話,他此時不該再 逃避,反而要協助警方找尋他那位「叔父

定安東尼畏罪逃走! 阿生就是憑了這種最淺易的常識,肯

沒有人可以逃出他們的監視範圍。 巳和巡邏車上的警員監視現場一帶,根本 尼亦必在這幢大厦之內。因爲一開始哈利 哈利既然說得如此肯定,那麼,安東

向局長請示 龐貝警官無可奈何,惟有趕回總部

半步 阿生和哈利等人一直沒有離開過現場

極具惡感,眼前這班就是那一類人了 响,對一些恃財,恃勢凌人的富貴人家, 尤其是阿生,他自小受到呂偉良的影

非常細心地觀察了一遍。 他要找出破綻,也希望再次見到吉蒂 阿生在每一個住宅單位的前後左右,

不會隨便將大門打開。 和她上司口中所描述的青年人安東尼 但是,每一個單位都重門深鎖,誰也 0

屋中的情况也難以一睹。 因此,阿生不但見不到屋中的人,連

有恆心 他發誓要破偽鈔黨,這是恆心。 不過,阿生是個有頭腦的人,他不但 ,有信心,還會「用心」!

東尼,他有信心必可在這兒找到他 他既然證實了哈利所追踪的人就是安 他肯用腦,這就是俗語所謂 『「用心」 0

去分析,阿生終於找到了一些非常奇怪 憑住經驗,常識,再加上冷靜的頭腦

也可能十分有用的綫索。 阿生發覺二樓一

最低一層的電錶似

用電是二至三百度左右 普通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 ,一個月的

如果樣樣電器化,可能多至四五百度

亦不足爲奇! ,當然不

樓兩個單位與其餘的四個單位的用電總量 知道這些「富有之家」每月的用電量 阿生不是電燈公司 但是,在阿生的小心觀察下 的抄錶員 ,發覺二

舊的電錶走的度量較大。 有些住宅住得久,有些新裝電錶,自然是 相差甚遠,達到幾倍的程度。 如果這是舊樓,阿生不會生疑,因爲

日期完全一樣。 但問題是每個單位都是一樣新,封錶

多數倍的電力? 既然同一樣,爲什麼二樓兩個單會用

高級人員一談,龐貝此時剛好趕回到現場 來。他巳獲得十張搜查手令 阿生與哈利商量過之後,正待找警方

順地入屋找尋安東尼。 憑此十張搜查令,他們大可以名正言

因為天色將黑, 他們這項行動必須加分頭進入各單位搜查。 於是現場上的警方人員,分爲十個小

黑暗對歹徒永遠都是比較有利的

位只不過循例性質而已一 **意廳貝警官集中注意力於此;其他八個單阿生旣然疑心二樓二個單位,所以示** 意大利人看來總算得上是「守法的民

反抗,乖乖的開門讓警方人員入內 族」,看了一紙手令之後,沒有人敢加以

位是打通了的。 阿生覺得意外,原來二樓兩個住宅單

兩個門口出入 但在外面看,兩個單位淸淸楚楚分成

竟與其他單位相差了數倍之多。 疑心,何况還有那些電錶上所示的數字 單是這點,已够阿生他們產生很大的

懷疑也僅止於懷疑,眼前所見根本就

富豪的住宅。 從屋內的佈置,一看而知,這是一家

廠的出品。 一切像俬如此講究 ,所有用品都是名

這種排場,也只有億萬富翁才配得上

但是,屋內竟然只有五個人。

一個是厨子,三個女工人,還有一個

二人是女傭 三個女人之中,有個是女管家,其他 司機與厨子都是男性。

龐貝警官問:「你家主人呢?」 「去渡假了!」女管家答。 「我不清楚。」 「去那兒渡假?」 你家主人叫什麼名字?」

「和路達。」 「本國人?」

「有多少個兒女?」

「現在何處?」

在法國。他們正在留學 「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英國 一,另一個

「你可知和路達先生做什麼生意的?

不管。 意 老實說, ,因爲他常常到外國去,很少留在家。 女管家道••「大概是做出入口一類生 我們只要他付得出薪金 ,什麼都

內的徹底搜查。 這時候,阿生和哈利二人巳完成了屋

他回到客廳中問女管家•• 「你主人常

常不在家?」 「是的,剛才我已告訴了這位警官先

生。」女管家道。 阿生又問··「這裏只住了你們三個人

我是指平常的日子裏。」 「謝謝你!」阿生回頭對龐貝警官道 「是的。」

層樓。 「這裏似無可疑之處,上三樓看看。」 龐貝只聽阿生的意思,於是跟他再登

些什麼人?太太?」 查。裏面的人儘管不高興,總算合作,起 碼也做到有問必答。 三樓兩個單位仍由警方人員查問和搜 阿生問一位主婦: 「可知二樓住了一

多數只見一些下 主婦又說,「不過,從來很少見到主人, 「不知,我們從來不打招呼,」那位 人出入。」

,一名探員帶了一個電燈公司

因爲他們與其他八個單位差不多同時入伙 意見之後,派探員設法把他找來的。的抄錶員入來,那是龐貝警官聽了阿生的 欠電費,他自然無權過問。 但由於這是有錢人住家,只要人家不但每個月用電量比較,相差倍數以上。 就是覺得那兩戶人家用電量太過驚人。 抄錶員表示。他與阿生的看法有同感 阿生覺得這可能是唯一的綫索。 他把龐貝警官拉過一旁,低語一陣 阿生聽到這裏已經心裏有數

出品。 裹停放的每一輛私家車,都是歐洲名廠的 車房內 ,似乎沒有什麼可疑之處。這

然後又雙雙落樓到車房去。

的通道之一,我們必須將它鑿開。」 貝警官說··「這可能就是二樓通到地牢去 但是阿生指指其中一條石柱陣,對龐

犯這班有錢人?」 笑,我取得十紙手令已經不易,豈敢再冒 「鑿開?」龐貝警官道・「你別開玩

看過了整幢大厦的結構,只有這條石柱陣 是多了出來的。」 「你怕一無所獲麼?」阿生道・「我 「你如何證明?」

也來不及!」 「萬一證明你捕風捉影,我辭職只怕 「鑿開它。」

了笑,又說·「其實那是緩兵的心理攻勢 樓對你表示過該處無可疑之處。」阿生笑 ,以冤打草驚蛇而已!那兒絕對可疑。」 阿生又指出••「首先我發覺一組電綫 「難怪你對我沒有信心 ,因爲我在三

入地之後失了踪。」

貝警官道。 「也許是通到這兒停車場來的 。」龐

綫路來源在樓下管理處,與二樓無關。」 ,二來我查過了,停車塲一切照明設備的 「但是,停車場一來無須這許多綫路

「表示二樓每月用電量特大,乃由於 「嗯!這……這表示什麼?」

該組電綫。」 「你以爲該組電綫通至地牢?」

「是的。」

過來這兒看看,這抽氣系統,究竟通往何 阿生又指一指大厦樓下的花園廣場,「你 「表面上是沒有,也許實際上有 「但這兒沒有地牢。」

處?二 一座矮矮的建築物。 龐貝等人跟阿生到那邊一角,那兒有

什麼出奇呢?」 警官道: 「這是大厦的抽水泵房,有

阿生把泵房的鎖弄開。 ,若非值得可疑,我又怎麽會叫你看?」 「我看了泵房內另有巨大的抽氣系統

有個巨大的抽氣系統! 龐貝警官也覺得可疑,泵房之內果然

會錯得太遠,這兒下面另有天地。」 阿生說··「這正好說明··我的忖測不 「我明白了!」龐貝道: 「因爲這抽

「如果我推測不錯,下面就是印刷僞鈔的麼多,地牢中可能另有機器。」阿生說。「不,單是這抽氣系統,用電不致這 氣系統,所以用電特多。

當然,還有兒女。」

結了婚?」

分析之後,他再也不敢猶疑! 但他必須十拿九結,現在經阿生細心 他一直希望有個特殊的機會,讓他升這一來,龐貝又呆了一陣!

於是他立刻向局長請示

龐貝從中爲各人介紹,又聽了阿生不 米蘭警局局長以事態嚴重,親自趕到

厭其詳的再一次解釋,局長這才召來消防 消防人員以儀器和工具在停車場內展 與阿生等人分路進軍。

開探測和發掘 個秘密通道的入口 阿生和龐貝等人,再度進入二樓,找

須找出這建築物的藍圖一對,就可以看出 了其中破綻,無可奈何辦公時間巳過。 如果工務局不是停止了辦公,他們只

以事不宜遲,也只好動用了消防人員。 員下了班之後,人影也不見了。警察局長 意大利人講究享受,工務局的主管官

久,最後即使他們找不出「入口通道」之 抽氣系統的補給, ,發掘工作,一邊把抽氣系統關閉。 消防人員聽了阿生的意見,一邊進行 裏面的人亦會自動出來。 裏面的人一定挨不了多 地牢中空氣薄弱,沒有

面一幅牆脚之下,終於找到了丁方數呎的 但是,阿生憑電綫綫路的引領,在後

,正是一條 「多餘」石柱陣之所在。此中 一無所見。再估計一下那位置 些雜物堆放,掩飾得很好 大排的電綫由此滲入地板,

奥妙,也就不言而喻。

憑綫路的來龍去脈,又給他找出了一個電 阿生對電器可以稱得上半個專家,就

暗掣一經按下,那數方呎的地板果然

一個丁方四英呎的大洞,立即呈現眼

前

,緊貼住牆壁一邊。 那大洞有 一度扶梯,就像太平梯一樣

盡頭處有燈光透出 一陣陣咳嗽聲傳出,竟然有陣陣烟霧

等到一些人在喻咳聲中,帶淚爬上來

,阿生難免感到奇怪!

了手鐐。 時,警員已毫不費力地,分別替他們加上 原來這是局長的主意,關上了抽氣系

是如此這般的,不費吹灰之力,迫地牢中 十多人先後自動走開來。 統之後,由氣槽中投入了催淚彈;果然就 阿生的估計當然有根據,首先是電錶

中一定有古怪。結果證明他猜中了。 上停車場內多了一個石柱陣,他便肯定其 中的顯示,然後是泵房的抽氣系統,再加 地牢是秘密的,在建築這幢大厦時

巳作了有計劃的安排,因此,住客與外間 人士,根本不會懷疑。

換句話說·建築這幢大厦的人,早有 自然亦是二樓的主人

子都在「被催淚彈氣體迫出來的人羣」中 他沒有去「遊埠」,最後他與他的妻 。女管家存心說謊-

他是意大利人,叫彼德遜。

人只有數名,一切印刷機器都是最新式的 地牢果然也就是印製美鈔的工塲,工

其他在現場捕獲的,包括了製版師和

是首先逃入二樓,由秘密通道躱到地牢去 至於安東尼,也在現場中找到了。他

頁樣本,以供技師參考而已! 他只是受了彼德遜的主使,偷去銀行的幾 他對吉蒂所說的,自然是一派胡言

製偽美鈔工場。 這是歐洲境內有史以來破獲最大的印

元面額的,與克魯格在尼斯所用的一樣。 現塲上找出的偽美鈔,大部份是二十

他在「狂想宮」中秘密會面的「柏特」。 克魯格,在米蘭警局中認出了彼德遜就是 經過一番認人手續之後,由尼斯來的

地,親自推銷僞美鈔。 ,親自推銷僞美鈔。 現在再無懷疑,彼德遜就是印製僞美 當然,「柏特」只是一個假名而已!

> 上現代的柯式精印技術,所以印出來的每 一張僞美鈔,都幾可亂眞 由於他請回來的技師都是一流的,加

如果要找破綻,就是紙質稍薄

結果在例行檢查中,米蘭銀行之中

巳有不少同樣的偽美鈔

少偽鈔換了眞鈔交給彼德遜 若非國際特警隊的鐭而不捨, 被捕的銀行出納安東尼也承認先後以 相信仍

有一 阿生又立了一個大功。 個長時期讓他們逍遙法外

的大名,爲什麼? 因為他們都不是喜歡出風頭的人,同 但是,全世界的報紙都沒有提及三俠

及其餘黨,所以此事並不張揚。 ,警方也一直在調査彼德遜的 「發行網

不過無論如何,事情發展到這裏,總

他們新的旅程! 此事的人交代妥當之後,又匆匆會同尼斯 市南下的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登上 阿生把一切向總部加派到米蘭市處理 (完)

停奇故事

後來才知道這是一項驚人的行動,而且牽涉重大,不禁也為之大 「夜鷺計劃」是什麼?當初三俠偶然聽到還以爲只是一句暗語

題材新頴的精彩創作,愛好馬雲先生作品的讀者,萬勿錯過! 「夜鶯計劃」是鐵拐俠盜故事繼「招財進寶」之後推出的另

鐵楊俠盗 夜鶯計劃 馬雲 著

吃一驚!



指引,宵深縱火,焚少林寺,當晚有三千之衆 人是武當派的武林高手,勾結清兵,夜間朝聖 少林寺,至於火燒少林寺,禍苗是高進忠,此 • 整個少林寺反清復明的老巢毀滅 • 人寺俱亡 ,福建九蓮山密層層的聚滿了淸兵,火勢冲天 • 得到乾隆皇的密旨 • 由武當派師傳白眉道人 僅有幾個武林高手逃脫,此即至善禪師與洪 近代俠義英雄人物。如潮推出。皆因火燒

廣東提督,有心將愛女會鸞玉許配,談了幾句 忠看見高進忠年少英俊,武功超阜,且是現任 督衙門,拜謝兩廣總督曾必忠提拔之恩,曾必 當時高進忠在京謝恩之後,返粤履新,先到總 來高進忠娶妻,她就是二品夫人,十分光采, 召見高進忠於北京太和殿,耀升廣東提督,將 燬的,論功行賞,清廷認爲高進忠是第一人, , 他就很率直的問高進忠有了意中人未, 高進 福建少林寺是乾隆三十二年八月被烈火焚

> 因初入仕途,毫無建樹。 忠說。「晚輩行年三十,尚未有家室之想,皆

聖眷方隆,前程無限,愚兄欲以愛女鸞玉許配 未知高年弟意下如何?」 曾必中聞言,哈哈大笑,曰:「高年弟,

三拜之後,這一段良緣已成定局,曾必忠「岳丈大人在上,請受小婿三拜。」 於然點頭,立即離座,跪下,很忠誠的說: 高進忠久聞曾鸞玉的美色,天下無雙,聽

忠簡直食而不知其味,宴後曾必忠擇定是年十 前深深一拜,高進忠立刻還禮,此際四目交投 聲,有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由四名艷婢扶 高進忠步入東廳,侍婢如雲,微聞蓮步細碎之 待佳婿,兼命四小姐出見,到晚上華燈初明, 命人傳諭夫人,立卽精製盛筵一桌,在東廳欵 ,心心相印,進而入座共食,秀色可餐,高進 月吉日成親,高進忠又再拜謝,消息傳出 明眸皓齒,粉臉朱唇,艷如桃李,趨

> 網英雄,到來尋仇。 場裏面的人,亦感興奮,無人擔心少林寺的漏

忽見横巷鼠出一條黑影,躍登屋脊,如履平地 武功最高的是至善禪師,隱於紅船,無人知 然返店休息。 撫碑痛哭,黎明之前,由大北門潛入市區, 二來替亡母苗翠花報仇,行踪無定。有一日 到處飄泊,一來訪尋少林寺死剩的師尊朋友 他因爲哀傷過度,走動較遲,追之不及,恨 他潛返羊城,夜間到白雲山的孤墳致祭亡母 俗家子弟,最出色的是方世玉,他無依無附 當時少林寺死裏逃生的英雄、禪師當中

在城北出沒,索性畫間高臥,晚上追踪,務必 的方世玉探悉此事,怒火攻心,知道這傢伙亦 他可以不理,殊不料翌日他在店小二口中獲悉 近的南來客棧住宿,所見之夜行人與他無關, 擒他洩憤 刦去三個富戶一批珠寳,此人自稱方世玉,圓 一件奇事,連夜均有黑衣人出現,寄柬留刀, 方世玉此行是潛藏不露的,他在大北門附

北門的城樓之上,第一晚,和第二晚均無動靜意打定了,方世玉就在每晚入黑之後,躱在大 夜行人不走大路走小路,必是每晚由城外恃着 而出,這個夜行人正在收回飛爪,跳下城來, 三更過後,黑衣人忽然出現,從城外揀一處容 不知他的巢穴,明白他的行踪,便可截擊,主 輕功翻越大北門,然後囘到老巢,方世玉雖然 經踪影全無,不覺沉悶起來。 方世玉追到,只見他冤起鶻落,三次縱跳,已 易扳登的地方,先用五爪金龍飛爪,抓住牆頭 然後扳登,方世玉看在眼裏,立刻閃身一躍 第三晚,他仍在城樓躲藏,遙聽打更聲响, 方世玉對羊城街巷頗爲熟悉·他認爲那個

躇,忽然看見較遠的一座高樓,燈光亮起,認 那時夜靜無人,風高月黑·方世玉正在躊

> 洩,方世玉便不留步,飛躍而起,三幾次縱跳層,收藏客人所典押的衣物,旣然五樓燈光外抵達該處,才知它是一間巨型的押店,共有五 即連人帶劍衝入。 返寓,亮燈檢視,趕快疾步向高樓那邊走去 爲該處必是飛賊藏身之所,大概是他偷了財物 已經到達角簷,先抽寳劍,向窓上斬劈,隨

裹,翻閱刦取的財物,此人身手不凡,方世玉光照映之下,有一個身型痩削的男子,打開包 問方世玉是誰。 剛剛衝入,他就退後兩步,拔出腰間佩劍 果然不出所料,那一層樓的風燈高懸,燈 方世玉站定,暫時沒有動手厮殺,說:「 暍

久聞方世玉大名,今晚特來領教。」

世玉,已經够了,你並非我的對手,饒你一死飛賊聽了,傲然說:「少林寺死剩一個方 快些走吧。

分,很多人姓方,我如何辨別你是真的方世玉 方世玉哈哈大笑,說:「方世玉有眞假之

的,成全你吧!」 此人怒容滿臉,冷然說:「你是存心送死

劍,化守爲攻,他認爲對方沒法招架,怎料這 刺過來,方世玉微微一閃,劍光飛出,連發五 加不想殺你了,走吧。 絕非等閑之輩,那一路八仙劍如此出色,我更 息,退守一隅,說:「兄弟,我估計錯了 像伙似乎熟悉他的八仙劍,連擋五招,並無喘 說完,一招白蛇吐信,那一柄長劍當胸直

送死的,你還是把我殺了吧。 方世玉笑着說:「你剛才說過,我是存心

方位刺來,對方只是一名飛賊,如何能够招架 • 罩住對方身體 • 彷如有八條長劍分別從八個 八仙劍名不虛傳,一經施展,便是一團劍氣 說完,方世玉一聲:「看劍! 」再度急攻

下,順勢由破窻飛出,百忙中,他還喊了一聲 起來,使用蜻蜓點水之技,雙脚向方桌按了 ?勉强接招,眼見他輸定了,不料他突然飛躍

•沒有下毒手 • 只是啣尾越邈飛出去。 但因方世玉盼望把他活捉、刺踩狗官的動靜 擅長輕功的人,雖然不能够飛躍到五樓那 方世玉如果閃電追殺・此人就會背上開花

沒有發招,忽然閉口:「兄弟,你苦苦相逼,處臘下,與此人相距丈外,兩人站定,這像伙麼高,由五樓臘下,却輕而易舉,方供玉從高 的假面具,很鄭重的說:「你究竟姓甚名誰? 我茫無所知,至於我的姓名,不折不扣,確是 定有內情,可否賜告呢? 方世玉認爲時機已到,索性一句數穿對方

對方聽了,黑暗中發出一聲冷笑來,說。盜用我的姓名做賊。」 大言,目中無人,我就把你教訓一番吧,請發 方世玉,我一生從未做過飛賊,斷不容許別人 「我也是姓方的,單名一個鼎字,既然你口出

兵?此念一起,方世玉的態度反而悠閒起來,跳下天階的空地,竟然口出大言,莫非暗藏伏 緩步走近,說··「兄弟·原來你也是姓方的, 剛才兩人在五樓交手,這像伙顧然不敵,

請你先發招。」 方鼎突然改變主意,說:「我先發招也好

好個方世玉,不慌不忙,肩上一動,微向左閃 了一個圈,雙鈎就此擋住。雖然他沒有給對方 ,便把雙鈎疾刺過來,一劍雙鈎,攻勢凌厲, 身上藏了雙鈎,故此擲出長劍之際,如此快速,恍如兩條白蛇,撲面飛竄過來,這傢伙早在 已經避過長劍,就勢把他的寶劍由左至右繞 語聲離口 ,便見長劍飛出 ·跟着雙鈎一幌

暗算,可是,兵刃相交,他仍猛吃一驚。

五十分巧妙的使長劍從雙鈎之間收回,變招出鈎,朝他的右臂削來,倘不是他疾跳閃避,而兩勁都可以施展出來,搭住他的長劍,反手一兩勁都可以施展出來,將住他的長劍,反手一 心 擊,他的右手早被削斷,因此他雖然打個不手 鈎緊隨長劍飛出,而且那一對蠍子鈎居然剛柔 使用柔動,那時他發覺方鼎不但早有準備,雙 如泥,仍非凡品,普通的鲷鈎碰上了它就無法 勝。由此可以看出對方有備而戰,故此方世玉 端俱係鈎形,稱做蠍子變鈎,那就更不容易取 對方所握的雙鈎,並非一邊曲一邊直,而是兩 ,仍是吃了一驚。 凡是刀劍之類的短兵器,最忌雙鈎,如果 一震,再者,他所握的資劍雖然不是削鐵

刹時雙鈎分左右出擊,先是攔腰一鈎,忽天你的死期到了,閒話休提,請你接招!」 你聽見過,江湖上有雙鈎方鼎這個飛賊嗎?今 方照特着雙鈎佔了便宜・説・「方世玉

的一套,方鼎變鈎在手,無法取勝,不覺焦躁近,要是逼近,便要提防他的蜂尾劍,各有各那裏,總是劍尖朝外的,敵人想殺他,必須逼 方鼎燙覺對方的長劍給雙鈎套住,滿懷歡連人帶鈎飛出二丈過外,然後跌下來。 是, 對方的雙鈎不但無法削下,還給他一挑之勁, 對方的雙鈎套住,突然大喝一聲,使勁一挑 方世玉、苦鬥了幾十個囘合、方世玉的長劍給 起來,心上一急,冒險發招,雙鈎如雨,罩住 ?他一向練習滾堂劍法,倒地打滾,不管滾到 詭,變化多端,換過別人,早已吐血身亡,可 又從中門撲攻,化鈎爲劍,當胸刺來,鈎法奇 方世玉是少林寺頭名好漢,怎會如此不濟

踏在地上,已給方世玉搶先一步,把長劍橫放 然給一股劍風震蕩,飛出丈外呢?他雙脚剛剛 喜,以爲這一次方世玉難逃一死了,怎料他忽 ,壓住他的胸前,喝令他拋掉雙鈎,這一招足

以制他的死命,他沒法不依,只好馴若羔羊的

筮無仇,何以冒名行刦?」

言之有理、看來他是個**周富濟貧的飛賊,所**剧的富戶俱是與狗官勾結的,不敢聲張。 J 方世玉覺得此人亦有可恕,不再追究他冒名行 忠在下月成親,最怕少林寺豪傑、冒名行刻、 因為你的大名使狗官聽了心寒,廣東提督高進

方鼎喜出望外,伏地叩拜,說:「方大哥

你上邊有酒沒有?」 方世玉把他扶起,和顏悅色的問。

方鼎說:「有酒無餚。」

兩人在天色未明之前,同到杏花軒酒樓痛 方世玉欣然點頭。

北的大街了,他十分敬重方世玉,在方世玉夜五樓寢息,無怪他夜間行刦之後,一定回到城 原來方鼎就是大福押店的保練,晚上就在

方世玉喝問:「方鼎、你是飛賊、與我無

方鼎預料他必有此問,不慌不忙回答:

手了。索性收劍,說:「兄弟,你也是江湖好,觸動心事,認爲他可以利用,更加不想下毒 刦 你以後動手,絕不盜用方世玉這個名字,我就 漢,一向跟貪官作對,我們交個朋友吧,只要 不再追究。 • 反而因他所述關於高進忠下月成親之事

請恕小弟無禮,觸犯虎威。

吧,我很想喝醉。」 方世玉說:「找個地方痛痛快快的吃一頓

時有酒肉供應,可否同赴杏花軒共謀一醉?」方鼎說。「小弟有個朋友,經營酒肆,隨

對他頗為重視。不再住在客棧,移居押店。因此方世玉不止是沒有責備方鼎盜名行刦,還選把高進忠的動態詳告,使方世玉有所準備, 物,痛恨貪官污吏,不但慨然獻出佳餚美酒 飲,酒樓的東主劉杏軒十分喜客,且是江湖人

更得方世玉歡心。 襲之前,决不再幹夜行人的勾當,此外,方世 玉所需各物,他逐項購備,不用方世玉付賬

除非輕功卓絕的人,難以飛越,故此兩人要從 守衛森嚴,到了洞房那晚,更加保衛嚴密了, 迎親。攝飲之後,便與新娘同返將軍府洞房, 必忠的愛女鸞玉,被人騷擾,先在兩廣總督府 該處正是廣東提督府的第二座官衙,平時經已 坐。研究中秋節夜高進忠成親如何偷襲,根據 人分別調查所得的綫索,高進忠擔心迎娶曾 嘶近中秋,夜間寂寥,方世玉與他兩人對

將軍府,豈非更易得手嗎?」 弟,仍有十多個武林高手,浪跡天涯,何以僅 有大哥一人露臉呢?如果有辦法召集他們圍攻 方世玉說。「我只知道至善禪師與師兄弟 方鼎有意無意的問:「大哥・ 聽說少林子

距中秋節不遠,實在無暇訪尋各人下落,如欲,鱪了眞面目,反而不便,再者,現已交秋, 隱居南方,不知他們的踪跡,如果我到處查訪 質在辦不到,不過,祗是刺殺高進忠,我却很 踏平將軍府,縱火焚燒督衙,僅得我們二人

放火,焚燒樹木,先把守緬誘開,然後跳入房將軍府水洩不通,祗可智取,不宜力鬥,三更認為高進忠的守衞只是集中力量保護會鸞玉, 緊的是探悉將軍府何處是新房。 起,更難苦鬥,到時他必死於八仙劍下,最要 ,高進忠逼於迎戰,酒後乏力,兼是色心已 說順了嘴,方世玉就把他的計劃詳述,他

方鼎廳了,拍拍胸膛,說:「探悉新房

時光逝水,轉瞬就是團圓節,穗城習俗, 他說得如此豪氣,方世玉深信不疑。

中秋之夜,提燈賞月,因爲有燈卽有火,借此

一意、依計行事 軍府」高計劃周詳,兩人便不反覆研究,一心引火燒樹,絕不困難,既然方世玉對於偷變將

小姐付鸞玉,迎入將軍府,由艷婢多人送進新 見岳丈岳母,依禮成親,然後把如花似玉的四 **那晚高進忠喜氣洋洋・先在兩廣總督府拜**

那邊的樹木忽然焚燒起來,高進忠叫人到那邊 ,他命各人,緊守協位,按兵不動。 一切風平浪靜,忽聞驚呼聲,將軍府近牆

亦不派人到將軍府外觀看,胸有成竹,反而縱 火的人焦躁起來。 之內的樹木大批燃燒,故此高進忠絕無所懼, ,圍牆外邊的樹木,火光雖烈,却無法使圍牆 樹木焚燒是從圍牆之外的火勢延引進來的

此計落空,方世玉對身旁的人說:「方鼎,你擾亂視綫,盼望高進忠出視,單對單的廝殺, 留在此處縱火,今晚吹西北風,只要牆外的樹 此處會合,切勿走開。」 盛,將軍府上下各人,騷動不寧,我潛入將軍 木着火焚燒,不論遲早,腦內樹木必然火勢漸 當時方世玉與方鼎二人在圍牆之外縱火 直趨新娘房,取了高進忠的狗命。再到

果然不出所料,近窻的長桌放下兩個燭台,燭起,試用劍尖挑破窻紗,趁着燭光朝內張窰, 過的,欄杆一片朱色,南邊的房間有燭光透出 横杆,緩步走近懲外,仍然沒有守衛,疑心頓 去,想不到沿路竟無一人,他躍登紅樓,跨過 去。方世玉已經拔劍,碰着甚麼人都是直刺過 緊,便即躍到地面,沿着假山那邊,如飛殺上 起的碎石,使勁往上扳登,很快就置身於牆頂 • 看準東南方的一角,有一座樓字是最近修葺 他認爲那種光輝一定是紅燭高燃了,脚下 方世玉說完,縱身一躍,抓住圍牆略爲凸

> 來。對準大床中央,脫手飛出。起,立刻從背後的長方形衛壺內拔出六枝鐵箭 前擺放兩對鉛酸,一男一女所用。此種跡象顯燭。放在燭台後面的一張繡榻,襬帳低垂。床 玉認爲床上之人必是高進忠與骨鰾玉,殺機頓 示那個房間之內,有兩人正在鴛鴦交頭,方世

勝,他以爲高進忠擁抱着美人同睡,無法逃生製了二百枝,那時他有膽闖入虎穴,就靠它取 器是方世玉最喜歡使用的,瞞住方鼎到鐵店定 的人,不必拉弓,也可把它拋擲傷人,這種暗 銳的。它比較普通的弓箭沉重許多。手上有勁 多枝箭向他立脚處處射出,原來房中已經伏下飛躍到地面。房內的燭光剛剛熄滅,立刻有十 刻再放兩箭·把燭光打熄,閃電般退後兩步· 寒,認爲眼前所見的是個陷阱,不敢入內,立 鐵箭穿入羅帳,竟然沒有動靜,方世玉突覺心 躍出,故此弓箭手不能傷他 於亂箭之下,他沒有竄入房中,且又迅速轉身 己箭手,只要他鼠入,拔劍刺入羅帳,便即死 · 鐵箭射出,便即聽到連繫慘叫,殊不料六枝 那些鐵箭只是長條形的幼鐵,有一邊是尖

他此行只是想殺高進忠,險些跌入陷阱,可見踏實地,他就給三個武林高手握劍擋住去路, 高進忠早已識破他的詭計,不能够久留,雖有 已經擺脫他們的糾纏,闖進另外一個院落。 三柄長劍擋住去路,他亦無心戀戰,交手之後 門了幾招,即時向空位躍奔,兩三個起落, 他只知道看見空位就走,想不到那是高進 方世玉當時只知逃走,不辨方向,剛剛脚

三人,握劍窮追,他逼於再人一廚,因爲背後殺聲四起,有人大叫發現刺客, 他,诱他深人,他不知道其中奥妙,果然上的忠的詭計,故意派三人戲擊,留下一個空位給 ・沿着南邊走、第一個庭院較大・無人阻攔

冰是第二個庭院了。第一個庭院比較花園

難以飛越,看來有如一個牢獄。 於是他置身於第三個庭院了,它僅有兩丈多些 不顧一切的闖進去,鐵鑄的月形門自動關上, 一個庭院細,它仍是空的,月門打開,方世玉靠近假山的空地細小得多,第二個庭院又比第 是正方形,無路可通、相距三丈高的屋簷,

你快些下手吧。」 「方世玉,你想殺高進忠嗎?我就是高進忠 黑暗中傳來了一陣狂笑聲,有人大聲說:

,高進忠再問。「方世玉,你帶了多少人來?經置身於陷阱了,他趕快俯伏在地,閉口不言聽到這幾句,方世玉更加肯定的證實他已 非急於殺他,未必命令弓箭手放箭,愈是閉嘴 再向他盤問至善禪師與洪熙官等人的下落,並 」又問:·「少林子弟隱居何處?」方世玉總是 一言不發。他知道高進忠想領功,把他活捉,

你想跟我决鬥了,請你站着,我立刻出來。」高進忠一再查問,庭院之內毫無擊息,他高進忠一再查問,庭院之內毫無擊息,他 方世玉仍然伏地,突見火把伸出,又見小

府的屋簷是鐵瓦鐵簷,他能够伸高右手抓住它 起來,揮劍衝出,右手握劍,一劍壓住對方的 高進忠的模樣,他向屋簷打量了一眼,便有了一眼就看出他並非高進出,而是另外一人扮成 斬劈,却又不知方世玉的所在,方世玉眼快, 門打開,一人持刀直衝出來,舞刀取勢,意欲 刀,縱身一躍,雙脚飛上對方肩膊,絕不停留 主意,趁着這傢伙還未覺察他的時候,驟然站 使動一壓,便卽借力躍到屋簷去,因爲將軍

手,還沒有看清楚下邊決鬥的情形,已經給他之上,他就把劍旋轉劈殺,埋伏在屋頂的弓箭 右手,他的左手仍然握着寶劍,剛剛站在鐵瓦 他倒懸在鐵簷之下,翻身躍登鐵瓦,只憑

攔腰一劍•不死也受重傷。

忠拔脚雕去,打了一個照面,方世玉大喝一聲性越過屋頂,由另外一邊躍下,剛剛碰着高進大越過屋頂,由另外一邊躍下,剛剛碰着高進 玉擔心大堂那邊另有機關,不敢追入,長嘆一 就連發七招,不料高進忠拚命擋格,並不反攻 • 即用八仙劍最凌厲的連環七星招搶攻 • 出手 步步退後,突然身形一閃,走囘大堂,方世 方世玉認定高進忠仍然留在庭院之內

要停一停,伏在瓦上躲避,因此走得很慢,後越沿着牆花直上屋頂,向另外一個方向逃去。 左手仍然握劍,右手却從箭壺拔出幾枝鐵箭來那些人會是高進忠的爪牙了,他的殺機頓起,動,另有一人,嬌聲叫喊:「高進忠?」顯然 意中走進了一間暗室,突覺房內有三條黑影移 邊躍下。他置身於二樓的走廊,向前飛奔,無 處,看見有一條通道在二樓東面,便即奔向那 來他還擔心弓箭手走上屋頂窮追,不敢留在高 ,抖了一抖,五枝箭一齊飛射出去,連聲慘叫 十分刺耳,料想有人中箭身亡。

過去,把她抱住,看來就快玉殞香銷。女浴血走出,高進忠大叫。「薦玉!」捨命衝 進忠,兩人碰頭就打,那時忽見房內有一個美 方世玉不敢留步,轉身急走,剛巧碰着高

同大福押店了,巡向白雲山那邊走,山深林密 外邊,找尋方鼎時,火光漸熄,方鼎不知去向 誰敢攔他!方世玉終於突圍而出,他囘到高牆終衝,另一手連珠射出鐵箭,有如猛虎出柙, 的孽緣未盡,難以殺他,手中的劍一緊,向前 還用方天畫戟,頗佔上風,方世玉認爲高進忠 口氣,因爲高進忠的幾名貼身侍衞,俱是高手 ·忽然醒悟·料想方鼎也是高進忠的人,不敢 · 同時迎臉衝來 · 人到刀到 · 其中有一名侍衞 方世玉知道鐵箭殺了曾鸞玉,總算出了一

小飲奇怪之極,向他走去-

名滿揚州。這晚,霧迷濛,雨飄飛,令揚州無數女孩子爲之傾心的 上回書至水觀音在揚州開設美人樓酒樓,酒醇人美,半年工夫,已

風中葉,雨中花,一片蕭瑟,無限凄

看看,你是否會在門外?」

小欣臉一紅,訥訥道。「我想到門外

金滿樓道••

「你想怎樣?」

金滿樓一怔,道:「哦?」

丹桂尚飄香。

心狠計尤毒

酒醇恨更濃

他面向那邊花徑盡頭的一座小樓, 金滿樓人也彷彿因此憔悴起來。

水觀音也就是住在那座小樓之內。

指環。」



我想……」 麼早你就起來了。」 前文提要: 不出來。 動也不一動。 靈遐思,尤其小欣,整夜竟不能安眠,天剛濛亮,便自起床,驀見金滿樓站在丹桂樹下 忘却戴回便雕去,當小欣追出已不見其踪影,金滿懷這一出現,引起小欣和數女發的無 用筆紙,當他書寫的時候,嫌棄戴在手指上的一隻玉指環妨碍書寫,將之脫下,臨行竟 鐵面無私金滿樓,突冒雨獨自來到美人樓,購買一瓶美人酒,並向沾酒的女孩子小欣借

同時轉身,道。「小欣姑娘。」

近來我的記性壞透了,很多事一放下就忘

她正想說什麼,金滿樓已接說道。「

可是小欣一走近,他抬起的頭便垂下 金滿樓好像不知道小欣的走來。

一個錦盒。

小欣的脚步放得更輕。

他莫非要見老闆。

道:「眞的忘記了。」

他這一抬手,小欣亦發覺他手中拿着

金滿樓好像這才省起,他抬手一望,

小欣道:「你昨夜忘記了拿回那隻玉

語聲低沉,正是金滿樓的聲音。

送給她這種禮物,送禮物送到這樣才有意 送給她這種禮物,她也絕不會想到竟有人

小欣道:「我也想不到。」 這番話他昨夜巳說過。

事情,先要麻煩你。」

金滿樓道:「吩咐不敢,只是有一件

什麼吩咐?」

小欣脚步舉起又放下,道:「爺還有

爲了這件事?」 金滿樓點頭。

錦盒拿去給一個人。」

小欣道・「誰?」

金滿樓又一抬手,道·「替我將這個

小欣道:-「是什麼事情?」

小欣接問道: 「誰開門給你?」

的。 看待?」 小欣道。「你不怕給人看見,當做賊

小欣道:「可是你怎會知道,我一定 金滿樓道:「我已經很小心的了。」

會在這個時候出來院子?! 金滿樓道•「誰說我知道了。」 小欣道:「哦?」

放着一瓶美人酒。

錦盒內舖着一層紅絨,紅絨之上眞的

他連隨將錦盒打開。

那張美人箋亦放在盒內。

瓶美人酒。」

「這裏頭……」

金滿樓道:「正是!」

小欣目光落在錦盒上,試探着問道。

金滿樓一字字道:「水觀音!」

小欣一怔,道:「我們老闆?」

金滿樓截道: 「就放着昨夜我買的那

,可是才準備動身,你就來了。」 小欣道:「原來是這樣。」 金滿樓道•「我原是準備自己送去的

己送去,一個不小心,給她看見我,可就

瓶美人酒是送給人,難道就是送給我們老

她脫口問道。「昨夜,你告訴我買這

小欣還沒有忘記美人箋上那行字。

美人樓中何不盡一瓶美人酒?

我們老闆。」 小欣道••「你爲什麼揀今天送禮物給

麼日子?」 小欣道:「是什麼日子?」

闆,美人酒的老闆,所以我才送給她這瓶

金滿樓道··「就因爲她是美人樓的老

闆,美人酒的老闆。」

金滿樓道•「不錯。」

小欣道••「我們老闆可是美人樓的老

呀。」 金滿樓又道。「你完全不知道有這回 小欣道:「哦?」

C42

小欣苦笑道:「我這就不明白了,到

底爲什麼?」

金滿樓道:•「只爲了別人絕不會想到

她接又道••「你大清早走來這裏就是

金滿樓說道••「我是自己爬牆偸進來

金滿樓道:「你來的正好,如果我自

金滿樓詫聲道。「你不知道今天是什

金滿樓道••「今天,是水觀音的生日

小欣道:「今天是早些,因爲我…… 金滿樓道:「這麼早你就起來了?」

有帶在身上,慌忙道:「我現在就回房去

金滿樓却將她叫住:「等等!」

她忽然省起那隻玉指環留在房中,沒

小欣急搖手道:「我……沒忘記。這 金滿樓道:「你忘記我這個人了?」 她怔在當場,口張開,一個字却都說

太多所影响。」

小欣道:「也許是平日要處理的事情

「那隻玉指環,你替我收起了?」

小欣點頭嗯一聲。

金滿樓道••「也許。」他連隨問道••

小欣倒給他嚇了一跳。

小欣搖頭笑道:「我來了才不過九個

在你們面前提過這件事?」 金滿樓道:「這幾天難道她完全沒有

自己慶祝一番?」 金滿樓道•「難道她完全沒有意思給 小欣道:•「我知道就沒有了。」

你是弄錯了。」 金滿樓道•「豈會弄錯。」 小欣道:「也許她的生日不是在今天

件事,她這個人本來就是善忘得很。」 他笑接道•「或者她自己也忘記了這

酒送給她?」 金滿樓道: 「好歹一塲朋友。」 小欣道:「爺倒是個有心人。」 小欣道:「爺要我怎樣子將這瓶美人

就是。」 開她的房門,將這個錦盒,交到她的手上 金滿樓道…「這個很簡單,你過去敲

朋友給她送賀禮來。 金滿樓道:•「就說今天是她的生日, 小欣道:「她問起來我怎樣回答?」

金滿樓道••「你這樣敲門,她就知道 小欣又問道。「她怎知道是爺你送的

樹幹上一重兩輕的連敲了兩遍。他半身一側,屈指在旁邊那株丹桂的

小欣接在手,道:「這就去?」他闔上錦盒,將錦盒遞向小欣。 金滿樓道•「正是。」 小欣道:「是一重兩輕?

她也絕不會罵你的。」 小欣道:「哦?」

金滿樓道•「今天,畢竟是她的好日

金滿樓道:「我現在就離去。」 小欣着急道•「那個玉指環……」 小欣道•「你……」

金滿樓道•「當然。」 小欣道:「你一定來的?」

她學步又放下,欲言又止的,道。 小欣道•「這那算麻煩。

小欣訥訥道…「沒有了,我……我只 金滿樓道:「你還有什麼不明白?」

金滿樓道•「有話不妨對我直說。」 小欣紅着臉道:•「我只是想看看你的

道••「很久之前,我就想走近去看清楚你小欣點頭,眼瞳中,充滿了希望,說金滿樓一怔,道••「我的臉?」

「現在不可以。」 金滿樓抬手捏着笠緣,忽然搖頭道: 金滿樓笑道:「這容易。 小欣大喜道:「那你將竹笠拿下。

金滿樓道··「你現在就算真的吵醒她 小欣道:「現在到底還早。」 金滿樓道:「你担心吵醒她?」

者午後,我再來一趟。」 金滿樓道••「暫時就放在你那裏,或

他再次一抬手,道。「這一次麻煩你

我?二 ,你何不留待午後?」 金滿樓道:「何必騙你?快去!」 小欣這才由憂再化喜,說道。「不騙 金滿樓笑道。「匆忙間如何看的清楚 小欣喜變憂,急問道:「爲什麼?」

來的地方,可是到她第四次回頭,人就不 第三次回頭的時候,金滿樓仍站在原 她幾乎是一步一回頭。

她無奈歎息。 金滿樓並沒有再出現。 小欣仍然不死心,不時的回頭張望

花徑並不長。

入門是一道珠簾。 樓外一片寂靜,樓內也是一片靜寂 小欣很快就來到那座小樓

走入了珠簾,是一個佈置得非常華麗

的廳堂。

廳堂對門的那邊又是一道垂簾。

這道垂簾後才是水觀音的寢室。

室前面,仍然聽不到任何聲息。 小欣並沒有放輕脚步,可是來到了寢 寢室內亦是靜寂一片。

上,一重兩輕的叩了三下。 她躊躇再三,終於舉起手,屈指在門

寢室內沒有反應。

她正想敲第二次,寢室內突然响起了

那種聲响旣像打架,又像有好幾個人

耐老得多。

在被窩中爬起來,急急忙忙穿上衣服。 小欣等了好一會,仍聽到那種「悉索

因爲她知道,水觀音平日穿的衣服並 她不由大感奇怪

已穿了四五件衣服。 可是現在聽聲音,寢室內那個人最少

邊小樓走去。

小欣這才高高興興的捧着錦盒,向那

難道裏面除了水觀音之外,還有人?

悉索聲終於停下。

裏面到底怎樣了? 沒有人開門 寢室內却又回復一片靜寂

次 又沒有反應。 小欣忍不住一重兩輕的再在門上敲一

這一次她的手才放下,門突然打開 小欣等了一會,再敵。 個人隨即出現小欣眼前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水觀音。

人却只有老去。 花落還開,開的也許比去年更美麗,

因爲今年她才是二十七歲。 可是她比三年前,竟還要美麗。 水觀音也沒有例外,她也是一個人。

有多大的分別,何况她這三年以來的生活 ,比三年之前,豈止舒適了一倍。 二十七歲跟二十四歲的女人本來就沒 生活舒適的人本來就比生活困苦的人

更豐滿

在很奇怪 這麼少的衣服竟穿了那麼久

她奇怪的望着水觀音

衣衫也很亂,一半的胸膛露了出來。 一見是小欣,她的一雙眼亦幾乎瞪了

她的語聲也很冷,道:「方才是你拍 小欣囁嚅着道••「是我。 個開口的還是水觀音。

老闆早 小欣道:•「都是我。」她連忙一聲:•

小欣道•「我知道。

水觀音道: 小欣道•「是……

三年後的今日,她只是變得更成熟,

樣披散。 水觀音也在望着小欣。 頭秀髮也是比三年前更漂亮

水觀音冷冷的道。「你也知道早。

小欣道:「是。」

小欣道・「早走了・」水觀音目光一掃,道・「他人呢?」

水觀音道••「你是在什麼地方遇見他

小欣道•「他說是來送賀禮給你。」

小欣給她瞪的心都寒了,欲言又止

水觀音連隨問道•「是誰教你那樣子

「是不是金滿樓?」

水觀音道•「先後幾次都是你?」 她瞪着小欣,眼神非常冷 她身上的衣衫,却比三年前穿得還要 ,小欣實 發現他的時候,他已經在院子了。 水觀音道:「你怎知道,他爬牆偷進 小欣道••「是他自己爬牆偷進來,我水觀音道••「是誰?」 小欣道:「他說的。 水觀音道:「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水觀音道: 「怎麼走來這裏。」 水觀音道:•「你這麼早,到院子幹什 水觀音又問道:「是你開門給他進來 小欣道:「我說的都是事實。」 水觀音懷疑的道:「哦?」 小欣道••「什麼關係也沒有。」 小欣道:「是金爺叫我來的。」 小欣只好道:「是。」 水觀音道:「所以就到處走?」 小欣道:「我是睡不着…… 小欣道•「在院子。」

「不是我。

又有沒有告訴你,偷進來這裏幹什麼?」 水觀音又打斷了她的說話,道:「她 小欣道•「我……」 樣你就怎樣。」 水觀音道:「你倒也聽話,他叫你怎 水觀音冷冷道:「你給他迷住了 水觀音道: 小欣道•「我…… 小欣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爬牆偷進來的 人,你居

發什麼高燒,無端走來送賀禮,他賀我什 水觀音一怔,道:「這個老小子又在

小欣奇怪道•「今天難道不是老闆的

然後她突然笑了起來,笑得很大聲。 水觀音整個人都怔在那裏。

她笑着將小欣拉了進寢室。 水觀音腰都幾乎笑彎了。 小欣看見她這樣子,反而嚇一跳。

小欣却彷彿嗅到了男人的氣味。 寢室內一床亂被,沒有人。

寢室右面的一扇窻戶大開,風正從那 她張目四顧。

邊吹來。

風很冷 打開向風的那邊窻戶睡覺,是不是有

地方。 除此之外,寢室內並沒有任何奇怪的

水觀音一直將小欣拉到床前那張彫檎 小欣只好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下

這一次她笑得好像很凄凉。 水觀音扶着桌子又笑了起來。 水觀音笑道。「今天真的是我的生日 小欣忍不住問道••「你……你在笑什

箋

桌子旁邊,才收住笑聲道••「坐下來。」 可是連我自己也都忘記了,你說好笑不

> 日。」 他那樣,他竟然也記不得,今天是我的生 那個王八蛋,也是一個沒心肝的人,我待 怎麼會不提我!」 她突然一拳打在桌子上,道:「可恨 水觀音搖頭,道…「如果是,這幾天 水觀音道•「不就是他!」 小欣一怔道:「柳三風!」 水觀音恨恨的道:「柳三風?」 小欣信口道•「那個王八蛋?」

樓這個老小子,分手一年了,還記着我的 生日。」 她數了一口氣,又道:「反倒是金滿

水觀音接在手裏,一笑道••「這個老 小欣忙將手中的錦盒奉上。 水觀音連隨問道:「他的禮物呢?」 小欣又一怔。 金滿樓原來也是她的相好

開 小子,且看他這一次又送我什麼東西。」 水觀音也沒有問小欣,自己將錦盒打 小欣好容易忍下,沒有說出來。

錦盒之內只是一瓶美人酒,一張美人 她立時脫口一聲:「美人酒!」 X

小欣暗自歎了一口氣。 這的確大出她意料之外。 水觀音怔在當場。 金滿樓的目的總算達到了

水觀晉即時轉過頭來,道。「沒有其

C44

好笑。」

水觀音笑聲忽落,道:「我那麼多的

他東西了。 小欣點頭。

改變主意。」

朋友,亦竟然一個也都記不起來。」

小欣道•「也許他們很多都記得。」

在桌上攤開。 水觀音也不多問,拿起那張美人箋

她讀着不禁一笑。 「美人樓中何不盡一瓶美人酒?」

是一 瓶美人酒?」 水觀音道··「做夢也想不到。」 小欣道:「老闆大概想不到金爺送的

意外一下。」 小欣道:「聽他說,他原就是要老闆

薄? 小欣問道:「老闆是否嫌這份賀禮太 水觀音道。「他已經達到目的了。」

興。 小欣道。「我看,老闆好像不怎樣高 水觀音道。「你怎會這樣想?」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就已高興得要命。」 輕歎未久,她又再笑起來。 她一聲輕歎,道:「只要有人還記得 水觀音道:「誰說我不高興。」

小欣記憶之中,從來都沒見水觀音這

我留住他?」 也不肯來見我一面,這個老小子,難道還 水觀斉搖頭道:「人來了,禮來了, 小欣道•「他好像沒有意思留下。」 水觀音笑着,忽然道:「你怎麼不替

記着去年的事情?」 「他原是準備親自送來給你的,見到我才 小欣不知道,也沒有追問,接口道•• 去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 瓶美人酒?」 水觀音道…「當然是喝掉它 小欣轉問道: 水觀音道…「哦?」 「老闆打算怎樣處理這

這種美人酒。」 小欣道:「老闆不是曾經說過喝膩了

喝膩了,不過這一瓶不同。」 水觀音道…「我是這樣說過,也的確

生日,我若是不喝掉它,豈非辜負了他的 我的生日禮物,就是喝膩了,也要喝。」 她拿起那瓶美人酒,道:「這一瓶是 水觀音微喟接道•「難得他記着我的 小欣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一番好意。」 小欣道:「嗯。」

是別有滋味。」 人酒已經整整三個月,現在喝起來,必然 水觀音又道••「反正我沒有喝這種美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現在不喝,到何時才 水觀音笑道。「我今天起來,最高興 她說着拔開了那瓶美人酒的封口 小欣看見,道:「現在就喝?」

她拔開酒瓶塞子

來 空氣中立時多了一股香醇的酒氣。 小欣忙站起身子,說道••「我去拿杯

,這樣喝反而痛快!」 她仰起脖子,一瓶酒往嘴裏倒下去 水觀音伸手攔下,道:「不必給我杯

她「骨都骨都」 一口,兩口、三口… 一連喝了好幾口

膛。 才將那瓶美人酒放下 酒從她的口角滴下來,滴濕了她的胸

子坐下,道:「小欣,你也來一口!」 她的語聲不知何故已變的嘶啞。 她毫不在意,一屁股在旁邊的一張椅 小欣也覺察了,道:「你的咽喉怎樣

發花,難道三個月不喝這美人酒,酒量就 向小欣。 大減?還是這瓶美人酒,我釀烈了?小欣 「怎麼我的咽喉好像火燒着一樣?」 你噌噌是不是?」她將那瓶美人酒,遞 她忽然一怔,道:「眼也似乎已開始 水觀音給她一問,亦已有所覺,道。

那瓶美人酒却沒有遞出去

那刹那之間 ,她忽然發覺自己竟有心

也就在那刹那,她看見小欣的臉竟青

什麼? 她脫口問道: 「小欣,你……你看見

• 「你……你的臉……」 臉龐,聽見這樣問,臉更青,吃吃地應道 小欣一雙眼正直勾勾的盯着水觀音的

覺,急問道:「我的臉又怎樣了?」 水觀音心頭突然生出了一種不祥的感 她不等小欣回答,衝向放在窻旁的妝 水觀音一驚而起,道:「什麼?」 小欣道•「你的臉正在發紫……」

妝枱上有一面大銅鏡。 鏡面磨的光而亮

枱

的臉龐。 在銅鏡之上,水觀音清楚的看見自己

她立時一聲怪叫! 小欣並沒有說讌,她的臉龐的確在發

「叮噹」的一聲,那瓶美人酒從水觀

音的手中跌下,碎裂在地上! 碧綠色的美人酒,打濕了老大一塊地

水觀音都看在眼內。 酒中竟有白烟冒起來 面

飲下混入火蜈蚣血的美人酒,毒發身亡的 她突然想起了三年前古刹中,唐十三

她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酒中有毒!」她尖叫,反撲往床那

邊 解毒丸。 收藏着當年她在唐十三身上搜出來的兩瓶 她並沒有忘記在床頭的一個暗格內

去 她掙扎着爬起來,爬起來又連隨倒下 「砰」一聲,她整個人仆倒在床上。

小欣!」她嘶聲大叫

小欣沒有走過來

她已經被眼前的情景嚇呆了 水觀音嘶聲尖叫道: 「小欣,你

你好狠……」 水觀音道•「你……你過來……」 小欣慌忙搖手道••「不關我事……

小欣顫抖着走過去,走得很慢。 她的兩條腿事實已軟了

暗格…… 來替我……替我打開床頭……床頭的那個水觀音顫聲催促着道••「快……快過

她的兩條腿却不聽話

水觀音連聲催促地道•

那裏……」 小於好容易走到床邊,道。

在……」 水觀音喘着氣,道••「在……在……

去 她一連說了三個「在」

小欣急問道:「在那裏?

有回答小欣 她拚命的喘着氣,斷斷續續突然說出

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話 「火……火蜈蚣的……血……毒血:

子突從床上弓起來 她嘶聲大叫一聲「天-L

在床前地上

色 前後也不過片刻,她的臉已彎成紫黑 七孔竟有血水流出來

狂奔了出去。 紫黑色的血水! 小欣只看的心胆俱喪,大叫「救命」

刀

她無疑已經毒發身亡! 水觀音並沒有再叫住小欣

好厲害的毒藥!

水觀音半身猛的一仰,口張開,並沒 一弓就收縮,她整個身子倒翻,硬棒 ,都無法續下 「快……快… ,整個身 「暗格在 蜈蚣的人? 蟲 都落在水觀音的手中 她喝的那瓶美人酒內竟滲入了火蜈蚣的毒 火蜈蚣的毒血? 那個人莫非就是金滿樓? 這世間莫非還有第二個,養下那種火 玉無瑕與唐十三死在那古刹之後, 火蜈蚣是「美公子」玉無瑕所養的毒 她毒發的情形與唐十三一樣,難道在 他爲什麼這樣做? 他到底那裏來的火蜈蚣毒血? 是不是就是他在那瓶美人酒之中 酒是他送來 火蜈蚣!火蜈蚣的血-

酒之下。 她亦是死在混入了火蜈蚣毒血的一瓶美人 血的美人酒毒殺唐十三,一年後的今日 美人酒毒殺唐十三,一年後的今日,水觀音三年前以一瓶混入了火蜈蚣毒 這難道就是天意? X

當然並不是一個石球,是肉球。他人如其名,眞的球一樣。 他用刀,據講,學的是彭家五虎斷門 揚州城的總捕頭叫石球

捕頭已經七年。 他今年已經三十六歲,受職揚州城總 刀下據講並不含糊

已經破過不少 七年來他雖然沒有破過大案,小案却

大案發生。 事實這七年以來,揚州城內外也沒有

北彪跟了他六年,林雄亦巳跟了他五 他有兩個得力助手

年之久

棍,兩人的武功,據講並不在他之下。 水觀音的死訊傳到的時候,他們三個 北彪用一雙飛蜂鈎,林雄用一支天門

人剛好都在衙門之內 聽到,石球幾乎彈上了半天

他

他一躍躍到入了來向他禀告的那個官 所以難怪他這樣緊張。 他跟水觀音,據講也是好朋友。

差面前,大聲喝問道:「什麼?你說誰死

應道。「水觀音。」 那個公差幾乎沒有給他喝倒地上,忙

人樓的水觀音?」 那個公差道:「揚州城之內只有這一 石球好像仍然沒有聽清楚,道。 「美

個水觀音。 石球雙手捧着頭,道:「天,這樣的

個美人,好好的怎麼讓她死了。 他雙手忽又放下,追問道:「她死在

那個公差道•「美人樓。 石球道:「美人樓什麼地方?」

清楚。」

石球再問道:「她怎樣死的?」 「不清楚。」

清楚 石球拍案道:「混賬東西,什麼都不 ,你到底怎樣搞的?」

C46

消息 石球截口說道:•「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我急着進來禀告,所……」 石球道•「怎麼你不問淸楚? 石球又截斷了他的話,喝問道:• 「美人樓來人那裏來的。」

人現在在那裏?」 石球喝道: 「在門外。」 「快傳他進來,讓我來問

闆釀的酒。

却問道:

「美人酒不就是你們老

去 那個公差一聲••「是!」 慌忙退了下

×

翠 石球竟認識他們,脫口道•「是小欣和一個叫小翠的女孩子 是你們! 「小欣小

閣給人毒死了!」 小欣臉仍在發青,顫聲道。 石球道:「到底是什麼?」 小欣小翠一福道••「是。」 「我們老

變成了紫黑色,死得很難看!」 小欣囁嚅道••「只怕是……是……」石球大鱉道••「是誰下的毒?」 小欣獨有餘悸,接道。「她整塊臉都石球一驚道。「毒死了?」 石球這才真的大吃一驚,他好像懷疑小欣衝口而出道··「金滿樓!」 石球厲聲問道。「是誰?」

是自己聽錯,再問道。 吃,說話可不能亂講,說那句話之前石球立即壓低了嗓子,道。「東西可 小欣道。「金滿樓。」 「你說誰?」

你考慮清楚沒有。

瓶美人酒,立即就毒發身亡……」 石球聽的糊塗了,他揮手阻止小欣再 小欣道··「我們老闆喝下他送來的一 石球道:「哦?」 欣道•「我只是直說。」

酒? 石球問道:•「金滿樓從那裏來的美人

酒 石球道··「你是說他在美人樓買美人 小欣道:「他是在我們那兒買的?」

石球道:•「這到底怎樣搞的,你最好 **再將酒送給美人樓的老闆?」**

給我說清楚。」 她口齒伶俐,記性也很好 小欣給他說清楚

也沒有遺漏,淸淸楚楚的說了出來 事情實在太奇怪。 北彪林雄也沒有例外 他却聽的怔住在當場。 石球居然不用小欣來覆述。 由昨夜到今早所發生的事情,她 一件

一直到小欣將事情說完了,石球才開 「你肯定人已死了

口問道。

室內。 人都肯定。」 石球道: 小欣道:「豈止我,所有見過屍體的 「屍體現在是否還在那個寢

小欣說道。「沒有人敢移動老闆的屍

原狀,對我們查案實在方便不少。」 小欣道:「什麼時候去?」 石球額首道:「這很好,現場能保持

小欣道•「我們是留在這裏,石球道•「立即就去。」 還是怎

去美人樓,協助我査案!」 石球道·「留在這裏幹什麼?隨我回 小欣道: 「是。

石球連隨一脚將擋在前面的一張椅子

踢開,大踏步奔了出去 北彪林雄當然亦跟着擧步

而且他們的好奇心比一般人還要大。 每一個人都有好奇心,他們並沒有例外 好像這樣奇怪的事情,也實在少有 他們都想盡快趕到美人樓一看究竟

也就在這個時候,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亦已在揚州城外發生。 這件事情而且也是與美人酒有關係

揚州的風景可以說都集中在瘦西湖

出天寧門,泛舟瘦西湖,所過五亭橋

古蹟。 小金山,平山堂,無一不是出名的名勝

瘦西湖却真的瘦得可憐,一束纖腰 五亭橋華美, 小金山鮮妍

楚楚有緻。 沿湖多的是楊柳,一面瘦西湖,簡直

片凄凉景象。 這座綠楊村巳經綠不起來了,放目只可惜現在巳經深秋。

風雨仍漫空。

雨烟迷濛,風吹敗柳蕭蕭。 一騎人馬走在風雨之下,敗柳之中

雖則看不淸楚笠下的面目,仍然可以分辨 青衣外罩着簑衣,人頭頂戴着竹笠, 馬是匹黑馬,人却穿着一身青衣

這個少女原來還是一個武林中人。 馬鞍旁掛着一支長劍 得出馬上人是一個少女。

的却並不快。 她不像是在趕路 劍不時碰在鞍上,叮叮的作响,馬走

這個時候, 不成她是走來這裏欣賞風

這個地方却不是只得她一個人

路那邊突然傳來了急遽的蹄聲。

那 個少女沒有理會,一直到那騎快馬 騎快馬由遠而近,如飛般奔來。

她立時一怔! 才冷瞟一眼。

那騎快馬之上騎的是一個錦衣人

飛馬狂奔,給風吹側。 錦衣人頭上也戴着竹笠,却已因爲他

青衣少女看見了他的臉。

却看不清楚青衣少女的臉。錦衣人亦自一瞟那個青衣少女。

少女身旁衝過。 他並不在乎,頭也不回的飛馬從青衣

青衣少女亦若無其事

經去遠。 錦衣人那匹馬也實在够快,眨眼間已

青衣少女聽着馬蹄聲巳去遠,才回頭

放馬,到底那裏去?」 「這個人不就是金滿樓,大清早,他這樣 她的眼中充滿了疑惑,喃喃自語道。

與我無關,何必理會他?」 連隨她又道:「無論他是去那裏,都

她回過頭去,繼續走她的路

未到天寧門,將到天寧門。

停下來。 青衣少女在臨湖一幢小小的莊院門前

她翻身下馬,上前兩步,抄起門環往

門上叩了幾下

脚步聲一直來到門後。 沒多久,門內响起了脚步聲

來 「誰?」「誰?」

道。 門立即打開,一個老家人探頭出來 「果然是胡鏢師,裏面請!」 青衣少女應聲道••「是我,胡香!」

胡鏢師!

個女鏢師。 這個叫做胡香的青衣少女竟然還是一

獨行女鏢師! 揚州附近也就只有胡香一個女鏢師

只因爲她有一個開鏢局的父親。

就繼承父業,到現在巳經整整八年。

從來沒有失過手。

現在大清早她走來這個莊院,又是爲 在劍上她當然有幾下子。

胡香牽馬大踏步而入。

經在大堂等候多時。」 胡香一甩馬韁,說道:「我這就去見

她直向大堂走去

陳設却頗費心思,整齊而脫俗。

大堂的正中有一張八仙桌,好幾張椅

上。 年紀並不大的女人面向門廊邊,正坐在椅

年,就已被仇家刺殺。

八年來她匹馬一劍,鏢走天下,據講

那柄劍已不在馬鞍旁,已繫在她腰左

老家人側身讓路,道:「我家夫人已

這間莊院的院子很小,大堂也並不大

屛風前面設了一張承臂漆雕椅,一個

據講她出身飛燕門,二十歲開始就已

她這個父親却在她還不到二十歲的那

她聞訊趕返,痛殺仇家十八人,隨即

什麼事情?

門大開,門內是一個院子

出

八仙桌再過,是一面屛風。

大堂中燃着燈火。

那個女人坐在這種燈光下,臉色却仍 燈火罩在紅紗內,燈光於是也紅了。

燈光若非如此,她的臉色豈非有如白

事實正是這樣。

都像畫在一張白紙之上。 她的臉本來就全無血色,甚至整張臉

人樓買酒的那個女人! 她也就是昨夜,繼金滿樓之後,到美

胡香大踏步走了進來。

巳露出一臉笑容。 她人尚遠在院子花徑之上,那個女人

儘管是那麼冷峻,這種燈光下,也變得溫 紅色的燈光特別顯得溫暖,她的笑容 現在她臉上的笑容更盛了

了?請坐!」 她笑着站起身子,道:「胡鏢師回來

她自己更不客氣,旋即在那個女人對 胡香道••「仇夫人不必客氣。」

去,輕呼道。「小蘭。」 面的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給他稱呼仇夫人的那個女人亦坐了回

一個小丫環,捧着茶盤應聲從簾後轉

茶盤中放着一個精緻的杯子

道:•「胡鏢師,請用茶。」 說話間,小菊巳來到胡香面前,躬身 仇夫人點頭道: 「這才是乖孩子。」

但連隨又在桌子上放下 胡香一聲「好」,將杯子拿在手中

小菊退了下去。

胡香這才道••「仇夫人……」 一聲「仇夫人」出口,就給仇夫人打

斷了她的說話··「胡鏢師喝杯茶,緩口氣

夫人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喜惡?」 胡香道:•「我不是第一次來的了,仇

師都沒有將茶喝下,莫非厭惡喝茶?」 胡香道:•「厭惡不至於,只是不大喜 仇夫人思索着道…「此前幾次,胡鏢

仇夫人道:「酒又如何?」

一杯酒,早巳空了。」 胡香笑顧那杯茶,道:「這若換轉是

番苦心倒也沒有白費。」 仇夫人一笑道: 「如此看來,我的一

西又巳送到了?」 胡香道:「哦?」 仇夫人却沒有說下去,轉問道: 「東

令姊的收條,就像上兩次一樣,她另有信 她隨即探懷取出一封信,道:「這是 胡香道:•「我既然回來,東西自然已

信火漆封口,她前後略看一眼 仇夫人接在手中。

封口撕開,從裏面抽出一張信箋。 信箋上滿寫着字,左下角蓋着兩個朱 ,就將

印 身旁几子上一放,道。「她這次的信我已 她也只是約略看一遍,隨手將信箋往

C48

經收到了。」

知道?」 仇夫人奇怪問道:•「胡鏢師,你何以 胡香道:•「昨天收到的?」

途探望一個朋友,才運了一天。」 原也是昨天便可回到揚州,只不過因爲中 胡香道: 「這個並不難計算出來,我

朋友?」 仇夫人道:「你早已决定去探望那個

早上才回來揚州。」 胡香點頭道。「所以我告訴夫人今天

様準確?」 仇夫人輕嘆道•「你計算日子怎麼這

不準確才奇怪。」 胡香道: 「此前我已經往返了兩次

事的了。」 信,今天早上又見不到你的人,一定是出 仇夫人道··「這是說,如果我收不到

胡香道•「不錯是這樣。」

件事。」

仇夫人點頭道•「胡鏢師還不知道一

如期到來。」 胡香道:「一定。」 仇夫人接道。「平安無事的話就一定

說 ,胡鏢師的信用好得很。」 胡香道:「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最 仇夫人道·「認識胡鏢師的人難怪都

用也好不起來。」 原因,若沒有胡鏢師那樣高强的武功,信 仇夫人接道。「武功好當然也是一個 胡香道:•「仇夫人過獎。」

着重的本錢就是信用。」

話她已經聽得太多。 她臉上並無任何表情,這樣的稱讚說 仇夫人道••「我到底沒有找錯人。」

胡香淡笑。

都沒有事情發生。」 胡香道:•「就像前兩次一樣,一路上 仇夫人又道:•「路上大概還好走。」

「看來,我倒是白担心的

胡香道:「其實那些珠寶大可以一次

返麻煩,也可以省回不少費用。」 送去,犯不着分做四次,這一來省得我往 知道一般女人的性格。」 仇夫人道。「胡鏢師也是女人,當然

別人,尤其在錢財方面。」 仇夫人道·「一般女人都不容易相信 胡香道:「這是說那一方面?」

,不敢一次過交給我帶走?」 胡香道••「所以你將那些珠寶分做四 仇夫人道••「我也是。」 胡香道。「夫人也是這種女人。」

就只是那些珠寶,如果那些珠寶也失去, 幸早死,膝下也沒有兒女,惟一的保障, 下半生眞不知道如何打算。」 仇夫人道:「我父母雙亡,嫁夫又不 胡香道:「是那一件事?」 胡香道。「夫人不是還有位姐姐?」

樣凄凉。」 仇夫人悽然道•「正是。」 胡香道•「不成她也是個嫁夫早死

仇夫人道••「我那個姐姐的遭遇與我

道理。」

個念頭,學家遷往她那裏,姊妹倆相依爲 仇夫人點頭接着道··「因此我才有這

些珠寶了。」 胡香道··「這就難怪夫人如此緊張那

仇夫人道:「我那麼多疑,胡鏢師不

狹隘。」 要生氣才好。」 胡香道•「胡香的心胸還不至於如此

後的一批珠寶,那裏找人護送。」 仇夫人道:「這我就放心了,否則最

胡香道。「揚州城中並不是只得我一

個鏢師。」 胡香道:•「本領比我高强的,大有人 仇夫人道: 「可是本領……」

在。」 就只得胡鏢師是一個女鏢師。」 仇夫人道:「但據我所知,揚州城中

胡香道:•「女鏢師與男鏢師一樣都是

胡香道•「哦?」 仇夫人道••「我還是相信女鏢師。」

自然是比較相信女人,說話也較方便。 胡香一笑道••「那麼第四批珠寶何時 仇夫人道:•「因爲我畢竟是個女人,

胡香道••「還未整理好。」 仇夫人道:「早巳整理妥當 仇夫人道:「怕要在五六天之後。」

胡香道•「那等什麼?」

除了她之外,只見兩個小丫環,原來這個

胡香不由一聲歎息,道。「在她那裏

恐怖死亡阱

的。 凡是這種畸形發展的城市,治安總不會好

沒有,所以天也黑得特別慢一點了。在一條清 高大男人正從一座花園的門口走出來,沿着行 靜的,遊客很少到的小街上,一個披着大衣的 人路慢慢地走,態度是十分悠閒的。

前馳行,很快就可以看出,它並不是打算撞向 黑色大汽車開動了,向他直衝過來。這人微微 車中那人正在幹什麼? 黑車的後座裏,有一個人的動作是頗可疑的 這人的。但這人還是不完全放心。因爲他看到 有點吃驚,便停下來。那部黑色大汽車繼續向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盧

令

跳到街燈柱後面,盡量把身子縮小,緊貼在那 邊是路,那邊是一座花園的高牆。祗有一支街 燈柱……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之下,他祗好一跳

了二顆,發出「酃酃」的聲音。 洒過來,達達地擊中牆壁,接着街燈柱也承受

街燈柱後面那個人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抵抗

僻的地點,各方面都不很發達,祗有旅遊事業 是因爲這裏有一座賭場。 秀的山水或任何有歷史價值的名勝古跡,而祗 是比較好一點的,不過這並不是因爲這裏有明 那是一座並不小的城市,

這天傍晚,治安欠佳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

這是一個天氣極好的日子,天上一些雲也

忽然,街口的附近,一直停在那裏的一部

上的那人正舉起一挺輕機槍。車子很快駛近面前,可以看清楚了,後座

街上那人是沒有可以藏身的障碍物的。這

機槍响了,嘩啦嘩啦地响,子彈如雨一般

但是處在一個偏

。三阖是彪形大漢,三個是兇惡的飛仔。一聽靜,但現在,那花園門口巳跳出了至少六個人 大塊。車上那人的機槍繼續掃射,但角度已斜 不敢停下來的。那就是,這裏人太多。街雖然 黑車不敢停下 拿着槍。 槍聲,他們就跳出來了。其中有三個手上已經 ,而車子已遠去。由於受襲的人有槍,所以 來射擊。而且,它還有一個理由

地貼在那裏。那六個人都向他奔過去。 車子已經轉了角。街燈柱後面那人仍緊緊

了街燈柱,而倒在行人路上了。 着他的手指尖滴下來。跟着,他的身子便離開 了。他的手一點,槍便掉在地上,而且有血沿 在這六個人到達之前,那人已經支持不住

那六個人到達了他的身邊。

他、慌亂地問。 「你……還好吧?」先到的一個趕忙扶着

爲剛才機槍掃射時,有那街燈柱遮住他的身體不少血,但可以肯定他並不是傷在要害的,因 說,「但,你們」 的最主要部份。「我……沒甚麼, 那人在血泊中極力要坐起來。他雖然流着 一不要追他們。 」他痛苦地

情了。 人槍擊了還說別追兇手,這倒是一件罕見的事 「爲什麼?」他周圍的人詫異地問着。被

來。」然後他又仆倒在地下,暈過去了 不要追,我: !」那受傷的人着急地說。 快點把我扶進屋裏,請個醫生

來的那間屋子。一面,他們就展開爭辯了。 六個人連忙動手把他抬起來,抬向他剛出

「他們是坐一部黑色大汽車的。 「我們得快去追截兇手, 」另一個附和着說**・**「沒有人能 」其中一人說,

對派,他提出異議說:「你們都聽見的。」 在我們的地盤裏這樣胡來的。」 「但老板說過不要追・」第三個顯然是反

一老板吩咐過我們這樣做,」那個反對派

該做的事情還是去找個醫生來。 「我們就不能亂來。我看,我們現在最應 「對了,」大家都附和着說,「老板的性

他的身上已紮滿了繃帶,一隻手也被繃帶吊 小時之後・那位「老板」巳經醒過來了

性命,却也使他傷得相當狼狈的。但現在他已 在肩上。那一排機關槍子彈雖然沒有取去他的 敷過了藥,包紮好了,精神就回復正常了

的手下向他報告,「那部行兇的黑車是偷來的 已經棄在玫瑰花園的附近。 「我們已經查過了・」兩個年青的飛仔型

「人巳不在了?」那位老板問。

年青手下有點難爲情地承認。 「這樣還好,」老板承認,「不然的話, 「我們找到車子時人已走光了。」那二個

他們會把你們也殺掉的。」 「爲什麽你叫我們不要去追呢?」其中一

個年青的打手迷惑地看着他的老板。

「因爲他們會把你們也殺掉,」老板說,

「這就是爲什麽了,這是一帮很難對付的人,

强硕,天不怕地不怕。但现在他却顯然地是正為人也和他的外型很配合的,那就是固執而且 老板是一個模樣固執而體格粗壯的人,而他的 在害怕,而且還是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害怕 二個青年人怔怔地看着他們的老板。這位

作對。 「不,」這個老板搖着頭,「不要和他們

氣,「他們究竟是誰,你會這樣怕他?」 「但爲什麼呢?」一個年青的手下沉不住 「我猜,」那老板沉重地說,「他們是古

有勢力的人了!不錯,史松山是一個大人物 死去一半。因此,控制賭場的人當然也就是最 要收入來源,如果沒有了賭場,這座城市就會 賭場而存在的三教九流。賭場是這座城市的主 祗有他有足够的辦法和聲威去控制那些跟隨着的人,因爲賭場全部都是由他所開設的,而且 板叫史松山,是這座城市之中勢力比市長更大 了。眼前這個他們的老板是個大人物。這位老 爾文派來的人。」 也許更大。 表示恐懼,可見古**爾文也是另一個大人物了** 但是·當史松山提起古爾文這個名字時·還是 人,因爲賭場全部都是由他所開設的,而且 忽然,兩個年輕的手下的神色都沉重起來

的。」 古爾文,但這裏是你的地盤,古爾文不能這樣 終於,另一個年輕的打手也說:「雖然是

而且,我猜他一定是有點瘋了 史松山嘆一口氣。「古爾文有一點誤會,

自動手的。打刦是上一個世紀的犯罪方式。但 作策劃,萬一失敗也可以置身事外,很少會親 爲在這個時代,一流的犯罪專家多數退居幕後 他的行刦對象。這似乎和時代不大配合了,因 行,打刦郵車 一個大刦賊。他的主要技倆就是打刦。打刦銀 爲這是一個相當出名的人。古爾文是一個傳奇 什麼你要害怕古爾文呢?古爾文並不比你大。 」他對古爾文知道得不太多,但也不太少,因 「我不明白,」一個年青的手下說,「爲 個可以說是無惡不作的人,一個賊, 凡是有大錢在的地方,就是

> 古爾文就是喜歡這個,而且每一次都是親自出 那些年輕一輩,未經世故的。他們認爲古爾文 像,江湖人物之中有不少人對他欽佩,特別是 民航機。由於他的成功,古爾文成爲了一個偶 次大刦案,一次刦銀行,一次刦一架運金磚的 是一個英雄人物。 -也總是成功的。最近一年內他已做過兩

下說,「他該躺在醫院裏才對的,怎麼還有空 來殺人呢?」 「古爾文不是受了傷嗎?」一個年青的手

古爾文受了傷的事也是很多人知道的

但是不行,一點也找不到古爾文的踪跡。 呢?警方很希望他的傷勢未癒之前把他捉到 古爾文中槍倒下了。但後來,槍戰過後,清理 了何處去。他受了傷,躲了起來。但躲在何處 文已經逃走了 現場的屍體時,却找不到古爾文的屍體。古爾 終於失手。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槍戰,有人看見 在最近一次,他去械刦一座金庫的時候 !這之後就沒有人知道古爾文到

山間。 「你們記得上次古爾文刦金庫嗎?」史松

就是因爲那件事,古爾文就…… 成了全世界的頭條新聞,記不得才出奇呢!「 兩個年輕的手下都點點頭。這件新聞幾乎

正在與國際警探的要員卡里接頭。這件事你們你看,當時很碰巧,我也在那個城市,而且我 爾文的就是卡里。」 接頭時,那件事就發生了,而且帶隊去圍殲古 下私自加入了販毒組織・我叫卡里如果他喜歡 的話,他大可以把那人拘捕!當我正在和卡里 向他解釋,我並不是販蓉的,祗是我的一個手 大概也知道的,卡里懷疑我和敗毒有關,我去 史松山點點頭。 「我猜就是爲了那件事,

「不會是你向卡里告密的吧?」一個年輕

顯然古爾文却並不這麼想的,古爾文一定認爲 老朋友,我怎會出賣他呢?」咦一口氣,「但 正是我去告密,由於我是他的老朋友,我知道 史松山搖頭。「當然不是一 古爾文是我的

「我們知道你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非常有信心地說。 ,老板

果古爾文也能有這樣的判斷力,那就好了 仇,他根本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人。 他大概已認定是我告密的了 他對我的爲人却知道得不大清楚。那糊塗蟲! 可惜,雖然我對古爾文的爲人知道得很多,但 「謝謝你們,」史松山又嘆一口氣,「如 所以就派人來復

不中,一定會再來的。」

「如果是這樣,」一個手下說,「他一擊

輩,很多人供他指揮的。」 「嗯,」史松山點頭,「他是老虎帮的長

「老虎帮?」

以古爾文最受尊敬,權力也最大。」 古爾文活着了。這個帮會最講義氣和輩份,所 那一輩的江湖人馬創立的,現在那一輩就祗有 山嘆口氣,一這是一個很老的帮會 「你們年輕的一代也許沒有聽過, ,是古爾文

「老虎帮!是在南方那邊的。那邊的勢力比 「現在我記起來了,」一個年青的手下說

裏的勢力是很大的,當他認為我對他不起時, 我殺死了為止。我實在是沒有機會抵抗他。」 他可以派一批又一批的人來向我尋仇,直至把 史松山點頭。「總之・古爾文在這個帮會 「但你也不能就這樣坐着讓他殺死!」那

不能和他開戰,因此,最好的辦法還是跟他打 一個招呼。給我紙和築吧!」 「不錯,」史松山容忍地點着頭,「我也

年青的手下咬牙切齒地說。

C50

的手下問。

「阿榮,你替我拿到電報局,拍一個電報出去就拿着筆在紙上寫了幾句話,推給其中一個。 他那二個手下替他拿來了紙和筆,史松山 這個人名地址。」

禁皺起眉頭。「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因爲 ·紙上那句話看來似乎是全無意義的 那個叫阿榮的手下看了看紙上那句話,不

有辦法和他聯絡,收到電報之後自然便會轉知逼我,他是會遭到報復的。這個地址的這個人 就是:我沒有對不起他,如果他不諒解,繼續我們有我們的聯絡方式,這是一句暗語,意思 史松山微笑。「我和古爾文是多年老友・

好,放進袋裏便出去了。 「好吧!」那個叫阿榮的人小心地把紙摺

對你全不信任,動不動就要殺你的,那算什麼友!這種老朋友我就不希罕了!如果他是這樣 老朋友呢? 剩下來他的同伴不屑地冷笑一聲••「老朋

來吧!」 「阿昌,」史松山又說:「拿我的錄音機

一副连音機搬過來了。那是一副精良的高等錄阿昌把房間一角落裏,一隻架子上放着的 阿昌替史松山弄好了錄音機,而且捅了

護着我的屋子,別讓任何陌生人接近。」 「我要與點音,你出去吩咐大家,嚴密一點保 現在你先出去吧,」史松山吩咐阿昌

說, 一但我再出去巡一巡吧!」 我們已經保護得很嚴密了。」那個阿昌

文·聽一聽自己所謂的那番話,覺得相當滿意 半個鏡頭,然後才把錄音機關停了,再重播一 了錄音機。開始對米高峯講話。他差不多講了 阿昌出去了。替他關上門,史松山便開動

> 園,花園之中已經有好幾個打手型的人物在那卷放進袋裏,走出廳子,外面是一座小小的花 跟着,史松山就把錄音機帶取了下來,成 膽 發生過的那件狙擊的事情使他們不能不提心吊收藏得好好的,但這一次却都露出來了。 剛剛 裏把守着了。平時他們雖然有槍械在身,都是

史松山一出去,便有二個打手圍過來。 「是的,」史松山說,「你要出去嗎?老板?

替我找一部車來吧! 」史松山說, 「我得去一趟賭場

心地說。 -應該休息一下的。」一個打手關

次・從不問斷・今天不能不去。」 ,我不能不去賭場的。許多年來我每天都去 「不要緊、」史松山說、「我質在傷得不

重

前就已經醒覺,能逃出鬼門關。換了別人,也會的低層中掙扎時所學到的本領,在機槍响之 不多送了命的!好在他並沒有忘掉昔日在黑社爲坐車子去。最近一次他就是因爲步行去而差 保持着警惕,因爲他知道這種王位是不容易安 許早就死了。做了賭王之後,過慣了安逸生活 日,形勢有點不同了,他不得不小心一點,改 自己的地盤上。但史松山不會這樣,他永遠都 ,很難想像會有人敢來殺死自己的,特別是在 平時, 史松山總是步行到賭場去的, 但今

車子來了, 史松山在三名打手的護衞之下

打手再護着史松山進去。 停。一個打手下車。進入郵局襄巡視了一遍 看見沒有什麼可疑人物之後,便出來,兩個 車子在前去賭場之前,首先在郵政總局停

車,這一次車子直向賭場駛去。

而來。這樣一個賺錢的地方,也是一個很容易着的都是遊客。這表示鈔票就像江水一般簽滾 作弊的地方,要那些工作人員們不作弊,史松 山就必須天天到場巡視,不能放鬆。 史松山的賭場生意極好,人山人海地堆滿

進去·兩個保護他的打手就祗是在門外等着 進入・連保鑣也不准進入・因此史松山一個人 理室是一間隔聲設備的舒服的房間,閒人不准 史松山走到那張大如乒乓球桌的辦公桌後 史松山首先就是到經理室去查看帳簿。經

就發生了,整張鋼桌在他的身前炸開。 面,坐下來,伸手拉開抽屜。抽屜一開,爆炸

外面還是不會聽不到的。 房間雖然是隔聲設備,但這麼大的聲音,

衝進去,到了史松山的身邊。 厚的硝烟,這烟使他們眼淚也流下來,而且不 更不可能一無所知。那二個保鑣馬上就拉開門 •好像有一隻大拳頭從裏面打出來似的 衝進去。門一開,迎面衝出來的就是一股濃 史松山躺在那裏,全身已經血肉糢糊,那 而且・房門上那塊方形的花玻璃也炸碎了 到了史松山的身邊 ・他們

張寫字桌已碎到不復桌形,祗是在地上散着好 些碎片,但史松山却奇跡般地仍然活着 「找醫生來!」一個保鑣嗆咳着,對另

些聞聲趕到門口來的人叫道,然後說:「你還 餘的,事實上近乎自我安慰

面! 是活不到醫生來的時候了。史松山的因為誰都看得出,史松山不但不好, 了一會,終於說道:「一隻炸彈 。史松山的嘴唇嗡 而且看來

人進來裝了炸彈的?」 「媽的!」一個保鏈低聲說: 「怎可能有

「這是一個有趣」 一的問題。 に東松山目

都看得很緊的 經閉上了眼睛:「我這間房一 不是一向一

• 「沒有多少人有機會進來這裏 「我們會查出來的,」第一個保鑣握拳咬 ,我們會香

史松山苦笑。 查出來了 「很可惜,我却沒有命等你

你別擔心,我們會對付古爾文的 通了我們這裏的什麽人,那老鼠!但老板 「古爾文・」那保鑣說、 「一定是古爾文 • 我們會替你

替我擔心這個問題,因為,自然有人會替我對們連他在什麽地方也不會找到。但,你們不必 付古爾文的。 對付他。」 史松山搖頭。「你們不能對付古爾文,你

「一位朋友!」史松山間「誰?」那二個保鑣問。

有古爾文那麽老,但是比古爾文好的朋友。 「誰?」 」史松山閉着眼微笑,

照例會有一位值班醫生的,所以醫生到得很快到了。這賭場的樓上就是一家豪華酒店,酒店 說:「他已經死了。」 微地張開·鮮血不斷從咀角流下。 醫生蹲下來,替史松山聽一聽,皺起眉頭 史松山沒有說話,祗是閉着眼睛,嘴巴微 接着醫生就

把錄音帶中的聲音放出來。 幾千哩之外,可馬洛扭開了錄音機的學,

史松山!當你聽到這個時,我想我 一錄音帶的聲音在說

松山被炸死的新聞。那段新聞司馬洛是已經詳 幾天之前的一份,打開來。那上面就刊登着史 ,走過去拿起廳中的那一大善舊報紙,翻出 司馬洛騙了一跳,連忙把錄音機暫時關掉

且誰有這麽神通廣大,能在史松山自己的勢力的人。他也曾奇怪,是誰會把史松山殺掉,而 壞人,事實上在黑社會之中很少有如此正義感 是有着很不壞的交情。他知道史松山不是一個 感到惋惜。他和史松山並不是最好的朋友,但細地讀過了的,而且他也會因爲史松山的死而

的所知。 話就讓他知道了這錄音帶是和誰的事情有關的了,把錄音帶放到錄音機上,播出來。第一句 ,於是他連忙再看看報紙,重溫一下他對此事 錄音帶上並未附有片言隻字。於是他匆匆拆開 的,起先他莫明其妙,完全摸不着頭腦,由於 這卷錄音帶是司馬洛剛剛在郵差手裏收到

範圍裏把史松山殺掉?

的事知得很清楚。他不是一個人人都敢收容的 的,你祗是不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而已。有了爾文會躲在一些什麼地方。古爾文你是想找到已經死了!為了對古爾文報復。我要告訴你古 人物,因此,他所躲藏的地方,就必然是那些 一個找尋的方針,你就很容易找到他。我對他 出。因此,當你收到這卷錄音帶時,我是一定 音交給他。吩咐他萬一我死於非命。就替我寄 · 我在郵局裏有一位朋友 · 我就錄下了這段錄 派人來殺我,我就不能不作一些報復的準備了 並不想對他不利,但是他對我完全不信任,他 我報仇,但你一定會去對付古廟文,由於你是 帮我報仇的!也許你不會因爲我倆的交情而爲 洛,殺死我的人就是古爾文,而我知道你是會 再把錄音機扭開了。「……我要告訴你,司馬 聞再讀了二遍,有了心理上的準備,然後他才透露可能的幕後人是誰。司馬洛還是把這段新 一直都想找到他的。我和古爾文是老朋友,我 的大略輪廓加以報導吧了。那段新聞甚至沒有 那段新聞並沒有告訴他很多,祗是把事情

> 方會有些什麼人…… 我就告訴你那些他會躱的地方,以及那些地

來了。司馬洛的記憶力就是這麼好的 這段錄音的內容就已經很熱,差不多可以唸出 洛聚精會神地聽着。當錄音帶放完了之後,他 把它倒過來,再放一次。聽了兩次之後,他對 以下就是一連串的很複雜的叙述,而司馬

的香烟。 在廳中踱來踱去,狂吸着那根巳差不多燒完了 最後,他關掉了錄音機,站起來,尋思地

古爾文。 史松山是說得很對的,司馬洛的確要找到

總之,他是喜歡史松山的。 相反的,他雖然未至會矢誓爲史松山復仇,但 恨古爾文這個人。至於史松山方面,印象則是 個 着遠處,想着古爾文這個人,也想着史松山這可馬洛深深地吸着香烟,倚在窻前,遙望 人。他並不喜歡古爾文這個人,事實上他僧

的暗殺企圖失敗了。 然有人來向他進行暗殺,好在他的枕頭邊預備 市的時候,莫明其妙地,他兩次受到狙擊,第司馬洛並沒有忘記那一次,當他到達埃利史松山沒有對他不起的,古爾文却有。 大腿上中了一彈。而當他在醫院裏的時候,仍 二次時差點死掉了,好在幸運之神眷顧,祗是

秘密的地方去養傷。 完全沒有任何過不去。但他也沒有等着查清楚 的人。那卽是說,他很可能是受古爾文主使的 便連忙離開了那問醫院,搬到了一個安全而 不過當時司馬洛不能肯定,因爲他和古爾文 查一查那兇手的來歷,發現是一個老虎帮

> 就要先行把他消滅了。 文害怕司馬洛對他的行刦計劃有所妨碍,所以 輕美麗的小姐——過從得相當密。顯然,古爾 司馬洛正和那銀行的人事部主任——一位年

密的地方養傷,當然不能告訴她,如果告訴她 人。司馬洛是有苦說不出的,他是躱在一個秘。她不高興他不告而別,所以選擇了另一個男 到埃利城時,他僅可趕得及參加她的訂婚酒會失去了那位美麗的小姐。當他的腿傷癥後,再 • 那就不成爲秘密了。 • 她不高興他不告而別 • 所以選擇了另 ,除了使他差點失去了性命之外,並且也使他 司馬洛並不原諒古爾文。古爾文這樣一攪

活的 找的,因爲在司馬洛之前,就早已有不少人在去找尋古爾文,但可惜古爾文這個人並不容易 一段時間都找不到,司馬洛又有別的事情要做 有賞格,而且賞格的數目是相當可觀的!找了 找他了。古爾文在幾個國家的情報組織之中都 就祗好暫時擱置了。到底司馬洛是要賺錢生 總之,司馬洛並不原諒古爾文,他嘗試過

你們的海龜主任好嗎? 碼,說…「我要買一點罐頭海龜,請替我接通 了,再聽一次,然後便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 司馬洛把香烟蒂棄掉了 , 又把錄音機扭開

說。 「請等一等。」那邊女接綫生的悅耳聲音

聲音接上來了,問道: 司馬洛等着。過了一會,一把低沉的男人 「是誰?

你一點都不像海龜。」 史勿夫先生,罐頭海龜這暗語眞難聽,其實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報上名字・ 一但

不像?總之你找到我就是了。有什麼貴幹?」 「我想跟你談談・」司馬洛說・ 「暗語就是暗語。」史勿夫說,「管他像 「帶支票

間銀行就遭到古爾文的洗刦。在受到狙擊之前相了。原來在他離開了之後,埃利市最大的一

在養傷期內,他不用查也清楚了事情的眞

C52

常都是壞人。 個組織並不是一個邪門的組織,它所對付的通 常也總是他所喜歡做的那一種。由於史勿夫這 常常和史勿夫合作了。史勿夫請他做的事,通 組織做他自己本來就喜歡做的事情,所以他就 錢,而司馬洛這個人通常都喜歡替出得起錢的主持人,這個情報組織不大有人才,但出得起 經不是第一次交易。史勿夫是一個情報組織的史勿夫一時靜下來了。司馬洛和史勿夫已

史勿夫終於說。「你有什麼要出賣嗎?」 「古爾文。」司馬洛說。

由於古爾文是一個史勿夫的組織所渴望要找到 史勿夫深吸了一口氣,一如司馬洛所料,

的人。「古爾文?他在哪裏?」 「他在等着我捉他,」司馬洛說,「祗要

錢一到手·我就可以開始行動。 「你要多少?」史勿夫問。

子地說。 「我們不如見了面再談吧!」司馬洛賣關

見面?」 「很好,」史勿夫說,「我們在什麼地方

「老地方好了。 」司馬洛說

過談秘密生意也是同樣適合的。 館、燈光幽暗而音樂低沉、很適宜於談情、 「老地方」就是一間小而情調優美的咖啡 ×

果在這樣暗的燈光之下也看得出我是老了, 夫。 「媽的,你眞残忍! 「你好像老了一點!」司馬洛打量着史勿 」史勿夫吼道: 那如

羡慕你了。司馬洛,你好像永遠都是那個年紀 史勿夫嘆一口氣。「這一方面我却不能不 我豈不是老了很多? 長春不老。 司馬洛聳聳肩:「你不能和時間對抗。

馬洛說。「你認爲這一次又值多少呢?」 「你能够把古爾文活捉到嗎?」史勿夫問 「這就是爲什麽我的工作這麽值錢。」司

「沒有把握,」司馬洛說,「但假如活着

捉不到,我也會把他的屍體交給你的。」 「我希望捉到活的。」史勿夫說。

道我並不是一個嗜殺的人。」 史勿夫掏出支票簿來,在一張空白支票的 「我盡力吧・」司馬洛點點頭・「你也知

過來給司馬洛看看。「這個數目如何呢?」他 下端首先塡上了一個阿拉伯字數目・撕下 司馬洛看一看・點點頭・把它推回。 「大

零。 「你在開玩笑。」史勿夫的臉色也變了一

致上對了,」他說道,「祗要再在後面加一個

爾文,等於是和整個老虎帮作對,在捉到古爾 文之前,不知道該殺死多少隻老虎才行!」 你應該知道,古爾文的後台是甚麼?要捉古 」司馬洛搖頭, 「這並不是開玩笑

個零,然後簽上了名字。一面,他在搖頭嘆息 - 終於嘆一口氣,在支票那個數目上再加了一 史勿夫皺着眉頭,看着那張支票,好一會 「你這個人眞難交易。」

贴!你有機會買到那許多平貨。」 司馬洛微笑,「有時,我還希望和你互易地位 「我們不是每一次都交易得很愉快嗎?」

錢。 「我也希望有機會和你互易地位。 「我也希望有你的本事,能赚到那許多 」史勿

夫先生・我會盡早交貨的。」 己的衣袋裏,對史勿夫微笑:「多謝你,史勿 司馬洛伸手把那張支票拿了過來,放進自

> 形嗎?不要再像以前一般石沉大海的,教人由下作風。間中和我聯絡聯絡,報告一點進度情 頭擔心到尾好不好? 史勿夫瞪了他一眼。「你可以稍爲改變一

作風,不要再派人暗裏跟踪着我。」 司馬洛聳聳肩。「可以的,祗要你也改變 史勿夫的臉一紅。「我不過是想帮助你吧

了 • 這一次 • 你又需要什麼帮助呢?」 司馬洛搖搖頭。「不,我是不需要別人帮

你也不是不知道的。」助的,我做事喜歡自己一個人做,這一點大概

他又說一次。 史勿夫嘆一口氣。「你還人眞難交易。」

。當我需要你的帮忙時,我自會和你聯絡。」 「但・」司馬洛微笑・「希望是仍然在的

個肥胖如球的人,此刻汗出得比司馬洛更多, 又噴出來,通過烟霧看着面前那個人。那是一 司馬洛的臉流着汗,深深地吸了 一口烟

而且在那根雪茄上也啜得更用力。 司馬洛流汗 • 主要因爲這房間裏太悶熱一

但總之他是正在大贏。 他究竟有沒有出騙術,就祗有他自己知道了, 的時候,即使是大行家,也很難發覺。這一次 正路地賭,而且也精於騙術的賭。他要出騙術 牌撲克。司馬洛極精於這一門賭博,固然精於 點;那人出汗,却因爲面前的簪碼已經很少。 他們正在玩着司馬洛最精的賭博,就是紙

开 那個像球一樣的胖子輸得最多,所以在出

的 切都是最標準的設備,似乎沒有什麼幹可以作的,牌由一位美麗的少女從牌桶裹發出來,一舖了綠絨的,脚下有厚厚的地毡,牆壁是隔聲 這裏是一座賭場裏的一間私家房,桌子是

> 碼贏囘來了 搏一張牌。這張牌是最後一張,也是决定性的 進的話,他的籌碼便完全沒有,但他還可以再 前僅餘的幾隻籌碼,汗出得更多了。如果他跟,看着那肥胖的人。那人深呼吸着,把玩着面 一張,如果來一張好牌,就可以把很大一堆籌

一搏的,因爲他面前的幾張牌都比司馬洛大。

襄 摸出牌來,先發胖子一張,然後再發司馬洛 一張。這兩張是暗牌,讓他們自己翻開。

爽快把牌一翻翻開了。一張點數很小,很空白 —一張A,和他牌面上的另一張A成爲

空白的牌,但不過是一張2。一張最小的牌。 慢慢地翻開他那一張。也是一張點數很小,很 司馬洛伸手把籌碼都撥到自己的面前。

性 的汗。他的臉皮好像變成了死物,完全沒有彈 • 眼珠也是黯然無光的。

上,以略帶沙啞的聲音說。「我沒有錢,我就於摸出了一張潛起來的支票。他把支票放在桌 等着胖子作最後的决定,以便繼續他們這個牌 。胖子侷促不安地在身上摸索着摸索着,終 還有與局的好幾個人都看着胖子,他們都

們的規矩~

好了。這張支票多少錢? 「不要緊・」司馬洛說・ 「我私人和他兌

司馬洛把幾隻大額的籌碼放到桌子的中央

那位美麗的小姐露着仁慈的微笑,從牌桶

司馬洛連緊張一下的機會都不給對方,很

「你準備繼續賭下去?」司馬洛柔聲問。

祗有這張支票。」 「對不起・先生・」發牌的小姐說,「我

,但他終於把籌碼都推出去。他認爲是值得那人遲凝了好一會,差點把那根雪茄咬斷

胖子的臉忽然像變成了泥土!他頹喪地,

胖子掏出一條暗紅色的大手巾來,抹臉上

「但一 - 」胖子迷惑地看着他,「你又不

不歡迎嗎? 「我信任你・」司馬洛徽笑・「難道你也

洛打開來,看看支票上的銀碼,便把同等數目 的籌碼推過去。「現在,我們再開始吧! 「好吧!」胖子把支票交給司馬洛,司馬

聘用的,最公平不過了,怎能作怪呢? **嬴是有古怪的,但是,發牌的少女乃是賭場所** 一種奇怪的神情。也許,他在懷疑司馬洛的大 那個胖子凝視了司馬洛好一會, 臉上有着

你,我是用不着出什麼騙術的。對你我用不着 笑着,很不客氣地說,「那麼我可以坦白告訴 。單憑技術,我就可以贏你了。 那胖子的臉忽然漲紅起來了,紅中帶青。 「如果你在懷疑什麼,」司馬洛惡毒地微

• 柔聲地說 • 「朋友 • 你還沒有顧 • 我們還沒 「我會顧的,」司馬洛夷然微笑

像一隻還未熟得透的番茄。他極力壓制着脾氣

「發牌吧!」胖子低沉地說。

其他的人都難望追得上 之豪,也使他們兩個人很自然地成爲了主角, 後,這個牌局就像是他們兩個人的私人戰場了 子之間的這幾句對話,等如是互下戰書,這之 。其他那幾個變成祗是陪客。而事實上,注碼 於是那美麗的少女開始發牌。司馬洛和胖

女是不參加賭博的。 胖子。房中剩下三個人,賭的祗有兩個;那少 間裏祗剩下三個人,就是那少女,司馬洛和那

漸漸地,與局的人一個一個退席,於是房

似乎正在帮他,而不是帮那胖子,因爲胖子而 現在,司馬洛和那個胖子是真正對頭了。 也正如司馬洛所說,今天晚上, 幸運之神

他的牌比胖子大時他便重注出擊。 懂得避重就輕。胖子有牌時他就早早放棄, 來愈大堆。當然,這也有一部份是由於司馬洛前的籌碼愈來愈少,而司馬洛面前的籌碼則愈

在還有一點剩下,並未輸光。 口 又把一堆相當大的籌碼撥到自己的面前,嘆一 氣。「朋友,爲什麼你不趁早收手呢?你現 腕錶的指針搭正凌晨四時的時候,司馬洛

住氣,那是敗象已呈了 沉不住氣的對手的,特別是賭撲克,如果沉不 沉不住氣了。司馬洛在心裏微笑;他是最歡迎 「我們並未賭完。」胖子喝道。他是已經

取爽快的戰略。此時,他的牌風已旺到了銳不這之後,悶戰忽然結束了,司馬洛開始採 可當的程度,那胖子簡直是無從招架的。 「好吧・」司馬洛聳肩・「我們繼續。

很快,他們已到了最後一手牌了。

他差不多博到任何一張牌,都可以赢司馬洛的 了。那時,牌局便可以結束。但是誘惑又很大 而又輸了的話,那他便輸光,而籌碼全都沒有 個胖子當時所有的全部籌碼。如果他跟進了 推到桌子中間,那堆籌碼的數目,就相等於那 ,因爲,正如上一次一樣,胖子的牌面很大, 像上一次一樣,司馬洛又是把一大堆籌碼

司馬洛徽笑・・「我猜・牌局差不多要結束

胖子本來拿着雪茄的手伸到桌子下面去了。 胖子把雪茄放下·就放在桌面的綠絨上

發牌的那少女連忙替他拾起來,放進烟灰盅。

碼推到桌子中央去,說•「我跟一張。」 鋒利,閃閃發光的。他用另一隻手把自己的籌 着一把刀子。一把刀鋒有八吋長的童軍刀,很 這時,在桌子的下面,胖子的手中已經拿 「你已考慮相當久。」司馬洛催促地說。

> 如果來K或Q或了,他都可以有一對,但來了牌翻開來。一張A。對他是沒有很大用處的, A却沒有用處。 然後發司馬洛一張。胖子爽快地把他那一 後發司馬洛一張。胖子爽快地把他那一張於是那個女孩子又發牌了。先發胖子一張

一張A。如果是如此的話,司馬洛便贏定了。胖子覺得很不妙了。他懷疑司馬洛的底牌也是 司馬洛對胖子微笑,那個微笑中的神情使 司馬洛把他的那一張翻開,也是一張A

「開牌吧!」胖子以充滿威脅性聲調說。

震撼的東西,一把手槍。 加注如何?」說着,他從容不迫地伸手到外衣 面,摸出了一件東西。那是一件使胖子心弦 爲了使這最後一手牌增加與趣,我們用物件 「你已經沒有錢了,」司馬洛微笑,「但

兩隻手像蝴蝶似的飛上去掩着嘴巴。 發牌的少女差點把牌桶推到地上了。她的

法的! 着胖子,「我的槍·賭你的刀,這是很便宜的 · 手並沒有拿開 · 仍然是握着槍柄 · 槍咀則對 因爲槍比刀貴得多,雖然殺起人來是一樣死 「賭我們的武器・」司馬洛把槍放在桌面

子收囘了。他很明白司馬洛的意思。 並沒有刀!」在桌子下面,他那隻手把刀 「我——不明白・」胖子吶吶地說・「我

勸告地說•「這裏— 牌揭開了·果然也是一個A。他微笑··「我猜 那發脾的少女十分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司馬洛嘆一口氣。「那算了吧!」他把底 -最好還是籌碼交易。

如果胖子有一對A,是仍然可以贏他的 。他祗是一動不動地坐在那

的人挑戰呢?」

在這裏打起來的,拿刀子的人,怎會敢向拿槍

·司馬洛微笑··「放心吧,小姐,我們不會

張牌都覆轉。 裏。臉色變得像三合土一樣。他終於把他的五

賬。「多謝先生。」那少女感激地說。 面前,零碎的一堆推過去給那發牌的少女作小 司馬洛把那最後一堆籌碼也撥到自己的前

看•「這支票眞可以兌到錢的嗎? 「你可以看到這支票不是我自己開的,也

司馬洛從袋裏抽出那張支票來,小心地看

票, 直可以當鈔票用。」 不是開給我的, 發票人是一個最可靠的人,他開的支票簡 」胖子說, 「這是一張貸欵支

司馬洛點頭••「我相信你。」

「爲什麽什麽?」 「爲什麼?」胖子瞠目看着他。

「但我認識你,」司馬洛說着把支票放進地看着司馬洛,「我又不認識你。」

間。 道:•「請叫帳房開一張支票給我吧。我在酒巴 衣袋,站起來,對那發牌的少女指指那堆籌碼

「好的・先生。」那少女答應

出去。 「等等,」胖子說,「我有話跟你說。司馬洛轉身向房門口走去。 「我在酒巴間。」司馬洛頭也不囘地走了

比較疏,但仍然不少。司馬洛走到酒巴間的時 侯,那胖子也匆匆地追上來了。他在司馬洛身 這時已經接近天亮了·外面的賭場之中人

我並沒有騙你,我贏錢是全靠技術和運氣。 拿那刀子出來,不然我會把你的腿子轟掉的 「我知道・」胖子說・「但——但——聽 「請你喝一杯吧, 」司馬洛說, 「但別再

我說、朋友、那張支票、我想買囘它。」 「爲什麼呢?」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詫

異地看着他,「這支票兌不到錢的嗎?」

「不,」胖子說,「不是這樣,你不會明

白的。總之,我想把它買囘來。 「好吧,」司馬洛點頭,「拿現錢來,我

把它賣囘給你吧。」

那胖子搖起頭來。「我沒有現錢。」

給你吧! 着好了,明天一早你拿現錢來,我把支票賣回 的現錢剛剛已經輸光了,不要緊,我把支票留 「我知道,」司馬洛同情地點點頭,

但我現在就要那支票。」 多現錢,我一星期之內也不會有這許多現錢。 但是胖子仍然搖頭。 「我明天仍沒有這許

送現錢來嗎? 你要我就這樣把支票交給你,等你一星期之後 「朋友・這似乎就是不大公平的交易了。難道 司馬洛搖着頭,嘴巴裏做出嘖嘖的聲音。

說你認識我的嗎?爲什麼你不能信任我呢?」 即使你自己的老子。怕也不能信任你。 司馬洛笑起來,「你在開玩笑了,朋友, 「這正是我的意思,」胖子說,「你不是

是打刦你,我是很講信用的。我會另外簽給你 「小心說話。」胖子的臉沉下來,「我不

一張欠單。

的是支票,因此明天,當你交數給他時,你也的,支票上寫着羅坤山的名字。羅坤山知道收票是羅坤山的貸款,是你剛剛替羅坤山收囘來票是羅坤山的貸款,是你剛剛替羅坤山收囘來對嗎?你替羅坤山做打手和做收帳員,這張支 沒有支票,羅坤山就會知道你動用過這支票, 得交出這張支票。交現錢也不行的,因爲如果 麼,我知道你叫符清,你是替羅坤山做事的, **愈**說亮話吧,朋友!讓我先告訴你我知道些什 他在胖子的酒杯裏斟滿了酒,「讓我們打開天 欠單是及不上這支票那麽有價值的!現在。 司馬洛微笑。「我有一種感覺,覺得一張

C55

把這支票交給羅坤山呢? 司馬洛呷了一口酒。「你最遲什麼時候要

「明天晚上。」符清說。

逗你這張支票。 「那麼,」司馬洛點頭,「我們還有時間

符清的眼睛警惕地一抬。「替你做事?做 「符清。」司馬洛說。「你不是老虎帮的

剛舉起酒杯想喝,現在又連忙放下。 「你怎知 符清的面又變成三合土一般顏色了。他剛

道?」他問 正是我選中你的原因。符清,我不是叫你去殺 人放火,我祗耍你替我去作一些調査工作。 「我知道很多事情, 」司馬洛微笑,

老虎帮的地方,我知你是不時會去一趟的。」 我知道你知道的。你是老虎帮的人,而狼山是 動着時,司馬洛又吃吃笑:「你用不着否認, 』的地方的,是不是?」當符清的眼睛恐懼轉 柔和的。「符淸,你一定知道有個叫做『狼山 • 等着司馬洛說下去。司馬洛的聲音仍是那麼 符清好像一個待决的死囚一般看着司馬洛

胖子符清又瞪着眼。「你想怎樣?」

去採一些情報。」 你去偷東西,也不是叫你去殺人,我祇是叫你「我已經說過,」司馬洛說,「我不是叫

「什麼情報?」

「替我探一探,」司馬洛說,「最近狼山

「很可能是一個受了傷的人,在那上面養胖子看着司馬洛。「什麼樣的客人?」上面有沒有來了一位客人在那裏寄住。」

人褻瀆的。事實上,除了上香之外,重要的老這裏上香,而這裏是被視為外界禁地,不容閒過是老虎帮的其中一所香堂,老虎帮的人會在 氣,是一個理想的休養場所。 地方。那上面有很好的居住設備,又有好的空 不准到的地方,那就可以保證會議的內容必能虎帮人物還常常在此開會議之類。既然是常人 能上去。」他對狼山是知道得相當濟楚的,狼家地方,而且又是嚴密地守衞着的,普通人不 的秘密。狼山是第一個古爾文可能躲着養傷的 保持秘密了。這些都是史松山的錄音帶裏透露 傷,」司馬洛說,「你知道的,狼山是一個私

「護我告訴你,司馬洛,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 ,有外人偷進去,他們會殺之無赦。」 「你——不是想偷進山上吧?」符清問,

我會送還給你的。」 上就來找我拿囘支票好了,你用不着簽欠單,總之如果你替我產出了我要的情報,你明天晚 「你別管我是要幹什麼,」司馬洛說,「

餘地的。」 符清慚愧地低下頭。「似乎我是沒有選擇

地的。 「不錯・」司馬洛說, 「你是沒有選擇餘

說。「原來你和我賭錢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你怎知道你一定會贏我呢? 「你是一個了不起的 人・司馬洛・ 」符清 。但

技術和運氣都仍然不濟時,我就會把騙術加進 今天晚上我贏你祗是靠技術和運氣,但,假如 去了。總之,你太不小心。你不該把那張支票 司馬洛微笑。「我一定會贏你的,符清,

取囘。 符清苦笑:「我——選以爲我可以用刀子

警告:「千萬不要試。」 「別試,」司馬洛正色地看着他,搖着頭

酒巴間。 之前。」司馬洛轉身離開,符清的手一動,似住在樓上,你可以到樓上去找我——明天晚上酒推給他。「請你喝,你想清楚一點吧,我就 囘轉來時他又沒有話說了。於是司馬洛離開了 符清低頭喝着酒,司馬洛站起來,把整瓶

紅裏洗了 缸裏洗了一個澡,然後才上床,馬上就睡着了才知道外面的天空已是微現魚肚白了。他在浴 「有一個人拿一封信來見你,」接綫生說。拿起聽筒,他萬分不耐煩地。「什麼事?」 。當他醒來時,是內綫電話的响聲把他吵醒的 出了賭場,便進入升降機,乘升降機一直上樓 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間裏·拉開窓簾看看。他

「這封信要等你面覆的。」

老實的。一個普通人,然而却隱有一點不普通 是他打個呵欠。「叫他上來吧。」

字跡,也沒有上默下名,祗是一行潦草的字。 司馬洛拆開信來看看。信上是一行潦草的

司馬洛徽着眉•抬起頭看着那人。「這是

「我們要到哪裏去?」司馬洛問

能就這樣叫我跟你去的。我至少得知道我要去

乎想止住他,有什麼要對他說似的,但司馬洛

原來這座賭場的樓上就是酒店,司馬洛一

,現在是做工作的時間,不能全顧睡覺的,於然有人送信來給他,也許這封信是很重要的了 司馬洛其實仍然很想繼續睡覺,但是,既

的味道,司馬洛也指不出是哪裏不普通,總之 他對這人起着戒心。那人一聲不响地把信遞 來的是一個樣貌老實的男人,打扮也是很

「見字請卽隨送信人來一晤,切要。」

符淸寫的嗎?

那人搖頭。

「唏!」司馬洛頗感豈有此理地,「你不

的是什麼地方?」

揮動着。於是司馬洛忽然明白這人不普通的地 氣:•他是不懂啞巴的手語的,所以他祗能找出 方是什麼了 「我們要到那裏去?」遞過去。 一支筆來,在那封信的背面上寫出他的問話。 那人的臉上現出可憐的表情,兩手急速地 ——這人是個啞巴。司馬洛嘆一口

字的啞巴,你怎能跟他講得通呢?不過,一個 差一個啞巴來就因爲要守着某種秘密? 嚴守秘密,很難有人把秘密問出來,也許符清 不識字的啞巴也自有其好處的,那就是,他能 到何處去,他是說,他是不識字的。一個不識 ,大搖其頭。他的意思並非說他不知道他們要 那啞巴沒有看他所寫的。他祗是大擺其手

一起去吧。」 「好吧・ 」司馬洛終於嘆口氣,「我跟你

那個啞巴又指手劃脚起來了,這一次司馬

方,因爲他的肚子實在餓,醒來之後還沒有機洛倒希望他們現在前去的是一個有東西吃的地 是要到哪裏去,所以,他們祗有步行了。司馬 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啞巴又不能告訴司機他們 會吃過東西呢。 。司馬洛要伸手截的士,但是那啞巴却阻止他 司馬洛也不禁啞然失笑,因爲的確,截的士 下午已經過了大半,外面,陽光已經斜了

跟不上他。一面走,司馬洛就一面留心着周圍 習慣了步行的,走得那麽急,連司馬洛也幾乎 不是一座他太熟悉的城市 緊記着他們是走過一些什麼地方,由於這並 他們在街上急急地步行着。那啞巴大概是

可馬洛不容易記得清楚。走了好遠,他們終於那個啞巴走的路相當複雜,轉來轉去,使 到了。那是一座遊樂場

此,這座遊樂場似乎是已經暫停營業了的,因踪的時候,就會顯得陰森可怖了。現在就是如 開了。在這個偌大的空曠地方,他們的每一下 爲這個時間,仍是関無一人。大門是兩度鐵柵 場應該是一個熱鬧的地方,當裏面完全沒有人 足,使各處的陰影都很濃很重,更增加陰森的 脚步聲都有囘聲,而近黃昏的光綫已不十分充 ·本來用一條鎖鍊鎖住 · 現在鎖鍊上的鎖已經 遊樂場的大門。司馬洛也跟着他進去了。遊樂 啞巴囘身向司馬洛招招手,便閃身進入了

啞巴伸手指指一個門口。 「好了,」司馬洛停下來,「符清呢?」

右的兩個門口。一個是通洗手間的,另一個則 司馬洛踏入門內。裏面小得可憐,在昏暗中他櫃內仍張貼着菜單,指出當日有些什麽菜式。 是通厨房,洗手間和厨房裏都沒有人。 可以看到祗有大約十張方桌子。並沒有 。司馬洛再進去一點,走向餐廳盡頭,一左一 那是一座小餐廳的門口,門口旁邊的玻璃 人在着

我們不可以談談?」

符清,」他叫道,「你在攪什麽鬼?為什麽

,」他叫着,「裏面沒有人,你說他在哪裏? 時摸出腰間的槍來。他急步走囘門口去。「唏 他走出了門口。門外也沒有人:啞巴巳經不 司馬洛輕輕解開了上裝的鈕子,以便能隨

司馬洛不知道符清究竟在弄什麽玄虛,但有一 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得快點離開這裏。 向周圍那半昏暗之中窺視着。一點動靜也沒有 也完全沒有人踪,啞巴不知躱到何處去了。 這一次,司馬洛把槍拔出來了 。他小心地

門口跑去。跑着的時候,他已經覺得周圍的黑盡可能躲在陰影中,他小心地向遊樂場的 暗之中有些人影在閃動着。司馬洛沒有去理會 信這一定是個陷阱,而他還是盡快離開

> 不到的。一定啞巴巳溜出去,把門反鎖了。把大鎖是在外頭的,要開槍把它擊破也一時辦 鐵柵的那條鎖鍊已經給一把大鎖鎖住。而且那 已被截斷了。剛才開着的鐵柵已經關上,纏住 當他跑到遊樂場的門口時,他就發覺去路

個射擊攤位。一陣脚步擊繞到了攤位的後面。矮的建築物的陰影裏。跪起來,他發覺那是一 後面的鐵柵。司馬洛連滾帶跳地撲進了一間矮 跳離了那個門口,而這時槍聲就在暗中响了。 到射擊的,因此他便提高聲音叫喊起來。「唏 一顆子彈「鏗」一聲擊中了他剛才所站的地方 司馬洛所伏的那個角度,一時是不容易受 司馬洛並沒有在那裏久留。他很快就一跳

能巳倒在地上。司馬洛反應地也隔着木板還了運氣壞些而司馬洛的運氣好些,司馬洛現在可 馬洛,而索性隔着木板放槍了。如果不是他的時可以穿過,因此他就不打算再繞過來找尋司 中一顆還擦過了他的肩。司馬洛的頸上汗毛直的板壁射出來,在司馬洛的身子兩邊經過,其 知道這攤位祗是用脆而薄的木板搭成,子彈隨 豎。原來繞到攤位後面那人是另有見地的,他 回答他的是一連串的槍聲。子彈穿裂攤位

人的路軌小車子,駛進那間完全黑暗的大屋子迎的部份,因為它的玩法就是兩個人坐一部雙 黑的,當遊樂場營業的時候,這是最受情侶歡 前在馬戲班裏學來的本領,幾個大跟斗便翻渦 慘叫,然後一件重物倒下來,嘩啦一聲壓塌了 一座建築物乃是「愛情隧道」,裏面是完全漆 了一段空地,到了另一座建築物的陰影裏。這 一些木板,跟着便是寂然。司馬洛施展出他以 他的運氣果然好些。攤位的後面傳來一聲 小車子,駛進那間完全黑暗的大屋子

多他們所喜歡做的事情。

全不讓他有談判的機會。他奇怪符清是否不打人。但這是逼不得巴的,這些人决心殺他,完易看見的。他知道他剛才很可能已殺死了一個 就在槍中補進子彈。在那漆黑之中,他看守着上,以使任何冷槍都不容易射中他,一面,他的門裏。這一次他很聰明了。他低低地伏在地 算要那張支票了? 光亮得多的門口。如果有人衝進來,他是很容 現在司馬洛就潛入了這間絕對黑暗的屋子

票的可能性也沒有了嗎? 難道符清不知道這樣一攬,就連用現錢換囘支 命?爲什麼符淸忽然不打算要囘那張支票了? 這好極了,符清爲什麽要派這許多人來取他的 在着的。而這三個人可能還不是伏兵的全部。 脚步聲聽來,司馬洛相信外面是至少有三個人 有一些脚步聲在外面輕輕地奔跑,憑這些

清不會再來找他**,**但他是要找符清的。他有更 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符清。也許符 多賬要和符淸算了。 司馬洛等着,心裏則在想,當他脫了身之

是他便索性不放槍,以免槍咀的火光暴露自己 的黑暗中。司馬洛把ీ擺向他已來不及了。於進來了。一個人影一閃進了門內,撲進了右邊 在一起的木板,那一叠木板跌在地上 地扳動槍機,一連四次。槍聲給困在那有限的黑影就撲進「愛情隧道」的門口。司馬洛本能 進來的果然不是人 中人體的聲音。就像擊中了木板。事實上,撞 的每一槍都擊中了那黑影的;然而那却不是擊 的東西,就是子彈擊中的聲音。司馬洛肯定他 空間之內,十分刺耳;但除此之外還有些刺耳 」一聲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緊接着, 真的 脚步聲忽然急速地跑進,接着一個高大的 ,而是幾塊和人一般高,束 人就轟

> 不動地等着 作戰本領又如何?司馬洛緊伏在那地上,一動 之計。現在這高手已經進來了。且看他的摸黑 哼,眞有趣,一個高手、懂得用聲東擊西

沒有動,祗是等待着。 用,配合那個進了門的人的攻勢。司馬洛仍然 彈打得乒乒乓乓的十分刺耳。這顯然是擾亂作 內的牆壁上。由於那是鐵板的牆壁,所以給子 門外槍响了,一彈盲目地射進來,打在屋

他祗是等待着一點點聲音或一點點動作加以證他產不多已經測到那人是在何處了,現在 實,就可以放槍了。

方還會有多少人來的 却不能久等下去,他還知道時間一拖長了 採用同一的戰略。司馬洛知道這樣的時候,對 方是比他佔優的。他們的時間多的是,司馬洛 但他在等着,那人也在等着,似乎他也在

的小車子,是走路軌的,可以坐兩個人,情侶 動力是很强的,這遊樂場雖然不知關閉了多久 進愛情隧道來玩,就是坐這車子。這車子的滑 身邊的一輛小車,用力一推。那是一部搖籃式 動了,車輪吱吱地响着,車子開始沿着路軌滑 ·但車子還是滑得很好。司馬洛一推,車子就 司馬洛終於先動手了。他伸出手去,摸着

那人跳起來了。他一定以爲司馬洛是乘那

又鳞鳞地滑走,也許是帶着那人的屍體。司馬廳見有一件重物撞在另一架那種車子上,車子 因爲他是害怕槍咀火光會暴露他的所在的 洛又打了三個滾,離開了他原來所躺的地方, 近、差不多混成一响。那人尖叫一聲,司馬洛 司馬洛扳了三次槍機,三响槍聲是那麼接

走了,後來,先行的一部首先停下來,而後行 那二部車子一先一後、沿着路軌鱗鳞地滑

C56

李 龍 鑿 倒拳 王奥巴

海雲

時候, 的决鬥 量高下,那一次交手,並非公開比賽 如果徒手摶門,一定打贏他,故此 映出當時他有自知之明,懂得霍元甲 於請霍元甲到台上捱打,由此可以反 對於霍元甲挑戰,說出諸多限制,等 不敢應戰,然後說出這樣多的限制來 愷然在書內加上一句••「俄國大力士 諸多限制,霍元甲不屑一顧,後來向 對方聲明他要戴拳術手套, ,故此,懂得此事的人並非很多。 且不准用手指插眼,手踭也不准用, 要穿很厚的棉鞋,不准飛脚踢人,而 大力士邀請霍元甲比武的一種行徑, 近代俠義英雄傳 向愷然所寫的一本武俠長篇巨著。「 雄豪傑,有霍大俠之稱,平江不肖生 立精武門,他就是懂得功夫的一個英 一時高興,跟意大利拳王卡西奴較 ,那次他雖然對俄國大力士極端不 照這樣看,霍元甲對於那樣古怪 不願意登台跟他打鬥。後來他却 近代的迷踪藝掌門人霍元甲,創 也曾跟外國的武林高手摶鬥過 ,不屑一顧,不過,他在生的 ,它談過當時俄國 一雙脚也 ,

穿短褲,上面仍然戴着歐美拳鬥時所 奴這個重達二百四十磅的意大利拳王 **逃那些限制跟對方打鬥的,至於卡西** ,也是依照西洋拳的方式打鬥,下 當時大俠霍元甲就是完全依照上

> 勝劵,怎料落塲交手了不久,他才知撞擊,在這種情况下,以爲自己必操 兩招就把他擊倒,事後他佩服不已 然之間,霍元甲施展中國功夫的一招 拳擊中霍元甲的要害,氣湧如山 他的重拳出擊,左右躱閃,他不能發 道中國功夫的神妙。霍元甲多次避開 爲霍元甲的一雙手戴了拳術手套之外 百五十多磅,自信可以戰勝,再又因 甲的體型並無驚人之處,體重不過一 戴的拳鬥手套,當時卡西奴看見霍元 「童子拜觀音」化爲「大鵬展翅」 ,還穿上一對棉鞋,且又不准用手睜 , 忽

拳一分,壓住對方的兩隻手,一齊分 在一起,一齊向對方下領冲上去,那 倒下來,換句話說,童子拜觀音只是 開,跟着把右膝向對方胸腹之間撞擊 右兩拳分開,由於使用童子拜觀音的 敬酒」,很有氣勢,如果左右兩拳拼 時候,兩人軀體非常接近,突然把雙 變化,對方剛剛用手招架,立即把左 就太過笨拙了,殊不料這一招有許多 衝擊敵人的下領,這一招稱做「霸王 拳向對方下領撞擊,本來一隻手曲肘 爲這一招先把左右兩個拳頭握緊, 份量的,甚至可以說它有些呆板,因 到對方的前面,然後把手踭屈曲,雙 打中胃囊,登時發生劇痛,不能不 童子拜觀音這一招本來沒有甚麼 衝

· 的一部因為衝勁比較强,便和它相撞,發出了

那聲音是充滿了焦躁和關懷的

不能應你,因此,看來他是不大好了。」

一點也不受影响。 一點也不受影响。

下嗎?我不想殺那麼多人。」 帰! 」司馬洛叫道·「我們不能談判」

機會也是高得多的。因此,司馬洛祗能做他唯 擊的範圍就縮小了,即使是盲目掃射,命中的 使他深深地受了刺激。這個人進了門之後,射 的那個阿文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而阿文的死 裏,拿着槍,向周圍掃射。似乎他和剛剛死去 他做什麽傻事。但阻止也阻不來。跟着。就有 一槍; 目標很清楚,不會錯的 上投進黑暗中,而祗是站在門口那光亮的框框 一個人急步奔跑着衝進門口來了。他並沒有馬 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扳動槍機。這一次祗是

那人的身子打一個轉,跌囘外面,仆在地

丢。外衣落地,並未引來槍彈,於是他的人便的。司馬洛遲疑了一下,脫下外衣,向門外一 因此答案很明顯了;這餘下的一個人是沒有槍 這個同伴的撤退的,然而現在却是寂然無聲, 那第三個人是應該向門口密集掃射,以掩護他 司馬洛忽有所悟,在正常情形之下

外面有人叫道,「你好嗎?」

司馬洛吃吃笑・提高一點聲音回答・「他

馬上,一陣子彈向門內射進來。但那祗是

「我要殺你。」外面那人發出凄厲的狂叫

「我要殺死你。」

「不要。」另有一人叫着,似乎是要阻止

氣終於不繼,他的手一軟,便仆倒下來了。跟 進掩蔽處以躲避司馬洛的進一步射擊。但是力 上。他在地上痛苦地支撐着爬起來·極力要爬

- 外面

也一跳出去。

下來,身子便馬上轉側。那人撲了一個空,落,刀子高高地擧起。司馬洛從眼角裏瞥見他撲知什麼攤位的頂上直撲下來。好像一隻鳥一樣 在地上,忙要轉身,司馬洛已經用脚一挑他的 撲下來。是從高處撲下來的,是從旁邊一座不 果然是沒有槍彈射向他,不過却有一個人

仆在刀子上了。刀子揷進了他的腹內。去的時候,刀子剛好跌在前面的地上, 衡又失去了,他的運氣真不好。因爲當他仆下 那人剛剛能保持平衡,給這麼樣一挑,平 那人發出來的那一聲尖叫是使人毛骨悚然 • 人便也

出奇的 該來,不過,雖然沒有槍,有用刀的也是並不 人大概是不會有的了,不然的話,槍彈早就應,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襲擊者。用槍襲擊他的 暫時不去理他,首先, 司馬洛知道他是很難再爬起來的了,因此 他快速地向四面瞥一眼

他沒有看見什麼。

那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死他,在這種局面之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殺死他的,完全不給他談判的機會, 影裏有沒有人。也是無所發現,於是他斷定這可馬洛迅速地奔進幾處陰影之中,看看陰 洛,司馬洛對他並不太同情,這些人是決心要 轉過來,使他仰天而臥。那人痛苦地看着司馬 决掉!於是他回到那個中刀的人身邊·推他滾 裏大概是沒有其他人了,狙擊者都已經給他解 一方死亡,另一方勝利,這是很合理解决。 7我— -得找個醫生!」那人痛苦地呻吟 祗是要殺

替你找醫生來吧,但你先得囘答我一些問題 着,白色的唾沫紅色的血在嘴角交流。 司馬洛看了他一會,終於說。「很好,我

乎意外,並非純然踢起一條攔腰腿取 形,指出這一點,他確是碰頭就打的 門的,他的名氣愈亮,挑戰的人愈多 在紐約唐人街居住時,他却是經常打 高到甚麼程度,無人知曉,可是,他 很少跟外人交手,故此他的武功究竟 從不畏縮,有時,他所發的招,出 跟他比較接近的人,談及當時的情 李小龍在港演戲這一段時間,他

的身型 體重一百九十磅,却仍保持猿臂虎腰 奥巴的挑戰,由於對方高六呎過外 有一次 ,李小龍接受南美洲拳王

> 方發招,然後出擊。 脊對準他,兩人相距只有三呎,誘對 小龍忽然走近他,站定脚步,竟用背 公證人一聲號令,兩人開始作戰,李 他認爲跟此人打鬥,必須施展絕招

取勝。

化爲「大鵬展翼」,靠膝蓋骨的撞擊 誘敵之計,對方伸手擋格時,才把它

腿的照面骨。 他這一脚撑得很低,只是打中對方小 半身,趁勢向後撑出一條腿來,因爲 分準確,剛剛站定,便即俯下他的上 站定脚步,必然窒了一窒,然後發拳 向他的後腦或頸子痛擊,他的估計十 稱述,李小龍知道對方發覺他走近又 當時目擊這一場戰鬥的武林中人

的研究

且對中國功夫的一拳一脚,都有深入

俠之稱,因爲他不止是俠義爲懷,而

?從這件事情看來,霍元甲不愧有大

真熟練中國功夫,怎會施展這一招呢

迫於靠膝蓋骨取勝,如果他不是認

,甚至手睜也不准用作攻擊的武器

霍元甲因爲給許多條件限

把大俠霍元甲以寡敵衆橫掃千軍的功

李小龍主演精武門這一套電影,

國的功夫,擊敗强敵,並非做戲那麼 確苦練多時,眞眞正正的能够運用中 夫,演得有聲有色,就因爲他本人的

這一拳十分沉重,打中骨節,對方就高,一拳打在他右邊的肩胛骨上面, 痛到跪下來。 沒有變招出擊,李小龍已經把右拳提 打中他的肋骨,他就痛楚不堪,他還 痛楚,就在這時,李小龍轉身一拳, 拳落空,脛骨還給他撑了一脚,發生 對方猝不及防,不但打出去的

> 次,司馬洛很輕易就把鎖鍊解了下來。 上就變成了一塊扭曲的廢鐵,跌在地上,這一 槍。子彈擊在那金屬上,响得刺耳,而那鎖馬 把鍊上的鎖轉到自己這邊,然後向鎖上放了三 經走得很遠了。司馬洛小心地拉動那條鎖鍊。 鎖鍊鎖住的鎖,是在外面。那啞吧現在大概已

,便是一座巴士站,那裏有巴士可以囘到市區

離開遊樂場,再走一段小路,繞過了山切

的 戰,雙方都是戴了拳鬥手套然後交手 李小龍打倒南美洲拳王的一次會

人在等着他。

遊樂場裏逃得出來的。總之,那巴士站並沒有 有那許多帮手,也許他以爲司馬洛是不會從那 去的。巴士站並沒有人在等着他。也許符清沒

他的骨節。 容易打傷他 門的經驗,胸思和腹肌堅實如鐵, 因爲對方有幾百次在繩圈之內打 ,故此李小龍改用重拳打

化多端,戴了拳鬥手套,仍有威力跟 上述的事情可以證明中國功夫變

> 大酒店,管理並不太嚴格,所以沒有人阻止他 此他祗是跑後樓梯上樓去。而這間並不是一流

陣濃烈的藥水氣味。 他。符清躺在床上,嘴巴吐着白珠,而房中一 洛手中的槍是多餘的了,因爲符淸並不會反抗 他了。一如他之所料,符清是在家的,而司馬 掏出隨身帶着的百合鎖匙。果然,這門難不倒 符清的門是鎖着的,屢敲不開,司馬洛就

必須殺死你。

「沒有什麼可以談的,」那人說:「我們

的

這樣急於殺我?我還以爲,他會跟我談判一

第一,是符清叫你們來的嗎?」

那人點頭

搖動起來。「唏,符清,究竟發生了什麼? 他吃驚地問。 司馬洛一跳跳到他身邊,執住符清的肩

睛,於是司馬洛知道他已經陷入了昏迷狀態。 搖他,但是那人祗是發出呻吟,而不再張開眼

那人搖搖頭,忽然閉上了眼睛。司馬洛搖

」司馬洛把這句話提出一次

口處。那大鐵柵是仍然用鎖鍊纏着的,而把

司馬洛站起來,把槍收好,走向遊樂場的

符清的眼睛慢慢張開來, 眼裏是無神的。

抱歉,我却要死了。」 沒有死,司馬洛。」他以沙啞的聲音說。「很不大成功,似乎肌肉已不大服從命令了。「你 他的嘴唇揩曲,似乎要露出一個苦笑,不過却 「你自己喝了這些藥?」司馬洛問着,嗅

到那可能是殺虫水之類。

符清點頭。「我非死不可。」

要你替我打探那情報,你就可以得囘那張支票 「但爲什麼呢?」司馬洛莫明其妙,

不會的。我們都不會的。我們都不會的。 己的組織的,尤其是出賣組織的前輩。我們都 容易,司馬洛,沒有一個老虎帮的人會出賣自 符清又閉上了眼睛,搖着頭。「沒有這麼

在他又巳陷入了半昏迷狀態。 「我們不會—— 聽着。」司馬洛又把他搖動。 」符清仍搖着頭,似乎現

一間房間裏。這一點司馬洛是知道的,因為,並不很講究。他祗是住在一間二三流的酒店的

符清雖然豪賭,但在住的享受方面,他却

顯得很不耐煩說:「什麼事?」 (未完) 久才有人接聽,而那是一把粗魯的男人聲音,面的掣。這間酒店的服務實在不大好,按了許 司馬洛站在那邊看着他,呆了幾秒鐘。 然後,司馬洛拿起床邊內綫電話,按了下

清的時候,就也可以得到解答的了

司馬洛並沒有循正當手續,

· 由掌櫃通知才

叫人來殺他。這一點,司馬洛相信當他見到符 忽然改變主意,决定不要那張支票,而且還要 得相當清楚了,雖然他還是不明白符清怎麼會 正如司馬洛自己說過,他已經把符清的一切查



劍客楊士雄,警告商泓洋身上所披天蠶絲,必將惹來殺身之禍,衞小萍着商泓洋剝下,將厨房包圍,商泓洋和衞小萍齊將衝進厨房的人用暗器制服,其中一人自稱是梅花漢來路走去,闖入天蠶堡厨房,兩人制服厨子飽餐一頓,此時天蠶堡中人巳悄然掩至 受制大演的外衣加上,以免引人觊觎,商泓洋點頭同意她的說法— 殘鈎重出世

少女進入一處山洞,商泓洋潛進洞中偵查,知其中囚有無數痳瘋病人,兩人隨又循大

文提要

•

救,兩人脫險後,循着小徑找零出路,見驀兩壯遊押一上回書至商泓洋與衞小萍先後墜崖, 幸為天蠶絲網所

能解開你的穴道,不過如果我能够獲得解棄, **劍客楊士雄道:「對不起,楊大俠,我現在不商泓洋脫下一個人的黑衫穿上,再向梅花** 我會來找你的。」

不安感覺。 但衞小萍却在這段寧靜之中, 兩個時辰過去,天蠶堡依然是靜如止水。 大哥!我有點担心。」 有一種惶惑

「你担心什麼?」

到。 「咱們門懲緊閉,什麼也瞧看不到。」 你縱然打開門窩,同樣是什麼也瞧看不

使敵人莫測高深,在心理上咱們就佔上風。」 落葉飛花也逃不過我的變耳,而且咱們這樣會 「你說的也許對,但……」 「不要担憂,小莾,憑聽覺,十丈以內的

「不要再胡思亂想, 妳先去調息一會。

,大哥,我有一個建議。

「哦,妳說說看。」

「我想,天黑之後咱們就闖出去。」

武林浩劫臨

「闖出去隨時都可以,何必等待天黑。

,咱們不僅失去維持生命的食物,也無法找「是的,要等,要等得天蠶谷主現身,否 「是的,要等,要等得天蠶谷主現身, 「你還是要等?

到出谷之路,那時咱們就進退不得了。 「好吧。」

乗旣得優勢 既然誤打誤撞的佔據了厨房,就不能隨便放 反過來說,天蠶堡就慘了 商泓洋的打算是不錯的,民以食爲天,他

着肚子硬撐下去。 等,是對的,以靜制動,商泓洋的確佔了

絲冷酷的笑意,他忽然雙手齊揚,六隻竹筷分當接近薄暮之時,商泓洋的咀角牽起了一 別向兩側破壁而出。

决不會無的放矢。 自然,他是聽到了什麼,以他的功力而論

是血肉之軀,沒有人能承受這兇猛的一擊。 竹筷穿透板壁,强勁得與彈丸相似,只要

般,商門雪花六出手法,第一次得不到反應但破壁而出的竹筷,好像投入汪洋大海

衞小萍一怔道:「大哥!難道… 商泓洋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咱們遇到 i 得她具有一股領袖羣倫的威勢。 豪彩帕的,商泓洋瞧不到她的神色,却隱隱覺

商? 她向商衞二人打量一陣,說道:「閣下姓 商泓洋道:「不錯。」

蒙面女郎冷哼一聲道:「你敢對本谷主口 商泓洋道:「天上掉下來的。」 蒙面女郎道:「你們怎麼進來的?」

齒輕薄! 不過妳誤會了,商某說的是實話。」

天蠶谷主道:「這麽說你們是失足壓崖的

倒是十分之大。」 天蠶谷主道:「你們壓崖能够不死,福命 商泓洋道:「是的。」

的只是幾根竹管。

商泓洋道:「不饋,是烟,適才接近厨房

T

衞小萍用鼻子猰梁一吸,立即大吃一驚道 商泓洋道:「用鼻子嗅嗅妳就會明白。 衞小萍道:「

我不明白。」

南泓洋道:「

因接近厨房的並不是人。」

衞小萍道:「可是你發的是六隻竹筷,難 商泓洋道:「最少有一個是的。」

主的確應該照顧你們。」 天蠶谷主忽然面色一沉道:「很好,本谷 商泓洋道:「託谷主的福。

臨一項嚴重的考驗。

毒,咱們就只有束手待斃了。

南泓洋道:「他們這一手很絕,如果厨房

濃烟,咱們必然忍受不住,如若烟中帶

衞小萍道:「咱們怎麼辦?」

天蠶谷主說道:「你們是同意本谷主的安 商泓洋道:「多謝谷主。」

看。 梦 商泓洋道:「如何安排,谷主不妨先說說

要求。」 爲本谷服務。」 商泓洋道:「好辦法,不過商某也有一項 天蠶谷主道:「加入本谷武士行列,終身

患者,並立即放他們出谷。 商泓洋道:「請谷主治癒本谷所有的痳瘋 天蠶谷主道:「好,你說。」

道: 天蠶谷主神色一呆,忽然又哈哈一陣狂笑 「好主意,還有麽?

却只有兩個。

除了商家,就只有一個刀法別走蹊徑的諸

常規,狠毒之處,則令人防不勝防

,只不過商泓洋會在天蠶谷碰到使七絕刀的

其實他不在乎七絕刀,就此與諸葛長善印

難冤覺得有點意外。

說說看。」 天蠶谷主道:「一定又是一個好主意了

而來,不過姓商的,你太小看天蠶谷了。諸葛 天蠶谷主怒哼一聲道:「你果然是毒草,並將鬚治痳瘋的秘方公諸於世。 商泓洋道:「請谷主毀掉本谷種植的毒花 「你果然是有目的

大俠請給他一點教訓。 他摘下一柄窄窄的長刀,陰森森的哼了一聲 一名身着灰衣,年約五旬的老者應聲出場

爲凝重。 **給你一個交待的時間。」** 道:「閣下如果還有什麼未了之事,老夫可以 商泓洋輕輕皺了一下眉頭,面色也逐漸變

麼未了之事。只不過灰衣老者掌中的窄窄長刀 却使他不得不眉頭一皺。 自然,商泓洋並不怕死,他也勿須交待什 因爲他認出了 對方的來歷,他姓商的正面

當代武林使刀的很多,但眞正使刀的名家

揮出,有如風雷交擊。 商家奔雷刀法威猛絕倫,攀世無匹,一刀

諸葛家的七絕刀法,陰柔詭異,招式大反

語葛長善。 山不轉路轉,人有兩條腿總有碰頭的一 **眼前出面挑戰的正是七絕刀法馳譽武林的** 天

證一下也是好的。

在招式上難冤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 可惜他只有一柄拾來的長劍,以劍作刀,

主的安排,老夫可以饒你不死。」 哈哈一笑道:「害怕了,是麼?只要你聽從谷 諸葛長善見商泓洋沉吟不語,不由得意的

商泓洋道:「你錯了,在下只是爲你惋惜

小? 諸葛長善道:「哦,是說老夫不該以大欺

不易,今日一戰,七絕刀將會因此而除名於江 商泓洋說道:「不,在下是惋惜閣下成名

的出身,必然不是等閒之人, 諸葛長善道:「商不邪與朋友你是怎樣稱 商泓洋道:「在下說過,我叫商泓洋。」 諸葛長善微微一怔道:「 請問… 你能够瞧出老夫

商泓洋道:「是先父。」

雷刀法的傳人,不過你爲什麽不用刀? :「想不到老夫有生之年,終於能够見識到奔 諸葛長善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

劍是臨時拾來的。」 諸葛長善一擰身,由一名武士手中取來一

商泓洋道:「在下的兵刃已然失落,這柄

聲逕向商泓洋奔去。 柄長刀,忽然振臂一抖,一片晶芒挾着破風之 商泓洋伸出左臂,向着晶芒隨手一抄,只

長刀入手之際,左臂同時一震, 可見諸葛

十分準確的抓着刀柄。

之後,立即抱刀一禮道:「多謝。」也心中在想,但並未因此失態,接着長刀 長善功力極深,這一戰也許當眞是一項考驗 諸葛長善道:「可能不太稱手 ,希望閣下

將就一些。」 商泓洋道:「很好,前輩請賜招。

C60

,然後雙拳一抱道:「商泓洋衞小莾誤入貴谷

事出無心,請責谷主多多担待。

主能够一倂採納。」

商泓洋道:「還有一點點小意見,希望谷

是流目一瞥,就知這八人全都身懷上乘武功。

勁裝大漢的尾部另有五男三女,商泓洋只

他在勁裝大漢丈外之處與衞小萍併屑而立

十名勁裝大漢。

走廊盡頭是一片廣場,廣場兩側排列着數

萍穿過走廊。

仍默默的靜立原地。

商泓洋微微一哂,逕自昂首闊步,與衞小

站溯了背負長刀的武士。

這般武士只向商衞二人投下冷肅的一瞥

門外是一條走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他拉開房門,懷抱長劍,當先緩步而出

商泓洋道:「好。」

衞小萍道:「咱們快衝出去吧,大哥。」

未出招,在氣勢上他已落了下風。 生出一股凌厲無比的霸氣,不由心中一寒,還 諸葛長善見商泓洋長刀一橫, 他將長劍揷在地上,手橫長刀裝神待敵。 竟然無形中

足功力,一刀急點而出。 但此時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好提

杂杂,晶芒滿天,商泓洋全身的要害大穴,幾 乎全部籠罩在他的刀尖之下,如此罕絕的刀法 當得是武林少見。 他點出的刀尖,迎風顫抖不已,但見銀花

商泓洋大喝一聲,長刀迎着晶芒揮去。

什麼?

生未見的張勁對手,第二招自然更加小心。他們一刀互換,雙方都感到碰到了一個畢 花晶芒立時盡飲,諸葛長善也向後退了一步。 他這一刀揮出,勢如風雷驟發,對方的銀

維勝誰弱 此時商泓洋忽然大喝一聲,道:「前輩注

一幌六招,他們仍然是榮辱互見,分不出

意了。 喝聲未歇,長刀再揮,刀勢有如疾雷撼山

一般,發出一聲震天的巨响 同時一股晶芒衝霄而起,諸葛長善急退!!!

步,面頗之上已變得一片慘白

這一招也能使風雲失色。

諸葛長善敗了,七絕刀終非商家奔雷刀法

刀的傳人,老朽輸得不冤,不過今日之事,尙諸葛長善嘆息一聲道:「少俠不愧爲奔雷一時收手不及,請前輩多多担待。」 之色,他拾回七絕刀交給諸葛長善道:「商某 商泓洋獲得第一戰的勝利,但他並無驕矜

望少俠好自爲之。」 他退回原處,向天蠶谷主雙拳一抱道:「

萬大俠不必放在心上。」 天蠶谷主擺擺手道:「勝敗兵家常事,諸

她身後跟着兩名面目姣好綠衣少女,只見柳腰 豐臀,迎風欵擺,宛如仙子臨凡一般。 一眼,立即櫻唇一撇道:「大哥!她們想幹 衞小萍對此等景象毫無好感,**她向她**們警 此時她蓮步姍姍,向着商泓洋緩緩走來, 這位身着紅衫,面蒙彩帕的谷主,說起話

只是小心一點就是。」 商泓洋道:「誰知道她們想幹什麼,咱們 衞小萍道:「大哥……」

商泓洋道:「什麼事?

衞小萍道:「如果她們向你提出什麼,你商泓洋道:「如果什麼呀?小萍。」 衞小萍道:「如果……如果…… 商泓洋道:「我會同意的,妳說。」

在答允之前,先要取得我的同意。 這還要說。」

舟, **衞小莾嫣然一笑,脚下一跨,竟向商泓洋**

的身旁緊緊的貼了過來。

這麼貼身一靠,不由使得商泓洋大爲錯愕。 强敵當前,並非兒女私情的場所,衞小莽

衞小萍當衆難堪。因此,他隱忍着。 他不明白衞小萍何以如此,但他總不能讓

帕中目光流轉,接着噗哧一笑道:「鶼顆變飛的中目光流轉,接着噗哧一笑道:「鶼顆變飛 ,玉人投懷,商少俠好麗氣。」 衞小萍哼了一聲道:「這是咱們夫妻的事

> 夫妻,實在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商泓洋神色一呆,衞小萍當衆宣稱他們是

許。

不過女兒家應該有所保留,縱然要宣佈

應出於衞小萍之口

築幸。

不過,如果你們是冒充夫妻,就得接受一點懲的是,夫婦燕婉之私,本谷主的確無權過問,異,她向衞小萍梁梁的打量一眼道:「姑娘說

立即印上一抹紅晕,緊貼商泓洋的嬌軀也不由 自主的移開了幾寸

商泓洋瞧瞧天蠶谷主,再瞧瞧衞小萍,他

他說話之際,已伸手挽着衞小莽的纖腰 變極深,决不容許別人破壞咱們的感情。 」

衞小萍甜甜一笑,身體就勢緊緊的貼了過

樣來的,旣到天蠶谷就得聽我的。

咱們自然聽你的,否則……

們夫婦二人,休想在天蠶谷撒野。

衞小萍心頭一震,她那畧顯蒼白的粉頰

看,

「谷主!請妳說話小心一些,咱們夫婦情終於明白了,却忍不住縱擊一陣狂笑。

表現出一副憐愛妻子的神情。

去。

是夫妻,不過天蠶谷由我作主,不管你們是怎 商泓洋道:「谷主如果採納在下的要求

天蠶谷主道:「姓商的,別太自負,憑你

對,因爲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妻子,應該是一項自然,衞小莾旣已出口,商泓洋也不便反 就他們雙方的感情而論,他們確已兩心相

可是天蠶谷主似乎已瞧出商泓洋的神色有

她决非害怕天靈谷主的懲罰,而是一個少

天蠶谷主呆了一呆道:「好吧,就算你們

商泓洋道:「咱們不想撒野,只是爲了人

道將不惜一戰。」

,你們一起上吧。 天蠶谷主道:「這麼說咱們就無話可說了

人向谷主討教。 商泓洋道:「咱們不慣以多勝少,由在下 **衞小萍道:「大哥!讓我先上**

商泓洋道:「好,妳要仔細一些。」

學,擺出一個屠龍殺虎的招式,道:「谷主她離開商泓洋向前面跨出幾步,長劍平胸 **衞小萍道:「我知道。」**

休君衞小萍生得弱不禁風,適才在商泓詳請賜招。」

氣。 但此時長劍一舉,竟然生出一股駭人的殺的身側,更如同一隻依人的小鳥。

作依人的小鳥看待。 一個全身都是殺氣的人,沒有人敢將她當

他還是要揮刀殺人。

出了衞小萍這一招劍式是鐵環莊的絕學。 天蠶谷主自然知道這個道理,而且她也瞧

是妳的什麼人?」 因此,她面色一肅道:「鐵環莊主衞桓武

天蠶谷主道:「妳不說我也知道, 衞小萍道:「我爲什麼要告訴妳? ,妳必然

我是誰,請出招。 是衞莊主的女兒。」 衞小萍道:「咱們不是訂交,妳勿須知道

本谷主親自出手,左右雙嬌…… 天蠶谷主道:「衞桓武的女兒,還不配要

她身後的兩名綠衣少女同時應了一聲道:

絕技,是當代武林的兩項奇學,難得當姑娘來 到本谷,妳們正好長長見識。」 天蠶谷主道:「鐵環莊的七殺劍法及鐵環

這雙姐妹大的叫梅娟,小的叫梅秀,是 左右雙嬌道:「遵命。」

變孿生的姐妹

在天蠶谷,除了天蠶谷主,無人能敵她們的聯 她們的劍術造詣頗深,且精擅合擊之術

德小萍, ,她不願先暴露自己的武功,叫左右雙嬌出戰 再說天蠶谷主是將商泓洋認爲最大的勁敵 實在是一椿極爲恰當的安排。

變抱拳一禮道:「愚姐妹對敵之際,習慣上是 左右雙嬌在衞小萍五尺之外併肩而立,變

聯手合擊,商夫人如果認爲吃了虧,不妨請商

左嬌梅娟道:「好,商夫人注意了。」衞小萍道:「不必,兩位出招就是。」

一劍飛出,狂飆陡生 ,劍光急如閃電,直

刺衞小萍的右臂。 幾乎在同一時間,右嬌梅秀也發動了攻勢

分毫不差 長劍刺向衞小萍的右臂,所指的部位與左嬌

小萍心頭一懔,她發覺左右雙嬌不僅功

力不凡,配合之妙,當眞是絲絲入扣,令人有 一種顧此失彼的感覺。

窩小萍雖然是心頭暗震,還不至當眞怕她們 不過,鐵環莊的七殺劍法究竟盛名不虛

一聲嬌叱之後,她揮出了七殺劍第一招 劍如雷鳴,在一陣金鐵交

敵一,只不過博得一個平手。 這一招誰也沒有佔到便宜,左右雙嬌以二

她們一退再進,又狠狠的換了一招,但仍

鳴之後,三條人影一合卽分。

地,在門場上激起了無暴瓜星但叮噹之聲不絕於耳,而且晶芒滿天,劍光匝自第三招開始,雙方似已打出了眞火,不

局。 一幌數十招,仍是一個難分勝負的不了之

以一敵二,她的真力必較對方消耗爲多 不過此等打法,對衞小萍是不利的,因爲

缀已閃奔而出。 忽然赅了一聲打,身形陡的一個旋轉,兩隻**鳅** 門下去,當她再度將對方一劍震退之後,她想到了這一缺點,自然不願再與左右變

同時倒了下去。 名震江湖的鐵環,在兩擊悶哼之後,左右雙嬌 左右雙嬌的劍術頗高,但却無力逃避衞家

她們 一個傷了左肩,一個傷了右脅,適才

鐵環的威力竟是如此的驚人。 這一下天蠶谷的人呆了,他們再也想不到生體活虎般的姐妹,已失去了再戰之力。

獨門絕藝。 柄寒光閃閃的長鈎,變眉一揚,冷冷道:「衞 姑娘好功力,本谷主想以這柄殘鈎領敎衞家的 天蠶谷主令人攙下左右雙嬌,然後拔出一

在一旁觀戰的商泓洋忽然大喝一聲道:「

們一起上吧。」 天蠶谷主道:「你不放心尊夫人?好,你

勝,只是適才批荆已經門了一塲,我想叫她歇 商泓洋道:「在下說過,咱們决不依多爲

息一下 夫,你出招吧。 商泓洋回顧衞小萍道:「妳退下去,這一 天蠶谷主哼了一聲道:「好一個體貼的丈

商泓洋,只得退了下去 天蠶谷主道:「關下好限力,不錯,它正請問谷主,妳手中兵刃可是玉霰殘鈎?」商泓洋向天蠶谷主手中的長鈎瞥了一限道 衞小萍原想門一門天蠶谷主,但不便拂逆

是玉霰殘鈎。

上將難免一次浩却了。」 商泓洋嘆息一聲道:「如此說來,江湖之

他們是一對夫婦,男的名叫風陀,女的名 據傳說,數百年前武林中出了一雙異人

這對夫婦不僅功力通玄,世無其匹,並對

冶煉之學造詣極梁 後來他們巧獲一塊地極鍋母,經三十年冶

煉,始鑄成一劍一鈎。 當鈎劍出爐之時,忽然殺氣礪蓋六合,血

毀掉。 他們再經十年冶煉,仍不能除去鈎劍上的光直衝霄漢,使這對夫婦大吃一驚。 殺氣,而且想盡各種方法,也無法將這對鈎劍

神兵利器,也休想動它分毫。 因爲它們堅逾金鋼,鋒利無比,天下任何

自相傷殘 山・以発遺禍江湖。 最後風陀玉霰憑藉本身絕頂內功,以鈎剱 他們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將釣劍埋藏架 ,也不過劍斷三分,鈎殘一寸而已

被人掘出。 可惜當他們身死之後,那對斷刻殘鈎終於

,爲禍之烈,幾使人不寒而慄。 過去三百餘年,斷劍殘鈎引起了四次殺却

湖浩却勢難避免,商泓洋怎能不浩然長嘆。 陀斷劍也必然會出現江湖,那麼一塲可怕的江現在玉霰殘鈎,在天蠶谷主的掌中,那風

天蠶谷主自然明白商泓洋爲什麼嘆氣,她

也令人莫測高深。因而冷冷道:「谷主是不屑商泓洋瞧不出她面部的表情,那一聲輕笑却抿咀一笑,同時將玉霰殘鈎收了起來。

谷主如不領数一下, 商泓洋說道:「那麼谷主爲什麼要收起兵 ·如不領敎一下,豈不是遺憾終身。 」 天蠶谷主道:「奔奮刀法爲武林絕响,本

天蠶谷主道:「你是客人,我不想佔你便

就快換兵刃吧 商泓洋道:「商某感謝谷主的好意,那妳

天蠶谷主道:「不必,我自信一雙徒手不

便宜的習慣,對婦道人家尤喜禮讓三分。」商泓洋也收起長刀道:「在下也沒有佔人 會比一柄鋼刀差到那裏。」

帝主先出招了? 一 不錯。 天蠶谷主哈哈一笑道:「這麽說你是要本

你必然對適才的話感到後悔。」 天蠶谷主道:「如果你知道本谷主是誰

寒暑,還沒有嘗試過後悔是什麼滋味。 商泓洋道:「哦,可惜在下虛度二十幾個

雙名湘蓮 天蠶谷主面色一沉道:「本谷主複姓司馬

商泓洋道:「沒有,只感到幸會而已。 天蠶谷主道:「後悔了吧? 商泓洋一怔道:「毒姑……

「你不知道本谷主長於使毒?」 天蠶谷主俏目流轉,向商泓洋打量一陣道 天蠶谷主道:「 那你爲什麽還要讓本谷主商泓洋道:「 知道。 」

商泓洋道:「我說過,商某對婦道人家一

好成全你了,接招。」 她緩緩伸出右臂,五根嫩葱似的纖纖玉指 天蠶谷主一獎道:「你是存心找死,我只

因為她的動作太過緩慢,就像向商泓洋展更不能說是生死一搏。

示她那美麗的玉指一般。

就是塗有糖衣的毒藥。 指如何的美麗,商泓洋心弦依然繃得緊緊的 因爲她是毒姑,那美麗的纖纖玉指,也許 不過無論她的動作怎樣緩慢,無論她的玉

商泓洋的肩頭,動作的敏捷,宛如電光石火一 否 ,玉指鬥艷的動作,竟無法使他的精神稍涉 天蠶谷主徵徵一笑,五指忽然一翻,急抓

這一次商泓洋又對了,天蠶谷主那翠袖飄

風,劈向天蠶谷主的脈門 商泓洋身形微側,右掌急吐,掌沿帶着勁

推想,這一記手刀决不會比鋼刀遜色。 不得不撤回她的手腕,因爲由那股帶起的勁風 他使的是十分平常的手刀,但天蠶谷主却

商泓洋見天蠶谷主的擒拿手法十分玄奧為鋼鈎,突然反拿商泓洋的脈門。 不過天蠶谷主的招式只撤了一半,五指變

竟然是平分狄色。 也就集中全力展開反擊,他們連搏二十餘招

上可是一個成名的人物。 霉姑司馬湘蓮的年齒雖然不大,在江湖道

由她親自出手已經有失身份,再要勝不了

因此,她柳眉一挑道:「關下好功力,再是,豈不砸了毒姑的招牌! 一招試試。」

湘蓮成名的絕學 這一招名叫「五鬼陰風箭」,是毒姑司馬

尖立即射出五縷勁風 她將功力集中五指,粉臂一挺,五指的指 它叫五鬼陰風箭,其實那五縷指風比勁矢

甲之中的壽藥,任是功力通玄之人,縱然接得而且當勁風射出之際,也同時帶出藏在指還要變厲。 下她的指力也必然被剧毒所傷。

却忍不住一連打了兩個寒噤。 他知道中了天蠶谷主的計算,天蠶谷只怕

就是他埋骨之處。 他不在乎在那裏埋骨,却不甘心讓毒姑繼

續爲惡。

點出兩指 因此,當他剛剛中毒之際,忽然奮起全力

萬鈞一擊。 這兩指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威力如同巨雷

原以爲自己是一個勝利者,想不到反被商泓洋一聲痛極的慘呼,天蠶谷主倒了下去,她 於是,商泓洋放聲狂笑起來

此生了 積了十萬功德,他縱然中毒身死,也不算虛度 他實在應該狂笑,擊倒了天蠶谷主,無異

更形惡化 因此,他的笑聲是時斷時續的,實在比哭 不過他中毒頗深,適才全力一擊,使毒傷

還要難聽幾分。 衞小萍知道情形不妙,她顧不得在衆目睽

睽之下,竟奔上去將商泓洋抱了起來

「大哥-你受了傷?」

不吃虧。」 天蠶谷另一黑衣老者冷冷道:「你不吃虧「不要緊,一命換一命咱們並不吃虧。」「啊,那怎麼辦?」

會這位高人

衙小萍柳眉一挑道:「咱們並未存着活命你們開着,要急着找死就一起來。」 百選掌南薰冷酷的一笑道:「鬼門關正爲 衞小萍道:「不,讓我來。

瞧瞧。」 的打算,不過閣下要咱們死還得露兩手讓咱們

百殘掌南薰道:「很好,老夫如果一掌劈

起來

但天蠶谷主沒有死。 適才商泓洋曾說一命換一命。

中她好像有點弱不勝衣似的。 不過天蠶谷主似乎十分虛弱,在晚風習習

商泓洋道:「毒姑名震江湖,子午追魂散

商泓洋不認識百錢華,但知道此人决不簡道中篡得是專一號人物。

他推開衞小萍道:「妳讓開一點,待我會

不死你,今後就不再稱百殘掌了。

其貌不揚的糟老頭竟是名震江湖的百殘掌時 難発心頭一懍。

蠶谷主的命令,於是,他應聲退了下去。

天蠶谷主道:「你在中毒之後還能點破我

商泓洋道:「我並未點破谷主的武功,妳的武功,我實在太小看你了。」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當衞小萍知道這位

無論百殘掌怎樣暴烈,他終於不敢不聽天 說話的是天蠶谷主,她已由左右雙嬌扶了 「南兄請退下,我還不想要他們死 °

信還說得過去。」 的滋味自然不太好受,不過商某那兩記指力自 微一笑道:「我這子华追魂散的滋味如何?」她由左右雙嬌扶着向前面走了兩步,再微

只是眞力受阻而已。

指力,决不比妳的子午追魂散遜色 商似洋道:「不過妳先別高興 ,我那兩記

十九日之後閣下必然胸膛爆炸,血肉橫飛,最四個時辰,經血倒轉,勢如萬箭攻心,直到四四個時辰,經 天蠶谷主嬌軀一震,她萬萬想不到商泓洋嘿嘿,必將落得屍骨無存。」 商泓洋道:「我這是定時逆經手法 天蠶谷主道:「說明白點。」 ,每隔

不過,商泓洋已經中壽,衞小萍也一定逃的手法竟是如此的毒惡。 不掉天蠶部屬的圍攻,形勢雖然不利,她仍有

策。」 底只不過一死而已。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出此下於是她徵徵一笑道:「這不要緊,歸根結討價還價的本錢。

章。 商泓洋道:「聽谷主的口氣,好像另有文

攻擊。她是一個女人,如果咱們……」 天蠶谷主道:「不錯,想想看,你現在自

一點。」 衞小莽道:「谷主果然厲害,不過妳忘了 天蠶谷主道:「不,我說的是事實。」 衞小萍嬌叱一聲道:「妳是威脅咱們?」

你們的侮辱。」 天蠶谷主道:「哦,我忘了什麽?

不過有時候想死也不容易。」 天蠶谷主點點頭道:「是的, 衞小萍道:「此話怎講? 妳可以死

她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很衞小萍運功一試,她竟然也中了劇毒。 天蠶谷主道: 「妳何不免試試妳功力?」

還能暗中施毒?」 ,不過我有點不解,谷主眞力不能提聚,如何好,咱們鴛鴦同命,発得丟一下個牽腸掛肚的

天蠶谷主道:「我沒有對妳施毒,這是妳

德小萍道:「怎麼說?」

無仇,兩位如果顧意化解這塲誤會,咱們不妨抱他,這怎能怪我?不過咱們往日無怨,近日天蠶谷主道:「 尊夫身上有毒,妳却上前

何威脅。 商泓洋道:「談談可以,但咱們不接受任

意。 天蠶谷主說道:「兩位放心 ,我是一片善

商泓洋道:「好,談什麼,妳說。」

天蠶谷主道:「第一,你要我毀掉痳瘋花

除非你有能力毀滅本谷。」 草,治癒患者並送他們出谷,這是辦不到的 商泓洋道:「咱們暫不談這些,第二是什

天蠶谷主道:「第二,我給你解藥,你解

開我的穴道。 們解學,特在下確定劇毒已除才能解開妳的穴 商泓洋說道:「可以,不過妳必須先給咱

退。

道。 商泓洋道:「商某從來不佔別人便宜。 天蠶谷主道: 天蠶谷主道:「你認爲這樣公平? 「我不明白。」

咱們身在狼虎之窖,也不得不多加點防範。」 雖想替谷主解開穴道,只怕也力難從心,再說 商泓洋道:「在下在無法提聚功力之時, 天蠶谷主畧作思忖,道:「好,兩位跟我

C64

有兩名靑衣小婢爲他們奉上香茗。 天蠶谷主邀請商衞二人在大廳上落座,立

解藥呢?谷主,咱們似乎不必浪費時辰。」 商泓洋無心曆酯,立卽開門見山的道:「 天蠶谷主道:「好,小紅小青,妳們帶商

她們應了一聲,並向商衞二人躬身道:「兩位 大俠夫婦去吧。」 小紅小靑就是適才奉上否若的兩名婢女

由肌肉而渗進血液,故必須以藥物薫洗,才能天蠶谷主道:「子午追魂散深入肌膚,再 請隨小婢來。」 商泓洋一怔道:「有這個必要?谷主。

驅盡餘毒。」 他們隨着小紅小青,來到一列精舍之前。商泓洋道:「原來如此,小萍咱們走。」

空屋 精舍一共九間,每間門**懲緊閉,似乎全是**

上準備黨洗的藥物,兩位可以自行療傷。」小紅指着第一第二兩間精舍道:「這兩間 小紅道:「商大俠不必客套,小婢暫時告 商泓洋道:「多謝姑娘。」

這兩個了頭負刁,她爲什麼不告訴咱們如何待小紅小靑去遠,衞小萍才哼了一聲道:商泓洋道:「姑娘請便。」

義 是勿須再作解釋 **德小萍面色一紅,她終於明白了薰洗的意** 商泓洋道:「天蠶谷主說過薰洗,我想必

置身門窩緊閉的贏湯之中不就是蒸洗麼?

,只不過洗一個戲水澡吧了,自然勿須再作

婦。 她所以爲之臉紅,因爲她與商泓洋並非夫

哥!你去第一間……」 舍,在推開房門之前,忽然回頭一笑道:「大 她迅速推開房門,然後閃身入內,同時又 想到了這些,她像逃避似的奔向第二間精 不是夫婦,自然不便蘭湯同谷

房門之內,商泓洋覺得餘味過甘,仍呆呆的瞧 動之中充份的表現了出來,雖然她已經消失在 迅速的將房門關了起來。 嬌羞,明媚,輕快,活潑,在她適才的行

良久 ,他才長長一吁,緩步走向第一間精 着第二精舍的房門。

個可容數人共浴的浴池。 房中佈滿帶着藥味的蒸氣,四壁射着淡紅 這是一個三丈方圓的房間,靠近左壁有及伸手推開房門一陣熱氣忽然撲面而來

色的珠光,人入其中,立即有一種鬆懈散懶的

之內。 之上,再縱身入池,將身體泡在際烘烘的藥水商泓洋先將衣履脫下,放置於池旁的石床

沉重的眼皮緩緩闔了起來。 他不想睡,但却身不由己,終於,他那變此時他更散懶了,而且感到睡意甚濃。

形衝要,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翔州是我國古代九州之一,禁江帶河,地 也是人生一大樂趣。 在潭旁柳蔭之下避暑,品茗嚐菱,閒話平生, 東門鯉魚潭,碧波蕩漾,菱荷處處,夏日

經魚潭東向半里,有一個曾經名浙江湖的

它不再出現江湖 武林世家。現在這個世家沒落了, 數十年來

已逾三更。 夜,架沉了。

在燭影搖紅。 這幢曾經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仍有一處

房客中有人梁夜不寐,也許是天涯遊子那是客房。

難耐岑寂吧。

耐岑寂。 不錯,他的確是一個天涯遊子,但决非難

嬌滴滴的美人兒。 因爲與他深夜清談,聯床夜話的,是一位

色一變。 「是妳……」

「是的,商少俠,你所中之毒已全部袪除

了吧?」 人兒,逕自變目一闔,暗中運起功來。他哼了一聲,不再理會那位情意拳拳的美

巳全部袪除。 結果他滿意了,眞氣流暢如初,所中之盡

他雙目再睜,一挺身站了起來

「她呢?」 「衞姑娘與少俠一樣,所中之養已全部祛 哼,妳既然知道,何必明知故問。 少俠是問衞姑娘?

「這個麼…… 多謝谷主,在下要與她一談。

「怎麼,不行?」 「咳,少俠,人無信不立,你應該先履行

「不,我只是想先見到她。」「怎麽,少俠想食言?」 「少俠與衞姑娘皆梅竹馬,兩小無猜,應 哦,妳說。 少俠一我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少俠不

缺陷,少俠應該懂得我的意思。」 「哼,司馬湘蓮,妳如果在咱們之間製造 「你應該信的,因爲衞姑娘所做的是明智 「她很好,不過她已離開了少俠。」 「什麼,妳是說衞小萍她……」 我不信。」

本就沒有結合的可能,何須我來製造矛盾 休怪我手辣心狠。 「好,如果妳說不出一個令我滿意的理由 挑 矛盾,挑撥是非,商泓洋决不饒妳!

「你錯了,商少俠,你與衞姑娘之間,根

少俠,是當局者迷,我只好多費一

「請問少俠,令尊是怎麼死的? 「不必竇關子,妳說就是。」

如何議論,少俠昧於私情,忘却父仇的行爲,然不羡仙的生活,姑不論江湖上那些悠悠之口為不義,過着只羡駕「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少俠放着父 又何能對令尊的英靈於地下!

> 的行為。 他要司馬湘蓮住口,其實他已冷汗遍體,

他不必以她爲念。 留書十分簡單,只說她去尋找衞桓武,叫「這裏有她一封留書,你瞧瞧就知道。」

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妳說這些做什麼?

一鏧道:「咱們現在誰也不欠誰的了,但咱們出兩掌,他解開了對方的穴道,却冷酷的哼了 必須生死一搏。」 他收好留書,然後向天蠶谷主司馬湘蓮拍 不過他瞧得出字裏行間,留有無窮痛苦。

造物者時常會在美好的人生中製造一些

我不懂妳的意思。

我爲少俠不平及惋惜,怎能不說。」

能容許妳爲害江湖!」 商泓洋道:「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决不 司馬湘蓮愕然道:「爲什麼?

害江湖麽? 商泓洋道:「你不毀掉那些痳瘋花草,自 司馬湘蓮幽幽一嘆道:「你認爲我還能爲

非能够作根本上的解决,否則縱然毀掉天蠶谷 蠶谷,我只是受命於人,掌管天蠶谷而已 然能够爲害江湖。」 1,段只是受命於人,掌管天蠶谷而已,除司馬湘蓮道:「種植痳瘋花草的不止是天

司馬湘蓮道:「我爲了數你及衞姑娘出谷 :「此話當眞?

被人追殺險惡環境之中,我何須欺騙於你。」 ,已經叛離三皇教,今後將置身於驚濤駭浪, 商泓洋大吃一驚道:「這是真的?

雉堞環繞,果然已不在天蠶谷中。 及穿蔥而出,躍登屋面,只見雄關當前,商泓洋實在不相信,他自然要出去瞧瞧。

司馬湘蓮道:「不信你可以出去瞧瞧。」

跟在他身後的司馬湘蓮道:「我沒有騙你

荆州謝家,你可能有過耳聞。」 商泓洋道:「這是何處?」 商泓洋道:「鐵衣莊? 司馬湘蓮道:「荆州,本莊的主人姓謝,

俠父子連續遭遇不幸,鐵衣莊已經是名存實亡 司馬湘蓮道: 「不錯,鐵衣莊, 可惜謝大

鐵衣莊是由何人負責? 商泓洋道:「這實在值得令人惋惜,現在 司馬湘蓮道:「鐵衣莊一門孤寡,目前是

君是閨中密友,所以才將你們帶來此地。」 由謝大俠的夫人蕭鸞音主持,我與少夫人陶淑 司馬湘蓮道:「是的。」 商泓洋道:「我在此之前一直沒醒麼?

之人跋涉長途,當眞辛苦妳了。」 商泓洋長長一吁道:」帶着兩個失去知覺

考慮,唉,我如果當眞將你們處死,我就得賠 要栽將你們立卽處死,對我的生死他們則毫不手段十分殘酷,他們認爲我不該爲你們療養, 上一條性命,人都是自私的,在無可奈何之中 我只得叛離三皇数了。」 商泓洋道:「三皇教必然是一個十分神秘 司馬湘蓮幽幽一嘆道:「三皇對待部屬的

聞。 」 的組織,江湖之中,似乎從未聽到三皇教的傳

在何處,我也毫無所知。 在三皇教負方面之實,但三皇是何人 司馬湘蓮道:「是的 ,我身爲天蠶谷主 ,總壇設

司馬湘蓮道:「據我平日的觀察,三皇教 商泓洋道:「有這等事?

離能逃來此處,仍隨時可能遭到他們暗算。 」與爭無所不在,對江湖之事也無所不知,咱們

有三寸氣在,决不容許三皇数爲禍江湖。」

司馬湘蓮道:「我有一點拙見,不知少俠

商泓洋道:「不要緊,妳說

人單勢孤,似不宜跟他們鬥力。」 徒一子,衞桓武也必定要殺你而甘心, ,咱們决鬥他不過。再說你殺了鐵環莊主的司馬湘蓮道:「三皇教組織龐大,高手加

的力量實在太單薄了一點。 商泓洋畧作沉思道:「妳說的不歸,咱們 司馬湘蓮道:「你是同意跟他們鬥智?

門法。 商泓洋道:「我同意,但不知門智該如何

見不到咱們兩人。 司馬湘蓮道:「隱秘行踪,使江湖上再也 商泓洋道:「隱秘行踪可以,但咱們怎能

不入江湖。」 司馬湘蓮道:「難道咱們就不能以另一種

形態出現江湖麼? 商泓洋道:「妳是說咱們易容改裝,掩去

多少都能瞧出一點破綻,何况咱們根本不會易 商泓洋搖搖頭道:「任何一種易容之術 司馬湘蓮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商泓洋道:「哦,咱們到那裏去找易容的

司馬湘蓮道:「我不會,但謝家的少夫人

商泓洋道:「她是易容的高手?

?她就是千面秀士惟一的傳人,易容之精,决問馬湘蓮道:「你聽過千面秀士陶百清麼 不比乃父稍形遜色。」

司馬湘蓮道:「走,現在就去。」商泓洋道:「好,咱們可以試試。」

商泓洋一怔,道:「現在?這麽晚了方便

麼不方便的,再說, 能遭遇危險,易容改扮,自然是越早越好。」 司馬湘蓮道:「我與她情同姊妹,沒有什 咱們危機四伏,隨時都可

約四旬的半老徐娘。謝家少夫人陶淑君,是一個素雅大方,年 ×

施有一個獨子名叫謝鳳台

傳宗掇代之人,因此,老失人對於這位孫子難謝家兩代遭逢不測,謝鳳台是謝家惟一的

偏激,好逸惡勞,因而他除了游手好閒,也不 溺愛易於養成驕縱的個性,再加上他生性

謝家的確沒落了,謝鳳台不學好是沒落的

陶淑君與司馬湘蓮情誼頗深,她果然沒有

拒絕爲他們易容的要求。

當他們辭別陶淑君之際,他們已變爲一對

司馬湘蓮半老徐娘,却依然風韻猶存。 商泓洋虬髯滿腮,是一個粗獷的漢子。

天生的媚態, 這是天生如此,勿須改扮 也不是任何人工所能改變

而且她還傳了他們一套使用藥物,改變形

中年男女。

其實她不止是風韻獨存,還有一股令人意

但商泓洋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子。任何商泓洋在憂患之中。

血氣方剛的男子,都無法拒絕美色的誘惑。 這很簡單,因爲食色性也

巾。這一摘竟使商泓洋爲之一獎。當司馬湘蓮接受易容之際,她必須摘下面 因爲她美如天仙,艷光逼人,可是她偏偏

飄然的感受。 的媚態,商泓洋伴着這個尤物怎能不有一種飄 蒙上一塊面巾,難免令人有明珠藏櫝之感。 現在藥物遮蓋了她的艷光,却無法掩蔽她

却有超人的理智,和冷靜的頭腦 因此,當他們回到住處之後,商泓洋立即 不過商泓洋不是常人, 他雖是富於感情

「谷主!妳應該歇息了,有話咱們明天再

談

「哦!」

不能爲他們惹來脈煩。」 「谷主說的是,在下明晨就走。」 「咱們不能呆在此地,謝家一門孤寡,决

谷 脫離三皇教,你不應該再以谷主相稱。 不,你聽我說,第一,我已經離開天蠶

這……

算? 天涯浪子, 還有,你明晨要去何處? 四海爲家,在下能有什麼打

「不,在下一定要揭發三皇教的罪行,使 這卽是說你不再管三皇教爲禍工湖的事

他們獲得應有的報應。 「那麽你就應該跟我合作 對三皇徵 沒

有 人比我知道的更多。

可是什麼?哼,你們男人就是這麼心如

楚歌亡命江湖?難道你竟忘了是爲了你麽?」鐵石無情無義,想想看,我爲什麽會落得四面 「這個……咳,在下十分抱歉。」

「很簡單,你不能丢下我不管。」「依姑娘之意呢?」

「對,姑娘,在下的確應該負點道義上的

賣任,只是男女有別… 潔,何在乎是男是女。」 「你太過迂腐了,少俠,只要咱們心地皎

險

,怎配稱作毒姑?走,到我那裏去,今後的司馬湘蓮嫣然一笑道:「湘蓮如果在乎危

切,咱們還得作一番研究。」

男女結伴而行實在算不得什麼。 是的,江湖兒女的洒脫,確是異於常人

仙姬,但毒逾蛇蠍,心腸之狠 要厲害十分。 」 她是毒姑,據傳說:「毒姑司馬湘蓮美似只是,商泓洋有點害怕。

的青年男女當作痳瘋病毒的試驗品 再說,她曾經主持天蠶谷,將一些活生生

這些勢人聽聞的事件實在太過驚人,商泓

司馬湘蓮那動人的神韻。 其實他眞正害怕的還不是這些,他怕的是

她易過容,已經掩去她那迷人本來面目

牽夢縈的無比魅力。 但易容無法改變她的神韻,她仍有令

商泓洋瞧過她那絕代姿容 商泓洋只瞧了一眼,但這一眼却永銘心版 而且 ,當易容之際,她曾經除下面巾,讓

足以使天地失色。 現在她不再使用面紗,那徐娘的風韻,更

商泓洋如果與她日夕相處,只怕會弄得片也是一個傾國傾城的紅顏禍水。

這是一個絕代尤物。

大丈夫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商泓洋 可以說是商泓洋一手造成的 不過,司馬湘蓮說的不聞,她所以亡命工

豈能辜負一個婦人女子?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在下的處境,只怕

行就是。」 比姑娘還要險惡,姑娘如不在意,咱們結伴而

在司馬湘蓮的臨時香閨,她取出一件短衫

交給商泓洋道:「你穿穿看合不合適。」

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寶衣。」 做的,此物刀槍不入,且可化解任何力道,是 司馬湘蓮道:「是用你身上的那張天蠶絲 商泓洋一怔道:「這是什麼?

造成短衫的?」 商泓洋道:「既是刀槍不入,妳怎麼將它

司馬湘蓮道:「問得好,普天之下除了我

可以用一種藥物煑軟再以實刀分割,我知道用 商泓洋道:「哦。」 司馬湘蓮道:「天蠶絲實刀寶劍難傷,但

所以我能將它做成衣服。」 什麼藥物資,我也有一柄神兵利器玉霰殘鈎 商泓洋道:「一飲一啄,數有前定,這眞

司馬湘蓮道:「一飲一啄數有前定是不錯

了你的光,我與衞姑娘每人分得一件背心,數漫之處無法尋找,竟然毫無所變,現在總算沾蠶絲,估不到找遍全谷,除了一個終年盡霧彌 字辛苦,終於不虛此行。」 (未完) 了你的光,我與衞姑娘每人分得一件背心 **皇教的天蠶谷主之職,就是爲了想得到一張天,但絕不是巧合,實在告訴你,我所以接受Ⅲ**



滿天陰霾湧 遍地荆棘叢

,那日丐帮中人追踪蓄飛娘而來到綢緞莊,歐陽嵩不顧露上回書至楚小楓賺得歐陽嵩對他的信賴,收爲衣鉢弟子

原因,不會使閣下改變心意了 池天化輕輕吁一口氣,道: 「看來・這個

有關了。」 池天化道:「好!第二個原因,就和閣下 歐陽嵩道。「自然不會。」

歐陽嵩道。「請說。

但你如殺了我,必會遭到報復 歐陽嵩道。・「我殺了你,又沒有人知道, 池天化道。「不論你是什麼人? 什麼身份

池天化冷冷道··「閣下不覺着太過自信了

歐陽嵩說道• 「姓池的·你是在想拖時間

問出你的來處罷了。」 算在下說了實話, 歐陽嵩道:•「那倒未必,咱們只不過是想 池天化道:·「事實上,我已經想通了 閣下一樣不會留下活口。

池天化道:•「哦!你要做什麽? 「救人。

池天化道: 歐陽嵩道。

全無計劃…… 歐陽嵩呆了一呆,暗道:教什麼人, 心中

> 的話。」 池天化道: 歐陽嵩冷冷一哼,說道…「老夫是在問你 •冲口說道。「宗一志。 「你是丐帮中

池天化道: 「我知道。」

歐陽檔道。「知道就好,答覆老夫的問話

吧

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池天化道:•「說了你也不會知道,不說也 歐陽嵩道:「令師是什麽人? 池天化道。「我來自天池無憂島,這一點

歐陽嵩道。「不說,你就別想活着離開此

而且,說了還可能會死快一點。 歐陽當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來,你是 池天化道:「說了也是死,不說也是死

不怕死了。」

那就不如死的光彩一些了,朋友出手吧!」 池天化道••「怕!不過,如是非死不可

人不管有多大的本領,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大歐陽陽怔了一怔,說道:「姓池的,一個 的靠山,要是死了,也一樣常人一樣,人死如

唬住了 我想通了這中間的道理,所以,我不會再被你 沒有仔細想過,可惜,你給了我改變的時間, 池天化接道·「剛剛我還真被你唬住了

老夫走了數十年江湖,我不信,我沒有法整 歐陽嵩冷冷說道:「好!那咱們就試試看

開了池天化的右肘關節 忽然抓住了池天化的右臂,格登一聲,錯

疼的他出了一身冷汗。 處穴道被點,無法運功抗拒,這一陣劇疼,眞 錯骨分筋之疼,椎心刺骨,池天化身上幾

化的左臂 歐陽嵩實也心狠手辣,立時又抓起了池天 他盡力忍耐着,但仍是忍不住呻吟出聲。

聲音就起自身後不遠的地方。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放手。 L_

手護身,左手一揚,疾向池天化的頭上劈去。 歐陽嵩一語不發放開了池天化的左臂,右

一股暗動,忽然湧了過來,直襲向歐陽嵩

無法避開那襲來一擊。 歐陽嵩固然可以一掌擊斃了池天化,但也

是有所不能。 右掌能及之處,就算他想用右手硬接一擊。 。能及之處,就算他想用右手硬接一擊,也那人選擇的角度,十分微妙,不是歐陽嵩

這就逼得他只有閃避一途

歐陽嵩身驅疾閃,避開了兩步 一條人影,疾掠而至,揮掌如風,直掃歐

陽嵩 是陳長青・丐帮的長老

已經認出我是誰了。 歐陽嵩心頭震動一下,忖道:「難道,他

C68

陳長青沒有揭穿他的身份。沒有喝問一聲

只是拳脚如雨·攻了過來。

先接上他右肘關節,冷冷說道:「池天化, 陳長靑沒有追趕,却行到了池天化的身側 歐陽嵩無心戀棧,接了幾招,疾奔而去。

你救了我。」 池天化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知道

池天化道:「你要我如何報答。 陳長青道。「老叫化不該救你的。

月山莊』 他天化道··「這件事,請恕在下,無法回

也是夜襲迎月山莊的兇手之一。 池天化道··「我只能告訴你,那晚上,我 陳長青道:「你不敢說?」

池天化接着道··「別的事,恕我無法奉告

中年叫化子應手行了過來。 陳長青沉吟了一陣,突然舉手一招,兩個

兩人取出一方墨帕,蒙上了池天化的眼睛,裝 入一個麻袋,抗了起來,快步而去

公子,請出來吧!」 歐陽嵩轉身奔逃時,楚小楓却借機躲入了一 原來·楚小極並沒有跟着歐陽嵩一起離去

應聲行了出來,笑一笑,道:「見過陳老

・希望你回去。」

陳長青道:•「我想知道什麼人?暗襲『迎 ,什麼人擄走了宗一志?

陳長靑道:「哦?

邊去

目睹兩人去遠,陳長青才低聲說道。「楚 陳長青低聲吩咐了兩個中年叫化子幾句

一志,又擔心你的安危,他已經和我提出兩次 陳長靑歎口氣,道··「小楓·你師娘思念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就目

天化瞭解的太少,也不知道一志師弟現在藏身 下看來,歐陽嵩確然已沒有什麼價值,他對池

陳長青道。「池天化呢?他是不是知道內

受他的利用罷了 知曉內情的人,歐陽嵩,喬飛娘等,都不過是 陳長青道··「歐陽嵩也是老江湖了·江湖 楚小楓道:「現在看起來,他好像是唯一

好處,保障,他才會說出一些內情。」 但 上出了名狡猾人物,怎麼會受人利用呢? 也很狡滑,除非,你能使他相信,對他確有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池天化很怕死 楚小楓道: 「池天化也許能回答這個問題

吧 楚小楓道··「不!我還要回到歐陽嵩的身

陳長靑點點頭•道••

「我明白了,咱們走

我可以解說清楚。」

我來自丐帮,難冤你心中也有些多疑,不過

麼價值麼? 陳長青道•• 「爲什麼?你不是說他沒有什

馬跡,不知道歐陽當會用什麼手段逼她說出來 如果發現不出什麼新綫索,三兩天我就回去 我得聽聽去,這幾年,別再去打攪龍翔布莊 楚小楓道: 「喬飛娘也許會知道一點蛛絲

記號・以備需用 他故意繞了一些路,而且,作下了不少的 也不容陳長青再說話,轉身疾奔而去。

回到龍翔布莊,歐陽嵩早已把喬飛娘給掛

起來

帮去了不少的人吧?」 歐陽嵩道。「林玉。你怎麽逃出來的。丐 楚小楓氣喘不息, 閃身入廳

楚小楓道。「不少人,我看到他們把池天

化裝入一個腕袋中帶走了。 歐陽嵩道:「那你怎麼跑出來的?」

楚小楓道。「弟子沒有跑,我一跑準被他

雕去了之後,我才走的。 楚小楓道··「弟子就地躱了起來,等他們 「那你是

有說對,林玉沒有背叛我,背叛我的是你。」 目光轉到喬飛娘的臉上,冷冷道:「你沒 楚小楓道··「喬老前輩,有什麼盡管請說 喬飛娘抬頭望了楚小楓一眼,欲言又止 歐陽嵩道。「不錯,這也是一個辦法。

我的看法錯了。 回來。我是說了 **喬飛娘笑一笑,道:**「林玉,你剛才沒有 你兩句,但你囘來了,那證明

我收了一個好徒弟,內心中,一直有些不舒服 千方百計的,想使我們師徒分開,是麼?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可否讓弟子說幾 歐陽崗冷笑一聲,道。「飛娘,你可是看

歐陽嵩道:「好!你說吧。

情形, 已不是兩位意氣之爭的時候了。」 楚小楓道:「師父,喬前輩,弟子覺着目

光了,你師父還是一個勁的跟我過不去。 楚小楓道••「師父•不論喬前輩和池天化 喬飛娘道 .. 「說的是啊!這時刻,什麽辰

快近十年了,池天化那小子精的似鬼一樣,如之間,有些什麼交往,但他和師父相處,已經

• 滿口飛花 • 能把死人說活。 歐陽嵩道。「林玉,你不知道這位喬姑娘

天化不是輕易說動的人,師父今天動了他,他 楚小楓道··「喬前輩雖然極善口才, 但池

他相信池天化絕對聽不出他的聲音。 但他聽到了喬飛娘的驚呼之聲,立時住口 歐陽嵩本來想喝止楚小楓不要他說下去,

他久走江湖的人,一聽之下,已然明白了

出喬飛娘內心中很多的隱密。 楚小枫的設計,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果然·喬飛娘急急的接口說道· 可能會套 「糟了

喬飛娘道: 歐陽嵩道。 「你是不是殺了池天化啦!

但他却被丐帮中人及時救走。」 喬飛娘道:「及時救走,那就更糟了。 楚小楓道:•「師父本來想殺死池天化的,

只有池天化一個人麼?:」 你認為,襄陽城 歐陽嵩道。「爲什麼?」

・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麽?」 歐陽嵩道:「他們的人,都已離去,眼下

有一些人,留在襄陽。」 只聽喬飛娘說道•「我不知道。」 這正是楚小楓耍知道的事,變神傾聽。 喬飛娘搖搖頭,道。「你不知道,他們還

意之言中聽得,但他立刻警覺,就沒有再說下 知襄陽城中,仍有他們的人,還是由他一句無 之緊,就算是久走江湖的人,也無法相比,我 喬飛娘接道:「不錯,池天化這小子口風 歐陽嵩道••「妳不知道……

楚小楓道••「這個•只怕是他故弄玄虛的

身中毒傷,竟無人趕去助他,第二是丐帮中人 ,把他刦去,也沒有見人出手救他。」 楚小楓道:「我憑兩件事,一是,池天化 喬飛娘道:•「你憑什麼作此推斷?」

老。 他的人改扮的 歐陽嵩道。「那個人是陳長青,丐帮中長

喬飛娘道。「你怎知那些丐帮中人,不是

陳長老。」 楚小楓道。。「我可以爲師父作證,那人是

師父,和喬前輩都不知道。」
整小楓心中一動,囘頭望着歐陽嵩道。「 是非逼到他們出手不可了 喬飛娘道。「唉!丐帮擒去了池天化,那

露出本來面目。 是絕少見聞,除了池天化這小子之外,都不肯 歐陽嵩道··「這等隱密的行踪,江湖上也

歐陽嵩道•「春秋筆?」 喬飛娘道•「他們在逃避春秋筆。 楚小楓道:「他們在逃避什麼? _

人?」

歐陽嵩道。「是一支筆,一支普普通通的

歐陽嵩道。「可怕的很,一支劍,可以取 楚小楓接道••「那有什麽可怕?」

人性命,但春秋筆殺死的,却是一個人的聲譽

,一個人的靈魂。」 人,也有羞恥之心。」 楚小楓心中暗道··「看來·就算是很壞的

歐陽嵩道:「林玉,一個人死了,那就一 口中却說道•「有這麼厲害?」

> 的人,不但好人要殺你,壞人也要逃避你,那 等於在你臉上刻了一個招牌,一個洗不去,抹 諸武林,一筆記下,那就百口莫辯,春秋筆下 不掉的招牌,使你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覺。」 了百了,但春秋筆却不會要你的命,他把你公

是有一個執筆人。 」 整小楓道。「哦!春秋筆不過是一支筆罷 整小楓道。「哦!春秋筆不過是一支筆罷 歐陽嵩道。「這是武林之中,百年以來,

動…… 現了八次,每一次出現,江湖上就會有一次變秋筆第九次出現的時間,八十多年,春秋筆出 記下了江湖上十年的事情,一秉大公,絲毫不 苟,屈指數來,已然八次,還有兩年, 一直無法解開的隱密,春秋筆十年出現一次, 楚小楓道:「什麽變動?」 就是春

種事情。 楚小楓道:「師父,那春秋筆既有執筆人

但它却是如萬目萬手,詳細記述了十年來各

歐陽嵩道:「沒有人知道春秋筆來自何處

· 爲什麼不把他找出來呢?」

太平了。」 易,如是能够找出那個執筆的人,豈不是天下 **喬飛娘突然接口說道:「找出來,談何容**

筆的作用 喬飛娘道:「怎麽說? 楚小楓道。「其實,也不用太重視那春秋

楚小楓道:「一個人,既然敢殺人,難道

還怕人家叫兇手麽?」 歐陽嵩道。「孩子,你不懂,這種事、很

四揚的惡人,那就算不得真正的惡人,隱在暗它不怕髒,就怕太陽一照,孩子,真正的惡名 人,那才是真正的惡人,八十年來,春秋筆出中作惡的人,表面上,却又是浩浩正正的大好 奇怪,江湖罪惡,就像隱藏在黑暗中的垃圾,

却使一個名不見的經傳的年輕人,一夕成名。 暴露了本來面目,無顏見人,一死了之,另外 門派的掌門人,使江湖上七個俠名卓著的人, 現了八次,一次比一次震動人心,遠的不說了 成了江湖上人人敬重的大俠。」 大惡,事實經過,寫的歷歷如繪,逼死兩個大 ·八年前春秋筆第八次出現·揭開了十件江湖

少江湖事,那個一夕成名,是什麼人,怎麼弟 子沒有聽過。」 楚小楓道:「弟子在丐帮中,也聽到了不

歐陽嵩道:「那人叫薛山嵐,天心劍,薛 楚小楓道: 「哦!原來是他

學他,一夕間成名武林,名利雙收。 但却招惹起了很多人羣起效尤,都希望能够 ,苦練武功,事成了,專門和武林道上的人喬飛娘接道。「哼……這就弄得不少小伙 楚小楓道•「這個,倒也難怪…… 喬飛娘道。。「薛山嵐一夕成名,事情不大 _

歐陽嵩冷冷地說道:「孩子,你在歎什麼 楚小枫輕輕吁一口氣,欲言又止。

楚小楓道:「我在想,既然有春秋筆這樣

更隱密的環境中去。」 有了春秋筆,揭發了罪惡,却把罪惡逼到了 歐陽嵩道。「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物,爲什麼還有池天化這樣的人?」

怕春秋筆?」 楚小楓突然一笑,道:「師父,咱們怕不

們談不上怕,但如春秋筆在上面記了一筆,那歐陽嵩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咱 歐陽嵩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

倒也是一件很煩惱的事。

件事·將來會不會落在春秋筆的手中。 楚小楓道:「師父,你看弟子背叛丐帮這

被春秋筆碰上了,也許會順手記上一筆。」筆選找不上,何况是你,不過,這種事,要是 歐陽嵩笑一笑,道。「像我這身份,春秋

楚小楓道。「那豈不是要被江湖人所不齒

喬飛娘道: 「春秋筆可怕之處,也就在此

把他殺了?」 江湖中那樣多大豪英雄,爲什麽沒有 楚小楓道。 「唉!這支春秋筆實在討厭 人找出來

但却從來沒有一個人找到過他。」 ,八十多年來,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春秋筆, **喬飛娘道。「哼!殺了,你說的倒是容易**

楚小楓道。。「這春秋筆,既是如此的愛管

從來不捲入江湖的恩怨之中,他可能就在你的 喬飛娘道。「可怕的,也就在此了,那春閑事,難道還不好找麽?」 秋筆雖然是記述江湖上的善惡,但那執筆人,

秘了 身側,但他隱藏的太好,沒有人能發覺他。」 楚小楓道:•「唉!這麽說來,這個人很神

有一 個人,發覺春秋筆是個什麼樣子人物? 楚小枫沉思不語。 喬飛娘道…「神秘極了,百年之中,從沒

喬飛娘說道·•「林玉·你這小子 , 人很機

楚小楓接道:「喬前輩,你誇獎了,我現

在就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楚小楓道••「那春秋筆,已經在江湖上出 歐陽嵩道:「哦,什麼事?

多歲?」 歐陽嵩一怔道··「這件事,我倒是沒有想 八十多年,難道那執筆人,已經活了一百

喬飛娘道。 「我想・這不會是一個人・大

概,他也有傳人吧!

說道:「飛娘,咱們不談春秋筆的事了,武林歐陽嵩點點頭,目光轉到喬飛娘的身上, 中,只有這一支筆,未必就會叫咱們那麼巧碰

你對池天化還知道好多?」 語聲一頓,接道··「還是談談池天化吧」

門得了他…… 天化這小子,雖然很狡猾, 喬飛娘道••「唉……你一定要信任我•池 但我相信 • 我還能

這樣難聽,我套不出池天化心中之密,可能不 够了,難道要老子多戴幾次綠帽子才行?」 不敢再出言頂撞,吁一口氣,道:「別說的喬飛娘對歐陽嵩心中似是已經生出了畏懼 歐陽嵩接道:「那是說,你化的工夫還不

喬飛娘道:「好像有一種力量束縛着他, 歐陽嵩接道。「那又是爲了什麽? 是他不肯說…

使他不敢說了。」 歐陽嵩道。「哦!

的想法,不知道該不該說?」 楚小楓道··「是不是池天化也不知道太多 歐陽嵩道•「你說吧。」

的內情?」 歐陽嵩怔了一怔,道。「這個,不太可能 …那晚上攻襲迎月山莊一批人,大都是他

道他們真正身份,池天化公開活動,也許,他如是有意的逃避春秋筆,自然是盡量不讓人知 們不會讓池天化知道的太多。」 楚小楓道:•「師父,那些隱在暗中的人,

今了,如是他知道的很多,相信我會多套出喬飛娘道:
「林玉這麼一說,連我也有些歐陽萵道。「這也有道理。」 -

一些內情了。」

兩位都被他利用了? 楚小楓道:「師父,聽你和喬前輩的口氣

挖不出他的底子,實在叫人不甘心。 騙了,而且,還被他把咱們都玩在股掌之上 •一個也沒有還 • 偷鷄不着蝕把米 •

不但被他

小子手裏! 走了數十年的老江湖,想不到栽倒在一個後生 歐陽嵩道:「這才叫陰溝裏翻船,唉!我

明了,池天化也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脚色。

歐陽嵩道。「對啊!這一點,我倒沒有想

自然會有人救他,如是沒有人救他,那就說

楚小楓道:「師父,如若那池天化很重要

來文丐任奇 合 聽說丐帮帮主,已然親到襄陽,必然會帶 楚小楓道••「師父•丐帮是個很雕大的組

博古通今,是丐帮中運籌帷幄的人物。 楚小楓道: 「是!」 歐陽嵩接道:「文丐任奇,聽說這個人, L...

自然早知道了

有他們的人,池天化落在丐帮手中一事,

喬飛娘道: 「是啊!這襄陽城中,既然留

那池天化的來路! 歐陽嵩道。「你是說文丐任奇,能够查出

是聽人說過,他是丐帮中才慧最高的人。」來沒有見過文丐任奇,也沒有見過帮主,我只來沒有見過不可,也沒有見過帮主,我從

他。 氣很大,但他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武林中人 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大名,但却大都沒有見過 歐陽嵩道:「不錯,這個人在江湖上的名

• 也很少見到任長老。」 楚小楓道。「師父說的是,就是丐帮中

歐陽嵩道。「聽說他不會武功?」

於任長老的事,知曉不多,這些,都是聽人家 楚小楓道:「弟子在丐帮中職位卑小,對

堂。 底細,只怕,文丐任奇,也一樣問不出什麼名 的能耐,我滿口飛花,飛不出池天化那小子的喬飛娘道。「也不要太高估那位文丐任奇

不着咱們再費心了!」這件事發展到現在的境界,池天化的底細,用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師父,其實, 歐陽嵩道:「這小子,許給了

> ,笑道・「林玉・看來・三五年後・你就青出 歐陽當哈哈一笑,伸手拍拍楚小楓的肩頭

於藍了。

招,那可就把咱們騙苦了。」

喬飛娘道。「這小子,如若真是虛幌的一

真是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 ,騙術高明,這一次,算是把跟斗栽到家了 喬飛娘臉色 混紅,但似又不敢發作。 歐陽當道。「飛娘,妳一向自信口能飛花

道沒解麽? 歐陽嵩道。「不錯啊,她如是沒有幾處穴

楚小楓低聲道··「師父·喬老前輩還有穴

道被點 - 早就撒起波了 楚小楓道:•「師父,應該解了喬前輩的穴

道了 歐陽嵩道。「爲什麼?這女人的厲害,你

至少,要

把我整的慘過十倍。 還沒有見過,要師父落在她的手中,

頂綠帽子戴,但妳問出了什麽? 你給引見的麼,妳賠上了身體,給老子弄了一 歐陽嵩道。「還不够,池天化那小子不是 喬飛娘道。「我幾時整過你了

楚小楓道: 喬飛娘閉上嘴吧,不敢多言。 「師父,照弟子的看法,喬前

C70

檔了好多年,彼此患難相共,何苦爲這一點事 計,那小子又奸又滑,實在不好對付……」 輩還是向着你的,他對付池天化不過是權宜之 語聲一頓,接道:「師父,你和喬前輩搭

鬧的翻臉絕交呢?

要求妳三貞九烈…… 我認識你時,妳已經不是好人,自然,不能 突然哈哈一笑,接道:「飛娘,我想通了 歐陽嵩怔了一怔,道。 「倒也有理。」

這 次,你整的我很够瞧的。」 香飛娘伸展了一下雙臂·道·「歐陽嵩 掌指揮動,解了喬飛娘身上的穴道

很高興,我沒有想到你還有這樣大的醋勁,那 香飛娘笑一笑,道:「沒有,我心中反而 「妳心中記恨了

是證明對我挺認眞了。」 歐陽嵩哈哈一笑,道:「這十多年來,對

來往,好像是很認真的。」

喬飛娘道:「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不

你都是假的麽?」

你要學着守些婦道。」 歐陽嵩道:「過去的事,不用談了,今後

着遵守三從四德。 喬飛娘點點頭,笑道:「以後,我會去學 歐陽嵩道。「我只要妳遵守一德, 也就行

喬飛娘道:•「我知道,我會改過來,綠帽

子雖不壓人,但對一對有情的男女,却是一個 歐陽嵩道••「飛娘,想不到妳還知道這麼

的倒是津津有味,也不怕別人聽得嘔心。」整小楓心中暗道。「這一對無恥男女,談



帮的行動,是不是真有人去救天池化? 下最重要的事,好像是應該設法去探聽一下丐 歐陽嵩道:「對!咱們應該想法子探聽一 心中念轉,口中却緩緩說道:「師父,眼

事 歐陽嵩道。 楚小楓道:「問題是咱們要如何探聽?」 「這個・實在是一件很爲難的

去了池天 • 還有排敎中人? 喬飛娘道 , 决無法和丐帮對抗, 何况 • 我和你師父 • 如若失

池天化也許眞的有股隱密的力量,在支持着他 ,像夜襲無極門那批人……」 楚小楓道。「師父,喬前輩,我想一想,

的人手,還帶着了幾個無極門的人,怎麼一下歐陽當接道:「說來,也是奇怪,那麼多 速則不達,只要稍爲一露急象,就可能會使兩 敢多問,歐陽嵩,喬飛娘,都是老江湖了,欲 子就失去了踪跡。 人動疑,所以,他在靜靜的等着。 楚小楓心中暗道:打到點子上了,但他不

教中人,這水陸上兩個最大的江湖組合,耳目走,很可能逃不過丐帮的耳目,水路上,有排 遍佈·那些人又怎能逃過監視。」 果然,喬飛娘說道··「他們如若在陸路上

襄陽城中,池天化也許知道,這就有兩個可能 楚小楓道:•「弟子覺着,他們如若還留在 歐陽嵩道。「這個,也並非全無可能。」 楚小楓道··「莫不是他們還留在襄陽。」

喬飛娘道:•「林玉,你說說看,那兩個可

他們心目中的份量了。」 池天化,一個是殺他滅口,那就要看池天化在 楚小楓道:「一個是,他們會想法子打救

事 咱們不用管了 喬飛娘目光一掠歐陽嵩道:「我瞧,這件

到咱們,都是個不了之局。」 惹不起丐帮,也惹不起排敎,不論那一方面找 喬飛娘道:「三十六計, 歐陽嵩道:「妳覺着咱們應該如何? 走爲上策,

你看,咱們走得了麽? 目光轉注到楚小楓的身上,接道:「林玉 歐陽嵩道:「嗯!說的也是。

已經全數出動,分守在各處要道之上,水路上 更是嚴密無比,生翼難渡…… 楚小楓道:•「機會不大,丐帮襄陽分舵

不成。」 歐陽嵩接道••「難道咱們就這樣坐以待斃

己改扮的叫他們完全認不出來! 歐陽嵩沉吟了一陣,說道。「這個機會不 楚小楓歎口氣,道。「除非,咱們能把自

大。

意,不知是否能行得通?」 喬飛娘沉吟了一陣,道:「我倒有一個主

歐陽崗道•「說說看!

喬飛娘說道:「用棺材,咱們躱到棺材裏

有孝子隨行。 買棺材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還要 人。絕不會打開棺材瞧看。口中却說道。 楚小楓心中一動,這倒是一記絕招,丐帮

混入棺材中和死人躺在一起,另外兩人,混入喬飛娘道:「不是買,咱們找一個人真的 孝子行列之中。」

出來。 楚小楓忖道·這辦法眞還不錯·虧他想得

• 還要在近日出殯。 口中却說道。「這要得先找到死人。而且 喬飛娘道:「襄陽城這樣大,怎麼會找不

到一個死人?」

件不太容易的事? 在城中只怕佈有不少耳目,咱們如何找到有死 人的地方,而又不爲丐帮中人發覺,只怕是一 楚小枫道·「問題是丐帮中的耳目·他們

喬飛娘道••「就算是要冒險吧?也冒的很

裏的希望。 開襄陽府,只有用飛娘這個辦法,才有離開這 **教,在水旱兩路,佈下了天羅地網,咱們要離** 歐陽嵩道。「這法子不錯,目下丐帮,排

天化的隱密了。 楚小枫道:「師父,難道咱們不要打聽池

對抗,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早些離開這裏 天化不可信任,咱們又無法和丐帮及排教中人 歐陽嵩道:「現在,顧不得這件事了,池

抱拳•轉身而去。

喬飛娘接道: 「林玉,你想想看,咱們這 楚小楓道: 「師父說的是:

子去了,我在這裏住了很久,地方熟,容易辦 三個人,誰應該去找那一家死了人?」 楚小楓苦笑一下,說道:「自然,應該弟

應,緩緩接道。「對!林玉,這件事應該你去 但不知你要幾時動身。」 喬飛娘回顧了歐陽嵩一眼, 看他有沒有反

到師父跟喬前輩。 楚小楓道··「好像現在就應該去了 楚小枫道: 「好!我會小心, 决不會連累 喬飛娘道:「林玉啊!你要小心一些。 0

楚小楓道。「有事弟子服其勞,沒有把握 歐陽嵩輕輕吁一口氣,道。「林玉,你有

也得去一趟。」 喬飛娘道••「歐陽兄•看來•你收這個徒

弟實在是不錯。

喬飛娘道。「林玉,來!我替你改扮一下 「喬前輩誇獎了

才動手替他改裝易容。 改吃屎,雙手抱住了楚小楓的臉,親了一下 楚小楓很隨和,點點頭行了過去不能讓他們瞧出你來。 」 **喬飛娘帶着楚小楓行入了一間雅室**, 狗不

變成了一片淡黄,看上去約三十左右。 衫,富履,但原本紅裏透白的一張臉,現在却 楚小楓出來時,完全改變了一副模樣,藍

人,就算襄陽分舵主看見你,也不會認識。」 晚輩自然是相信得過。」 楚小楓笑一笑,道:「喬前輩的易容之術 喬飛娘笑一笑·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

的沉着,似乎連我們都得遜他三分… 淡生死,舉重若輕的神情,實在叫人羨慕。」 却有着一種久歷滄桑的沉着,唉!看他那種輕 道。「你這個徒弟,實在不錯,小小年紀 歐陽嵩道。「說的也是,他那份臨危不亂 望着楚小楓的背影。喬飛娘輕輕吁一 _ 口氣

歐陽嵩道:「出了常情之外,自然是值得 喬飛娘道。 喬飛娘道:「你對他動了懷疑?」 「我的看法倒是和你有些不同

懷疑,但現在,我倒覺着他.. 喬飛娘道。「他初來之時,我是對他有些 歐陽嵩道。 「怎麽說呢?」

喬飛娘道•• 喬飛娘說道··「你想想看·他如是丐帮派 歐陽嵩道•「爲什麼?」 歐陽嵩接道。「怎麼樣? 「用不着再懷疑他什麼了。

來這裏的人,你剛才,就逃不囘來,他如果要

去。」 出賣咱們,似乎是早就出賣了,用不着再等下

歐陽嵩點點頭,嗯了一聲

仔細觀察,發覺已有不少人,在暗中包圍了布 且說楚小楓離開了龍翔布莊之後,一路上

有生力軍加了進來。 包圍的人,不全是丐帮中人,這顯然,另

布莊中人。很難感覺得出來 但這包圍的很有技巧,都遠在數十丈外

折轉入一條巷子之中。 很快的,楚小楓發覺有人釘了上來,立時 這些人, 楚小楓一個也不認識

看那人,快步奔出小巷。 一看楚小楓折入一條小巷中,快步直衝上來。 楚小枫一提氣,飛過了一座屋脊之後,眼 那是個身着青衣頭戴瓜皮帽子的年輕人。

未料到,巷口處早已站了兩個叫化子。 擺脫了追踪之人,楚小楓折囘原處,但却 一個四十多歲的叫化子,打量了楚小枫兩

•道。「朋友是龍翔布莊的人?」

一下和咱們動手呢?還是準備跟隨咱們離開中年叫化子道。「你是想在大街上衆目睽中年叫化子道。」 楚小楓點點頭,道:「是!」

向前行去。 兩個叫化子一前一後,把楚小楓挾在中間 楚小楓道: 「我跟兩位走!

叫化子突然出手,一左一右的抓住了楚小楓行 楚小楓被帶入了不 遠處一座宅院中,兩個

廳。 楚小枫沒有掙扎,也沒有抗議,被拉入大

白梅,和一

個身體枯瘦的老叫化子

三個人中,兩個熟人,楚小楓的心定了下

只聽那中年叫化子沉吟說道。「同報長老

這小子是龍翔布莊中出來的 陳長靑哦了一聲,道。。「放開他,你們快

很 去守住原來的位置,歐陽嵩、喬飛娘,奸滑的 ,稍有疏忽,就可能被他們溜了。」 望望楚小楓,陳長青緩緩說道·「說吧-兩個叫化子放開楚小楓轉身而去。

白梅一怔,道。「小楓,是你。 楚小楓道:「晚輩楚小楓!

他已聽出了楚小楓的聲音。

陳長青道。「咱們昨夜才分手,怎麽又改

下逃走的路綫, 楚小楓道: ・方法。」
・方法。」

陳長靑道: 「那龍翔布莊中,都還有些什

語聲一頓・接道・「陳前輩・那池天化招 楚小楓道•「歐陽嵩和喬飛娘…… _

什麽沒有?」 陳長靑道。「這小子口緊的很,問不出

楚小楓這才囘過頭,對白梅躬身一禮。

白梅說道:「啊!小楓,快去見過皇甫前 那身體枯瘦的老叫化子,輕輕咳了一聲 「這一個,就是你們說的楚小楓了。」

宋學晚進楚小楓, 拜見前輩。 楚小楓急急轉過身子, 撩衣拜倒,道..

起來。」 也沒有阻,皇甫度只好揮揮手,道。「起來, 陳長靑沒有阻止楚小楓的大禮拜見,白梅 (未完)

大廳中坐着三個人・陳長青、



殷維九說出當年收買他三粒束珠的人是誰,殷維九堅不肯說,他認為說不說都是死路 是真正的白大爺之後,誘唐標清和小桃兒押着殷維九悄悄退出保安歐,最後,他們要 率除截住,章福霖在鐵慶國耳邊說了幾句話,竟把鐵慶國欲進入股府查究的行動阻住 前文提要: 條,已是必死,倒不如固守江湖道義還要好些-。唐標清齊誘殷維九前往保安歐辨認自稱白大爺的人是眞是假,當殷維九確認那人 驚濤衝石壩 維九交予唐標清、小桃兒二人處理,他剛走出殷府,便爲鐵慶國 上回書至章福霖在殷維九手上奪獲價值連城的一盒珠寶後, 鐵腕捉奸 徒

吧 「殷大爺!如果你想死,我們就乾脆處决你 小桃兒半晌沒吭氣,這時又忍不住開口了

有走運時,也有晦氣的時候。走運時就揚眉吐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人

走運時就揚眉吐

小桃兒以勸慰的口氣說:「殷大爺!三十

就過去了,又何犯着耍大爺脾氣呢? 氣。晦氣時就不妨忍着點。殷大爺,你低低頭

「唐兄弟!」殷維九的氣勢又較弱下來。

相信嗎?」 經從你們嘴裏說出來了,現在再來號我,我會 殷維九輕輕地笑了起來:「二位!眞象已 他既然不信, 就給他瞧眞章。

殷維九雖然表面上很鎮定,心頭還是很恐 唐標淸果眞聽話,立刻就拔出了一把鋒利

是最後一個問題嗎?」「要我低頭我就低頭,不過,我得問問,這真

小桃兒冷冷地說:「殷大爺!現在開口還

秦康元。」

「那我就告訴你,收買那三夥東珠的人是

「殷大爺!我說話絕對算話就是。

「是他-

」小桃兒與唐標清同表一驚。

「我懷疑一件事

「何事?」

「絕對敢!」唐標清狠狠地說:「你任何 「你們真敢在保安隊的隊部殺人嗎?」

想分辨這句話的眞假;月色黯淡,他實在也難般維九以很謹慎的目光打量唐標清,顯然 之前刺穿你的心臟 時候都可以張嘴大叫,但我可以在你發出聲音

> 麻煩了嗎? 「唐兄弟 唐標淸擺擺手,說:「殷大爺!你可以走 「當然可以。」 「殷大爺!」唐標清追問了一句…「你可 「沒錯。」 容我問一句,以後我再也沒有

蹩得太久透不過氣來似的,然後才轉身緩步離 殷大爺深深吸了一口氣,那神情,

掄掌如刀,猛力切在殷維九的後額窩上,這一 掌,少說也有百兒八十斤的力量,殷維九身子 的肩頭,冷叱一聲,「站住。」 處,唐標淸突然快步上前,右手搭上了秦康元屋子,左轉,就是通過側院走向側門,在轉角 穿過長廊,再往前走,就是鐵慶國問案的

他才向前走了三步,唐標清就飛快上前

「怎麼啦? 「左轉·悄悄地跟着我走·如想妄動就沒 」秦康元発不了一楞。

「怎麼啦?老大?」秦康元倒還沉得住氣

湖人稱姓秦的爲之春秋萬兒。) 「你要帮我逃獄?那可就沒事變大事啦! (註:秦字係春一半,秋一半的組合。江 「春秋萬兒!要活命就聽話兒。

角刀的形狀,如同死囚揷着的標籤,上面寫着

她又從身上摸出一塊硬紙片,紙片切裁三

九綑了一個四馬鑽蹄,繩子的另一端還拴上了

命

小桃兒掏摸出預先準備的細麻繩、將殷維

一軟,立刻踣地不起。

國查收。標籤插上了殷維九的後領。實在難以

命案兇犯殷維九。保安隊隊長鐵慶

這竟然是一件禮物。

對付,於是,他悶不吭聲地聽命照辦,左轉彎 且,肩膊頭上那隻手也告訴他,背後這人不好話,就知道背後這個人不是真正的獄卒了,而 清又向她打了一個手勢。然後,押着秦康元離 向側院緩步走去。他是個不吃眼前虧光棍。 秦康元是兔子他爹一 小桃兒還站在樹蔭下等候着,這時,唐標 --老跑的。一聽這句

不玩馬

在朱家大院的西頭有一座馬圈,主人多年

·早就將這裏廢棄了。鐵慶國將這裏加

唐標清向小桃兒打了一個手勢,然後悄然

上了粗大的木栅,改成了臨時囚押人犯的牢房

,秦康元等人就關在這裏。

院子裏有蚊蚋侵人,而且夜深露重,看守

開了朱家大院。

就將櫈子搬到長廊下,抱着槍桿

絲毫緊張氣氛存在。 或坐,或站,有的甚至抱着槍桿衝盹兒,沒有 响。這時,鐵慶國所帶來的人已經分散開來, 殷府的門前雖然有許多人,却沒有半點聲

只有鐵慶國和章福霖還精神奕奕地站在殷

鑰匙,提起馬燈走過去。一面開鎖,一面輕喊

唐標清從昏厥的看守者的身上摸出牢房的

他還在那兒大作其春秋夢哩。

當唐標清重實的鐵掌敲在他的後頸窩上時

換到了左手中。 打破了寂靜。那盒珠寶雖不重,但他却從右手 「章老弟,還要等多久?」鐵慶國的話磬

唐標清看也不看,打開門,又說。「隊長

個人影立刻來到牢房的門前

「快了。」章福霖的語氣很穩定。

緝隊若是要派人到縣裏來查案,總會出封公文你的身份到現在還是將信將疑。以往,省城偵 • 並要求縣保安隊協助。你老弟却是平空一句 「章老弟,說句你不要見怪的話,我對於

話,教我怎麼能信呢?你倒說說看。

因爲這件案子太大。數十萬元的贓物,殷維九「鐵隊長,說起來倒也眞是敎人難信。只 以就派我悄悄來了,到必要時再向鐵隊長表明 縣保安隊有勾結,事先通知。怕走漏風聲。所 在地方上又是大戶。隊長莫見怪,咱們怕他跟

豫。

,問題是……

都是殷維九作的。」 不掉,也飛不脫,你難道還有什麼顧忌嗎?」 沉默半晌,鐵慶國又問:「你說四條命案 鐵慶國啞然了。他委實不該有什麼顧忌。

九殺害的。」 使者,真正的兇手是萬風堂,萬風堂是被敗維 「萬風堂已死・四件命案都落到殷維九的

頭上了,可是… …章老弟,審案定罪都是要憑

供的。 「章老弟,你也辦過案,犯人是隨時會翻

清清楚楚。」 「放心,我在離去前,會將這件事交待得

二人談到這裏,突見一個人從東頭上快步

聲色。 那個來人是小桃兒, 章福霖却是絲毫不動

「是誰?」鐵慶國喝問一聲。他的人也紛

紛持槍相對,嚴陣以待。 「章爺-」小桃兒氣喘吁吁地說•「巳…

章福霖轉過身來對鐵慶國說。「鐵隊長! 「送到除上去了。」

殷維九在隊上,你趕緊去連夜審問,問不出話 「你要上那兒去?」鐵慶國的神色有些猶

鐵慶國道:「章老弟,你的話合情,合理

「鐵隊長,珠寶在你手裏,人在你面前逃

「應該這麼說・殷維九是前三條命案的唆

「合理的推斷,再加上殷維九的自白,足

…經安啦!」

「好吧!就這麼辦吧。」鐵慶國顯然放心

來領取都行。

日後由貴隊送到省城去,或者咱們派人帶公文

「鐵隊長!這盒珠寶暫時交貴隊長保管・

「那麼,這盒珠寶……?」

「我的案子還有一條尾巴拖着哩。」

「鐵隊長,還有一件事要向你說明。 「什麼事呀?」

「那個姓白的人暫時還不能釋放。

的這宗追贓案,他都是個關鍵性的人物。不過 你最好暫時不要問他,免得他有了驚覺,想 「纖隊長,不管是你辦的命案,還是我辦 「爲什麼呢?

好供辭·就難以對付了 「章老弟・你現在就要回省城嗎?

到除上 %。」 維九那邊還需要我指證,大概天明的時候我會「不,我的案子還沒有辦完全,而且,殷 「不,我的案子還沒有辦完全,而且,

「用不着,我自己就够對付啦!」 「章老弟,你還需要我派人支援嗎?」

好像左右一切。 似乎就是對章福霖的保證。這個世界上,金錢 鐵慶國走了;毫不起疑地走了,那盒「好吧,祝你順風,我在隊上等你。 那盒珠寶

寶咱們費盡千辛萬苦才到手,咱們怎麼就輕易 交給他呀? 「章大哥!」小桃兒埋怨地說:「那盒珠

章福霖道:「小桃兒・妳知道那盒珠寶值

C74

就沒有罪。

一點兒趁機逃走的意思。也許他認爲自己根本

秦康元走在前面,唐標清在後面跟着。 唐標清鎖上門揮揮手說:「請走吧!」 秦康元走出了牢房,他顯得很安份,沒有

「不見得。」「不見得。」 出來? 「哦?」 「章大哥!三、五萬大洋也不少呀! 八值三,五萬塊大洋,要不然,殷維九那「看上去璀璨奪目,其實價值並不高,充

殷維九巳經吐實了嗎?」 一說了 「另外三粒東珠,那要値好幾十萬哩!對 「那不是咱們來到此地的目標。」 「那麼,咱們的目標又是什麽呢?」

章福霖似是未曾想到,不禁深吸了一口長 小桃兒一個字、 「收買那三粒東珠的人是誰呀? 一個字地說道: 「是秦康

快去吧! 出來,帶囘如意賭館,等你去發落哩。咱們 小桃兒又說。「小唐已經將秦康元從牢宴

麼問題盤據在他的心頭。 一路上,章福霖沒有說半句話,似乎有什

榜,那是一切安全的信號,顯然是唐標清放置 如意賭館的門虛掩着,門口放了一條長板

地站在一邊,誰也沒有吭聲。 標清嚴密的控制下之外,其餘的人都井然有序 簡單,因爲裏面有十幾個人。除了秦康元在唐 的時候,才發現賭館內能保持如此寧靜可眞不 裏面也很安靜,可是,當章福霖推門進去

幾個人趕到裏面去了 桃兒和唐標淸就像牧羊人驅趕羊羣似的將那十 章福霖先關上門,然後打了一個手勢。小

偌大的場子裏現在只剩下章福霖和秦康元

兩個人了 「不明白。」

條。 「當然,你的漏子太多,不知道犯了那

人。」

今,招子倒也不算黯,最少,我了解你不是好 「章老大・我春秋萬兒 ,雖然跑的日子不

秦康元道:「如米你是好人,怎敢玩刦獄 「何以見得呢?

那套把戲?」 「不錯,你的招子很亮,只希望你更亮

點。

「什麼意思?」

你就看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陽。你心頭一定明白就趕緊拿出來,你好過,我也好過,要不然,「我問你一句,你答一句,我要什麼,你 我姓章的不是好惹的 。 __

這回事嗎?」 章福霖道:「殷維九賣給你三粒東珠,有

格,買主另有其人,我只是居間介紹,抽份佣 沒弄清楚。收買那麼大的珍珠我姓寨的還不够 金而已。」 回答很爽快··「有這回事,不過,你老兄也許 也許是由於章福霖的威脅生效, 秦康元的

將成爲泡影。 中 ,如果秦康元所說屬實,那麼,一切夢想都章福霖好像在大熱天突然落進冰凉的井水

假 問題是一 -如何去分辨秦康元的話是眞是

不過,這個答案不 何必開這家如意賭館? 是真的。因爲。他如果買得起那三粒東珠,又當然,從許多情况可以判斷出秦康元的話

這個答案不是絕對的 。有的人貪得

> 賺錢的捷徑呀! 無髮,有了錢還想更多的錢。開賭場正是一條

「我相信你的話,

三說是受李四之托,李四說是代王五出面,到的人都很謹愼,誰也不願引起歹徒的覬覦,張 底是誰買的,連我也不知道。」

兒,你就看着辦吧。 」 對過不了關的。如果你打算拿自己性命鬧着玩

綫去找•只怕都辦不到啦。」秦康元可眞有一 中間人恐怕早已作古了。就是你有耐性讓我循 套,搶着把話說絕, 免得章福霖再往下問。 况是人呢?你想想看,事隔這麽多年,有好多

維九就差你那個數。」

「那只是賭債,討不討得到,那還不一定

章福霖道:

「如果你沒法子要賭債,又何

也沒見過三十萬大洋,那分明是欺人之說。殷

「秦康元,你太客氣了,你說你這一輩子

狠手段,未必會有什麼效果。 他深深明白,對付秦康元這種人,用硬招,使 惡向膽邊生。怒是怒,他可沒發作出來,因爲 *套句說書人的辭兒— 章福霖自然明白秦康元這番話的眞正用意 - 眞箇是怒從心中起。

我肯空手而囘嗎?」 粒東珠,花了那麼多心血,花了那麼多的錢 句老實話,我這囘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那三

個孝敬法?」

儉用,也攢積了幾文, 也攢積了幾文,數目不多,只能貼補一「如意賭館不大,開銷也不小,靠我省吃」

不過,你總得告訴我,那個

生效了,

用嚴厲的手段去逼他呀

可能一出手就是三萬嗎?而且

• 章福霖並沒有

三萬塊錢這個小數目就想將我打發走,你可就

「秦康元,咱們不用磨菇,若是你打算拿

大錯特錯啦。」

「章老大,您吩咐,我該怎麼辦?

意略表孝敬之意。 子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爲了表達歉意,我願

少錢你是一清二楚的,是嗎?」

「秦康元・那三粒東珠是你經手的・値多

「章老大!你得替我想想,三萬塊,已經

「那是當然,三粒東珠的賣價是八十萬大

下章老大的車馬川査。」

「多少?」

章福霖鎭定心神,

你明明知道,這麼搪塞,是絕

「章老大,你莫生氣,螻蟻尚且貪生,何

「秦康元!」章福霖緩緩地說:「向你說

「章老大,不瞞你說,東珠的事實在沒法「你總得給我一個交代,是嗎?」

章福霖道:「這倒是一句漂亮的話,怎麼

然後才不動聲色地說:

「章老大,你是明白人,買這種值錢東西

一輩子都沒見過,我是說三萬大洋,在我來說

「章老大・你太抬舉我啦

· 三十萬?我還

「三十萬大洋嗎?」章福霖故意將數目提 「這個數。」秦康元豎起三根指頭。

,已經像天般大了。

_

章福霖暗暗得意,因爲他的戰術已經逐漸

如果秦康元沒有一筆龐大的財富,他

後的事呀!

個勁兒地裝笑臉。「就算是討得到,那也是以

「話不是那麽說・」

- 黑黑

」秦康元一

萬塊。 「我來,只爲了那價值八十萬的東珠,你

「居間一成半,有三個人分,我只拿了四

「八十萬?那麼,你抽佣了多少呢?

唬小兒的手法來對付我?你應該有更好的方法 爲自己弄錯了 忌地狂笑,這不是有些反常嗎?章福霖簡直以 生命在死神的威脅下,秦康元還能無所顧 「哈哈……」秦康元突然放聲狂笑起來。

沒有錯,秦康元還在笑,而且 ,是愈笑愈

詭奇。甚至可能是一個連絡的訊號。 章福霖只有一個想法。這種笑是陰謀,是

個箭步衝上前去,一手揪住秦康元的衣領, 鎖住對方的咽喉 一想到這裏,章福霖立刻採取了行動,他

秦康元的笑聲戛然停止,因爲他再也笑不

出來了。

章福霖厲聲問道•「你在笑什麽?」

的手稍稍放鬆了一些。 爲了要得到對方的囘答,他那隻鎖住咽喉

「我笑你並不高明。

己成富。沒有錢,你照樣活不下去。」 比我狠。不過,狠只能致人於死,並不能使自 是在這險惡的江湖中討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你 「章老大,你跟我是同樣的一票貨色, 「什麼意思?

這些廢話。 「秦康元,想想你的處境,就不該對我說

我不願受騙•不願被愚弄。 • 甚至喪命。因此 • 我只有低頭屈服 • 可是 • 以說是我這一生中最危險的時刻,破產,坐牢 「我比誰都了解我自己的處境,目前,可

章福霖厲聲道。「莫拐彎,這話是什麼意

「你方才說過 · 要爲我向鐵慶國打一聲招

這樣作。 「是呀!看在那七萬大洋的份上,我應該

「可是,鐵國慶他會聽你那一套嗎?」

厲害了呀! 只想以三萬塊錢就打發我走,兩者之間懸殊太

萬,全部孝敬,行了吧? 不動,再加上幾年來賭館的三萬塊錢,一共七萬兒交你這個朋友,當初我分的四萬塊錢原封 章福霖笑着說:「你可眞够意思」 「章老大,你既然這麽說……好,我春秋

好。 意要交你這個朋友,你可千萬不能跟我爲難才 「章老大,我剛才就把話放明了,誠心誠

白。 「當然,當然,不過,我有一件事很不明

是這樣大? 爲什麼忙不迭地要拿錢打發我呢?而且出手又「我旣然沒有威脅你,又沒有敲詐你,你

章福霖一字一字用力地說: 秦康元不禁一楞,一時答不上話來。 「那只有一個

理由。」 章福霖又接着說下去。「理由只有一個 秦康元深深吸了一口氣,仍然沒有答話。

想那三粒東珠一定在你手裏。」 线。那麽,你一定有更大的利益,所以,我猜 你希望我盡快離去。你甚至不惜犧牲七萬塊

「章老大! 」秦康元連忙解釋•• 「你誤會

不吃不穿也存積不起來。」 「秦康元,那麼你自己說吧,爲什麼要孝

自知之明。 章福霖道:「我的確會這樣作,你總算有 「你沒有說過,事實上你會這樣作。」「秦康元,我這樣說過嗎?嗯?」 「因爲我不孝敬你,我就活不成。」

秦康元道: 「那麼,七萬塊錢可以買我

條命了吧?」

打加一…… 秦康元道:「章老大!光棍只打九九,不 「不行。」章福霖回答得斬釘截鐵

你 沒有你的事,我負責教殷維九把家當拿出來賠 「秦康元・你聽清楚:三粒東珠交出來

到的事情。 他緩緩地說。 聲恫嚇。不過,秦康元儘管軟弱,却不懦種,章福霖的措辭非常嚴厲,一看就知不是虛 「章老大…… 你明知道這是辦不

「省城。」 「爲什麼辦不到?」 「住在那裏? 「因爲收贓的人並不住在本地呀!

「章老大,你不信也得信。如果你肯給我「我不信。」

一點時間,我或許可以給你一個較爲圓滿的交 章福霖耐性已經不存在了,他沉聲叱道:

代

意思是……?」 「不行?」秦康元並無畏懼之色。「您的

「如果你今晚交不出那三粒東珠,就只有

「不錯。」章福霖說得很用力,他顯然想 「章老大!你已經下定决心了嗎?

加珍視生命。 都怕死,尤其像秦康元這種市井人物一定會更 給予對方更深刻的印象,以便使秦康元就範 他如此作,並非沒有道理,事實上任何人

來說吧 的不同,却經常會出現不同的效果,就拿現在 不過,有時用一種方法,因爲時,地,

秦康元非但沒有更加畏懼,反而笑了。

「章老大,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用這種嚇章福霖厲叱道。「秦康元,你笑什麼?」

「怎麼?你以爲我是在嚇唬你嗎?

「秦康元!你爲什麽有這種想法呢?」 「難道不是?」秦康元臉上的笑容更加濃

你讓我活着,最少你可以得到七萬塊大洋,而白利害關係。你殺死我,你將一無所得,如果白利害關係。你殺死我,你將一無所得,如果「因為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你當然會明 且以後還有追贓的機會。」

然, 怪氣地笑了起來。「哈哈!幸虧你提醒我,不 --七萬塊錢拿來吧! 我可就犯了一個不可彌補的大錯啦……好 章福霖臉上的猙獰之色突然消失了,陰陽

不會錯吧? 秦康元道:「章老大・破財消災・這句話 Ċ

「當然。

「那麼,我破了財,當眞能够消災嗎?」 「放心,我只要收了錢,就不會再來找你

「可是,鐵國慶也不會找我嗎?

說吧!」 了下來,「秦康元!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明 「哦?」章福霖不禁一楞,他的臉色又沉

試想想鐵慶國會放我過門嗎?」 有澄清,現在又加上一條刦獄之罪。章老大。 還要在這兒待下去,一件唆使殺人的疑案還沒天將明,鶏一叫,你就會悄然引退,而我呢? 「章老大,你不知道是那兒飄來的幽魂,

聲招呼 章福採道: 「這塊地很肥・我實在不願走。 「秦康元・你難道就不能一走了之?」 「那麼,我就爲你向鐵慶國打

常了解,他是一個絕不徇私的人,只怕你辦不「我來本地好多年了,對鐵慶國的爲人非 「當然會,因爲我跟他的交情不同。」

才不就說過了嗎?因為我跟他的交情,格外不「秦康元,你這個人是怎麼囘事呀?我方 「鐵隊長作事是不講交情的。他爲人不但

手也不由自主地放鬆了。冷冷地說。「秦康元 你來去自如,事事稱心,由頭到尾,鐵隊長的 大,說到這裏,我可要提醒你一下,整個晚上 不徇私,而且還非常精明,他絕不受騙。章老 !往下說吧!」 人都沒有出面干涉,只怕不是什麼好兆頭。」 章福霖不禁一楞,揪住秦康元領口的那隻

他不是一個輕易就會受騙的脚色。 住鐵慶國,那也只能唬他一時,唬不了永遠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若說你絕妙的方法號 「少廢話・快些把七萬大洋拿出來。 「章老大,別以爲我春秋萬兒招子不亮, L...

個交代呀!」 災,我爲什麼要拿錢?章老大!你總得給我一 「章老大•破財消災•如果你無法使我消

得住氣,緩緩地說。「章老大,我很清楚,殺 是要死要活?」 若說秦康元不怕,那是假話,但他很能沉

,不禁怒火上衝,雙眼圓瞪,沉叱道:

「你

章福霖發現秦康元是在跟他泡磨菇拖時間

人不是你此行的目的。」 「我的確不願妄殺人,但,我會被迫而殺

鐵隊長爲人正直, 「章老大,你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一絲不苟,他絕不會交上你

「好吧,姓秦的,你既然想找死,我就成

全你。

「你爲魚肉,我爲刀爼,死活由我。」 「章老大,你有把握殺死我嗎?」

樣? 「未必?你的人都被禁制住了,你還能怎

個人!」 「誰?」 「章老大,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忘了

必勝的人。」 秦康元道: 「那個胖胖的百萬富豪,每賭

「他怎麼樣? 「他?」章福霖的確許久沒有再想到他了

「他並沒有被你的人禁制,也許隨時都會

出現。」

穩。 「他出現又能怎麼樣?他胖得連路都走不

有理由出面帮你的忙呀!」 「再說,他只是一個遠道來的賭客,也沒「以貌取人,那就表示你太淺薄了。」

什麼感想? 「章老大,如果我說他是我的朋友,你有

「我不會相信。

你又有什麼感想呢? 「如果我說他就是那個收買三粒東珠的人

點 簡直無法形容,但他憤怒的程度也同樣高於頂 章福霖的眼睛瞪得像銅鈴,他吃驚的程度

後果 就犯下一個天大的錯誤了。你應該了解嚴重的 「秦康元,如果你在說笑話,唬唬人,你

「你說,他就是收買三粒東珠的人?」 「最嚴重的後果也比不上死亡呀

「他現在還在客棧中嗎?」

「那就請你現在告訴我吧。

「他早已聽到風聲,聽說有人要找殷維九

在請告訴我,他的人在何處?」 「章老大,你是聰明人,你想想看,這件

事已經體得如此沸沸騰騰,他還會老老實實地 躭在客棧裏嗎?」

然出現爲你解危嗎?

「沒有把握。」

「可是你方才說……

這個義務。」

探 ,他有這個本事嗎?」章福霖顯然在作一種試

的少,因此,他們都有一套防身的絕技,如果者靠賭致富的人所擔當風險並不見得比跑江湖 他搶主動,那就是有一套攻擊的絕技。章老大 ・如果你不在意・那就錯了。」

子的碗 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只有一隻碗,一隻擲骰 章福霖目光流動,似乎在找每什麼東西

章福霖認爲如此才有安全感。 快地就消失了光亮,整個大廳趨於黑暗,大概 了,在油花飛濺的那一刹那,火光更熾,但很 只聽嗆啷一聲·懸吊着的那畫馬燈被砸碎

桃兒的喝問聲。 「章老大,出什麼漏子啦?」隔室傳來小

「你應該問他爲什麽跑到本地來。」

所以他才跑來觀察動靜。」 「他來此的目的我已經知道了,那麼,現

「蹇康元,你有把握當你在危急時他會突

秦康元道:「那只是希望,而且,他也有 「秦康元,你有希望,他也有義務,但是

他呢?

「章老大,老實告訴你吧,靠賭維生,或

他一伸手,將那隻碗抓在手裏,然後用力

「沒事,妳跟小唐看緊那夥人就行了。」

大了・不禁惶恐地問道・「你ー 「童老大・」秦康元感覺頸項上的壓力加

一你要幹什麼

•情况演變至此 • 已經到了玩命兒的階段 • 你 我,都隨時會遇到殺身之禍,誰最冷靜誰就 「秦康元,你就聽淸楚我所說的每一個字

有活命的機會,希望你能冷靜。 「章老大・你教我冷靜・而你自己却不冷

「我已經够冷靜了,要不然,你現在還活

「章老大!你要我怎麼辦呢?」

清楚。 「我當然願意帶你去,可是,上那兒去找 「帶我去找你的財神爺,當面把事情交代

「好吧! 「咱們先上客棧,客棧不在再說。 咱們去吧!萬一遇到了保安隊的

死得快了。 呼,如果你在途中想玩什麼花樣的話,那你就 秦康元道:「你放心,我不會拿自己性命 「由我來應付,不過,我要先行打一聲招

開玩笑的。」

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以警告··「我身上有槍也有刀,不管任何花樣 由主地走了出去。他在身後還以凝重的語氣加 「走!」早福霖猛力一推,使秦康元身不

也是多餘的 秦康元不再說什麼,他大概也知道說什麼

感覺。 夜風沁人。秦康元與章福霖都有點兒凉颼颼的 街上一片漆黑,在天亮前天空特別黝黯,

的! 突然, 前邊街簷下傳來一聲冷叱••

引起章福霖的誤會而惹來殺身之禍。 秦康元很安詳地在街心站定,他似乎唯恐

開了口,就不會有什麼突擊手段,他也就章福霖也很冷靜地站在街心,因為對方旣

對方並沒有立刻現身,仍然站在街簷下 「誰?」章福霖不得不開口發問了。

「你用不着問我是誰,我問幾個問題,想

「那是我的事。」 「你要把秦康元帶到那兒去?

會有麻煩。」 沒有原因的,如果你不同答我的問題,恐怕你 「姓章的、我突然出面你大概也明白不是

相金身吧!」 ,簡直像鑽洞的老鼠, 間直像鑽洞的老鼠,有種你就亮亮你的寶「朋友,你不要滿口大話,你連面都不敢

快得出奇,越過街心,又落入對街街簷下的陰

「那是因爲你的觀察力太差,說穿了,也「對不住!驚鴻一瞥,沒有看淸楚。」 「姓章的・我亮相了 ,你看清楚了嗎?

就是你的功力不够。我看,你也就不要跟我較

「朋友,你到底想怎麽樣?」 「我要管閒事。

章福霖道:「你要管,你就管……秦康元

漢橫在街心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條,是兩條,三條……在颼颼連聲中,四個大 突然,街簷下又竄出一條黑影……不是一 秦康元倒很聽話,又連忙向前走去。

C78

章福霖心頭一寒,發現情勢已不如他想像

中那樣單純了。其中好像有了攪局的人。 他沉聲喝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囘答 章福霖大吃一驚,是什麼原因使他昏了頭 「雙河溝白家堡的人。」那四個大漢同聲

活動嗎?怎麼自己會忽略了呢? 呢? 他不是明明知道姓白的帶了一帮人在暗中

呀? 我好像跟貴堡沒有來往,也沒有什麼過節 「白家堡?」章福霖表面上,倒還很鎮定 「姓章的!」又是那個站在街簷下的人開

你不是有協訂嗎?!」 口說話。「你不用裝糊塗!咱們堡主白大爺跟

明白了。原來姓白的是個老江湖,還留了這麼 手伏棋。 「不錯,是有協訂。」現在,章福霖總算

「我是依照雙方的協訂在進行呀! 「那麼,你遵守協訂了嗎? <u>_</u>

遵守協訂?」 章福霖道:「你說說看,我那些地方沒有

這明明是你在暗中搗鬼。」 給白大爺,然後由他分配,你却交給了鐵隊長 ·第二·現在鐵隊長又將白大爺扣住不放人。 「第一,珠寶到手之後,按協訂你應該交

行·準會砸鍋 要臨機應變的。如果照雙方協訂一成不變地進 「你老兄不了解實際情况,有許多事情是

定圖謀不軌,在耍花樣。」 「姓章的,不管你怎麼說,我們認定了你 「要怎樣才能够使你們相信,我並無異心

呢? 少不了你那一份。」 「很簡單,只要把這個姓秦的交給我們

「老兄!你知道我帶這個姓秦的上那兒去

「當然知道。老實說,咱們沒有不知道的

咐去辦就是。」 有委屈求全,點點頭說:「好吧!一切照你吩 章福霖默察情勢,知道自己無法逞勇,只

那四個大漢立刻簇湧着秦康元走了,爲首 「姓章的!算你識相……咱們走。」

在章福霖面前亮相 ,仍然在街簷的陰影下離去,他顯然不願意

了 福霖認出他是誰,那麼,他一定是非常熟的人 爲什麼不肯亮相呢?原因只有一個,怕章

去。 來 他一絲也沒有猶豫,又快步向如意賭館跑

像並不氣餒,這從他朗健的步履中就可以看出

現在,章福霖似乎是一無所有了,但他好

他要立刻撤回小桃兒與小唐,重新再作佈

署。 他離去時,如意賭館是一片漆黑,現在却

亮上了燈。 章福霖猶豫了一下,還是推門走了進去。

硬了 爲什麼呢?原來大廳中坐着一個人,這個 可是,當他前脚跨進去時,後脚就突然僵

的這一段時間裏,這裏的情勢已有了改變, 出來的,從這一點跡象不難看出,在他離去後只有他一個人坐在燈下,那盞燈也是新拿 人是章福霖萬萬想不到的鐵慶國

了進去。 章福霖知道已無法退避,只有硬着頭皮走

「坐!」鐵慶國很簡略地說了一個字

連一點人聲都聽不到。 鐵慶國總不會一個人跑到這兒來,事實上,他 章福霖一面落座,一面環顧四週,他想:

辦不到。 的表情。章福霖即使想忖測一下對方的動機也 鐵慶國的臉色木然,看不出一絲喜怒哀樂

意外吧!」 「章老弟!」鐵慶國終於開口了:「你很

「可以說很意外・也可以說毫不意外。

「你這樣回答,倒反而使我意外了。

非常精明,如果想騙過你,實在不容易。」 你怎麼會一個人來?毫不意外的原因是, 「鐵隊長!我的話是有解釋的。意外的是

章福霖肩頭一聳,訕訕地說。「有那麼一 「那麼,你是在承認你在騙我了?」

「一丁點兒?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只有一件事情是騙你的。

「那一件?」

「我不是什麼省城偵緝隊的包打聽。」

「這我知道,而且早就知道了。」

仇等等… **情都是真的,比方說令尊曾經受騙啦!你要復了因為我調查過你的底細,許多許多的事** 「早就知道?那你爲什麼不拆穿我呢?

殷維九的確兒…… 你的轄區內幹復仇的勾當,而你又縱容我去找 **隊長!這我就不明白了,你曾經告訴我不要在** 章福霖有些激動地截斷了對方的話。「鐵

幾件命案一無頭緒,但是,我還是有一個偵查 目標。」 「章老弟!我不是一個糊塗蛋,雖然對那

維九發生磨擦。我才能利用這個機會去發現事 鐵慶國道:「對的。所以,我讓你去和殷 「我知道,你的偵查目標是殷維九。 L.

C79

「本來還有一點懷疑,可是,後來又打銷

「幸好・我沒有貪婪的意念。」 「就在你將那盒珠寶交給我之後。」 「章老弟!你想知道,這裏發生過什麼事 「何時打銷的呢?

章福霖點點頭說••「當然想知道。」 「你一走,我就到了,所有的人都已帶去

「是的。」鐵慶國臉上流露了一絲詭譎的 「就你一個人留在這兒等我囘來?」

能忽視我的責任。 請你老實囘答。我不想破壞你的計劃,你也不 「章老弟! 「何以見得我就一定會回來呢? 你先別問我,有幾個問題務必

「省城老字號-「這批珠寶的原主人到底是誰? 」章福霖很誠懇地點着頭。 —百珍齋珠寶店。」

一定弄清楚了。 怎麼到那女人手裏去的呢?其中原委,想必你 投無路的時候交給殷維九的,那麼,這批珠寶 「我記得你說過・是一個姓郭的女人在走

被殺•女的僥倖逃脱…… 們合夥作案,刦了這批珠寶。男人在逃亡途中 的江洋大盜,姓郭的女人是這大盜的姘婦, 「雙河溝白家堡堡主白大的兒子是個有名 他

呢? 「追緝姓郭的女人的那批人,是什麼來路

「是一批職業保鑣,就是護送那批珠寶的

呢? 珠寶交給了殷維九,後來,她的命運又如何了 「姓郭的女人在走投無路的情况下將那批

隨後他又說••「章老弟!現在要談到你跟這批 鐵慶國輕嘆了一聲,臉上浮現惋惜之色, 「她仍然難逃追踪者的狙殺

珠寶的關係了。」

是百珍齋珠寶店的頭櫃,有一次上了巨騙殷維 九的大當,而損失了一大批珠寶…… 「嗯!」鐵慶國很認眞在聽。 鐵隊長!我以前跟你提到過,先父當年

騙落網,贓物收囘後,再將三粒東珠歸還先父理由,暫時將三粒東珠留下。並說,俟米日巨 東推辭不掉,就以無法估計三粒東珠的價值爲父堅决不肯,就以家傳之寶三粒東珠作賠。店 。隔不多久,先父就因鬱悶在心,而與世長辭 ,任何人都難免受騙,並不要先父賠償,而先 「店東很厚道,認爲殷維九的手法太高明

家要買大批珠寶,店東就將那三粒東珠連同另命甚嚴,我當然不敢收。正巧北京有一顯赫人珍齋店東就安將那三粒東珠送灃,由於先父遺 公平得很。 粒東珠脫售之後,扣除當年百珍齋受騙的損失 外一盒珠寶派人護送進京求售。當時言明。三 ,餘數交給我。店東如此作,可說仁盡義至, 章福霖又接下去說:「先父過世之後,百 鐵慶國吁嘆了一聲,似有不勝唏嘘之態。

人。 「嗯!天底下想不到還有如此厚道的買賣

雖小,却已發下了重暫,一定在有生之年,追福霖停歇了一下,才又接着說。「當時我年紀 回這批財物:大其是那三粒東珠。」 「想不到這批珠寶竟然在途中遭刦。」章

「這以後,你就從未放棄追查?

實以後的情况啦!相信你早就調査得一清二楚 「章老弟!你現在該說說殷維九拿到這批財 鐵慶國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顯得很有興趣

想不到白大爺竟然拒收。」 並不敢吞下這一筆巨大的財物。他依照姓郭的 女人的交代,前往雙河溝白家堡去找白大爺,

不是?」 來人又身份不明,他當然要防上一防,你說是

「他想吞下這批珠寶?」

「去找那個收買三粒東珠的人呀!

「你剛才帶秦康元上那兒去?」

「他在本地嗎?

翁來了。 狠心將對方推下萬丈深谷,從此他就當起富

章福霖道:「他是替殷維九賣掉那三粒東

們又是什麼來路呢?」 「他們是雙河溝白家堡的人。」

「幹騙子這一行的,膽子都不大,殷維九

大費週章呢?我看,情况不是如此簡單吧!」 直接下手也可能達到目的,又何必轉彎抹角, 不少人。實力不弱,如果他想得到這批珠寶, 福中藏得有毒,搜出來却是珠寶。 姓白的帶來

「在事先・他曾經跟我有過協商。

「有理!有理!」鐵慶國連連點頭。

・於是 ・ 就起了異心。」

錯覺。

如,完全沒有遭到你的干涉,他當然會有這種

「他大概已經注意我很久了・看我行動自 「他真以爲你跟我的私交不錯嗎? 那邊有麻煩,就由我出面緩頰。」

「珠寶到手後一人一半,如果他在鐵隊長

「他跟你是如何協商的呢?」

「是呀!於是,他就將姓白的誘到山崖邊

「這是奇蹟・連殷維九都沒有想到。」

道 「這還用問嗎?他們當然也想得到這批 孙

是老江湖。對方拒受。顯示這批珠寶來路不明身份調查之後。又反過頭來找殷維九。殷維九「姓白的當然有他一套,暗中將殷維九的

「嗯!章老弟!你緊迫秦康元又是什麼用

你想不到。」

珠的中間人。 「本地還有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在活動・他

「鐵隊長!」章福霖訝異地低聲嚷了起來 「哦?他們來此的目的又何在呢?」

寶呀?

「章老弟ー

·姓白的密告殷維九神龕下的密

「迫理很簡單,自己的兒子是江洋大盜,

珠寶的事。因爲殷維九是本地富豪,家有珍寶所以利用鐵隊長出面,他料到你不會過問這盒

「是的。姓白的對藏寶的地方沒有把握。

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鐵慶國揷口問了一句••「他爲什麼要拒收

「可是,那個姓白的並沒有死呀?

鐵慶國喃喃地說道。「這好像不太合情理

那三粒東珠,是嗎?」在章福霖的臉上,看了許久,才一個字一個字他那兩道目光變得異常深沉,死冷冷地盯

吧?

「怎麼呢?」

焼身?!

「也許……」

「不要去猜測……現在,秦康元上那兒去

定暫時藏匿,避避鋒頭,那會跑到這裏來惹火「如果你是收贓者,你會怎麼辦呢?你一

回那三粒東珠。」 然點點頭,很用力地說·「不錯,我發誓要追 章福霖眞够種,他明知氣氛不大對勁,仍

找到那個發誓要追囘那三粒東珠的 「你可知道,也有人曾經發過誓,一定要

「哦? 「你不想知道那個人究竟是誰嗎?」

好像不必多此一問了。 「我當然想知道。不過,根據我的猜測

「你是說,你已經知道那個人是誰了?

章福霖道:「除了你鐵隊長之外,難道還 「何不說出 然聽聽?

有別人嗎?」

「不錯・正是我。」

爲了什麼呢? 三粒東珠,並不犯法,你却發誓要找到我,是 「鐵隊長!我實在不明白。我發誓追囘那

輕易放手呢?」

「敵衆我寡・迫於情勢・

這是沒有法子的

費了不少心血,這樣重要一個關係人,怎可以

「你爲了這三粒東珠,曾經許下重誓。化

目的,這自然不會假。」

追索這批財寶,他們帶走秦康元與我有相同的 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人馬;第二,姓白的也在

「第一・本地除了有白家堡的人馬在活動

「怎見得他們說的是眞話呢?」

「是的。」

「他們如此說的嗎?」

「白家堡的人。」 「對方是什麼來路? 「中途被人截走了

就是你注定是一個失敗者的原因,因爲你永遠 人都會保護自己的利益。」 不明白你所作的事對別人是否有傷害,每一個 」鐵慶國冷笑道・「章老弟!這

的保安隊隊長之口。 但他不敢相信這樣一句話竟然出自一個正直 章福霖不管有多笨,也聽得懂話中的含意 「章老弟!還要我說得更明白一點嗎?

敗者。 事,要不然,我下一輩子還可能依然是一個失 「鐵隊長!你最好讓我弄明白是怎麼一同

容。 「 首先我要讓你瞭解一件事。我的本名並「好!」 鐵慶國的臉上閃過一絲陰險的笑

不叫鐵慶國。」

你可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你剛才提起白家墜出了一個江洋大盜章福寨沒有作聲,靜靜地等待下文。

是跟我現在的名字有點兒相似?」 「如果你把白青鐵三個字倒過來唸,是不

光,那道閃光從他心靈上劃過,使他感覺隱隱 白青鐵?鐵慶國?章福綵突然看到一道閃

要紀念我的太太,我老婆姓郭, 」讀起來就差不多了。」 「最後那個字好像有一點兒差,那是因爲 『郭』與『國

眼前,不容他不信。 他絕不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這個事實又擺在他 一個治安首長,這可能嗎?章福霖連連搖頭 一個江洋大盜竟然搖身一變,成爲地方上

慘死了, 了事質眞相。白青鐵在被追緝的途中並沒有死 那他的老婆在將那批珠寶交給殷維九之俊却 「不知道你的消息不正確,還是故意隱瞞 我沒有說錯吧?

鐵了?」 「你就是當年橫行江湖,殺人無算的白青

「我是。」 「你不是。」

「以我現在的地位,我會優得承認自己是 「你不是。」章福霖吼了起來。

個江洋大 益嗎?你爲什麼不想想?」 「你不是。」章福霖仍然很堅持。

白青鐵,絕對不是。」
「白青鐵,絕對不是。」 「近幾年來,你在地方上表現不歸,大夥 「你說個理由聽聽,我爲什麽不是?

章福霖道:「鐵隊長!這個人是誰,只怕

「是誰?」

「就是那個每賭必贏的大胖子。 「只因爲想不到,我才問你呀!

嗎? 了眉頭。「他跑到這裏來・純粹是、了賭錢的 一他! | 鐵慶國笑笑・又迷惑不勝地皺起

靜。 侵吞鉅欵財寶的事,所以,趕緊跑了來看看動 「據秦康元說,他知道有人在追查殷維九

抑制他那份與生俱來的貪婪,他可能就變成了 掩飾自己,你看到的只是他的外表,如果他能得清什麽是大惡?什麽是小奸?大惡的人善於 一個不折不扣的好人,你明白嗎?! 「章老弟・由此可見,你是太嫩了。你分

安隊隊長?人家不是瞎子!」 「如果你是白青鐵,怎麼可能爲本地的保

好招募保安隊隊員,我來應徵,然後我老老實 掩飾自己;包括他的行跡和外貌,當時此地正 實地幹,很快就竄起來了。我有許多發財的機 起來也比不上那一大批珠寶,你該是最清楚的 會,但我都放棄了。那些發財的機會,整個加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大惡的人最善於

章福霖道:「你知道那批珠寶在殷維九手

「知道

「兩三年了。」 「知道多久了?

「以你保安隊隊長的身份,掠回那批珠寶

應該是很容易的事。

「不錯。

「因爲我在等一個人。 「那麼,你爲什麼一直不動手呢?」

一等誰?」

所以我在等,我一直要等到你出面之後我才動「早在五年前我就聽說你的追踪計劃了, 手掠囘那批珠寶·否則·那是自找麻煩的事。 「當然是等你呀!你不是多此一問嗎? 「我與你的掠奪計劃又有什麼關係?」

家。 吃了這麼多苦,我學會了忍。」 「不過,我却認爲你忍耐的功夫,還不到

「你揭露了你眞實的身份,好像太早了 「還話怎麽說?

是一個奸佞的小人。

鐵慶國的神態大變,給人的感覺是。他不

C80

深刻的意義。

他的閱歷。立刻就感覺到鐵慶國這番話有非常

「哦!」章福霖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氣。以

呢?

也注定了是一個敗將。」

只怕永遠也挽不回來了。令尊是個敗將,

盯着章福霖,久久,才開口:「章老弟!

而你勢

鐵慶國突然站了起來·以極爲奇異的目光

「找我的帮手・然後俟機挽囘頹勢。」

「那麼,你重囘賭館的目的何在?」

刻才告訴你嗎?」 識··「難道還要等我動了手·在你嚥氣的前一 「哦?」白青鐵笑了,笑得很傲,也很詭

章福霖很冷靜地說道··「我並不是這個意

「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能追不回來啦! 追囘的珠寶却沒有完全到手,那三粒東珠你可 「你等待的人總算讓你等到了,而你想要

你說話未免誇大其辭了

暗中窺伺,他還不趕緊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 上一點手脚,而那個收買三粒東珠的人,正在「事實如此,如果你想除去我,一定要費

白青鐵一聲冷笑,緩慢地探手入懷。

前這個假貌僞善的江洋巨盜射殺。 乎。卽使他中槍倒地,那一瞬間也能拔槍將眼 盤算,暗中也許還埋伏了槍手, 章福霖也飛快地探手入懷,手握槍柄,他 不過,他不在

他對他那迅雷不及掩耳的槍法,充滿了信

時更慢,唯恐引起章福霖誤會似的 白青鐵採手入懷的動作很慢。將手抽出來

開,掌心裏赫然呈現三粒光華燦爛的珍珠,耀 白青鐵的右手緊喝着,然後翻轉來緩緩張 而章福霖也沒有貿然拔出腰間的槍

?三粒東珠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弄到手了? 章福霖不禁大吃一驚。這像伙手脚眞快呀 眼弯目

如此衝動。不過,他那隻手仍然緊握腰間的槍 章福霖眞想一把搶過來,可是,他並沒有 「認得嗎?」白青鐵神氣活現地問。

「你窮追多年,目的就是這三粒東珠,是

嗎?

「不錯。」

「現在已經擺在你眼前了,你怎麼不動手

要安排一個掠奪未遂,而被你射殺的局面,是 「世上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我看。你好像

百彈齊發…… 埋伏了人·一等你動手搶珍珠·就數槍齊舉 白青鐵道:「那麼,你認爲我在賭館四週

「錯了。」 「不錯,你所說的跟我想的完全一樣。」

「哼ー 「錯了?」章福霖不禁冷笑一聲,說道: ·你既然有這種安排,爲什麼不敢承認?

出去看看。」 這賭館左右再也沒有第三個人。你不信,可以 「章老弟,我向你保證,除了你我之外

太不利了。」 會讓別人知道。不過,這種一對一的局面對你 「對了,我應該想得到的·你的秘密絕不

「爲什麼呢?」

「哦?如此說來・你身上帶了槍了囉? 「論槍法・你絕對不是我的對手。

又怎會不帶槍? 白靑鐵道: 「當然·我以槍法馳名江湖

與我拚個高下。」 確很公平。不過,我很難相信你願意一比一地 「不必不信,拔出槍來,立刻就可以開始

「一對一?」章福霖精神不禁一振。 「那很好,一對一,不是很公平嗎?」

疑對方不可能一個人來。雖說秘密不欲外洩。 子,改變了一個背部靠牆壁的位置,他始終懷 章福霖並沒有立刻拔槍,他飛快地移動身

但他總會有幾個心腹死黨啊!

「你打算如何跟我比法?」

吧?

吧

Ţ

一個人。」

「並不是什麼魔法・而是我在你身邊安排 「難道說,你還會什麼魔法嗎?」 「我的手絕對沒有碰過你的槍。

「你的意思是… 「如永遠也不用想看到我的槍。

章福霖的右手倏地拔了出來,速度比平常 「今天,你就可以領数、領教了。」

• 槍口一亮出來 • 食指就扣動了扳機。 先發制人往往是一種最厲害的戰術。

白青鐵臉上浮現着詭譎的微笑,他的雙手

應,猛地一拉機頭,再扣扳機,仍然是「嗒」 地一聲空响。 章福霖先是一楞,接着出於一種本能的反

彈匣是空的。

不費事地將小桃兒奪過來了。 地愛她們。就因爲我明白這個道理,

「我不信。」

開過腰間呀! 的傑作,可是,這怎麼可能呢?槍一直沒有離 根據白青鐵臉上笑容的推斷,這應該是他

「哼!想不到你會玩這種卑鄙手段。」

「好!輸了要服,栽了要認,但我只想知 「你爲什麼不怪你自己大意呢?」

白青鐵笑着說:「現在,你總可以安心了

「天底下竟然有這樣神奇的槍法嗎?」「不讓你看到槍,而你已經中彈了。」

還要快,而且他下定了决心不給對方任何機會

女人需要的是什麽嗎?」

「章老弟,你太自信,也太粗心,你知道

「你胡扯!」

「小桃兒?

「小唐是你的心腹死黨,怎麼可能。

「小唐?」

「你爲什麼不想想?」

的事情。

伸得筆直,一動也不動。

意義。

「安定?」章福霖似乎不明白這兩個字的

「女人最需要的是安定。」

「那麼請教,女人最需要的是什麼?

「我至少比你更了 「你知道?」

以,你許給小桃兒大筆金錢爲報酬,殊不知女

「你以爲金錢就能使女人安定,

對嗎?所

人最需要的是感情,她們渴望有一個男人忠誠

所以我毫

的。」 道一件事,槍裹的子彈,你是如何動手脚卸走

「你既然自認爲槍法很好,那就跟你比槍

可是,空槍並不能殺死人。章福霖手裏拿

原來, 膛內並沒有子彈。

那麼,子彈是何時被卸走的呢?

「章老弟!」白青鐵冷冷地說•「你太嫩

死了,那只是格殺了一個刦匪。每一個人都相 殺當地保安隊隊長的罪名一定逃不掉,如果你 章福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章老弟!你想想看,如果我死了,

盡頭了嗎?你相信轉眼之間就要橫死當場,

頭了嗎?你相信轉眼之間就要橫死當場,而「你樣樣都不信。你相信你的生命已經走到

「你不信,你不信。」白青鐵開始咆哮了

且還要揹上一項重大的罪名嗎?

信我·絕不會相信你的。」

「有一件事情我很想弄個一清二楚。 你的安排很好,那爲什麼還不動手?」

你是如何找上殷維九這條綫的?」

夏家姊妹在省城就幹那一行,殷維九送給她們 「因爲他性喜拈花惹草・而且出手大方

後出重酬請她們到這裏來……」 人一件首飾,我就是從那裏得到的綫索,然

疚嗎?」 而死,因你被殺,你在良心上,不覺有些兒歉 「往下的情節,我都知道了 … 她們因你

法 「的確很不安,所以我要將殷維九繩之以

他就會在牢裏自縊身死,罪犯畏罪投環,那是 順理成章的事。」 「這一點心願我倒可以代你完成,天亮前

槍吧!」

「你呢?就從此逍遙法外了嗎?

國從此也就銷聲匿跡了。」 案我都不宣佈偵破,藉此引疚辭職,鐵漢鐵慶 白青鐵冷笑着說。「章老弟,真難得你還 …我的退路早就想好了,幾件命

忙,對她們說過原委嗎? 弟 ,再向你打聽一件事。你請夏家姊妹帮你的!江洋大盜,是不會有良心的……對了!章老 「難道你的良心就不會永久不安嗎?」 」白青鐵自嘲似地聳聳肩。「一

「我關照過她們守口如瓶、她們不會對別 「這件事,她們又對別人提過嗎?

放心了。 釋重負的輕鬆表情在他臉上漾開。 表情在他臉上漾開。「……我就」白青鐵吁了一口長氣,一股如

白青鐵再度伸手入懷,看起來他是將那三

經多了一柄手槍。 粒東珠放進懷裏,可是當他抽出來時,手裏已

是一支精緻的象牙柄的小手槍。

而忽略掌握贓物的悍盗……不過,他不無遺憾的感覺,因爲他只顧追贓,安詳,因爲他已經看出劣勢已定,無法挽轉。 了閉目等死之外,實在也沒有別的法子。他很 章福霖深深吸了一口氣,此時此境,他除

眞替你惋惜。」

國是一個新人,可惜,你放過了這個機會, 壞人變成了一個好人,白青鐵已經死了,鐵慶隊隊長的資座上幹得有聲有色,你已經從一個

還要我說幾遍?白青鐵!這幾年來,你在保安

「白青鐵,我說過了,我是『偵騎』,你

仁慈?」 章福霖冷冷地一哼,反問。「你何必如此 「章老弟!你還有什麼要求嗎?」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了吧?」

「你是從那兒差遣來的?」現在,白青鐵

如麻的江洋大盜難道不該歸案嗎?這大概就是

「我來逮捕你歸案,一個積案如山,殺人

「你……你到底想幹什麽?你…

_

在外表上已經冷靜多了。

無可避免的時候,怕又有什麽用?姓白的,開 「世上沒有不怕死的人,可是,當死亡已 「章老弟,你好像對死亡無所懼。

經驗,就辨明槍聲是來自屋外,射擊者絕不是 槍聲立刻就响了·憑藉章福霖玩槍多年的

的吧?」

代表正義,代表王法,總是不會錯的,你在本

「你不用管我是從那裏差遣來的,反正我

地負責治安多年,對王法兩個字,總不會陌生

進來了四個大漢・二人拿着鎖鍊・二人拿

手並沒有負傷。這證明了一件事——狙擊者的的臉色鐵青白,手中的槍巳脫手而飛,而他的 現在,白青鐵的名字應該倒過來讀了,他

槍法奇準無比,絕無閃失。 「偵騎。」聲音深沉,措辭簡短有力。 「誰?」白青鐵忍不住沉聲喝問。

白青鐵喝道:「聽清楚,本保安隊隊長正 「偵騎,你難道不明白,這兩個字的意義

「你到底是誰?」白青鐵再次喝問。

沒有摸清楚屋外那人的身份與來意。因此不敢章輻霖想抖出白青鐵的底細。但他此刻還 不了兜着走……」在捉拏刦匪,你如果膽敢從中攪和,管敎你吃 屋外突然响起一陣狂笑。

「你到底是誰?

造次。

着長枷,四個人一副典型-,拘提捕快 -標準的牢頭禁子

他是想突圍而逃。 他雙腿猛力一彈,倏地飛身躍起,看情勢 白青鐵一見那副長枷,就知道不是唬人的

項上套上了粗大沉重的鎖鍊。 **驚人**,同時間飛身躍起,三個人都還在半空中 兩副長枷就合二爲一地將白青鐵的頸項卡住 。另兩個大漢也飛身向前·再在白青鐵的頸 却料不到那兩個手持長枷的漢子輕功更是

在那裏。 白青鐵被帶走了,章福霖還如痴如迷,楞

首不見尾的「偵騎」到底是何許人物・可惜他 只看到了一個又胖,又粗的背影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想看看這位神龍見

正義。這話眞沒錯兒。 是誰又有什麽關係?反正他是代表法律與 (續完

下期預告

遊俠傳奇故事·



,這是一部最新科學間諜題材,最新驚險鬥智技術,詭異曲折,使 名小說家朱羽君繼「偵騎」後又一輝煌巨著「追」在本刊發表

************************************ 由下期起在本刊連載,敬請留意。

你拍案叫絕,嘆為觀止,故事展開如幻如夢……

眼,勒令他製造一種叫「天女散花」的厲害暗器,他求生心切,不管趙無忌是什麽人 地底的一處洞穴中,趙無忌方知那援手的人,竟是霹靂堂宝雷震天,他被唐家毒瞎雙前文技。 他只要求趙無忌能帮助他通知他的友人或舊屬,他願意以身犯險,掩護趙無忌回去 趙無忌依他安排,竄出地洞,遁入樹林,依照雷震天所教步法進三退一,左三右一 驀聽一個人冷冷的說,像你這樣, 前文提要 驚心動魄夜 上回書至趙無忌夜探唐家禁地,陷身花陣,洩露行藏,危急問 一辈都走不出去

第十一部 她却在這裏笑得像是個仙子

▲西施▼

四月二十三,晴

晨霧迷漫。

,看來彷彿幽靈。

他已看出這影子是個人。 如果真的是幽靈鬼魂,無忌反而不怕

你好像也起來了。」

無忌道:「你好像也沒有睡在床上

一個女人,很美很美的女人。

條彎彎曲曲的幾,絕對可以繫住任何一 候,一雙美麗的眼睛就瞇成了一條綫

過她,而且巳聽雷震天說起過她的名字。

她的丈夫被人像野狗般鎖在地洞裏,

生死 髮 間

他知道有些女人看來雖然像是個仙子

晨有霧。

乳白色的迷霧中,有一條乳白色的人

看到無忌吃了一驚,她就笑了

無忌看見過她,在那胭脂舖門外看見

雷震天新婚的妻子唐娟娟 這女人竟是唐娟娟。

無忌道:

愉快的笑容,道:•「早。」 人都還睡在床上,你怎麼起來了?」 却總是要把男人帶下地獄。 唐娟娟道: 「現在的確還早,大多數 幸好他已經恢復鎮定,臉上立刻露出

子,就算用鞭子抽我,我也不會讓你一個 只因爲我的老公不在,我一人睡不着。」 無忌道••「如果我有你這麼樣一個妻 唐娟娟眼珠轉了轉,道:「我起來,

的胆子,你明明知道我是誰,居然還敢調 唐娟娟忽然沉下了臉,道:「你好大

說了出來而已,說眞話好像並不犯法。」 唐娟娟用一雙大眼睛瞪着他,道: 「我只不過把我心裏想說的

你心裏還有什麼想說出來?」 唐娟娟道•「你說。」 無忌道:「你真的要我說?」

果這裏不是唐家堡,我一定……」 無忌道··「如果我不知道你是誰,如

唐娟娟咬着嘴唇,道:「你一定會怎

無忌笑笑道··「我一定要你陪我去睡

臉上摑了過去。 唐娟娟忽然衝過去,一個耳光往無忌

無忌的動作比她更快,一下子就抓住

了她的手,把她的手擰到她的背後。 唐娟娟的身子忽然軟了,嘴唇微微張

輕輕的喘息。

她的態度並不是在拒絕 她好像巳準備無忌下一步要幹什麼。

可惜她算錯了。

他也相信自己不會看錯唐娟娟是個什麼 他並沒有忘記自己扮的是個什麼角色 無忌又在冒險。

對什麼樣的人,就應該做什麼樣的事

把她的手放開了。 唐娟娟非但不感激,反而冷笑道: 但他却還是不敢做得太過份,他已經

你既然敢說,為什麼不敢做?」 無忌道。「因爲這裏是唐家堡,因爲

我也惹不起雷震天。」 唐娟娟冷笑道。「你當然惹不起雷震

「所以,我現在只有兩個字

唐娟娟道:「那兩個字?」

說完了這兩個字,他掉頭就走,他實

在不想再跟這位姑奶奶糾纏。 可惜唐娟娟却偏偏不讓他脫身。

住了無忌的路,冷冷的說道:「我說過, 像你這麼樣走法,一輩子都走不出這爿樹 她的腰纖細而柔軟,輕輕一扭,就擋

逛,天氣這麼好,我正好散散步。」 無忌道。「那麼我就在這爿樹林裏逛

散步的 他乘機解釋.. 「我本來就是想出來散

唐娟娟冷冷道。「你真的是出來散步

上來了個奸細?」 唐娟娟道:「你知不知道這裏昨天晚 無忌道•「當然是真的。」

的女孩子,不管她說什麼,我都相信。」 我很容易就會相信別人的話,尤其是漂亮 他忽又板起臉,道。「只可惜你說的 無忌笑了,道:「我這人有個毛病,

有誰敢到唐家堡來做奸細?」 無忌冷冷道。「店家堡怎麼會有奸細 唐娟娟道:「你爲什麼不信?」 話我却連一個字都不信。」

如果被人抓住了當好細辦,豈非更冤 娟盯着他,道:「就算你不是奸

她悠然接着道。 「如果你知道唐家堡

> 抓住奸細後是怎麼處治的 ,你一定就會求

求我把你送上床去。」 唐娟娟道。「求我把你帶回你的那間

無忌道。「那麼,我應該用什麼法子

唐娟娟道:•「你應該用什麼法子,你

自己應該知道的。」 她又咬住了嘴唇。

氣,道。「可惜!」 的眼光看着她,看了半天,忽然又嘆了 無忌也在看着她,用一種並不太正經 她的眼睛又瞇成了一條綫。

無忌說道。「可惜我還是惹不起雷震 唐娟娟道:「可惜什麼?」

雷震天忽然死了呢?」 無忌道…「他有病? 唐娟娟眼珠子又轉了轉, 道:「如果

無忌道·「既然無病、無痛 唐娟娟道•「也沒有。」 無忌道。「他受了傷?」 唐娟娟道•「沒有。」 ,怎麼會

他的咽喉,他就死了。」 無忌道。「有誰敢用一把劍刺進他咽 唐娟娟道:「如果有人用一把劍刺淮

無忌好像嚇了一跳。「我?」 唐娟娟冷冷道:「你用不着臟我,也

的

十萬兩銀子,什麼人你都殺。」 唐娟娟道·「你是殺人的,只要給你 無忌道。「我是幹什麼的?」

丈夫吧。」 無忌道。「可是你總不會要我去殺你

無忌吃驚的看着她,道•• 唐娟娟道:「那倒不一定。」

両銀子來,可是,我也不會讓你白去殺人 唐娟娟道。「我雖然一時拿不出十萬

了無忌的脖子,在無忌耳邊輕輕的說: 「 要你肯聽我的話,什麼事我都依你。」 她的呼吸芬香 她的身子已靠了過來,一雙手已摟住

她的身子柔軟而溫暖。

女人 她實在是個非常非常讓男人受不了的

無忌好像也已受不了 ,忽然倒了下去

倒在潮濕的泥地上。 他忽然想起了他身上的泥。

都難免會有一身泥的。 無論誰在那麼長一條地道裏爬出爬進

,可是遲早會有人注意到的。 現在霧很濃,唐娟娟雖然沒有注意到

動,正好可以解釋,他這一身泥是怎麼來 現在他躺下去,在這濕潮的地上動一

主意 唐娟娟當然想不到他心裏是在打什麽

又吃驚,又歡喜 她以爲他是在打另外一種主意,彷彿

「因爲這種事是絕不能讓別人參觀的。」 她沒有說下去,有人替她說了下去。 「這裏當然不行,因為……」 「這裏不行。」 「你……你難道想在這裏?」

個花痴。」 她還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唐缺忽然嘆了口氣,道:「這女人是 無忌巳站起來,正在拍身上的泥。 「你不該這麼說的 °

的 我應該說,我妹妹是個花痴。] 唐缺道:「不錯,我的確不該這麼說 無忌道: 「因爲這女人是你妹妹。」 「爲什麼?」

去找外面來的。 都想試試,唐家堡的男人不敢碰她,她就 着臉道••「只要是長得還不錯的男人,她 因爲唐缺的臉色實在不太好看,又扳 無忌想笑,却沒有笑。

不錯。」 無忌道。「我是外面來的,我長得還

反對你的意思,只不過……」 唐缺反而笑了,道:「其實我並沒有 他不等唐缺說,自己先說了出來。

種事又剛巧是不能讓別人參觀的。」 唐缺大笑,道:•「完全正確,正確極 無忌道。「只不過你剛巧在旁邊,這

他忽然又壓低笑聲,道。「但是你以

後一定要特別小心。」 唐缺道。「因爲我雖然不反對你們 無忌道。「爲什麼?」

可 是一定有人會反對。」 唐缺笑了笑,道:「如果你是我的妹 無忌道••「你說的是雷震天?」

戴綠帽子的。」 夫 無忌道:「天下絕沒有一個男人喜歡 你反不反對我的妹妹找別的男人?」

唐娟娟走了。

不管她有多兇,不管她的臉皮有多厚

,如果是雷震天。」 他嘆了口氣:•「那麼我現在如果要見 唐缺道: 「所以剛才來的如果不是我

歷子的厲害,可是有件事我却不明白。」 你 ,恐怕已經要一片片把你拼凑起來。」 唐缺道:「什麼事?」 無忌也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解

閨 麼要讓這麼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獨守空 無忌道: 「他們新婚還不久,他爲什

想得到的。」 唐缺道·「這道理很簡單,你應該會

唐缺說道: 「因爲他已經另外有了新 無忌道:「爲什麼?」

歡 你說他另外又有了一個女人。」 無忌故意作出很吃驚的樣子,道。

,怎麼會再去找一個女人。」 無忌道。「他找的不是女人,難道是 唐缺道•「他巳經吃盡了女人的苦頭

多了。」 男人!」 麼多經驗,你就會知道,男人比女人好得 唐缺微笑,說道:「如果你也有他那

> 他妹妹看着無忌的時候一樣。 無忌忽然覺得想吐。 他笑得眼睛也瞇成了一條綫,就像是

他忽然想到了「小寶」 忽然想到了

唐缺和小寶之間的關係。 事你也應該特別小心。」 唐缺居然還拉起他的手,道:• 他居然沒有吐出來,實在很不容易 「還有

手擰斷,只問道:「什麼事?」 唐缺道・ 無忌勉强忍耐住,總算沒有把他這隻 「這幾天你最好不要隨便出

來走動。」 無忌道: 唐缺道。 「因爲昨天晚上,我們這裏 「爲什麼?」

來了個奸細。」 無忌失聲道:「眞的?」

細? 唐缺道。 無忌道・・ 唐缺道: 「當然是些不怕死的人。」 「什麼人敢到唐家堡來做奸 「我怎麼會騙你。」

客,都有嫌疑。 所以只要是昨天晚上留宿在唐家堡的外來 唐缺道。 無忌道: 「現在我們還沒有查出來, 「你知道是誰?」

無忌道。 「這麼樣說來,我當然也有

無忌道。 唐缺道•• 「爲什麼?」 「只有你是例外。」

話。 你睡得就像是個小孩子,而且還在說夢 唐缺道•「因爲我昨天晚上去看過你

知道你一定在担心我們會要你走,連做夢 他輕輕拍着無忌的手,微笑道:「我

堡

的時候都在求我,其實你根本用不着担心 ,只要有我在,絕沒任何人敢要你走 是誰睡在他床上 昨天晚上,他根本沒有 無忌沒有做夢,也沒有說夢話。 ,替他說夢話?

將埋伏暗卡引開的 無忌想不通 人又是誰呢? 可是郭雀兒如果睡在他的床上,那個替他

他第一個想到的人當然又是郭雀兒,

天還沒有黑就走了 問了句:「你有沒有想到那個小鳥?」 唐缺道:•「因爲我有件事託他去做 唐缺道。 無忌道•「你怎麼知道不是他?」 無忌道。 唐缺道:「你說的是郭雀兒?」 可是他臉上居然還是不動聲色, 「也不是他。」 「除了他還有誰?」

,替無忌說夢話的人當然也不是郭雀兒。那條人影竟不是郭雀兒,睡在無忌的床上 昨天晚上 ,替無忌將埋伏暗卡引開的

因爲他根本不在唐家堡

無忌沒有開口

,他實在說不出話來 唐缺又在用那雙尖針般的笑眼盯着他 他雖然還能保持鎮靜, 可是在這一

把這個奸細找出來。」 無忌淡淡道。「我只希望你們能快點道。「看來你好像很希望他是奸細?」

不管他有多大本事,都休想活着離開唐家唐敏說道。一份放心,不管他是誰, 唐缺說道:「你放心,不管他是誰

揮起了殺人大斧的劊子手,只要他的斧頭 一落下,那奸細的頭顱也必將落下。 他的態度彷彿很悠然,就像是個已經

無忌忍不住的說道:「你已經有了綫

唐缺悠然道:•「就算現在還沒有機索

也可以找得出綫索來。」 無忌道:「哦?」

却沒有在房裏的人,每個都有嫌疑,這唐缺道。•「昨天晚上應該在房裏睡覺

就是條很好的綫索。」 無忌道·「你已經查出了幾個?」

唐缺冷笑道:「寧可殺錯,也不能放 唐缺道。 無忌道••「奸細却只有一個。」 「現在巳査出了七八個。」

七八個人,也不能算太多。」 他笑得就像是個眞的孩子••「殺錯了 無忌明白他的意思。

個人都難免要因此而死。 如果找不出真正的奸細是誰,這七八

,眞正的奸細還是逃不了的。」 唐缺道••「就算這七八個人都不是奸 他們並不怕錯殺無辜。

我巳下了禁令,在奸細還沒有被捕之前唐缺道:「就在奸細出現的那一刻 無忌道:「哦?」 ,

不准離開這地區一步。」 無忌道:「我聽說唐家堡的門戶 ,並不禁止新人進來。」 一向

C86

無忌不說話了。

唯

一個人已滲入唐家堡的內部。

這個人就是大風堂埋伏在唐家堡裏的

不惜犧牲名譽,女的不惜犧牲貞操。 忠効死,而且絕對不惜犧牲一切一

雖不好,多少也可以陪你吃一點。」 現在正好是吃早點的時候,最近我的味口 裏的蝦爆鱔麵和湯包,做得絕不比杭州奎 他笑得更愉快•「我也可以保證•這

無忌完全不知道。

這個人是男是女?叫什麼名字?

一個真正會說謊的人,在沒有必要的

元館差。」

個人也由司空曉風直接指揮。

這件事是由司空曉風親自負責的,這 因爲這是大風堂機密中的機密

時候,是絕不會說謊的。 唐缺說的果然都不假。

很整齊,現在却已凌亂不堪,正像是有人 在上面做過惡夢的樣子。 也在床上睡過,可是他臨走時,床褥還是 無忌的床上也果然有人睡過。

這個人是誰?

這是他的秘密 除了郭雀兒外無忌又想到了一個人。 -西施。

普通的商旅和遊客留宿在唐家堡。」 唐缺道: 「一共有二十九個。」 無忌道•「那麼昨天晚上一定也有些 生怕會被唐缺那雙尖針般的笑眼看出來。 不敢去想,因爲他生怕自己會露出痕跡 他一直將這秘密埋藏在心底,連想都

連他們都不能走。」 唐缺道。「我說過,無論誰只要走出 無忌道·「你的禁令還沒有撤除之前

忌的手。「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發出的命 令一向很有效。」 唐家堡一步,就格殺勿論。」 他又用那雙又白又胖的小手握住了無

唐缺道··「我想你現在一定很餓了

然不比杭州奎元館差。 這裏的蝦爆鱔麵和小籠湯包,做得果

他的睡像一向很好,昨天晚上他雖然

的一個極秘密的代號 絕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有關這個人的秘密,除了司空曉風外 無忌只知道他和司空曉風連絡時所用

施 ,犠牲最大的一個也是西施 因爲她不但犧牲了自己的名譽和幸福 古往今來,最成功的一個奸細就是西

個女人所最珍惜的一切。 大風堂的這個「西施」呢?(本章終) ▲第三個朋友▼

也犧牲了自己的情感和貞操,犧牲了一

握的事。

這問題無忌一直拒絕去想,拒絕猜測 誰是西施?

> ,就算有人告訴他,他也會拒絕去聽的。 他根本不想知道這秘密

之後,心裏難冤會有負担。 因爲這秘密的關係實在太大,知道了

大風堂曾經派出無數「死士」到敵方 他更不想讓這個人,爲了他而受到連

他們不但隨時都準備爲他們的信仰効 一男的 累 而且正是爲了救他而出現的。 可是現在這「西施」彷彿已出現了

可是他們大多數都失敗了,其中只有 如果不是「西施」替他引開埋伏,現

在他很可能已死在那樹林裏。

唐缺很可能巳對他下手 掩護,現在他無疑是嫌疑最重的一個人, 如果不是「西施」睡在他床上,替他

但是「西施」只有一個。

替他引開埋伏,替他作掩護的却有兩

個 人,另外一個人是誰?

無忌又混亂了

昨天晚上,他實在不該冒險的。 不但混亂,而且後悔!

連累,而且連累了無辜。 他的輕學妄動,不但讓「西施」受到

多少,他都不會難受。 如果唐缺要殺唐家的人,不管殺錯了

也因此而死…… 那二十九個外來的商旅和遊客,如果

他不願再想下去。 他發誓,從今以後,絕不再做沒有把

官双?就算有了機會,是不是就能有把握 候才會來呢?他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接近上 但是「有把握」的機會要等到什麼時

他還是沒有把握,完全沒有把握

C87

段路無疑要遠比他以前走過的更艱難,更前面還有好長好長的一段路要走,這

他是不是能走得過去

他不能拋開一切,也不能哭。 一切,疲倦得甚至想哭。 無忌忽然覺得很疲倦,疲倦得甚至想

拳壇新凯

中

但是他至少可以睡一下

在往下沉,沉得很慢,却很深,很深……他閉上了眼睛,只覺得自己整個人都

窓戶半開。

忽然間,一個人燕子般從那一片青綠 窗外一片青綠 ,空氣乾燥而新鮮

掠入了這窓戶

行動輕捷而靈活。遠比他平時的表現快得 一身華麗的緊身衣,一張英俊的臉,

> 鋒對準了無忌的咽 他一步就竄到無忌床頭,他手裏的刀 喉

陽光從愈外斜斜照進來,雪亮的刀鋒

可是這一刀並沒有刺下去

摔角冠軍向拳王挑戰 雪 山

會的保證。 來分派多少呢?看情形而定,可是,輸的是 千萬美元可得,廟的就更加不止此數了,將 元,收入不菲,另加電視和電影的版權,收 入更多了,故此,這一場戰鬥,輸的仍有一 機會欣賞,而且將會在一千多個電視台放映 挑戰。這一場搏鬥不但是兩個國家的拳迷有 到一個驚人的新聞,那是武林裏面一宗盛事 以拿到一千萬美元,已經得到日本摔角協 門劵分幾種,最高級的門劵,售價三百美 由於它在日本東京最大的角力場正式比賽 由日本摔角冠軍豬木向現時世界拳王奇利 最近有許多觀衆在電視的螢光幕上面看

必多贅。 給奇利呢?那是他倒霉短命早死的損失,不一千萬就落在他的手中,何况李小龍未必輸 最可惜的是李小龍,如果李小龍未死,這 拳王奇利當然是很有興趣接受這個挑戰

> **滹**角冠軍,升為世界**滹**角冠軍,簡直可以說為豬木近這兩年來,連續擊敗十七個國家的認為如果李小龍跟豬木戰鬥,必然打輸,因 是天下無敵。 的豬木就大不相同了,日本的武林中人一致收入不大,沒有談安,現時向拳王奇利挑戰 太大,况且李小龍的銜頭亦非特別响,恐怕 的戰鬥,西洋拳與中國功夫之戰,但因阻力 談判如何安排一項重要的節目,舉行世界性 上次世界拳王抵港,就已經想跟李小龍

速度,快過子彈,子彈從槍口射出,初時並此可以反映出奇利的雄風,再者,他發拳的 不很快,離開槍管之後,逐漸加速,然後發 機突擊三次,最高的紀錄是三百五十 機器一拳打去,那一拳極爲沉重,達到九百 生閃電似的快速,但當它剛剛離開槍管的一 磅,李小龍在加拿大健身院揮拳向拳力計算 拳王奇利當衆表演,揮拳向計算拳力的 磅。由

> 奇利能够多次躍登拳王的寶座, ·那種速度竟然比不上奇利發拳那麼快速

一般的事實。 一般的事實。 用一雙脚把對方重達二百四十磅的摔角冠軍 踢,極有份量,他曾經在角力圈作戰,飛身 ,豬木的體重也超過二百磅,而且拳擊和脚

誰勝誰負,故此,他一直都沒有退休,等候 知道解開了 戴着拳術手套在繩圈之內角逐,他自己也不 空手道,或摔角的高手發生戰鬥,一直都是 •就想退休 • 但因他一生從未跟中國功夫 • ·拳術手套跟那些高手正式比武,

目前向他挑戰的日本豬木就大不相同了

一個有份量的摔角冠軍向他挑戰。 較早的時期,拳王奇利擊敗傅利沙之後

在奇利這方面說,退休之前,如果打贏

多

他的手裏緊握着一把刀

在陽光下閃動。

無忌也沒有動

他並沒有睡着,這個人一進來他就只

得上。將達一百磅,那種體力,絕非李小龍能够比 的體重經常保持二百二十六磅之間,重過他 小龍的體重不過一百三十磅左右,拳王奇利 李小龍跟他交手,也未必能够抵擋,因爲李 重的打擊,普通拳師確是無從抵禦的,相信 最低限度也能够保持最快的發拳以及最沉 確有道理

他在奇怪。

拳是絕不可能打在他鼻上的 以這個人現在行動的輕捷靈活,他那

鼻子已經被打得破碎而扭曲。 那一拳却的確打在他鼻子上了 ,他的

故意要無忌低估他,他才有機會來行刺 他爲什麼要挨這一拳?是不是因爲他

小寶」只不過是唐缺一個沒有用的「朋友 也許大多數人都低估了他,都認爲 無忌的確低估了他。

」而已一 ,却是絕對無用的 可是現在這個沒有用的人 也許對唐缺有用,對別人來說 ,却表現得

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矯健冷靜 他握刀的手絕對穩定,他的臉上連汗

珠子都沒有一粒。 無忌已張開眼,冷冷的看着他

「是你……」

「當然是我。」

定要殺了你!」 小寶道。「我現在來殺你,只因爲白 無忌道·「我記得。」 小寶的聲音也同樣鎭定•「我說過

我

天殺人比晚上容易。」

疏忽,晚上的警戒反而嚴得多。」 小寶道:•「因爲無論誰在白天都比較 無忌道:「哦!」

小寶道。「所以現在如果有人來,有 無忌道。「有理。」

人發現了我,我就是來殺你的 這句話說得很奇怪。

無忌忍不住問··「如果沒有人發現你

了對方,奪取更大的勝利,證明西洋拳密集

對他說,那是最大的欣慰,反之,就算打輸攻擊的重拳能够打贏任何一種搏鬥的方式, 以很悠閒的過活,不必擔心日後生活,那仍 是很有意義的,故此,他十分高興接受這一 他能够得到一千萬美元的進賬,以後總可

因此,我有充份的自信心跟他交手。 氣力充沛,而且我並非像他那麽經常比賽。 信奇利能够把我打贏、雖然我沒有充份把握 不過,這個願望顯然是無法達到了,我不相 道在現有的搏擊當中,還有更厲害的手法, 渴望找到一個强敵,能够把我擊倒,使我知 常謙虛的告訴記者。「我確實有這種願望, 到一個能够擊倒他的人,可惜辦不到,他非 推了不少拳頭·以至體力打了很大的折扣· 個平手的,因爲我的年齡比較他輕了幾年, 木就更加興奮了,他一向都渴望在世界上碰 一定戰勝他,但却認為最低限度我會跟他打 在奇利這方面說,他已經如此興奮,

從我的背後,展開凌厲的攻勢,我就吃了大 却是凌空飛起用雙脚撑向對方的軀體,我會 這四種拳術混合爲一個整體,抵抗沉重的攻 的人都知道,我學習過羅馬摔角,日本柔術 答覆記者,只是笑了笑,說:「所有體育界 抗西洋拳呢?關於這點,豬木沒有很明顯的 不過,對付奇利,我却不一定冒險施展這一 擊,或者候機反攻,至於我最擅長的一招, 日本空手道,以及中國功夫,到時我將以 · 因爲飛躍出擊,給對方閃過,可能他會 交手之際,豬木打算使用那一種絕招對

豬木這番話,說的全是事實,由此可以

東京新建角力場舉行,如果有些地方未能完這一場龍虎鬥,暫時預算在今年六月六日在反映出他的爲人相當豪爽,絕不矯扭做作。 必然引起無數拳迷坐在電視機前面欣賞。 年一定會舉行這一項重要的競賽,相信到時 六月下旬,或者一個兩個月,無論如何,今 成,要在時間上稍爲延遲一點,那就會得在

定不是西洋拳,這一項競賽也使美國西洋拳 早就想安排一項挑戰式的摔角冠軍向奇利挑 青年不學西洋拳,要學習功夫,故此,他們協會,認爲中國功夫太過蓬勃,影响到一般 利必可擊敗豬木,重振西洋拳的聲威。 協會的重要份子覺得與奮。他們一致認爲奇 戦,所用的招不知道是甚麼,無論如何, 至於自衞術,更加少不了它,美國的西洋拳 多健身院入加一項練習拳術保健的健身操, **慶驚全世界,美國還一度掀起了中國功夫熱** 李小龍連獲兩屆萬國自由搏擊空手道冠軍, • 甚至舞廳裏面也有中國功夫舞 • 同時有許 由於中國功夫突然創下了輝煌的戰績,

難以預卜 奇利一定打贏豬木,到時誰勝誰負呢?確是 豬木心贏,美國的拳迷以及拳術專家則認爲 這是相當有趣的,日本拳擊界一致認爲

很堅强的武器,究竟那一個拳師搶攻得手呢 和手臂都比較豬木粗壯得多,不過,說到一閃過,如果兩人站在一起,拳王奇利的拳頭 另外一個用脚橫掃飛踢,由於拳頭和脚都是 壯,到時兩人搏鬥,必然是一個用拳出擊, 雙脚,那就豬木比較奇利更强,而且更加粗 好像開玩笑似的向豬木連發三拳,豬木側身 ?不止是他們本身的武功决定贏輸,更重要 讓他們二人站在一起給記者拍照·那時拳王 在電視台上面最近介紹過這兩個拳師,

可乘,奪取勝利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 的是機會,換句話說,那一邊的拳師有機會

論。 爲合算呢?這個問題,自從李小龍奪取世界 自由搏擊冠軍爭霸戰, 仍然沒有答案,相信就快在東京舉行的世界 空手搏鬥冠軍之後,就一直反覆辯論,至今 沉重的一拳出擊好呢?抑或飛脚踢倒對方較 影响性是非常重大的,究竟真正的打鬥, 不管這一場龍虎鬥產生甚麼效果,它的 會給這個問題找到結

以及晚間在甚麼鐘點上床睡覺,全都依照專 擊倒現任的世界拳王奇利。 量貯蓄體力·加强鍛鍊各種絕招 家指定的去做,他故意把自己看做機器, ,進食也有限制,何時休息,做甚麼娛樂, 豬木現時積極備戰,每天依時起床練習 1、希望一戦 - 盡

軍之後,他就寫了一本專書叫做「男性的美 棒球場做棒球手,沒有甚麼名氣 日本雜誌選做最醜陋的男子,那時他只是在 下頷向前兜起來,看來很像野豬,他一度給 實,他比較普通人高了很多,面部特別長, 容與保健」。奇怪的是該書十分暢銷。 豬木這個名字有一個豬字,確是名符其 多次奪取豁標,進升做世界摔角冠 ,後來他苦

豬木有輝煌的成就,身爲摔角冠軍,更加容 價值,因爲這兩種人都是比較突出的,而且 易得到靚女的垂青 ,認爲最醜陋的男人跟最英俊的男人同樣有 日本的女人瘋狂地愛上了他,以醜爲美

倒拳王奇利,那就簡直變成了他們想像中的 目中,已經是一個英雄人物,如果他能够擊 豬木看做英雄造像的,可見他在日本人的心 日本小學生談及健身・全部課本都是把

,也沒有人到這裏來呢?」

要殺你,又何必自己出手?!」 小寶忽然笑一笑,道:「如果我真的

聲音•• 要你頂上這顆頭顱?」 他笑得很奇怪,也很神秘,忽然壓低 「你知不知道唐家堡裏有多少人想

顱幹什麼?」 無忌也笑了笑,道·「他們要我的頭

問道•「你知不知道趙無忌的頭顱現在的小寶笑得更神秘,聲音壓得更低,又 市價是多少?」

無忌的臉色沒有變。

沒有表情的人。 他已經把自己訓練得變成了一個完全

但是他的瞳孔已收縮。 「你究竟是什麼人?」

個字的說··「我就是西施 「你應該知道我的。」 ° 小寶一 個字

無忌還是沒有什麼表情。

習慣。 但他已養成絕不把任何情感表露到臉上的 雖然他已有八分相信小寶就是西施,

無忌道。 小寶道。 「哦?」 「昨天晚上我已來過。」

去。」 小寶道:•「我來過的時候,你剛好出

無忌道:「哦!」

爿樹林,也有個秘訣。」 我知道你一定走不出去的,因爲要穿過這 小寶道。「我看見你走入樹林,可是

右一。」 他說的秘訣也是:「進三退一,左三

方法,要從外面走回來,就得用相反的法 不回來了,因爲這是從小樓這邊走出去的 無忌現在才知道今天早上他爲什麼走

雷震天在匆忙中疏忽了這一點,竟幾

眞

致命的錯誤。 無論多麼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

想趕過去告訴你,你已掠上樹梢,我知道 他也從痛苦的經驗中得到個教訓 小寶道。「那時你已經走得很遠,我

我把埋伏引開。」 你只要一上去,行踪就會被發現。」 無忌道:「所以你也竄了上去,想替

是巳經有人比我快了一步。」 無忌道。「那個人不是你。」 小寶道。「我本來是想這麼做的

個人是誰?」 他顯得很驚訝••「難道你也不知道那 小寶道•「不是。」

無忌苦笑,搖頭。

來查看你是不是還留在房裏。」 「我也知道你的行踪一露,立刻就會有人 無忌道。「所以你就來代替我睡在這 小寶沉思着,過了很久,才接着道••

張床上。」 小寶道:•「我用棉被蒙住了頭,假裝

睡得很熟,不久之後,外面果然就有人來 無忌道。 「但是你並不一定要說夢話

的。二 話,只不過我剛好有種本事。」 小寶道:•「我也知道並不一定要說夢

> 無論誰說話的聲音,我都能够模仿得很逼 無忌道•「什麼本事?」 小寶說道:「我會模仿別人的聲音,

,都受過這種訓練。」 他又道:•「跟我同時派出來的一批人 無忌道。「你知道不知道來的是什麼

人? 小寶道:•「我沒有看見他,也不敢去

安,都是由他負責的。」 看,可是我猜想大概是唐缺。」 他又補充•「因爲唐家堡的警衞和治

可能也會去查看你是不是留在房裏。」 無忌道•「爲什麼?」 小寶道: 「他絕不會懷疑我。」 無忌道:•「那麼你也應該想到,他很

,可

我跟他的關係不同。」 他在笑,笑容中却充滿了痛苦。 小寶笑了笑,道:「你應該看得出的

雖然不惜犧牲一切。 可是這種犧牲無論對誰來說都太大了

爲了自己誓死効忠的目標和信仰,他

特別的意思,無忌當然也可以想像到他所 想到「西施」這兩個字中所包含的那種 想到他和唐缺之間那種不尋常的親密

險。」 我連絡,你付出的代價太大了,絕不能冒 忍受的是種多麼慘痛的屈侮。 不管怎麼樣,你都不該露面的,也不該跟 無忌忍不住在心裏嘆了口氣,道:「

的代價也不小,我怎麼能眼看着你身份暴 小寶又笑了笑,道: 「可是,你付出

無忌看着他,心裏充滿了歉疚,感激

爲了別人犠牲自己的人。 直到現在他才相信,世上的確有不惜

就因爲世上有這種人,所以正義和公

所以人類才能永存。

們是朋友?」 ,時時刻刻都想要你的命,怎麼會想到我 了種很好的掩護,別人都以爲我恨你入骨 小寶微笑道·「何况我們之間已經有

還有你這麼樣一個朋友。」 他在這裏已經有了三個朋友。 無忌道: 「我也想不到,我在這裏,

意。」 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你一定要特別注 小寶的態度變得很嚴肅,道··「有幾

係已經變得很惡劣,雷震天很可能已經被 就是因爲他們要互相利用,現在他們的關 他說••「唐家和霹靂堂的聯盟,本來

從中得利的。」 利用,讓他們自相殘殺,我們就一定可以 「這是我們的機合,如果我們能好好

,連小寶知道得都不太清楚。 雷震天的被禁,顯然還是件極機密的

想不到無忌却已經知道了。

也被驅出了唐家堡,但是百足之虫,死而 不僵,我相信他們一定還有人潛伏在唐家 已被瓦解,有的已被暗算慘死,沒有死的小寶又說:「現在霹靂堂的主人雖然

堡裏,伺機而動。」

無忌道。「這一點,我一定會特別留

絕不會復原,這一點你倒可以放心。」 無忌忍不住問:「蜜姬呢?」 小寶道:「唐玉中的毒極深,短期內

無忌道。「蜜姬就是和唐玉一起被那 小寶道·「蜜姬?」

口棺材運回來的人。」 小寶問道:「是不是雷震天以前的事

遭了毒手?」 無忌點頭,又問道:「她是不是已經

落我却不知道。」 這種事他當然不會注意。 「她還沒有死,但是她的下

忌之間,會有那種微妙的感情。 他當然絕不會想到雷震天的前妻和無

了要手双上官双爲令尊復仇。」 小寶道:•「我知道你到這裏來,是爲

小寶道:•「無論你能不能得手 無忌承認。 ·七天

之內,都一定要離開唐家堡。」 無忌道。「爲什麼?」

這麼樣一個人。」 趕到皖南續溪去,查證溪頭村是不是有你 小寶道: 「因爲他們昨天已派人連夜

的人,十天之內就能趕回來?」 小寶道:-「人雖然趕不回來,鴿子却 無忌動容道。「你認有爲他們派出去

一定可以飛得回來。」

消息帶回來的那羣鴿子 無忌立刻想到了,那羣將唐敖戰勝的

他的 心沉了下去。

颠險,要想在七天之內完成,幾乎是件不小寶道。「我也知道,你這次行動的 能的事,但是,你已經完全沒有選擇的

全的期限還不到七天。」 他想了想,又道··「嚴格來說,最安

無忌閒道:「你認爲安全的期限是幾

小寶道:「五天!」

,二十八的黎明之前,你一定要離開唐家他算了算,又說道。「今天是二十三

無忌道。 小寶道:「時間雖然倉促,但你却還

是不能貪功急進,輕舉妄動。」 他的表情更嚴肅••「你自己白送了性

命,死不足惜,如果因此而影响了

大局

那就連百死都不足以贖罪了。 無忌道•「我怎麼會影响大局?」

野心,他們特意結納上官双,就是為了要 小寶道••「唐家早已有進犯大風堂的

讓上官刄做他們的帶路人。」 無忌道••「這一點我已想到。

機還沒有完全成熟,可是,根據我的判斷 ,以他們現在的實力,要毀滅大風堂並不 小寶道••「現在他們自己雖然認爲時

估計,最多只要三個月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接着道: 「以我的 ,他們就能毁了大

C90

無忌手心又有了冷汗 「你若輕學妄動,萬一觸怒

他們,使得他們提前出手,那麼……」

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

小寶沉思着,忽然又道。「還有 無忌的冷汗已濕透了衣服。

一件

無忌道•「什麼事?」

定還有個人潛伏在唐家堡 都有人在暗中替我解决了。 無忌道:「你怎麼知道的?」 小寶道:「除了我之外, 小寶道··「因爲我有幾次遇到了困境 我相信我們

昨天晚上,我才相信我的推測沒有錯。」 小寶反問道•「你有沒有看淸那個人人在暗中維護我,替我引開了埋伏。」 無忌道:•「因爲除了你之外,還有個 他又道。「我本來還不敢確定,直到

的樣子? 無忌搖頭,道:「我只看出了那個人

的武功極高,身法極快。」 「他是男是女?

小竇又在沉思,表情顯得很奇怪。定是個女的,只不過身材比較高大些。」 他想了想,忽又搖頭:「但是也說不 無忌道。 「你是不是已經想到可能是 「大概是男的。

我不敢說,可是如果我猜的不錯……」 小寶點點頭,又搖搖頭,喃喃道:

外面的樓梯上,彷彿已有脚步聲响起

定要走。」 臨走的時候,他還在再三叮嚀! 「小心,珍重,莫忘記二十八以前

限已經只剩下四天多了 現在已經是二十三的正午,無忌的期

的 人却不知有多少。 他只有一把劍和三個朋友。他要對付 (本章終)

來找無忌去吃飯的 只要是人,就要吃飯 正午,正是吃午飯的時候 ,唐缺正是

還是要勉强自己吃一點。

所以唐缺最近的胃口雖然很不好,却

無忌也不能說他胖,比起某些動物來 因爲他最近實在太瘦了

比河馬要少一兩寸 他的確不能算胖。 他至少比河馬瘦一點,他的腰圍至少

要勉强自己,努力加餐。 可惜他的胃口實在不好,所以他只吃

爲了補救這種不幸,今天中午他一定

隻跟他差不多瘦的香酥鴨子 四個豬蹄,三隻鷄,兩碗大鹵麵,和一 最後當然還要吃點甜食,否則怎麼能

算吃飯? 所以他又吃了十二個豆沙包子,六個

吃了十七八個香瓜而已 豬油桂花千層糕,和三張棗泥鍋餅。 飯後當然還要吃點水菓, 他也只不過

無忌實在不能不佩服

候要吃多少。 他簡直無法想像,這個人胃口好的時

的多。 來吃的東西,加起來還沒有唐缺這一頓吃 他的胃口一向很好,可是他這半個月

的幾個香瓜發愁 唐缺還在發愁,看看桌上還沒有吃完

辦? 無忌道•「吃不下就不吃。」 唐缺道•• 無忌道••「我有個辦法。」 我吃不下了,怎麼辦? 他搖着頭,嘆着氣,喃喃道•• 「什麼辦法?你快說。 「怎麼

意 麼想不到?」 ,吃不下,就不吃,這麼好的主意我怎 他笑得不但像一個孩子,而且像個傻 唐缺想了想,拊掌大笑,道:「好主

是個什麼樣子的白痴了 幸好無忌現在總算巳經知道這個白痴 他看來簡直就像是個白痴

定還會替他點銀子 這個白痴把你出賣了的時候, 你說不

現在唐缺總算已吃完了

小手之後,他忽然問無忌。「你會不會看在一個銅盆裏洗過他那雙又白叉胖的

「看相?」

裝作不知道。 無忌就算知道看相是什麼意思 ,也要

時不能不特別小心 因爲唐缺這問題問得很奇怪,他回答

「看相的意思,就是能從

C91

惡?會看相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來。」 唐缺微笑,道: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 無忌道:「我明白了。」 一個人是好是壞?是善是

無忌道。「會殺人的人,一定要會看唐缺道。「因爲你會殺人。」 唐缺道: 「如果你不會看相,怎麼知

殺?·什麼人不能殺?·」 道什麼人該殺?什麼人不該殺?什麼人能 無忌不能不承認,他說的多少有點道

一個以殺人爲業的人,確實要有一種

擅於觀察別人的能力。 不但要能察言觀色,還要能看透別人

的心 去和未來的術士,所倚仗的也就是這種本 一個能够卜卦算命,能够說出別人過 這就是看相。

唐缺說道。「你能不能够替我去看看

又貴,只可惜最近胃口有點不好。」 唐缺大笑,道:「你看得準極了。」 無忌在笑。「你這人多福多壽,又富

道 就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不必看我也知 無忌道··「我當然看得準,因爲我早

唐缺笑笑又道:「我也不是要你看我

的相。」

人? 唐缺道:「你還記不記得那二十九個 無忌道•「你要我看誰的?」

無忌道·「你說的是昨天晚上住在這

裹的那二十九個人?」 無忌道。「我記得唐家堡好像也有客 唐缺道••「我說的就是他們。」

無忌道。「我也記得,你說過的一句

唐缺道••「唐家堡什麼都有。」

話

無忌道。「你說過,一個人就算住客 唐缺道:「什麼話?」

公幹?」 從那裏來的?要往那裏去?到這裏來有何 客棧的掌櫃也會問他,貴姓大名?是 唐缺確實說過這句話,他只有承認無

忌的記憶力確實不錯。 無忌道。 「昨天晚上,這二十九個人

是不是住在你們的客棧裏。」 唐缺道:「是。」

的姓名和來歷。」 唐缺道·「是。」 無忌道••「你們是不是也已問過他們

是些什麼樣的人,又何必再要我去看。」 無忌道。「現在你旣然已經知道他們

,都問不出的。」 唐敏道。「因爲有件事隨便我們怎麼 「哦?」

唐敏道:「我們總不能去問他們 無忌道·「就算你們問了 ,他們也絕 ,是

究竟是不是奸細?」

心虚,心虚的人,樣子看起來總有點不同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看得出的。」

個白痴眼睛是絕不會有這種光的。 毒蛇的眼睛才有。

他又有什麼陰謀?

他已將每種可能會發生的情况都想過。 他只問: 無忌的反應並不慢,就在這一瞬間 「那些人在那裏?」

要吃飯的。」 唐敏道。

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二十九個人,分成三桌在吃飯。其中

,已經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身份。

赫然竟是曲平

既然在這裏,千千想必也在附近。

的

却吃得很斯文秀氣,只看他們吃飯的樣子 同,有的在狼吞虎嚥,埋頭苦吃,有的 其中吃得最慢,吃像最好的一個人

他已聽說過曲平和千千間的事,曲平

他微笑又道:「做奸細的人,總難冤 他的笑眼中又閃出了尖針般的光,一

難道他已對無忌的身份開始懷疑?

他們裝束打扮都不同,吃飯的樣子也

無忌的心提了起來

他既然認得曲平,曲平當然也能認得

唐缺道•「所以我要請你去看看他們

「他們也在吃飯,每個人都

他們到這裏來幹什麼?難道是來找他

死定了

-那二十九個中,是不是有大風堂

只要曲平露出一點異樣的神色,他就

,六菜一湯,四葷兩素。 曲平正在吃一盤搾菜、豆干、紅辣椒 三個大圓桌,擺在一個很陰凉的院子

炒肉絲。 他看見了無忌。

且很可能也已認不出無忌。 也挾得很穩,連一根肉絲都沒有掉下來。 曲平一向是個非常沉得住氣的人,而 但是他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筷子

有一點點關係。 無論誰都絕對看不出他和無忌之間會

和曲平同桌吃飯的三個女人,都是無 千千不在這裏。

忌從來沒有見過的。 無忌的心總算定了下來。

樣?_ 樣?: 無忌說道。「我看,這些人都不怎麼 唐缺悄悄的問他•「你看這些人怎麼

誰可能是奸細?」 唐缺道:「你看不看得出他們之間有

人都可能不是。」 唐缺道•「那麼你說我是該殺?還是 無忌道·「每個人都可能是的,每個

該放?」 無忌淡淡道: 「你說過,寧可殺錯

不可放錯。」 唐缺道。 「你肯不肯替我殺他們?」

無忌道••「有錢可賺的事,我爲什麼

殺了我算了。」 笑道•-「要我拿出這麼多銀子來,還不如 不肯,二十九個人,兩百九十萬两。」 唐缺伸出了舌頭,半天縮不回去,苦

我知道你殺人一向免費的。」 無忌道。「那麼你就只有自己動手,

唐缺道。「我殺人免費?你幾時看見

不用刀的,也用不着自己出手。 無忌的確沒有看見過,有些人殺人是

該找你來看的。」 唐缺忽然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不

唐缺道:「上官双!」 無忌道·「你應該找誰?」

就在沸騰,心跳就會加快。 只要一聽見上官刄的名字,無忌的血

上官双,他是不是還能控制住自己? 如果他忍不住出手了 他完全沒有把握。 ,是不是能將上

不好,飯總要多吃一點。」盡到地主之誼,實在抱歉,今天的菜雖然

有人忍不住在問:「我們什麼時候才

他本來就不是趙無忌

他不能有反應,也不會有反應,因爲

他還在繼續往前走,走得雖然並不快

,瞇着眼笑道。「各位遠道而來,我沒有

走

,趙無忌,你也想走?」

曲平沒有反應。

如果上官双真的來了,如果他看見了

官双刺死在他的劍下? 他更沒有把握。

就可以走了

「各位如果要走,吃完了飯

脚

,步却沒有停

連嘴都來不及擦就想走了

這句話說完,已經有一大半人放下筷

唐缺居然沒有阻攔

他大多都看過,如果我找他來,他一定能 看得出誰是奸細。」 過目不忘的本事,只要被他看過一眼的人 年難見的奇才,不但文武雙全,而且還有 ,他一眼就能認得出,大風堂門下的子弟 唐缺道。「據說上官双是個武林中百

大家都知道唐家堡有了奸細,誰都不

於是別的人也紛紛離座而起

竟比燕子還輕巧,動作竟比豹子還矯健

這個身材長得像河馬一樣的人,身法

曲平顯然也吃了一驚。

就已擋住了他的去路。

但是他沒有走出去,因爲唐缺忽然間

再走兩三步,他就可以走出這院子

份已不同了,怎麼會來管這種鷄毛蒜皮的 小事。」 唐缺又嘆了口氣,道:「現在他的身 無忌道•「你爲什麼不去找他來?」

他忽然走過去,向吃飯的人拱了拱手 地 出誰是奸細? 願意被牽連,誰都不願意再留在這是非之

唐缺忽然又問無忌•「你真的沒有看

眼笑道:「我佩服你,你真沉得住氣。」

唐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好幾眼,瞇着

曲平道·「我?」

,的可惜我又怕別人知道。」

唐缺道。「我本來也不敢請你留下來

曲平道•「知道什麼?」

唐缺道:「如果有人知道趙無忌趙公

他又瞇起了眼,微笑道:「其實我早 唐缺道·「幸好我看出來了

就知道這裏有個奸細。」 無忌道·「是誰?」

唐缺道:「趙無忌。

接待你,我豈非要被天下人恥笑。」 子到了唐家堡,唐家竟沒有一個人好好的

曲平道:「可是我既不姓趙,名字也

趙無忌。

是趙無忌自己。 二十九個人幾乎已全都走出了院子 唐缺却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身上 只有一個人走得最慢 唐缺那雙尖針般的笑眼就盯在這個人

唐缺忽然冷笑,道•「別的人都可以 這個人赫然竟是曲平

聽見這名字,最吃驚的一個人當然就 不叫無忌·」 曲平道··「我不是。」 唐缺道:「你不是趙無忌?」

能派個人去替我把牛標請回來?」 無忌,誰是趙無忌?」 他忽然回頭,吩咐家丁:「你們能不 唐缺嘆了口氣,道:「如果你不是趙

湖 雙眼睛很有神,顯然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 牛標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禿頭大漢,一

面,吃得又多又快,好像一點都不担心自 他剛才也在這裏吃飯,就坐在曲平對

己會被牽連到這件是非中。 唐缺也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好幾眼,才

問道••「你就是牛標?-」 牛標道••「我就是。」

「你是幹什麼的?」

經在三泰躭了十 牛標道··「我是三泰鏢局的鏢師,已 來年。」

管事是我的大舅爺。」 牛標道••「我常來,因爲這家客棧的 唐缺道:「你到這裏來有何公幹?」

事了

唐缺微笑,道··「原來你也是唐家的

事叫唐三貴,也是唐家的旁系子弟。 這家客棧是屬於唐家堡的,客棧的管

半句虚言。」 是我若有話問你,你也得實說,絕不能有 唐缺道。「你雖然是唐家的女婿,但

牛標別的好處沒有,却從來不敢說謊。」 牛標道··「江湖中的朋友都知道,我

他忽然指着曲平,道:「我問你,你 唐缺道:•「好,好極了。」

以前見過這個人沒有?」 牛標毫不考慮,立刻回答道:「我見

牛標說道: 「是在保定府的一家酒樓 唐缺道:「在什麼地方見過?」

找這個人來問話。 直到現在,無忌才明白唐缺爲什麼要

唐缺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保定府正是大風堂的主力所在地。

古龍

玉 (單行本

二、三集・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印 即將出版

牛標道: 「算起來已經是兩年以前的

你兩年後還能記得?」 唐缺道:•「兩年前見到過的一個人,

唐缺道:「爲什麼?」 牛標道··「我對他的印象特別深。」

起,那個人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唐缺道•「那個人是誰?」 牛標道··「因爲當時還有個人跟他在

狸,司空曉風!」 堂主之一,冮湖中人人看見都害怕的老狐 牛標道•「那個人就是大風堂的三大

他說的是實話。

平的臉色已有點變了 趙無忌都看得出他說的不假,因爲曲

風堂就有人傳出話來,說我們這趟鏢的安 曉風賠罪的,因爲我們有趙鏢經過保定時 ,一時疏忽,忘了到大風堂去投帖子,大 牛標道•「那天我們是特地去向司空

大意了,江湖中誰不知道大風堂的規矩一 全,大風堂不再負責。」 唐缺嘆了口氣,道:「你們也未死太

麼張狂?」

所以才急着去找司空大爺賠罪。」 牛標道: 唐缺道:「他怎麼說?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怕休想能走得出保定府的地面。」 ,若不是他替我們求情,我們那趟鏢只

人就是他?」

牛標道: 唐缺道: 「我絕不會看錯。 「你沒有看錯?」

司空曉風才沒有追究你們的無禮。」

牛標道•「不錯。

說的話連司空曉風都要買賬的。」

「這麼樣看來,你的本事倒不小。」

唐缺指着曲平,道:「替你們求情的

唐缺道··「就因爲有他替你們求情

牛標道•「我們自己也知道闖了禍

牛標道• 「幸好當時有這位公子在旁 唐缺道・・ 「那你們豈非慘了。」

牛標道.. 「是的。

唐缺笑了笑,道:「這麼樣看來,他

他又用那又尖針般的笑眼盯着曲平。

向比衙門還大,你們有多大的本事?敢這

,可是現在他的臉色也已發白。 曲平一向非常鎮定,非常能沉得住氣

位,讓江湖中的朋友對他尊敬感激。 求情,本來是爲了要建立他在江湖中的地 那天司空曉風故意要讓他替「三泰」

時都不會忘記提携後進。 司空曉風的作風一向是這樣子的,隨

而害苦了曲平。 當時他當然絕不會想到,這麼做竟反

麼要聽你的?」 你是誰?和司空曉風是什麼關係?他爲什 唐缺悠然道:「如果你不是趙無忌

我不是趙無忌!」 現在曲平還能說什麼?他只能說•

他都只有這一句回答。 曲平道·「我不是趙無忌。」 他已下了决心,不管唐缺問他什麼 唐缺道:「你還不肯承認?」

因爲他的確不是趙無忌

人才是真的趙無忌。 他是不是也知道站在唐缺身旁的這個 只有無忌才知道他不是趙無忌。

然就可以安全脫身了 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每個人都難免 如果他把真的趙無忌指認出來,他當

把無忌出賣? 無忌不敢確定,連曲平自己恐怕都不

怕死的,到了不得巳的時候,他是不是會

去把唐三貴找來?」 能確定。 頭去吩咐他的家丁:「你們能不能派個人 這時唐缺居然又暫時放過了他,又回 (本章終

新派武俠長篇 逸令 文圖 虎頭釘虎虱

龍潭發龍威

膝蓋壓根兒連彎也不曾彎一下 明眼人如郭彩綾者都已看出歐陽不平實具 一進一退全憑足尖點勁之力,一雙

大不可輕視! 風之術」——能够具有這般身法之人,當然大 有一股凌厲的强風,誠所謂上乘武功中的「御 尤其驚人的是隨着他進退的身勢。俱都帶

對方零散的力量,想不到誤打誤撞,居然會惹 勢難與對方之主力抗衡,她原意只是出手狙擊 之黑道組織,壇下高手如雲,自己人單勢孤, 道對方「宇內二十四令」乃當今天下最爲强大 郭彩綾原是冰雪聰明之人,她又何嘗不知

> 心裏未免有些忐忑不安起來! 厲害·這時一冷靜下來·才猝然覺出了不妙

重大之打擊,自此以後性情逈異,乃至恨盡天 且死別·人天永隔·乃使其精神上遭受到極爲 的妻子據傳頗具姿色,夫婦二人縣鸈情深,一 於年輕貌美女子更具奇特之惡感 陽不平,平素應敵,出手奇毒,不出手則已, 一出手對方非死卽傷,此人尤其有一怪癖,對 據說乃是由於他中年喪偶之故,他那位死去 「風雷手」秦漁素知這位「乾堂堂主」歐 一這個因素

深懼他猝然向彩綾出手,造成不幸 有了以上這層因素,所以「風雷手」秦漁

> 上乘輕功從身至後 發聲阻攔,由他先上,歐陽不平遂施展 警戒森嚴,乃改變初衷,守在風雷堡外 遇,歐陽不平心忿郭彩檢傲氣凌人,急 堂地堂堂主秦漁、乾堂堂主歐陽不平相 身前往宇內二十四令風雷堡,目睹堡中 上乘輕功縱身退後 ,伺機行動,那日與宇內二十四令的內 劍之深奥探討究習新篇,功力初成,隻 雕開寇英傑後,苦練郭白雲所遺的越女 **緩頰,寇英傑遂縱之使去。郭彩綾負氣** 傷,成玉霜不願寇英傑多樹强敵,出面 前文提要 功,把夤夜來侵的邊威震 上回書至沒英傑施展玄

氏之獨生愛女就此喪生! 心却深具同情,因此憐鳥及鳥,也就不忍心郭 亦無心庇護,只是對於郭白雲的不幸遭遇,內 「風雷手」秦漁爲人雖非正派,對郭彩綾

棠發落。 而是打算將她擒住送囘總壇,聽憑總令主鐵海 雖然如此,他也絕無意放過了彩綾,

心意一 絕不輕於殺害彩繌性命,無形中也就合了自己 總令主之沾親帶故,就憑這一點,鐵總令主也他有所交待,第二,他深知彩綾之母成玉霜與 這麼做顯然有兩點用心:第一 ,在職責上

平出手。 基於以上兩點理由,秦漁才會搶先歐陽不

道。 自然,他的這番苦心,却不爲郭彩綾所知

> 一步。 似乎顯示着自己性命,早巳操置在他二人之手 中,不禁怒從心起,當時眞力內聚, 方一拚,這時見對方二人爭相要向自己出手 她自忖目前逃走無望,也就不惜放手與對 向前踏進

「乾脆就一齊上來吧,看看我是不是就怕了你 一面說長劍直伸出 「你們用不着爭先恐後!」她冷冷的道。

一副有恃無恐模樣。 顯示出深湛功力,劍尖指向秦漁面門 「風雷手」秦漁森森一笑道。「不知天高 去 - 劍上光華銀芒吞吐

地厚的丫頭,也許妳還不知道我二人究係何人 我不妨告訴你吧 —

,在我二人面前,妳要想討得了什麼好去,不不平堂主,老夫姓秦名漁,職掌『地』堂堂主 乃是職掌字內二十四令內四堂『乾』堂的歐陽 話聲微停,他手指歐陽不平道:「這

之策! 綾篋於二人聲威,說不定不戰而退,自是上上自己與歐陽不平名字,武林中無人不知,郭彩 如識趣丢下兵刄,且隨我二人轉囘,聽候發落 •果眞不識進退,可就是自取其辱了! 「風雷手」紊漁確是用心良苦,滿以爲憑 L

上不容不發,既然非動手不可。不如出其不意要强憤了。絕不甘心向對方認罪服輸,箭在弦 聽對方報出名號,心裏還真是害怕,只是生性 郭彩綾聆聽之下,毫無所懼一 那裏想到,他的這番用心却是白費了 -其實她一

光華,向着正面的「風雷手」奏漁當心就扎一 地縱身而前,掌中劍「玉女投梭」,閃出一道 予對方一個厲害再說。 心裏這麼想着,表面上却是不動聲色,

•見狀旣驚又怒,叱了聲••「大膽! 「風雷手」秦漁是沒想到對方會有此一手

手中長劍彈得嗡然蕩起。 着他的衣邊滑了過去,看來確是險到了極點, 的劍刃,滴溜溜一個快轉,彩綾這一劍緊緊擦 一彈,只聽得「噹!」的一聲脆响!覓吧影皮右手向外一探,暗施「一指神功」;倏地曲指 雖是有驚無險・却也令秦漁震怒十分!卽見他 隨着他翩然翻出的身子,緊挨着對方 竟把彩綾

• 這才知道對方果然並非浪得虛名之流! 郭彩綾若非用力把持住・這口劍幾乎脫手 饒是如此,却也由不住掌心一陣發熱

大的非比等閑,不禁把一腔傲氣頓時打消了一 個乾淨一 非祗是指力驚人,這一掌亦同樣眞力內歛,大 凹腹吸胸,向後挪退了三尺,只覺得這個秦漁 驚之下 隨着對方遞出的掌勢,猛可裏

衣大襟之內,陡地向兩面一分,手上各自執出 欺幼·對妳這個後生小輩沒有打過招呼。 於我,今天却要妳嚐嚐厲害,莫怪本堂主以長 一挑,盛氣凌人的道。「好個了頭,竟敢偷襲 一面說時,他的兩隻手已經摸揷於身後長 「風雷手」秦漁一雙鋼針似的長眉,猝然

一隻稀罕的物件。 • 扁扁的折叠在一塊兒 • 一時看不出是什麽 那玩藝兒通體精鋼打製,具有很多稜角双

像伙 琤! 可是緊隨着秦漁抖動的雙手,只聽見「琤 ||兩聲脆响,兩把傢伙才抖了開來。

竟然是武林中罕見的一雙奇形兵刄-

通體上下閃爍出刀劍一般的銀光,却在籃邊四紅紙燈籠那麼大小,上面有一雙手提的把柄, 週挺生出十二個鋒双的稜鋒——不消動手嚐試 · 只看上一眼巳知其威力驚人! 這對「跨虎籃」,每一隻都約有衙門口的

「風雷手」秦漁雙手執着一雙跨虎籃,頻

頻冷笑不已,他一籃當胸,一籃側提,細長的 一雙眸子,交熾出冷厲的凶光

怕也不怕? 你劍上的功夫儘量的施展出來,看看你家堂主 「來吧!」他頻頻冷笑着:「大姑娘,把

外,別無良策。 眼前情勢除了施出全力,放手與對方一搏之 郭彩綾一見對方這對兵双,已知不易對付

盪出一天銀光,直向秦漁頭上落下來。
忽地向前一上步,掌中劍「大地沉眠」,霍地 當下,她一聲不哼, 腦子裏却思慮電轉。

子去鎖對方的劍鋒一 秦漁左手跨虎籃向上一轉,却以伸出的刄

光,直向秦漁腰眼上扎來。 右面一個快轉,掌中劍「唰!」地射出一泓寒 右面一個快轉,掌中劍「唰!」地射出一泓寒 一挫劍身。一頓一挫,這其間可就大有名堂, 郭彩綾自然不容他的兵刄相接,臨時向下

出一股尖銳的劍風直透中衣 有魚躍鳶飛之速!「風雷手」案漁頓時即感覺 然極具功力,下沉的劍鋒間以凌厲的去勢;真 這一劍由於彩綾的處心積慮,施展出來果

一鷩之下,迫得他不得不急手招架。

「金燈照路」,直向彩綾頭上招呼了過去。 一六、架住了對方的劍勢,隨着他左手上撩,一式「攙籃跨虎」——「嗆啷啷!」 屢耳

之勢,可不願再冒然硬接硬架,倐地擰腰,反 才一架之勢・巳使得她手臂發脈・面迎着當前 郭彩綾只覺得對方跨虎籃上勁力至猛,方

「風雷手」秦漁冷哼一聲,喝道・「那裏

足尖點處,電閃般的凑了過去。

一枚「銀頭小弩」・「嘶ー 郭彩綾身子向後一偏,左手猝揚,發出了 」一樓尖風直襲

> 脆响,已把這枚暗器擊落一旁。 向秦漁面門,後者跨虎籃往上一提,琤!一整

有了這一層顧慮,郭彩綾才忽然想到「臨軍趕到,只怕她雙生翅脇也是難以逃脫了! 手,然而她却不能不顧忌到一旁尚有另外一個如果一對一的與他奮死相爭,固然不知鹿死誰知道這個秦漁武技精湛,大大不可輕視,自己 况且先時被她所傷的那個「冷面陰差」馮德令 果再加上一個歐陽不平,自是對她更爲不利。 大敵歐陽不平,一個秦漁已使她難以招架,如 ,此刻說不定巳將返囘總壇,一待對方大批援

陣脫逃」這個念頭,不意那個「風雷手」秦漁 ,竟然跟踪得如此之緊,寸步不離一

」歐陽不平,也不曾離開片刻,依然緊隨一旁

他雖然暫時仍然保持着旁觀的身份,但是

央計不容郭彩綾

歐陽不平長眉猝揚。「放肆的丫頭!」 描金摺扇倐地向上一揚,「噹!」一聲磕

仍可見飛濺而出的一點火星。 在了郭彩綾的劍身之上,雖在白晝天光之下,

遞出之勢霍然擊出 這個歐陽不平端的是好身手,緊跟足下踏

郭彩綾雖然只與對方動了三招兩式,却已

即使暫時站 仕一旁觀戰的那個「瀟湘俠隱

身形一連兩個快閃,已經攔住了郭彩綾欲去的歐陽不平似乎已經看出了郭彩綾的心意, 毫無任她逃走之意-

逃開的姿態! 却在在顯示出狠厲的姿態-

長劍一揮,叱道:「閃開 郭彩綾心裏的指望, 頓時爲之幻滅!當下

勢,直向當前歐陽不平攻了過去。 長劍落處,幻成一道銀虹,隨着撲進的身

前一步,左手箕開着向外一抖喝聲。「去!」 一股巨大凌厲無匹的風柱。隨着他的手掌

裏,霍地向後一個倒仰,騰翻出兩丈開外,落 郭彩綾偬促之間,簡直是無從招架,急切

細小・如非彩綾落身石上・正當其上・幾乎難 自倚身石上、臨江垂釣 身在一塊聳立的巨石之巓 • 正當巨石之凹處 • 那根長長的釣竿又是極爲 一個頭戴大笠・一身素黃衣衫的漢子・正 由於他倚身坐處

以發現。 此刻這一猝然發現·不禁使她大大吃了一

休閑鎭定?只此氣魄已顯示出斷非常人! 翻地覆,死傷多人,此公竟然還能保持着這份 什麼人這等雅與?

對於身側頭頂所發生之一切漠不關心 極魁梧軒昂——他一心注目着水面之上,似乎 黃衣人身材甚爲高大,雖然坐着看起來也

,三面爲敵,可無倖理!心中一急,站在石上者到底是否敵人一面尚還不得而知,果眞如此大槪,不由她不爲之心裹鱉得一鱉——蓋這釣 眞有上下不得之勢。 大概,不由她不爲之心裹驚得一驚一 是以,郭彩綾只得由上側面看知一個

說時遲,那時快。

風雷手」秦漁已自側面快速襲到 就在郭彩綾身子方自縱落石上之一刹

捷如鷹隼巳撲向郭彩綾所立身的巨石之上。 由斜刺裹猛然趕到了近側,陡然向上一長身, 法,「殿!醜!醜! 戲!」一連四五個起落, 堂堂主顯然施展出武林罕見的「凌波踩雲」步 足下踐踏着水中凸出的礁石,這位「地」

提在雙手,銀光閃爍的一對跨虎籃,陡地同時快心要給對方一個厲害,是以身子一經撲上, 搶起,直向對方兩肋上擠撩過去,其勢絕猛:· 看樣子這位堂主顯然已爲郭彩綾所激怒。

郭彩綾顯然由於分心足下的者,一時沒有

顧及到對方攻勢如此之猛,當時被迫得直由石 情不自禁落身在釣者身旁。

反側間巳轉出丈許以外。 發現了那個垂釣的魁梧漢子,不禁驚得一驚, 「風雷手」秦漁緊跟着飄身追下 眼

在他來說,黃衣釣者的出現,簡直是不可

能發覺到眼前這個黃衣釣者的出現,簡直是有 四路,耳聽八方」,這樣情形之下,竟然會未 極見傑出的健者,高手臨陣,講究的是「眼觀 須知「風雷手」秦漁, ,郭彩綾這幾個人,俱是當今武林中身手 「瀟湘俠隱」歐陽

高手,竟然會沒有一個早早發覺,的確稱得上 ,似乎在這裏已經盤桓了一些時候,三個這等 觀諸眼前這個黃衣釣者的出現・顯然絕非 由他那副「處變不驚」悠然神情上判來

,亦不禁神色一凝。吃了一驚! 面閃身而前,當他猝然發覺到面前的黃衣釣者 人影再閃·「瀟湘俠隱」歐陽不平從另一

在黄衣人身上轉着,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 「風雷手」秦漁銳利的一雙眸子 ; 遠遠的 聲冷

方釣你的魚去吧。 」他冷冷的笑着··「還是挪挪身子,換個地 「尊駕眞是好與緻!只可惜你選錯了地方

的天庭,襯以厚圓的地閣,尤其是那一雙烱烱 軒昂的一副相貌,濃眉大眼,鼻正口方,廣闊 有神的眸子。在他目光注視之下。 黄衣釣者偏過頭來看了他一眼

人一種「天子之威」,「風雷手」秦漁竟然莫對方這副軒昂的面相,乍看之下,竟然給秦漁竟然情不自禁,下意識的打了一個寒噤。 「風雷手」

聲,一尾銀魚,巳脫水而出,掠起當空——隨着黃衣人長竿起勢,只聽得「唰!」的

條斯理的垂竿水面,却不再理會面前人,一心 他抓住牠放入簍子裏,然後重理魚綫,再次慢 再理會任何人,魚兒在地面上跳躍潑剌不已, 一意的注視向水面上,却不發一句言語。 或許因爲這尾出水的銀魚,黃衣釣者才不一尾銀魚,已脫水而出,掠起當空——

武林之中亦不多見。 來,怕不在七尺開外,這等神偉的漢子,即使 色作古銅,他兩膀開闊,肌肉紮實,如果站起這人膚色或許因爲長時間與大自然爲伍,

才似無形中心情爲之一鬆-「風雷手」秦漁在對方目光囘向水面之後

令這個黃衣釣者離開,就不容他敢以不遵。 的話一定算數,鮮得有人敢與抗衡,他既已命 以他昔日在都裏的威風,言出必踐!說過 然而,這一刹,不知是一種什麼的感觸,

字形容得過份了一些,總之,却使得他感覺出 覺到一種潛在的畏懼— 忽然使得他下意識的對於這個陌生的釣者;感 也許「畏懼」這兩個

爲什麼他會有這種感觸?

抗命不去,居然也就不再追究 秦漁心裏有了這種微妙的感觸。對於他的

對妳有姑息之心,只怕歐陽堂主也是放妳不過 也許尚有一綫生機,否則哼哼……就算本堂主。「丫頭,眼前妳大勢已去,且隨本座轉囘, ・何不放聰明一點・豈不是好?」 他足下一連踏進幾步,目光逼向郭彩綾道

可能這個人還是一個强硬的角色! 於秦漁所採取「不予理睬」的神態上看來,很 但如此,由方才黃衣人凌人的眼神,以及他對 未免還有些嘀咕,這時才知自己錯担了心,非 郭彩綾原以爲黃衣釣者係對方之人,心裏

> 活的? ,膽敢跑到「字內二十日子」。20人內二十四今:」總壇所在,又有幾個不要命的人內二十四今:」總壇所在,又有幾個不要命的人因爲這.裏方圓數百里內外,無人不識「字 膽敢跑到「宇內二十四令」總壇門外來討生

可就不得不令人有些疑心了 以此而判。這個黃衣釣者的身份,動機

還是要自己打下去,心裏未免有些失望! 對方却是好涵養,竟然無睹於當前的拚殺搏鬥 己一邊,原以爲他們雙方一言不合,很可能大 走投無路之際,也就自然而然的把他當成了自 就斷定出這個人的絕非易與之輩!是以,在她 震驚於對方那雙精氣四溢的豐朗眸子,從而也 打出手,自己也就多了一個帮手,却沒有想到 一心一意只在他手上的釣竿,看起來這個架 郭彩綾先時在黃衣釣者側目之際・已不禁

爲自己賣命拚殺之理! 雙方既然陌不相識・郭彩綾自無要求對方

殺了我。 發起她好勝之心,當下一緊掌中劍,冷笑道: 「想要我不戰而屈,你是休想!有本事你們就 眼前「風雷手」秦漁出言逼迫,不禁又激

妳已是破格容忍,且莫要不識好歹! 「風雷手」秦漁嘿嘿一笑道・「本主堂對

非比尋常 頻頻在他身上轉移不已,顯然已察覺到對方的 分在意,一雙明銳瞳子, 一旁的歐陽不平似乎對於這個黃衣釣者十 自一見對方之始,即

令』的閑事,除非是他活的不耐煩了! 麽人有天大的膽子,竟敢揷手管『字內二十四 的丫頭·秦堂主巳對妳再三容忍,再不識進退 郭彩綾的去路。手中摺扇一指彩綾道。「姓郭 •本座第一個就饒妳不得——本座還不信,什 這時他身子向側方一轉,重新攔住了

在警告那個黃衣釣者,要他少管閑事。這番話很明顯的已亮出了字號,分明是意

平臉上飛去。

那知話驟方自出口,耳聽得水聲一响。銀形一院,一尾活生生的鮮魚,隨着黃衣釣者甩光一閃,一尾活生生的鮮魚,隨着黃衣釣者甩

描金摺扇「唰!」的一揚・迎着撲面來魚 歐陽不平怒叱一聲•「敢爾!

銳的勁風,竟然反向「風雷手」秦漁的身上飛着黃衣釣者揚起的釣竿,忽悠悠,夾着一縷尖 只一搧·巳將那條奔面的銀魚撥向當空。 驀地裏,只見那尾閃爍着銀光的鮮魚,隨

尾撲面的鮮魚鎖入刀梭之內-跨虎籃霍地向上一輪,吃喳聲中,已把那 「風雷手」秦漁怒吼一聲・「大膽!」

兩位堂主身上,簡直極盡挑撥凌辱之能事 是絕大侮辱的動作,加諸在「字內二十四令」黃衣釣者這種飛魚襲面,跡近遊戲,其實

不平來說,莫不感到極大的羞辱!相繼怒由心 「是可忍,孰不可忍」!對於秦漁,歐陽

尾釣起的鮮魚,連同對方釣魚綫一倂絞個粉碎块計便利用跨虎籃的十數把刀双。先將對方那鎖住對方鮮魚的跨虎籃,用力的抖動了一下, 再說丨 「風雷手」秦漁再次的怒嘯了一聲,那隻

• 却也不能順其心願。 那裏想到這麼一個簡直不成問題的小小動

看來未曾傷着分毫! 石,也當絞成粉碎,妙哉那條鮮魚却通體上下 裏面活蹦亂跳不已・十數把鋒利的刀刄絞削之 天直响,奇怪的是鎖在籃內那條鮮魚, • 休說是一條血肉凝聚的鮮魚 • 就是一塊青 他逼裏功力內飲,跨虎籃幌搖得嘩楞楞漫 仍然在

依然完好如初,依然緊持有力的連結在黃衣釣非但如此,就連那根細若無睹的魚綫,也

議! 這番景像,太奇妙了 ·奇妙得簡直不可思

C97

上的身子,在目睹着這等詭異奇情的一刹,忽 「瀟湘俠隱」歐陽不平原待向黃衣釣者撲

不知令過多少成名的英雄俠士,摘下過多少人 風塵歷練,走南闖北、掌中一對「跨虎籃」, 秦漁本人了——憑他一身精湛的武技,三十年 現場最感尷尬,差窘的莫過於「風雷手」 「萬兒」!然而像眼前這種怪事,却是聞所 現場最感尷尬,羞窘的莫過於 瞪口呆

跨虎籃搖幌得嘩楞楞陣天價的一陣子脆响。 • 使得他把心一横 • 越加的要與對方這個人別 脳頭・見個眞章兒!由是第二次提聚眞力。 **鷩懼、震怒、羞忿** 一一股腦的壓迫着他

然是在刀梭子裏活蹦亂跳不已,休說是如其想 些兒血漬。 令人更驚嚇的是,那個倚石垂釣的黃衣釣 妙的是那尾卿結在對方魚綫上的鮮魚,仍 ,簡直片鱗未脫,全身上下不見

至於連身子也沒有回轉過來。 者,却仍然保持着原樣,端正的坐在石上,甚 這番動作太奇特了!從而使得「宇內二十

着魚竿,魚竿持在黃衣人的手裏-的巧妙關係,使得黃衣釣者與那位「地」堂堂 子兢鷩一 「跨虎籃」鎖着鮮魚,魚連着綫,綫又連 」內四堂的兩位堂主打心眼兒裏起了一陣 這一連串

會——事實上他二人到底是一條綫位「乾」堂堂主「瀟湘俠隱」歐陽手」秦漁的狼狽尷尬與不能自己,

在一陣兢鱉之後,他鼻子裹發出了一聲冷不平也情不自禁的紅了臉! 上的;有着「榮辱與共」的切身厲害關係!

哼,手中描金摺扇倏地闔起,肩頭略傾,箭矢

僅僅露了這麼一手,可是就這麼一手就足够了 也似的直向黄衣釣者坐處猛然狂襲了 雖說是到目前為止・這個黃衣釣者只不過 過來。

風雷手」秦漁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宇內二十「瀟湘俠隱」歐陽不平一身武功,較之「 畢生所僅見的一位傑出高手 既已動手,就能分出個勝負高下 足够使得兩位堂主體會到來人實在是他們

中描金摺扇倐地掄起,夾附着一股尖風,霍地 四 令」能够身任內四堂堂主之一。當然必有過 這時他身子一經撲上,手下絕不留情, 掌

身法實在當得上「驚人」二字 直向黃衣釣者當頭打落下來。 對於一旁觀戰的郭彩綾來說,歐陽不平的

散揚起——那一柄描金摺扇,却是變風盤打直面上灰沙在他身形落下的一刹,霍地四下裏飛隨着他落下的身勢,形成了一股狂風,地 來。 ,猛厲的向着黃衣釣者當頭頂門大笠直揮下

說時遲·那時快

個黃衣釣者忽然身子微微向左邊偏了一下看着已將擊中在對方頭頂的一刹那之間, 就在那柄描金摺扇閃爍着金光的扇骨,眼 那

手 只是極其從容自然而已! ,那種動作看起來實在並無「高明」之處, 身軀的移動,配合着他揚翻而起的一隻左

主「風雷手」秦漁之間,形成了暫時不可分開

不平的動作裏得以證實—— 然而,在他這個普通的動作裏,必然含蓄

這類看似完全「自然」的動作之中 而武林中越是精厲絕倫的功力,却每每溶進於 有那種像夕陽黃昏揮手致別的詩情畫意 黃衣釣者這一手「揮手斜陽」,的確含蓄

一個手勢裏,登時大見張惶-「瀟湘俠隱」歐陽不平在對方這等從容的

他來得快,去得也快。

陽不平巳落身三數丈外。 看着他下襲的身子,鷹隼般的就空一個倒折 一來一去,其勢有若「疾雷迅電」-

姿-暫時躱過了黄衣釣者那一式看似無奇的揮手之憑着他傑出的輕功,犀利的見識,使得他 - 只是他的驚懼與狼狽却已在在難掩。

短的一刹間,連續的變幻了好幾次顏色。

何,却能體會出對方那種純粹溶治於自然的出郭彩綾雖然無從感覺出黃衣釣者的功力如 之印證於眼前這個黃衣釣者,却令她有這種感 老生常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 手功力;必係極爲驚人!她忽然憶及了一句「

個打法,却得好好觀察思索一番。 難以相比,頓時使得他愕在了當地動彈不得! 黃衣釣者掌退歐陽不平之後,這才緩緩的 -這個架必然還要打下去,但是將要如何一

由地上站了起來

他手裏兀自拿着那根長長的釣竿

在地上一連踉蹌倒退了十八步,才站住了

身子,那張臉却因爲「過於驚嚇」之故,在極

衣釣者那一手「揮手夕陽」,確實使得他大夢 對於那位「乾」堂堂主歐陽不平來說,黃 他忽然發覺到自己的功力與對方簡直

在持續之中 上他與「風雷手」秦漁之間的一段爭執・尚還

郭彩綾原本就猜測着這個黃衣釣者,必然

偉丈夫-巨臂,觀以他軒昂的氣勢,端的是十足的一個 然得到證實一 身材極爲高大,這時在他站起來的身勢裏,果 -足足有七尺開外的高度,闊肩

那根魚綫——這使他苦惱忿怒萬分· 是無論怎麽個使勁兒,就是割不斷對方手上的 「風雷手」秦漁仍然是不死心,只是他却

何表情ー 着他,莊嚴的面頰上自一開始就不曾顯現出任 黃衣釣者那雙灼灼神采的眸子,一直注視 -現在依然如此。

力量 程度看起來,似乎那根魚竿上,已逐漸加諸了 他一隻手平舉着釣竿,由釣竿漸漸彎曲的

的劇烈了一 J秦漁的一隻跨虎籃,

已不如像先前那般搖動 漸漸的, 那根魚竿越形彎曲 一最後漸漸趨於靜止。 「風雷手

釣竿越形彎曲!

橋樑,互相較量起功力來了 他們二者之間必然借着那根細細的釣綫的 「風雷手」秦漁的表情也越形的不自然!

——「風雷手」秦漁身子忽然起了一陣子戰抖他加諸的巨大力道之下,變成了一張弓的形狀 黄衣釣者漸漸抬高了他的手,手上釣竿在 主,顏面攸關,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鬆手認輸 道!相形之下,他早已不支,只是身爲一堂堂 展出全身的功力來抗拒對方釣竿上的奇大的力 ,這麼一來,就爲他自己帶來了更大的痛苦! 瞬息之間,秦漁已憑紅了臉,他必然已施

落下來。

• 黄豆大小般的汗珠子,一顆顆的由他臉上滾

空彈飛直起———忽悠悠足足飛起了兩三丈高雷手」秦漁整個的身子,活似一條大魚般的凌雷手」秦漁整個的身子,活似一條大魚般的凌 下,才又霍然重重摔落而下

身站起。 整個人在地上一連翻了幾個滾兒,才勉强躍,也經不住這等巨力的貫捧,登時雙籃出手 - 饒是「風雷手」秦漁一等一的武林高

面前,現出了黃效平,李威兩名弟子。 」兩條疾勁的人影・相繼縱落

・兩名弟子正是由船身躍下・相繼奔向秦漁 -不知何時·那艘金漆大船已馳到了近

「風雷手」秦漁身上多處已掛了彩,過份

的驚嚇・使得他面白如紙・一時眞有點張惶失 在兩名弟子扶持下,他簡直無以自處!

黃衣釣者,果然身負有罕世難能的功力! 她是萬萬也難以想像的,從而也就證實了這個 這一手飛竿釣人,如非郭彩綾親眼看見,

猛可裏面前淸風一陣, 那個高大體魄, 意 郭彩綾不自覺的看直了

態昂然的黃衣釣者,已經站在了她面前。 郭彩綾心中一震,只覺得在對方這等超然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郭彩綾忽然有所驚覺 ,自己彷彿變成了極爲渺小,渺小得

的點了下頭,吶吶道。「你……謝謝你 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 人面前掠過,凡是爲他目光掃過的人,無不情 黄衣釣者銳利的目光,緩緩自現場每一個 -最後這兩道目光

因爲他的出手,就直覺的判定他是自己這一邊 到現在為止,還不會開口說過一句話,並不能郭彩綾下意識的後退了一步,因爲對方直

才又落在了彩綾身上

」郭彩綾幾乎有點害怕了:

到底是誰?你要幹什麼?」 隻手來,向着一旁指了 ,抬起

林子裏。 騎來的那匹愛馬「黑水仙」,遠遠的拴在那邊 郭彩綾順其手指處看去,忽然發覺到自己

「你是要我定麽?

得看見。 王的畫像,或是那類自古以來武將的相譜上才 厚的下顎上,衍生着一叢短而密的鬍髭,根根 在三十五六的年歲,可能還要大一點,在他廣 方看了個清楚——濃眉大眼,鼻正口方,約莫 黃衣釣者黯然點了點頭,郭彩檢這才把對 -這等神威的像貌,似乎只有在歷代帝

可侵犯」的拘束之感! 在他身邊,從而使得你感到一種「神威不

巳明顯的表露了他心裏的意思 他雖然沒有說一句話,然而這個手勢,也

那意思是要郭彩綾趕快離開-

內,除了載有內四堂的兩位堂主之外,另外還立在船舷兩側,實在難以想像這金漆羊座舟之除了李、黃二弟子之外,另有四名年輕弟子侍 會有什麼聲名顯赫的人物? 金漆大船就在眼前泊岸、船上軟簾深垂、

然一驚一 乎有點說不過去 大禍·却要對方一個陌生人來爲自己擔待·似 黃衣釣者的示意,不禁使得郭彩綾心裏怦 -只是在道義上來說,自己惹了這等

「你……你不走麽?」

對於郭彩綾未能即刻遵命而去,已經感覺到不 黄衣釣者搖搖頭,面色越加的冷峻,似乎——半天,郭彩綾才說了這麼一句。

下手 他再次的指了一下那匹馬,用力的揮了一

-大恩不言謝。我看我在這裏,實在也帮不郭彩線怪不好意思的點點頭,道:「好吧

大名告訴我,也好便我… 上你什麼忙。不過,最起碼。你也應該把你的

止了她下面的話,並且第三次的揮手令去。話還沒說完,黃衣人已用他神威的目光制 郭彩綾心裏是說不出的納悶兒:「奇怪,

不已——然而即使他真的是啞巴,也萬萬不能 他難道是個啞巴?怎麼不說話呢?」 心裏想着,由不住更加注意的向對方打量

黃衣釣者冷峻的目光,簡直使得她無法抗

由外表上觀察出來的

拒

玩! 興隆山,白馬山莊……以後有機會,歡迎你來 記着你的這份恩惠就是了!我叫郭彩綾。家住 不肯把名字留給我,也就算了 「好吧!」郭彩綾悻悻的說道:「既然你 … 反正我心裏

異采— 現出了一片驚異,那雙眸子裏由不住泛出一片 方報名「郭彩綾」以及道及住處時,顯然臉上 黃衣釣者原在憤怒之中,然而當她聽到對 -宛若思及故人那般的充滿了喜悅!

能包容天底下任何人與人之間一切人事困擾!早已使他不驚於任何世俗,一顆皎皎赤心,確 然而畢竟「他」大異凡俗,長久的修爲,

他微微點了一下頭,表示他已明白對方的心意 然後再次揮手令去。 面對着這個他顯然希望能見到的女孩子,

當下,她點點頭向對方告別,遂即大大方 郭彩綾確實也不能再說什麼了

前,如果真要聽令郭綾彩就此而去,一旦事傳 方轉過身子來,向着那邊樹林子走去 現場各人,目睹着這一切,內心都不無憤 當着「宇內二十四令」內堂兩位堂主面

隨着歐陽不平咀裏的一擊輕呼,這位職掌

江湖,那可眞是笑話了!

一閃・巳爛在了彩繳身前 「宇內二十四令」內堂的堂主聲出人現,只是

「姑娘、妳還不能走。

一面說着,這位外貌恂恂儒者風範的歐陽

眸子却直直的視向一旁的黃衣釣者-堂主,倐地臉上罩上了一層青霜,那雙深邃的 「閣下武功當世罕見,的確是高明之至!

,只怕沒有這麼容易,請閱下賞在下薄面,暫了敝帮多人,守着敝帮大門口,要想就此一走」歐陽不平雙手抱了一下拳。「這位姑娘傷斃 娘之後,再與閣下全義論交,怎麽樣? 時置身事外,容在下先行拿下了這個肇事的姑

完了之後,他才搖了一下頭,表示出不同意對 臉上條地罩起了一片怒容,容到歐陽不平發話 **资衣釣者就在歐陽不平橫身攔阻的一刹**,

傷了筋骨,少事調息之後,自信仍有再戰之力 他雖然被對方釣竿重重的摔了一下,到底沒有 起了一雙「跨虎籃」,一副咬牙切齒的樣子, ,就這麼敗下陣來,那可眞是王八現眼 是時,另一面的「風雷手」秦漁,也已拾

郭綾彩愴到手裏,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他自信敵不過那個黃衣釣者,可是若能將

撲向綾彩的身邊,怒聲道··「歐陽堂主,還有 個丫頭擒到手裏再說。」 |麼好說的,你先對付他一陣,且容我先把這 腦子裏一經觸及,身子快速一個旋轉,已

過他的眼睛,最終他也必將會被捲入這個漩渦 涵養再好,可是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絕不會逃 他無比信心,因為他相信即使船裏的那個人, 的那艘金漆大船瞄了一眼——這一眼却帶給了 到了歐陽不平手裏,歐陽不平當然也不是傻子輕鬆的一句話,卽把那個燙手的熱山芋扔 ·可是他心裏却另有打算—— 偷眼向泊在一旁

者」的虎鬚。 有了這個念頭,他才敢再次往捋「黃衣釣

郭彩緞身前襲過去。 **蜂應諸・觜下雙籃一擧・脚下一上步・已向** 「風雷手」秦漁話聲一完,不待歐陽不平

長劍一挺,正待迎上前去。 郭彩艘原本就覺得這麼走怪不好意思的

在約省,却 如派雲一片,那個身材高大,意態軒昂的黃 不意就在在此俄頃之間,眼前黄衣一閃, 「風雷手」奏漁萬萬料想不到, 已介於二者之間 居然第二

長的毕也沒拿着,面迎着「風雷手」秦漁的兩 次父遭遇到了他,心中一急,大吼一聲,兩隻 党院籃,他猝出右手,脚下微微向前踏進一 黃衣釣者這一次却是空着兩隻手 ,連那個

义是極其隨便自然的一招

對方的戰略一 者相彷彿,從而也就拿不出一套能够自信制勝 然而確信沒有一人的出手與對方這個黃衣釣 「風雷手」秦漁此生遭遇過無數高人奇士

衣釣者手掌上凝聚着萬鈞巨力,隨着他前進的 **竹直無以防範!** 漁不趕快退後,接下去的一招,將使他感覺到 那一步,更是含蓄着極其神秘的威力,如果**紊** • 蹬蹬蹬一連後退了好幾步 隨着黃衣釣者的掌勢,他脚下一 只覺得對方黃 **陣子 踉 焰**

速退身,必將要再次出醜! 武功之高高不可測, 心裏却十分清楚 「風雷手」秦漁早已是驚弓之鳥,然而他 簡直無法取勝, 自己所遇見的這個主兒 設若不迅

· 已經慢了一步,陡然間,他感覺出由對方黃 他腦子方自興起這念頭,待要即刻退身時

衣人身上襲出來一股奇熱無比的勁道!

休想移動分毫!休想移動分毫! 方乍一交接·秦漁再想退身時·即被那股奇熱 寨漁再想退身時·那裏還來得及? 雙

種奇熱如焚的勁道,也就更加强了一些,他的 身子也就被吸得更緊 眼看着黄衣釣者一步步來到了他身邊,在 自此,黃衣釣者每向前面跨進一步, 這眞是他生平從來未曾有過的奇異感 那

距離他身前三尺左右站定下脚步。

時 那種勁道之下,俱都爲之沸騰了 ,只覺得遍體奇熱,似乎全身的血液在對方秦漁在傾受着對方身上,那種奇異的勁道

手掌 顯然已爲他所激怒,情不自禁的舉起了一隻 黃衣釣者一雙烱烱雙瞳·凌厲的注視着他 一刹時,他奇熱難耐,由不住汗下如雨!

光采消失了 向秦漁當胸擊出時,忽然他那雙眸子裏的凌厲 這隻手掌上凝聚着無與倫比的勁道,待要

就沒有什麼仇恨! 易舉的動手就隨便殺人的,况乎他們之間根本 一個像他這般功力的奇人,是絕不會輕而

條性命在對方轉念之間又得了生機,隨着黃衣 人平推的掌勢,他身子球也似的滾了出去。 「風雷手」秦漁作夢也不曾想到 ,自己這

些兒也用不上。 一身武功,在與對方這個怪人交手時,竟是一 這一號子秦漁還眞不曾這麼丢過人,偏偏

像是一個小孩子,根本就揷不上手,丢人現眼在黃衣人奇異的武功招勢之下,他簡直就 隨着黃衣釣者劈空一擊的掌勢,秦漁足足

渡出了丈許以外·手裏的一雙跨虎籃再次脫手

使他再也不敢輕舉妄動。 受了什麽大傷,臉可是丢大了,連羞帶嚇,却 ,臉上也多處擦破,和剛才一樣,雖然說不上

信有可乘之機,驀地由身後猛襲而進 偏偏那位職掌「乾」堂的歐陽堂主,却自

尖銳的一股勁風,直向黃衣釣者背後「志堂穴 描金摺扇陡地向前一探,力透扇梢骨,發出了 」上點到。 他身子快速的往前面一個上步。掌中

態,使得歐陽不平心中大喜,一時力透扇梢 加急點出 黄衣釣者似乎不曾發覺,他宛若無知的神

間只覺得對方身上彈出一股勁道。 的扇梢,幾幾乎已經沾着了對方的衣邊,忽然 此刻功力凝聚, 這股彈出的勁道,無巧不巧的正好迎着了 他內力精湛・尤其擅施「隔空點穴」手法 更具十分威力・眼看着遞出

不平這一扇子,只以毫厘之差,而錯走偏鋒,是一彈之力,却可收「四両千斤」之妙,歐陽歐陽不平遞出的扇梢,由於角度的適當,雖只 點了個空。

來 一個反手的勢子裏,再次向黃衣釣者的臉上揮摺扇「唰!」地張開來,却以張開的扇面,在 走空之下,他身子極其輕捷的向外一閃,描金 這一手未嘗不在歐陽不平意料之中,

千,端的厲害至極! 作棍棒鞭鐧,間或「判官筆」的施展,變化萬 注之下,簡直無異一口鋼刀,一經收合,更可 細細編織而成,厚薄如刄,在歐陽不平內力灌 狠厲的絕招・由於那扇面質地・乃係九合金絲 休看這一揮之勢,其中却暗含着幾種變化

描金摺扇方自揮出,左掌一沉,點金耀波般再 上來卽全神貫注,面面俱到,唯恐不用其極, 歐陽不平當然知道對方的厲害,是以他一

向對方下腹擊去。

不顧一切的拚命施展。 位歐陽堂主决心是要致對方以死命,才會這般 這一勢雙招,施展得極爲老到,看起來這

釣者設非有出乎意料的奇招化解,看來簡直不 具奇險殺着的凌厲招式,彼此距離又近,黃衣扇面,掌勢,形成兩種不同形態,而却各

了一個,發出了一聲驚呼! 看到這裏,就連一旁的郭彩綾也由不住嚇

形勢的變遷,有如電光石火

微微一坐一 一撩一 恰到好處一 ,却已將身上那襲寬大的黃衣掄起。 就只見那個黃衣釣者的身子電地向後面郭彩綾的這聲驚呼方自出口的一刹那,猛 - 「呼嚕嚕!」一陣衣襟飄風之聲响起 - 遺一式「老子坐洞」施展得却是 幾乎在同一個勢子裏,右手向上

大旗般的向外一抖,歐陽不平陡地被翻上了半 一迎一兜,網了個正着,隨着黃衣釣者順風扯 般的奇妙,歐陽不平恰似漁網下的一條巨魚, 試看黃衣釣者掄出的衣面,有如漁夫撒網 這一手端的出人意料·

逕直向着眼前淺水亂石間墮落下來。 飛在當空的身子,足足騰起來四五丈高下,一 飛竿釣人」更要猛厲的多一 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力道顧然較諸那一手這一手看來幾與剛才那一手「飛竿釣人 —眼看着歐陽不平

折了幾個凌空觔斗之後,頭下脚上,一逕的向衡下落之勢,眼看着他翻起半天的身子,一連釣者奇異的勁道之下,也難以在空中保持住平 着亂石嶙峋的河岸上倒栽下來。 以歐陽不平道一身傑出的功夫,承受黃衣

郭彩綾站的那個角度,看得十分清楚,只 **陸地・一道白光由斜刺裏電射而出**

簾子忽然「嘩啦!」一下子揭了開來。 見在危機一瞬之間,那艘停泊在岸邊大船的船

着 墮的歐陽不平身上捲去,不偏不倚。迎了個正 起來,直似白光一道,銀河倒瀉般的直迎着下 處,發出了數丈長短的一根白色長艘,乍然看 自艙內電閃而出,隨着他快出的身子。右手抖 - 一個形相極爲怪異的長身老者,陡地

後一收 隨着那怪異老人的一聲斷喝,長綾霍地向 • 却已把歐陽不平下墮的身子硬生生的

白色長綾一放一收,其勢有如銀河倒捲。

地再次反推而起·飄飄然的落向一隅。 歐陽不平原來倒栽直下的身子,經此一來,陡

在了那個面相十分怪異的長身老者手上。地又收了囘去,在空中自相裹纏成爲一圈,落 眼看着那條白色的綾帶,有如銀虹倒捲般

對於郭彩綾來說,簡直是出乎意料!

位武技深湛的堂主之外,竟然還另有高人。 想不到對方這艘金漆座船之內,除了那兩

這個形像怪異的長身老者,對於郭彩檢來

,狀似野番,稀稀落落的一小綹白髮,挽成核只見來人身材瘦高,兩肩奇寬,鳩首鵠面 顯然是前所未見,十分陌生-

露出衣袖外的那一雙鳥爪般的怪手,都像是毫 桃般大小的一個髮髻,頂在頭頂正中,一身皂 色長衫,十分肥大一 最令人吃驚的是,此老臉色奇特,包括他

由不住微微皺了一下眉毛! 一跳,卽連那個黃衣釣者在一度注目之下,也 的山魈木客,確是能把你嚇上一跳! 無血色,而且白中透青,臉上,手上 露,乍然看上去,眞像是深 這個人的甫然出現,非但使得郭彩被嚇了 山大谷裏不見天日 ,青筋暴

C100

眼前的氣氛,似乎由於這個怪異的青面老

者霍然現身,忽然顯現得一片陰沉!

瞬也不瞬的已經盯在了黃衣釣者身上。 青面老人一經現身,那雙鷹鳩也似的眸子

般地已落向彼岸 」風聲一响·直立船首的瘦長身軀長橋臥波 遂見他一雙袍袖條地向後一甩·「呼嚕嚕

於連他的一雙膝蓋彎也不曾彎動一下 兩袖後甩而搧起的風力使然,除此之外,甚至 觀之他這一手進身之勢,似乎僅僅憑藉着

此,無不心裏有數。 在場各人。俱都當得上一流身手,目睹如

種身法,正是傳說中的輕功極上境界「御風之 即以郭彩綾來說,也都看出了青面老人這 實

俱都情不自禁的浮現出一種喜悅之色!尤其是 在是有非常身手了 術」,以此而判斷,來者這個怪異的老人, 包括歐陽不平,秦漁兩位堂主在內,臉上

歐陽不平更不禁私心竊喜,甚感得計 黃衣釣者除了在對方甫一現身之際,略表 一這時,

兩個「超級强人」 後,英昂的面頰上更不禁微微現出一片冷笑。 當他目睹着對方施展出這一手「御風之術」之 **驚異之外,一直都顯現得十分平和** 每個人的一雙眼睛。都在注意着現場的這

正面,可是他却又快速的向後退出了丈許 起, 起落之間,巳至三丈開外,落向黄衣釣者 青面老者一落向地面·緊接着身子再次彈

定之後,遂即上前一揖見禮道。「多謝厲前輩 現的瘦臉上却由不住帶出了一種驚異的希罕神 等到他站定之後,那張白中渗青,青筋暴 旁的「乾」堂堂主歐陽不平 ,容對方站

「此女乃是白馬山莊郭前莊主之後,前輩兩 話聲微頓,他遂以手中摺扇指向郭彩綾道 對做堂之賜以援手,感激不盡—

小輩不上門送死,對前輩與敝帮來說,都有好 ,前輩若能就此將此女擒到手憂,卽不愁那寇位高足,據悉就是傷在她同門師兄寇英傑之手

彈丸的眸子裏,頃刻間湧現出一片凶光。 青面老人聆聽之下,頓時神色一變,那雙小如這番話自是極具搧動挑撥性,姓「厲」的

不爲? 觀,自己等正可退居一旁,坐山觀虎鬥,何樂 用對了地方,正是「火上添油」,眼前大有可 歐陽不平察神觀色,知道自己這番話算是

向一旁,現出一副休閑的觀望神態一 「風雷手」秦漁遞了個眼色,二人遂即匆匆退 話擊出口 ・心裏十分得計・偸眼向一旁的

以及由歐陽不平對其執禮甚恭的神態上看來 當知來人必具非常身份。而且在武林中輩份甚 郭彩綾雖不知來者何人,可是觀其出手

過來。 郭彩綾情不自禁的乃向着黃衣釣者身前走近 眼前情形,敵衆我寡,自己方面只得二人

變了心意。 個青面老者的忽然現身,迫使他不得不臨時改 黄衣釣者原意要她離開,可是由於眼前這 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鎮定,用着那雙

深邃,極具關切的眼睛,向彩綾注視着。

添麻煩了! 眞不好意思!」 不走,看樣子暫時我是走不了啦-郭彩綾向着他苦笑了一下・道・「不是我 -又得給你

旁的一塊巨石,示意她到那邊去。 黄衣釣者面上不着表情,用手指了一下身

不可。 殊,自己非得要激一激他,好歹也逼着他說話 在是大惑不解。納悶得很,若非是眼前形勢特 郭彩綾對於他的始終不開口說話,心裏實

> 依着他姗姗走到對方指定處,倚石坐下 然而眼前她豈能這般胡鬧任性?當下只得

黄衣人這一關隘。 有任何圖謀對他不利舉勵之前・必欲先要衝過 以把她安置在這裏,大可放心 那塊大石一面背水,高高踞上,黄衣人所 因爲敵方如

陰森的怪笑-青面老者目睹及此,由不住發出了一陣子 面色益見陰沉!

以自現身之始到現在爲止,除了擺定了姿態之 他焉能不知道面前這個黃衣人的厲害?是 一直遲遲不曾出手,這當然是有道理的。

常殫精竭慮的結果,只作一招之搏,這一招也 就是决定彼此生死存亡,抑或勝負之分的關鍵 越是所謂的高手對招,越是吝於出手 常常

兩個當事人遲遲不出手不打緊,倒是幾個

出手的原因。俱不禁暗中爲他們彼此捏上一把 們兩個甚至於更能體會出他們雙雙所以遲遲不 歐陽不平這等閱歷見識之人,自不會膚淺到看 當然,以「風雷手」秦漁與「瀟湘俠隱」旁觀的人看得心裏沉不住氣! 不出眼前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微妙情勢

曾向前逼近。 之後,即與黃衣人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一段時間 青面老者與黃衣人四隻眸子對視了甚長的 奇怪的是青面老者自從離船上岸 一直不

不樂意的。 被勢將不敵· 必然要吃大虧 兩位堂主的乘虛而入,他二人合力之下 恐與對方青面老者鏖戰之際,歐陽不平與秦漁 -由於他心裏一直記掛着郭彩綾的安危,生 黃衣人自始自終也只守鵠着足下方寸之地 一這是黃衣人所

絕不予對方任何人以可乘之機 正因爲如山・他才緊守着眼前方寸之地

• 巳清楚對方的用心。 青面老者在幾度運施內力與對方抗衡之後

登時・他青白的痩臉上・再次罩起了一片

極様? 衣人: 係局外人,犯不着拚個你死我活,這麽吧..... 」青面老人眼神如鷹,直直的注視着面前的黃 看他一副鷄皮鶴髮;老態龍鍾模樣,一開口說 ·却是清脆的童音··「你我之間,說起來全 「你老弟退一步,我退兩步,你意思怎

只管扭頭走你的,我們這邊人誰也不許攔阻你 笑一聲,繼續道: 「老夫的意思是」 •只是— 黄衣人臉上不動聲色 大概是沒有得到預期的囘話,青面老人冷 我們要留下這個姑娘! 你老弟

尺

應你,絕不傷害這個姑娘,你應該知道,我只青面老人道。 「怎麽樣?而且老夫可以答

那個姓寇的小輩自投上門。」 是用她作爲人質,目的在迫使與她同一師門的 提起了這個姓「寇」的,青面老人眸子裏

在青面老人之下,只是一方寄以深情關懷,一與郭彩綾所引起的感應,更爲深刻强烈!絕不與郭彩綾所引起的感應,更爲深刻强烈!絕不 方意在仇恨!深痛惡絕,兩個極端罷了。 兇光迸現,由不住連聲發出了一陣子冷笑!

老夫只等你老第一句話。」 「怎麼樣?」青面老人神色已似不耐。

那一句話還是沒有出口

,表示對於青面老者的提議不予贊同。 只是黃衣人却作了一個搖頭的否定表

黄衣人冷笑不語 你便非要與老夫我動手不可了。 」青面老者冷哼了一聲·「這麼 - 只見他的一隻手。

緩緩將那根揷在地上的釣魚竿拔出來。

大現緊張·只以爲黃衣人要出手了 青面老者頓時面色一怔,現場各人也無不

但見黃衣人釣竿劃動,在地面上寫了幾個

字

青面老者登時一呆, 「你莫非是來自苗疆鐵花塢厲鐵衫麼?」 獰笑道:「原來你有

衫,足下你又是何人?」 黃衣人唇角帶起了一絲傲慢,搖搖頭,繼 不錯,老夫正是厲鐵

續用釣竿一端,在地上書寫 — 一筆狂草,雖然是信手揮來,却是力透三 「少小出家江湖老,不識姓名久矣! L.,

厲鐵衫冷冷一笑道。 「你是不肯實說罷了

黄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力透竿梢,寫下一向在那裏盤框?」

八字:「幕天蓆地,四海爲家! ,今天你我適逢其會,就此討教! 青面老者厲鐵衫嘿嘿一笑。「好狂的口氣

珠,厲鐵衫的兩隻脚隨之向兩邊跨了出去。 地一合,即聞得一陣淸脆的骨响之聲,密如貫 話聲出 口,只見他一雙鳥爪般的瘦手 , 陡

團向外擴充的氣機裏,開始緩緩移動起來 聽得一陣沙沙之聲,無數灰沙小石,遂卽在那 之處三尺範圍之內,頓時形成了一個氣渦,只 現場登時有了一番異樣,沿着厲鐵衫站立

瞬也不瞬的盯視向眼前那個他絕對不敢輕視的 不自禁的也就瞇成了一條綫,透過一綫目光,子,似乎越來越大,厲鐵衫的那一雙眼睛,情 陌生大敵。 ,似乎越來越大,厲鐵衫的那一雙眼睛,情 漸漸地,環繞在厲某人身側的那個內力圈

在原處。 黃衣人偉岸的身子,一動也不動的仍然站

對於厲鐵衫這般功力,他當然有所感受,

勸你還要三思!

的是什麼功力? 說不練,看來你倒是個外家,可知老夫所施展 冷森森的笑容:

雷鳴子・終不脱前人巢臼!」 外形三罡,謂之『混元霹靂』,此功倡之崑崙 黃衣人面現微笑·揮竿道··「內提三虛

所學,豈能無師自通? 麼一說足見高明,說到前人巢日,莫非你一身

其事 皆脫胎於自然天機,前所未見,你欲勝我萬萬 不能,我要勝你却是容易之至!你不可不慎重

武林道義,老夫實在看不下去,說不得揷手管言相商,居然毫不知情,這等行徑,分明大悖 你行事過份猖狂,二位堂主存心禮讓,與你好 作客,這件事照說不便我這個客人多事,只怪 情,不必多說,卽請出手快快賜教!」 武林道義,老夫實在看不下 不問外事,這一次承鐵總令主惠書相邀,千里 自信,只怕未必,老夫擇居化外,已數十春秋 上這件閑事 你自不量力,休怪老夫手下無 「足下過於

竿挿入地面,入地尺許,極見功力 只見他往左跨出一步,「噗!」一聲將長

探出,繼續作書,在地面上寫着—— 淡棕色的面頰上,忽然顯出了一番凄凉,長竿

「你有今日成就,確是成功不易,毀於一

厲鐵衫眼神越見凌厲,枯瘦的面頰上現出 「話倒是兩句好話——只是光

厲鐵衫神色一變,點頭道:「好見識, 這

黄衣人點點頭·寫下道·「然!我之武功

厲鐵衫忽然發出了一聲冷笑! 一對一答。各人俱目睹耳詳。對於黃衣人

黃衣人聆聽之後,臉上與起了不屑之色,

跨出,看看內功已娺聚成形,冷哼了一聲。「的姿態,兩隻手依然合十在胸,足下大闊步的的姿態,兩隻手依然合十在胸,足下大闊步的

抖顫顫的向外徐徐推出 二字出口,那一雙形若鳥爪般的瘦手,已

指間向外湧出 頓時就有一片成形的罡力,自他抖顫的十

地裏的一根石樁,絲毫也不移動 之間,他偉岸的身子佇立在當地, 属鐵衫發自十指的罡力,該是何等的威力 1,他偉岸的身子佇立在當地,就像打入在黃衣人與他對面而立,間隔距離約在丈許

那襲寬大的黃色長衣,也像他昂然的驅體一樣一副宛若未覺模樣,非但如此,甚至於他身上 即可想知,然而黃衣人却是那等的無動於衷, 連衣角也不曾飄動一下。 一這一點只須觀諸他面前飛沙走石的情景

着,然而偏偏黃衣人嚴然無覺。 巳形成了威力,拳大的石塊咕嚕嚕向後面滾動 汹湧的風力,事實上已在他身側四週,早

已感覺到正面風力的罡勁,對於厲鐵衫的功力 如此,一旦全力擊出,其威力可想而知。 大感驚異,對方雙掌只不過才作勢推出 這麼一想,她心裏那能不爲面前的這個黃 郭彩綾站在黃衣人身後約有兩丈遠近,却

衣人有所懸心?

眼前所形成的空氣壓力漸漸加劇。 厲鐵衫那雙推出的手 果然,隨着厲鐵衫緩緩推出的那雙手掌 ,不像是在凌空運功

的脚步即知! 身子,雖然剛挺如故,只是所擔當的力道必屬 倒像是在着力推動一座山 只見他雙掌抖動的那麼厲害,微微下蹲的 這一點只須注意他那一雙踏在地面上 -那一雙脚步,不知何時已深

好厲害的「混元霹靂」掌功

地面上已無可移動的浮物。倒是那幾塊一人多 在他推動的掌力之下,三數丈範圍之內

那個黃衣巨人。 高的巨大石頭,尚挺立如昔,再剩下的就只是

移動過 身側四週石滾土削,他却能依然自我,那雙烱 烱的目神,旣經注定厲鐵衫之後,就再也不曾 黄衣人岸然不動的身子依然如昔,儘管他

以推出。 的一半,却是較已推出的要吃力得多,簡直難 他顯然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那未推 厲鐵衫的雙手已推出了一半

力下所形成的那種「轟轟」低鳴聲ー 凡是有耳朵的人,都能清楚的聽見自他掌 一這也正

後,所形成的音波功力,該是何等駭人!。從而也就可以聯想到;一旦這種掌力推出之是何以冠名為「混元霹靂」中的「霹靂」二字

然而。厲鐵衫却並不能如他心意的有所發

吃他死命的定住 漸漸的他看來如鐵柱磨盤般結實的身子, -一連搖動了好幾下,遂即又

於他的一雙眼睛也都變成了血紅顏色! 旁觀的幾個人;看到這裏都禁不住暗自驚 一片紅雲起自厲鐵衫削瘦的臉上一 一甚至

不動,甚至於連手臂都不會抬動一下,但是在似乎却是「自討苦吃」,對方黃衣人雖然站着 眼前雙方暗較之下,他已經毫無疑問的佔了上 事實明擺在眼前, 厲鐵衫雖然是發動人

的氣壓力道繼續有增無止 入鞘」那句話,眼前是前進無力,後退不能。 每個人耳鼓間都發出一陣隆隆之聲,强大 難在厲鐵衫的這一雙手,可應了「蓋刀難

属鐵衫那雙手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壓力道繼絕有丼弁!

C102

是無數條小蛇在蠕動着。

步 的笑容,只見他邁動足下 直到這時,黃衣人臉上才現出了一片欣慰 他似乎已盡到了他所有的能力 ·徐徐向前跨進了

飲的眸子逼視着他·臉上微現怒容 可是相對的加諸於厲鐵衫身上,可就大不輕鬆 黄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一雙光華內 這一步,在他來說,似乎並不十分吃力 幕然間 ,他身子搖盪得那麼厲害,

夢想求勝,不自量力,因是這雙眸子裏的光采 含蓄着凌厲的責怪之意,像是予對方最後的 他已經給對方顏色看了,怪在厲鐵衫仍然

見深入,幾乎沒陷及足踝部位。 又爲他穩了下來。那雙踏立在地面上的脚步更 厲鐵衫身子在一陣劇烈的搖盪之後,竟然

有一種十分怪異的現象。

奇趣! 非但是紛紛囘來了,而且更超過了原來停置之土礫石塊,這時竟然紛紛的又向囘移轉囘來, 處,飛沙走石,較諸先前情景有增無巳,更生 那就是先前爲厲鐵衫功力逼運離開的

種 所發出的功力—— 俱都雪亮,妙在他們竟無從體會自黃衣人身上 力是有形,而黃衣人的功力却是無形 「無形」的勁力,已取得了眼前勝利 郭彩綾與對方的兩位堂主;看到這裏心裏 顯然不同的是;厲鐵衫的功 •似乎這

又跨進了一步。 得不再予以顏色,當下他冷冷一笑,霍地向前 厲鐵衫既然硬撑着死不敗陣,黃衣人就不

跨進了一大步。

,倏地後退了三步,發出了一聲輕咳—— 厲鐵衫陡然神色一陣大變,身子一陣大幌

生的又被他嚥到了肚子裏! 似有一股急起的怒血,直湧喉結,却硬生

刹間變成蒼白,大顆的汗珠,由那張瘦臉上流 那張枯瘦的臉顯然已不再是紫紅顏色,一

着牙,不發一言,然而他已經敗了,敗得相當 裏不約而同的向着他偎近過來。厲鐵衫緊緊咬 個苦笑,歐陽不平與秦漁兩位堂主:看到這 看着黄衣人,他什麼也沒有說,只作出了

前這個地方逗留一下 黄衣人臉上帶着一絲冷笑・再也不願在眼

併離開。 邊,指了一下前方,郭彩綾會意,就同着他一 由地上拔起了魚竿,他轉身步向郭彩綾身

個個怒目凸睛的目送着二人的背影消失眼前。 身後面的人,再也沒有一個敢與阻攔,

一就在彩綾乘騎的那匹愛馬「黑水仙」面前 郭彩綾同着黃衣人一逕的來到了林子裏,

定下脚步。

黃衣人搖頭,臉色並不忿怒,却很凄凉! 郭彩綾實在忍不住,道:「你這個人實在 黄衣人指了一下馬·示意要她上馬離開。 -爲什麽不說話?莫非你是個啞巴?」

名字麽?」 什麼不說話呢?眞是一個怪人!」 ……你是我有救命大恩人……我可以問你的郭彩綾無奈的道··「可是我這條命是你救藪衣人又搖搖頭,表示不願談這個問題。 「不是一 一」郭彩綾更奇怪了 「那你爲

道。 着。 黄衣人想了一下,用手裏的魚竿在地上寫 「我的一切 , 寇英傑最清楚, 妳問他就知

驚 「你認識

寇英傑?」

黃衣人點一點頭, 竿下書寫道: 「情同手 郭彩綾驚喜道:「你們是好朋友?」 黄衣人點了一下頭,臉上現出一片故人情

郭彩綾笑道:「這麼一說,我們就不是外 … 他是我師兄

黄衣人頻頻點頭,表示他很清楚。

你們認識並不多久,難怪我沒有聽他提起過 黃衣人搖搖頭。郭彩綾會意道: 郭彩綾奇怪的道:「你們認識很久麼? 「這麽說

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嘆息,不再多說 提起寇英傑,她却情不自禁生出一種哀怨

然聽信二位師兄讒言,對他心生誤解,誠乃痛 終曾將妳終身大事,許配交付與他,而姑娘顯 言,你們之間的誤會,他曾告訴過我,你父臨與他相處年許,砥勵切磋,情同手足,無所不 黄衣人凝視着她,遂即用釣竿寫道··「我

悲從中來,眼淚只在瞳子裏打着轉兒。 郭彩綾一邊認一邊看,看着看着,禁不住

不可再意氣用事,自誤誤人,愧對妳父在天之 安危與白馬門興亡爲念,姑娘當要體念其苦心 寇兄弟眞純正直,仁愛可風,他無日不爲姑娘 同心合力,助其完成未來之艱鉅任務,切記 黃衣人並不因她傷心而中 止繼續寫道。

出聲來! 繼而手足失措,忽然忍禁不住,伏在馬背上泣 郭彩綾眼淚不停的淌着,先是頻頻冷笑

着她,似乎是在思索着她,何以會如此傷心的 黃衣人表情驚愕,那雙烱烱的眸子,盯視

非要去求着他?沒有他我一樣也能爲我爹報仇 問他去?再說……這些事你也管不着,我幹嘛 既然你與寇英傑師兄情同兄弟,幹嘛你不去問,忍着淚道。「你說的這些,常我不知道麼! !一樣也能復興白馬門的聲威……他也別看不 郭彩綾傷心了一陣,回過眸子看着黃衣人

滴滴打打的濺落下 越說越難受,越說越傷心,大顆大顆的眼 來

忽然,她躍身上馬,倏地策馬疾馳如飛而

態的那一套,他焉能不懂得? 曾享有過綺麗多采的愛情時光,小兒女惺惺作 黄衣人先是愕然,繼而臉上現出笑容! 他雖然貴爲皇子,久處深山,然而畢竟也

這件事他倒是不再爲寇英傑担心了

「哀皇孫」ー 朱空翼!

朱空翼仍然囘到了原來的地方,倚坐石畔

放回水裏一 淵垂釣不在魚」 釣不在魚」!一條條的魚釣起來,再被他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却是「臨

白晝漸逝,黑夜來臨!

耳際漸次响起了夜虫的低鳴, 幾樣瑣碎的東西 夜風在江面上迴盪着,四下裏一片黝黑-—他捅穩了釣竿,打開了隨身的革囊,取漸次响起了夜虫的低鳴,繼而是蛙類的鼓

一種,一經燃起,頓時放射出考考大小的 一盞燈、一罐水、一團包有竹葉的冷飯 「燈」是經過特製,適宜於露天燃點的那 画

倚石用餐— 他把它端起來,放置在邊的石頭上;然後 —抬起的眸子,遂即注意到,隔江

> 對岸的那片龐大的建築物一 風雷堡。

燦爛的明減燈火;花團簇擁般的聚積在每一座這時候堡裏也已亮起了燈光,數千團光華 如一片密集的星海。 樓閣裏,彼此對映,金碧生輝,遠遠看去,有

得夜的單調與沉寂! 諧的浪花,一片片揚起來,又落下去……更顯 遼闊的江面上,靜靜的不見一艘歸舟,和

能由此善察人世的盛衰氣數,每試不爽,「星 相」並顯示了許多高深莫測的學問 他的智慧與靈性,已經發展到與繁星爲伍,並 仰首靜靜的觀望着一 善以體會,有所領悟! 只有像他這般深具慧心、獨具慧眼的人,才得 天空裏陳列着恆河沙數的繁星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一那些也 朱空翼

他極具趣味探討的必修課程之一 於是不久之後,這「夜觀星相」 一也就成了

雷手」秦漁,「乾」堂堂主「瀟湘俠隱」歐陽堂主「天馬行空」晏三多,「地」堂堂主「風 堂主「天馬行空」晏三多,「地」堂堂主「風安危的四堂堂主,俱都在座,他們是「天」堂 不平,和「坤」堂堂主「墨羽」吳琪。 八名金衣衞士,左右抱刀佇立,總司全堡 「堡壘廳」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四位堂主左右對坐,也都面色深沉,不發

隨時待命出戰, 着一面三角形金色令旗一 戦」「水戦」「封鎖」「游撃」職司,每人捧 提調」之職的「龍虎柺」呼延雷斜坐側面 另外 後是四名年輕身壯的分令令主,各領「陸 ,負責調派全堡武力幹勇,新領「總 一副「如臨大敵」模樣。 他四人表情嚴肅,

易不見露面的總令主鐵海業絕不會親自出面主十四令」遭遇到了不平凡的事情——要不然輕 十四令」遭遇到了不平凡的事情 這一切的一切,在在顯示出今夜「字內二

鐵海棠居中而坐

托得極其特出,雍容高貴, 道第一瓢把子,「宇內二十四令」的總令主襯 石結子的風情……這一切把這位聲勢顯赫,黑 一襲雪白長衣,金色的披風,鐮有藍色寶

那張美麗的臉上,就再也沒有看見一絲笑容! 白,一些兒不見笑容——她是昨天才由興隆山的輕偎在他身邊,她的臉看上去較昔日更爲蒼 「白馬山莊」轉回總壇的,從那個時候起,她 比較起來,倒是這位黑道盟主,總魁首一 鐵夫人披着百雀羽的華麗披風,一聲不吭

不死之身,一身原已登峯造極的武功,更不禁一部失傳武林的「火海眞經」之後,幾乎已成大家都知道這位總令主在今春二月,參透 大大的向前跨進了一步。

鐵海棠要顯得鎭定得多一

將目空四海,不把天下任何人看在眼裏了。鐵氏武功旣然有了如此境界,莫怪乎他更 能在寶劍出鞘的一刹那,殺人於不知之間。 練到「劍以氣使」的地步,凌厲的劍炁,每每 又有人知道,鐵氏的「劍術」,目前也已

是頭痛! 正的必要! 3必要——起碼就有兩個人,目前使得他很然而這「任何人」三個字,事實上却有修

奇人! 前者寇英傑,已經令他頭痛萬分,不旋踵間, 却又來了後者這個莫測高深, 內,不過是前後兩天之內,先後都顧現出來。重視」的人,出現得都極其突然,包括今夜在 說來奇怪的很,這兩個令他不得不爲之 不見傳聞的黃衣

的是,有 位堂主的人,武林中簡直極其罕見,尤其驚人 「青毛獸」厲鐵衫,竟然也在來人手上吃了敗的是,有「苗疆一怪」,「陸地神仙」之稱的 能够在舉手之間擊敗「字內二十四令」兩

焉得不令鐵氏刮目相待?焉得不令他視之爲「仗,甫一進門,就臥傷病榻——這樣的大敵,

二十四令」威名之後,竟然未曾離開,仍然守 主以次各人大爲震驚一 在總壇大門對岸遲遲不去,這才不得不令總令 更不解的是,那個黃衣怪人在重創「字內

陰森氣氛-光度僅容辨物,整個大廳裏於是就顯現出一片 僅僅只燃點了兩盞高脚架燈,各置大廳兩角, 爲了不予敵人的觀察,偌大的堡壘廳 今夜這場不平凡的聚會, 原因正在於此

所高出建築,甚至於有一半的地基柱石,都建,整個暴露在外,是「金沙堡」最近外圍的一的涵意在裹面——事實上這座大廳高舉挿天 築在水裏。 旣名「堡壘廳」,顧名思義當然有「堡壘

之外,第二第三層都用以本堡攻殺武力的聚結 寬敞,除了第一層,用爲各有關職司發號施令 ,一次聚結三五千人,並不會顯得太擁擠 大廳共分上中下三層,每一層都面積極為

防一 出口,一聲令下,可以在極短的時間裏調遣攻 的堅固黃色花崗石塊所建築,全樓共有八處進 平常原本就收藏在最下層的船塢裏一 這座規模至爲龐大的巍峨建築,全係一色 一尤其是屬於「水戰令」的三十六艘戰船

十六艘金甲快船可以一鼓而出,在遼闊的水面 份,只須一聲令下,絞開臨江的活動門扉 根本無須全數出動,只消出動數艘,已能盡殲 上展開攻殺,在普通的情况下,三十六艘戰船 」其實就是「堡壘」最下層的一部

六扇敞窓裏襲進來,氣氛益加顯得陰森! 的料峭,陣陣寒風,由圓形大廳不同方向的十 時令雖已是暮春的四月,却也有幾分春寒

着對岸那一盞星星之火已經很久了。鐵海棠面向窻外,隔着遼闊的江水 注視

四位堂主也俱似在全神貫注一

出了不耐

無比的信心,在他們的印象裏,即使天場下來——在任何情况之下,本堡都客予總令主 眼前尚有鐵總令主親自坐鎮,無須大驚小怪! ,只要鐵氏在場負責,也可以高枕無憂! 人雖然莫測高深,到底不過只是一個人,再說 大體說來,這幾個人都能保持着鎮定,敵

在這個名字驅使之下,即使喪失性命亦在所不 令」上下近萬的手下說,有想像不到的魔力 「鐵海棠」三字大名,對於「字內二十四

最輕的一人。 延雷,說起來,在幾位高階職位裏,算是年紀座中那位新領本堡總提調的「龍虎柺」呼

內功精湛的卓然之輩一 高高隆起,一望即知是擅於權術,多機智而有 得豹頭環眼,眉濃而挺,雙顴高聳,兩太陽穴 這個人看來頂多三十出頭,身材偏高,生

內不次擢昇,由一個分令令主,提昇到今日「為鐵海棠收容之後,愛其武功,在短短一年之雙燕峯」「黑衫客」邊震手下的股肱愛將,自 總提調」的職位 呼延雷原非本帮之人,據說早先是海南

推敲之後才明令發表。 逆之罪,遭受整肅伏刑之後,曾經空懸經月。九爺把持經年的寶座,自從不久前鷹千里因叛 「龍虎柺」呼延雷的上任是經過鐵氏一再衡量 這個職位原是「晴空一隼」鷹千里

總令主,用以今後調遣任莬的憑藉。 舵主有一份精確的考核分析,註明花册,呈現 了一番新的佈署更換,尤其對於每一位令主, 人的長才,對本堡二十四分令,九十六舵,作 果然,呼延雷在即位之初,即表現了他過

在長時間的靜寂觀變之後,呼延雷首度現年輕人畢竟不同於年長者的老成!

望鏡」,拉出鏡管,凑於眸子上,向外觀看了 年海島爲寇時,得自海盜梟首的一架精緻「遠 由座位上站起來,踱向窗口, 他舉起了昔

職所見,這個人也許並非意在本堡……」,前傾上軀,恭敬的請示道:「總座——以卑收下「遠室鏡」,呼延雷來到了鐵氏座前

來的。」 不不不… 鐵海棠不等他的話說完,遂即搖搖頭。「 …他的意志已經很清楚,是針對我們

多道:「三多,你看呢?」的四堂之首的「天」堂堂主「天馬行空」晏三的四堂之首的「天」堂堂主「天馬行空」晏三 晏堂主七十開外的年歲,長眉朗目,細鬚

修髯,望之即知其卓然不羣 聆聽之下,他微微一笑,一隻手輕捋着那

此人竟在肇事之後,不思脫逃,反倒暴露身份道。「總座所見甚是,屬下也是這個看法——一部飄然長髯,打着一口含有百粤口音的官話 對敵模樣,這就更叫人費思不解了! 其用心實在耐人尋味,却又不像公然與本堡

相 厲先生的人,武林中尚前所未聞,只是此人貌 竟然翻遍腦海,也想不出江湖武林中,有此清奇,顯得十分陌生,以本座數十年之閱歷 鐵海棠冷冷一笑,道。「能够以內力擊敗

路 …怪事,屬下也實在猜不出這人是什麼來 」晏三多搖搖頭,輕輕嘆道:「怪

漁,後者十分汗顏的鐵海棠目光轉向一 歐陽不平在一旁冷哼了一聲道:「此人功,後者十分汗顏的窘笑了一下,搖搖頭。 「地」堂堂主「風雷手」

有見地?」 力大悖傳統,怪異得很,以日間與屬下交手而

歐陽不平點點頭。「此人可以靜立不動 鐵海棠點頭道。「你且說來。

座開釋,以解愚頑!」 下想,厲前輩很可能就是敗於這怪異功力之下直轉動俱難,此功足以消蝕對方元炁——以屬 自身上放出一種潛力,其熱如焚,而又深具吸 屬下不敏,對此功力竟是前所未聞,尚請總 ,一經加之人身,受害者非但難以消受,簡

幻境,斯爲『三昧』,此三火在我等武者,擇上下,內火延燒於五臟六腑,神火燒逝於夢虛 等當知所謂『三火之功』……相火遊行於周身 呆,遂卽點了一下頭,喃喃道:「是了 ,發放由意!! 一而練,已難於有成,如得合一,即剛柔由心 鐵海棠先是驚得一驚,既而發出了一陣子

有陽罡,二者相輔,無柔不硬,無硬不柔,加 功力相彷彿 輔以三火,即與歐陽堂主所述那黃衣人所施之 輕嘆一聲,他遂卽又道。「陰有陰勁,陽

見地,十分欽佩 四堂堂主各自點頭,對於總令主這番精闢

這麼一說,屬下倒想起來 師提起過,有一門奇異的功,乃是借助於自然 「天馬行空」晏三多遂即點頭道。「總座 昔年似乎曾聽先

意志極堅,而又生具過人異稟者不堪承受… 水火同濟,即能成功…… 」鐵海棠冷冷一笑。「罡風暴體 但是這類功力,非

日,全 質 道: 「這就行了 係得於自然,看來必如總座所說了。」「那黃衣人自承他一身功力拋雕前人巢 」久不發言的秦漁忽然點

> 峻的臉,看上去簡直更是傲骨的冷! 鐵海棠聆聽之下,半天不會說話,那張冷

忽然發出了一聲喟然長嘆 句話的那位「坤」堂堂主;「墨羽」吳琪 聽到這裏,一直敬陪末座,始終不曾說過

使得每人目光俱都不約而同向他集中。 這聲嘆息顯然有感而發,因而聲驚四座

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這麼一說,倒使得屬下想起了那個寇英傑, 然與眼前這個黃衣人的武功路數如出 吳琪苦笑的看向鐵海棠道:「方才歐陽兄 一轍, 這 顯

「是麽?」 鐵海棠長眉微飲,看向身邊的沈傲霜道。

們是一路的?——總令主,莫非就任憑這人在門功力來說,他二人確是有相似之處,莫非他 堡外逗留不去麽?」 沈傲霜點頭道:「確是這樣,如就這一

意欲何爲,既然他久無行動,我倒要碰一碰他 鐵海棠冷笑道。「我只是等着看他下一步

性的兄弟,就近觀查他的行動,再待機給以顏下抱拳道:「卑職之意,打算先派幾個精通水 「龍虎拐」呼延雷巴不得他有此一說,當

我倒是有一個想法! 鐵海棠搖搖頭道·「這樣是沒有用的

是不妨一試。」是不妨一試。」是不妨一試。」 冷冷一笑,他緩緩的道。「這個方法固然

『水戦令』全體出襲?」 「龍虎柺」呼延雷道。 「總座莫非打算命

道 建築本堡之時,你還不在這裏,莫怪乎你不知 「不不不…… 」鐵海棠慢吞吞的說道。

炮?

」了一聲,說道:「總座說的是頂上的四門火

「天馬行空」晏三多立時會意・「哦

鐵海棠臉上頓時帶出了一片笑容:

「不錯

著名武俠小說家

流星

劍

古龍

版 新

音月

精心傑作

說小俠武派新

古龍是享譽東南亞的著名武俠

小說家。他的武俠小說,不但構想 新奇,佈局詭異,引人入勝,而且 富於情意和內涵,使人讀後每每會 對江湖上的是非恩怨,明爭暗鬥 以及英雄與美人間的戀情,都有深 一層的聯想和回味 邵氏傾巨資所拍攝的新型武俠 鉅片「流星、蝴蝶、劍」,這是根

以閱讀原著不但可窺全豹,而且描 叙詳盡,文字勝過對白,寫情寫景 **尤勝一絕**



歡迎函購・特價優待

全書700頁(分上下集定價(全書)港幣八元如外埠讀者函購免收郵費 本埠讀者除免收郵費外並按照定價九折優待。

下只見燈光,却是不曾看見總提調所說的黃衣 强者,只消調整一下炮位,定可命中。只是屬 遠望鏡,點頭道:「四門火炮中有一門威力特 明所在,否則將一無所見。他看了一會,收下 天又是異常的黑,所幸有一那麽一點燈光,標

呼延雷接過遠望鏡親自看看。 -所幸還能看見那一點燈光。」 皺眉道:

的小輩發發利市?」

各人臉上頓時現出一片驚喜

「龍虎拐」呼延雷笑道:「總座這一妙想

實在太好了

說罷轉向身後四位漢子道:「封鎖令主聽

卑職這就着手安排。

炮管都已生銹,今夜何妨拿這個不知天高地厚 付他們用的,那裏想到多年來太平無事,只怕——這四門炮原是打算一旦官兵來襲,拿來對

他自尋死路·這點燈光正好標明了位置-這位「字內二十四令」首堂堂主,一邊說 「天馬行空」晏三多嘿嘿一笑。「這可是

邊手捋着那部俊美修長的鬍子,神態極見從 「總座!」他轉過臉看向鐵海棠道:「怎

麼樣,現在就開炮?」

敲着,顯示他心裏正在想着什麼 鐵海棠五隻手指輪流的在椅子把柄上輕輕

能如何?

呼延雷道:「頂樓火炮平日由你維護,性

四人中一個頭頂金盔的矮壯漢子,頓時跨

職掌

「封鎖令」令主的這個黑矮漢子,叫

前一步,

抱拳道·「卑職在。」

猶豫,遂卽點頭道: 種一代梟雄殺之而後快的兇殘本性,當下略微 裏閃了一下,遂即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他那 力至猛,一旦開火,焉能還會有他的命在?: 這麼就似乎 然而這種「仁慈」的意念,只不過在腦子 一好吧!

有此事?」 出身軍旅,而且任職火炮營『總旗』之官,可 羅」齊飛猛的身上: 齊飛猛的身上:「齊令主,我知道你過去目光一轉,盯在「封鎖令」令主「十剎閻 齊飛猛躬身道:「總座眞是無所不知,卑

司炮總旗之職。一 為如此,所以本座才任命你今日這個封鎖令令對我手下的每一名親信都知悉得很清楚,正因 那好極了 」鐵海棠微微點頭道·「我

你仔細看看,目標是射向對岸那個黃衣人。

「十利閻羅」齊飛猛接過來,抽開細看了

由於江面上罩有沉沉的一片水霧,

呼延雷把手裏的「遠望鏡」交給他道:

到得了對岸,却是難說…

都在江面正中……倒不曾打向對岸,射程能否

當日安裝操習時,用以試炮的靶子,

廖前打量了一刻,吶吶道:「看來似乎略遠了

射程 - 能否達到彼岸?」

「這個一

-?」齊飛猛前跨了幾步,站向

鐵海棠一笑道:「很好,齊令主看看火炮都在庫房安置如故,隨時可以開火。」

四門大炮屬下常有審視,維護如新,

十箱鉛丸

當下他趨前一步,躬身道:「回總提調,

睛,慣以夜間作戰,復精水性,由他職領總壇

「封鎖」令主,實在是十分恰當。

齊飛猛,人稱「十利閻羅」,此人生就火眼金

欽佩!

「我只是在爲這個人那一身武功可惜,火炮威聆聽了晏三多話後,甚久他才冷冷笑道:

般與鐵氏對面互答,近承威柔 可見到身膺總責的鐵氏,但是嚴格來說,自他 就任令主之後,並沒有幾次機會,能像今夜這 只是由於這個職位在總壇來說,充其量只算得 一個中下的位置,平常由於職務的關係,雖常 那鐵海棠不愧爲黑道魁首,平素對手下絕

手下爲其忠勇効命!

」不勝鼓舞的激勵,當時只顧着連口稱是,再即以此刻而論,短短數言,却給他「咫尺天威 也不敢對當前的鐵氏再看一眼。 却能使自己等一干手下聽令驅馳,死而無憾-

爲本帮効命!」 主之職,正是要借助你在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

平素絕不敢絲毫怠忽職守,如有差遺,萬死不 齊飛猛受寵若驚的道。「卑職謹慎任事。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能做到麽?」之火:「我希望你能僅開一炮,而又一炮命中

職可以做到。」 齊飛猛微微一怔,遂即躬身抱拳道•-「卑 「那好極了

足畏,但是畢竟還是不要過於招惹他們好 笑容。「你應該明白本座的心意,本座是有恐 炮聲驚動了遠處駐軍,雖然我們如今實力已不 各人這才明白他何以要「只開一炮」的原

守,不使大家失望!」 守,不使大家失望!」 守,不使大家失望!」 守,不使大家失望! 鐵海棠臉上含着微笑,接下去道·「再說

屬下絕不容那厮襯心得手

之上。」

」鐵海棠目光遠眺對岸那一點星星

」鐵海棠臉上帶起了兩道

因,俱不禁對於總令主的細心與顧慮週至心生

「十剎閻羅」齊飛猛雖是身任一令令主

不假以詞色,信賞必罰,是以才得使上萬子弟

齊飛猛只覺得這位總令主自有一種威儀

柺」呼延雷·遂即上前一步,朗聲道·「總座聽到這裏·一旁的「總提調」——「龍虎

聽到這裏,一旁的「總提調」—

巳有交待,必須不辱使命,齊令主你就領命去

,在場的人

奔頂樓負責開炮。 匆匆帶領幾名手下開庫拿取炮彈鉛丸,然後直 長長吁了一口氣,才得吐出心裏的緊張,遂即 神氣了吧!可是在今天這個情况下 人都是他的上司,都够資格招呼他。除了與他平行的另三名令主之外,幾乎每一 鐵海棠容得齊飛猛去後,目光轉向豹頭環 齊飛猛當下匆匆行禮離開,出得堡壘聽 說起來堂堂一名總壇「封鎖令」令主,够 「卑職遵命!

再能傷着對方分毫—— 有了警覺,往下那怕再開上十炮八炮,也休想 實說是否能一炮命中,大有疑問,果眞一炮命 任炮隊總旗,但是本座却担心他年久生疏,老 眼的「總提調」呼延雷道。 中,自無話說,如果一炮不能命中,對方即已 「齊令主雖說是曾

「龍虎拐」呼延雷一鷩道:「總座所慮極 總座的意思是……

罷了,如有侵犯本堡之意,當把他格殺於江面 一令備戰,如果一擊不中,那厮自此而去倒也 呼延雷抱拳道。「屬下遵命,請總座放心 鐵海棠道:「你速令『游擊』

容許他踏近本壇,你這就速速安排去吧。 翻在水裏,情形將會大見不同-非你所能抵擋,我意若能乘其渡江中途,將他 鐵海棠冷冷的道:「這人陸上功夫 「龍虎柺」呼延雷領命之後・速速帶領着 總之,絕不

(未完)

「水戰」「游擊」二令主離開

功效第一銷量冠軍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力各大药行均有鉛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OH MAECAS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 (大坡) 合四南古街区别